
续补
古龙作品集
珍藏本
剑毒梅香
⑤

剑毒梅香

一八

“你自以为那开山破玉拳能接得住老夫的无形神拳么？”

“这个……贫僧愿勉力一试。”

“你为她们而死，也不后悔么？”

“宁舍一命，焉能后悔。”

矮子脸上大有赞赏之色，笑道：“那么老夫就要动手了？”那和尚拿桩站好，凝神而待，挺立有如一座山岳，面上果然毫无一丝懊丧之色。

矮子右臂一圈一吐，左脚忽然跨进一步，虚空一拳直撞而和尚“嘿”地吐气开声，双拳齐出，果然一招硬接。

那一股有形之力与空中无形暗劲一触之下，登时暴起震天巨响，矮子分毫未动，那和尚却踉跄连退了十余步，晃了几晃虽然全力定桩站稳，却忍不住“哇”地张口喷出一大口鲜血。

方少坤心里一阵凄凉，大声叫道：“大师父，你自顾去罢，别再护着咱们……”

和尚嘴角血迹斑斑，但却坚毅地屹立如故，绽出一丝苦笑，向矮子道：“还有两招，施主放心出手吧！”

矮子哈哈大笑道：“好！老夫索兴成全了你！”话落笑容突然敛，肩不见晃，人如鬼魅般陡地欺近三步，双拳连扬，击出两招。

拳出并无一丝风声，待那和尚拼力握拳硬接时，突然觉得自已的力道全落了空，身后轰然两声，两株二人围抱的大树，齐腰折断，倒塌下来。

尘砂飞扬之后，和尚再看那树身折断之处，犹如斧劈锯拉般整齐，待他骇然回头，已不见了矮子人影。

他心里不禁一阵神伤，一阵羞惭，明知那矮子若非有意成全，今夜便有十条命，也难挡这威猛无俦，无形无风的内家至高掌力。

精神一泄，他忍不住又一连吐了两口鲜血，但他却没有低头呻吟一声，昂首阔步，向前走去。

林玉惊魂甫定，急忙拦住叫道：“和尚怕怕，你歇一会再走不行吗？”

和尚微笑轻拍她的头顶，低低说道：“伯伯还有要紧急迫的事，必须马上赶去，你们……”说到这里，忽然“哇”地又呕出一口淤血，但他竟一口将血咽回肚里，握握手，步履蹒跚地向前走去。

林玉一把拉住他的僧衣，叫道：“和尚伯伯你不能走，看你伤得这样子，走不到一里路，必会伤势发作的。”

中年和尚仰天长叹一声，幽幽说道：“唉！伯伯也知道内伤甚重，如不及时调息，势难到达东海，但这件事又如此促迫，我岂能为了一己之私，误了他老人家的大事呢！”说着神情遽又振奋，提了一口气，迈步向前奔去。

但他才奔了不趋数丈，突然两腿一软，“噗”地栽倒地上。

林玉惊呼一声冲上前去扶那和尚，但见他僧衣上腥红一片，已满是鲜血。

这时候，方少坤已寻了两根树枝作杖，一拐一拐地过来，低头凝视，她虽然从未见过这和尚，但心灵深处，却深深为他而震撼，和尚与自己无一面之识，方才竟甘愿为自己与林氏姊妹舍命赴死，这种英风义节，怎会发自一个出家人心中？

那中年和尚并没昏迷，只是眼中无神，显得异常疲惫，望着方少坤淡淡一笑道：“女施主，你腿伤不要紧吗？”

方少坤感激的含笑颔首，道：“ 我只是一点骨伤，想来不会太严重的，大师父为了我们身负重伤，真使咱们过意不去。 ”

和尚笑道：“ 路见不平，尚且拔刀，何况女施主代憎隐匿行踪，以致开罪那魔头，女施主身上之伤，才正是因贫僧而起呢！ ” 但他忽然想到这样说法十分不妥，忙转开话题，轻叹一声道：“ 可惜贫僧正有要事，一时间只怕无法…… ”

方少坤忙道：“ 大师父有甚么急事？假如用得着我们之处，咱们极愿为大师父代劳。 ”

那和尚摇摇头道：“ 这件事非同小可，一刻也耽误不得，女施主身上也带重伤，焉能代贫憎一往？ ” 林玉突然插口道：“ 和尚伯伯，你看我能替你去一趟吗？ ”

那和尚慈祥的看了她一眼，微微一笑，正要说话，林玉怕他看不起自己，忙又道：“ 和尚伯伯，别看我年纪小，这次我和姐姐从沙龙坪出来，还是我一人…… ”

和尚突地神情一震，脱口道：“ 什么？你从沙龙坪来？ ”

林玉点头：“ 正是，自从梅公公死了以后…… ”

那和尚猛的一跳，脸上一片苍白，失声叫道：“ 什么？梅叔叔……他……他死了…… ” 林玉诧道：“ 是啊！他老人家被人害死了……和尚伯怕，你认识梅公公吗？ ”

和尚凄声一叹，双目热泪滚滚而落，吃力的探手握住林玉的小手，唏嘘说道：“ 才闻捷弟遭危，梅叔叔又丧在奸徒之手，群魔纷现，武林大劫又将来临了…… ”

林玉陡然记起一个人来，失声叫道：“ 呀 !你是少林寺的吴凌风吴怕怕？ ”

和尚含泪而笑，颔首道：“ 这么说来，你们必是林家姐妹，但不知这位女施主尊姓？ ”

方少坤道：“ 我姓方…… ”

“ 方少坤？ ” 那和尚失声呼出方少坤的名字，眼中闪出一抹异样的光彩，但随即废然轻叹一声，惶然垂头不语。

原来他虽然未见过方少坤的面，但曾从辛捷口中，早闻方少坤的姓名，记得有一次辛捷身负重伤，昏迷之中便曾频频呼叫方少坤的名字，那时辛捷为情所困，岂不就是为了眼前这位秀丽脱俗的少妇。

然而，辛捷如今身为人父，妻美子聪，这少妇的遭遇，却不知又是如何呢？

吴凌风想到这里，更觉世事皆幻，不由自主又忆起自己的心上人兰姑，枪然中又偷弹了几滴清泪。

方少坤道：“ 吴师父怎知我的贱名呢？ ”

吴凌风喟然道：“ 这还是多年前听辛捷弟提起，方施主一向可还好么？ ”

方少坤一闻辛捷之名，芳心也砰然而动，但她极力镇静，浅笑答道：“ 托佛祖的保佑，尚能平安。 ”

吴凌风道：“ 能这样便最好了，安居便是福，愿菩萨多多保佑。 ”

林玉问道：“ 吴伯伯，现在你总可以把那紧急事情告诉我们了吧？ ”

吴凌风喘息片刻，点头道：“ 贫僧闻得传言辛捷弟被南荒三奇所伤，连夜从嵩山赶来，不想途中竟遇上那南荒第一奇人——矮叟仇虎。 ” 他忙又补充一句：“ 就是方才那矮子。 ”

方少坤和林汶林玉都点点头，等待他继续说下去。吴凌风却吃力的伸手入怀，掏出一件东西，微颤的递到林玉手中。林玉接过一看，却是一面银制的精巧虎头圆牌，上面缀着一根拇指粗细的黄金链条，不禁奇道：“吴伯伯，这是什么东西啊？”

吴凌风挥挥手道：“你赶快收藏起来；千万不能被那仇虎看见，这虎头银牌乃是那姓仇的独门标记。他现在还不知银牌遗失，否则方才决不会轻轻放过我们的。”林玉连忙把银牌塞进怀里。吴凌风继续又道：“我离了嵩山，途中偶落客店，发觉隔房有人喃喃而语，好奇的一听，原来是那仇虎正把玩着这面银牌，口里缅怀当年许多英雄往事，并且提到少林寺三位祖师的法号，我一惊之下，趁他出房便潜过他房中，从桌上盗了这面银牌，正要退出来，不想竟被他适巧撞上……”

林玉失惊问道：“他看见了你没有？”

吴凌风道：“他当时并未发现银牌失窃，只见我身着僧衣，竟一把扣住我的腕间穴道，迫我说出昔年少林三老的生死下落……唉！他武功真是高不可测，凭我多年潜修，居然未能避开他那石火雷光般的手指……”

方少坤等听得毛骨悚然，谁也没有开口，吴凌风似乎余悸犹在，也怔怔未再说下去，良久，林玉才低声问道：“吴伯伯，你告诉了他吗？”

吴凌风陡的一震，道：“这件事何等重大，我怎能轻易告诉他，那时迫于无奈，便虚与委蛇，不得已只好说了一个谎……我生平未曾说过一句慌话，这次迫于情势，只好违心……”

方少坤插口道：“对付那种人，原不必再讲信义的。”

吴凌风并未答她，仍然继续说道：“我骗他说少林三老全都隐在泰山绝顶，正苦修绝世武功，他一听果然信以为真，立迫我引他同往泰山，好容易才被我藉机脱身逃出，不想却在此地连累了你们。”

方少坤道：“只恨我们力薄，未能有助于大师父。”

林玉又道：“那么吴伯伯说的紧急大事又是什么？”

吴凌风凝重的说道：“我骗他前往泰山，不过只能奏效于暂时，待他发觉受骗，必赶回少林滋事，同时大戢岛主平凡上人便是昔年少林三老之一，这件事江湖已有人知，要是被他查出，上人无备，岂不要吃大亏？”

林玉道：“我听辛叔叔说过，大戢岛主武功大得很呢，他不去便好，去了一定讨不了便宜。”

吴凌风正色说道：“林姑娘千万不可作如是想法，那魔头功力诡异难测，只在平凡上人之上，闻昔年他曾独闯少林寺，单人力败少林三僧，天下已无敌手！”

林玉这才惊道：“真的么？那咱们该怎么办呢？”

吴凌风道：“我本有心即赶往大戢岛送信，使大戢岛主能早作准备，但现在……”

林玉道：“吴怕伯你不用急，我替你把这银牌送去，决误不了事。”

吴凌风怀疑的问：“你……你能够吗？”

林玉一挺胸脯，笑道：“怎么不能？吴伯伯你放心调养吧，我立刻就动身。”她回头对林汶说道，“姐姐，我不能和你一起回沙龙坪了，你跟方阿姨同去，在家等我，好吗？”

林汶居然毫不阻止，仅淡淡点头道：“好！你快去快回，途中不要耽误。”

吴凌风不禁大奇，方要叮嘱她几句话，林玉已转身如飞一般驰去，一会

儿便转过林边，望不见了。

方少坤轻叹道：“这孩子小小年纪，胆识远逾成人，将来前途真不可限量。”

林汶痴痴望着妹妹的去向，却偷偷背转身去，假作理弄鬓发，抹去两粒晶莹的泪珠。

柔风拂面，海涛粼粼，旭日从东方升起，海面上金蛇飞舞，映成一条条一串串扭动的光波。

一艘海船，正迎着东方旭辉、张帆疾驰。

船上空荡荡的，除了一个五十多岁的老船家，舱面上只立着个十一二岁的小姑娘，劲装疾服，背负长剑，煞有介事的叉腰而立。

她——便是孤身赶往大戢岛送讯的林玉。

林玉虽是初次出门，又单独前往大戢岛，仗着性慧嘴甜，路上居然并未耽误。那一天赶到海边，雇船出海，眼见海阔天空，一望无涯，心里不觉舒畅了许多，连对辛捷和高战的思切之情，也暂时压抑下来，站在船头，眺望这海上日出的瑰丽美景。

那船家一手把舵，一手撑着帆索，不住好奇的打量着这位怪异的小客人，好半天终于忍不住叫了一声：“姑娘！”

林玉一动，回头笑道：“老伯伯，有什么事吗？”

那船家吞吐半晌，嗫嚅问道：“小的想问一句，姑娘要到大戢岛去，可有什么大事呢？”

林玉答道：“自然有事，要不然匆匆赶到海岛上去作什？”

船家道：“小的倒并不是问姑娘有什么事？只是想问问那大戢岛上，最近可是发生了什么大事呢？前几天，也是有两个人，雇在下的船到大戢岛去了。”

林玉暗吃一惊，忙问：“真的？那两人是什么形状？”

“那两人长得才难看哩！身材都一般高大，一个脸上枯槁，像是披了一层树皮，一个满脸蜡黄，就像是大病快死了似的，两人手面很阔绰，只是脾气却古怪得很，他们也是赶到大戢岛去的。”

林玉听了这话，骇然忖道：我的天，难道会是他们两个魔头？

沙龙坪的惨境，顿时又浮现在她脑际，林玉狠狠一挫牙，问道：“他们去了多久啦？”

船家道：“前天晨间出海，已有三天了，但他们在大戢岛上停留不到一个时辰，便命小的又送他们往小戢岛……”

林玉惊道：“什么？你说他们在大戢岛上只停留了一个时辰？你有没有看见他们和一个老和尚见面，或者？……”

“他们大约也是去找一个人，后来没有找到，才气呼呼离开。”

“啊！这么说平凡上人不在岛上了？”

船家叫道：“对！对！他们也是要找什么平凡上人。”

林玉此似觉往海下坠沉，对那船家的话，恍如未闻，也没有再开口。

她在想：难道他们真是枯木黄木两个老怪？他们来我平凡上人何事？平凡上人不在岛上，他会去什么地方呢？我要是找不到上人，那时应该怎么办才好？

许许多多问题都汇聚在她脑海中，凭她一个年纪十二岁的小姑娘，要想遽尔从那些纷乱之中下个适当的果断，的确不是一桩容易的事。

她默然无语地立在船头，眉间紧锁，沉吟难决，那瑰丽灿烂的初升旭日，那浩翰无际的伟大海洋，对她已经失去了美丽和诱惑。

舟行一日，午后才到了大戢岛，林玉从怀里掏出一锭大银，递给船家道：“老怕伯，烦你在这等我两个时辰，或许我还得乘你的船回去呢。”

船家答道：“姑娘只管放心，今天反正是晚了，便明日回去也不要紧。”

林玉摸了摸肩上的长剑，又下意识地按按怀中那“虎头银牌”，然后放开大步，直奔岛中。

果然大戢岛上空无一人，除了遍地野果和那树间的小屋之外，林玉足足找了将近一个时辰，并未见到平凡上人的踪影。

她自然不知道平凡上人为了辛捷求取兰九果，早已远走天竺，她只是觉得自己所负付托是那么重要和紧急，见不到平凡上人，顿时令她彷徨起来。

大戢岛上风光秀丽，但林玉已无心细赏，她苦思半晌，突然下了最大的决心，快步奔回船上，向船家挥挥手，道：“快！快到小戢岛去！”

这时，夜幕已张，海上劲风逐渐加强，潮水急剧的上涨着，那船家瞥了神色凝重的林玉一眼，一声不响，收锚扬起了风帆。

风急浪高，小船比来时摇晃得多，一蓬蓬咸咸的海水，被风刮起扑向船中，林玉身上衣衫不久便湿透了，但她仍然挺立在船头，面对那即将来临的黑夜，没有一丝退缩之意。

小船在风浪中起伏，但风大船也行得迅速，天色已暗尽了，船家忽然指着左前方一大堆广大的阴影向林玉道：“姑娘，那就是小戢岛了，天黑不便近岸，是不是先找一处地方避风等到天亮呢？”

林玉凝目望去，果然那阴影竟是一座光秃秃的孤岛，就像一只海兽卷伏在波涛中，她毫未犹豫，沉声道：“你尽量将船移近海滩，我立刻要下船。”

船家无可奈何的移船近岸，林玉凝目看得清楚，前面二三丈已是一片泛白沙滩，当下深深提了一口气，双足一蹲面船，娇小的身躯，已腾升拔起，宛若一只掠波海燕，曼妙地飘落在沙滩上。

她脚一落在这海外三仙之一的土地上，心里突然有说不出的惶恐和畏怯，因为她早知这些盖代奇人必然都孤僻怪诞，他们所居之处，轻易不会容许闲人乱撞，何况那枯木黄木早来岛上，要是这岛上正发生甚么大事，自己插足其中，更难获人谅解。

夜是那么阴霾，沙滩上除了潮水澎湃之声，既无人声，更不见一草一木，小戢岛宛如一条巨鱼的背脊，阴冷而死寂的浮在海面上。

林玉缓缓移动脚步，足尖踏过沙砾，发出沙沙声响，那一声声脆而细微的声响，都像重锤似撞击在她幼小的心灵上。

岛上宁静得有些出奇，她一面缓缓移步，一面不停地左顾右盼，一面暗忖道：“枯木黄木难道已经离开了吗？如果他们还在岛上，岂会如此寂静……”

那知心念未已，突听一声刺耳大笑，破空传来。

林玉骇然一惊，心悸地暗道：不好，这声音多么像那天在沙龙坪听到的笑声！这必是那两个魔头所发。

她未遑多想，脚下突然加力，向那笑声发出的方向奔去。

约行了数丈，迎面一根高插入云的石笋挡在面前，而且这种石柱般的小峰尚不止一处，正星罗棋布，何止数十根。

林玉曾听辛捷提到过小戢岛上的“归元古阵”，心知这儿已是阵势边缘，

要是随意乱撞，必然再难出来，当下连忙止步。

恰在这时候，忽听笑声又破空而至，紧接着一个苍劲的声音说道：“老尼婆，你这种小小障眼法儿，怎能瞒得了咱们兄弟，那天有机会，让你见识见识咱们那松树林子，你就知道天地之大，能人众多。”

另一个冷冷的声音答道：“大话且慢些说，二位若能出得贫尼这阵，那时你我再分高下，贫尼这就前往阵外候驾。”

话声才落，一条黑影已从阵中飞纵而出，眨眼便到了海滩边。林玉凝目望去，见是个身着破旧僧衣的老尼姑，知道必是小戢岛主慧大师，连忙躬身施礼道：“晚辈林玉，拜谒小戢岛主老前辈。”

慧大师凝目向林玉打量半晌，冷冷问道：“你小小年纪单独一人，鬼鬼祟祟来到我这小戢岛，准备干什么？”

林玉忙道：“晚辈因有要事往谒大戢岛平凡上人，适上人不在，所以……”

慧大师冷目一睁，喝道：“老和尚在与不在，你胡乱撞在此地做什？现在老尼尚有正事，姑赦你擅入本岛之罪，限你即刻离岛，否则，别怪老尼要惩治你了。”

慧大师这般狂傲专横，倒是大出林玉意料之外，她原本还有一些畏怯之意，听了这些话，反而一怒之下怯意全消，也大声答道：“晚辈受人付托特来送讯，因闻得枯木黄木已经赶到小戢岛来，所以顺道也欲把警讯向老前辈一陈，既是不蒙见谅，晚辈自当告辞。”

她气呼呼说完，掉头向海边便走，心里却暗道：“你不要神气，人家矮叟仇虎要是找不到平凡上人，难保就不来找你！”

慧大师似乎一怔，身形微晃，已拦在林玉面前，沉声问道：“小娃儿，你比我老人家还要倔强，你究竟有什么事要找大戢岛主，说出来我听听。”

林玉心念转动，正要开口，陡闻一声长笑，两条人影已穿过石笋布成的阵势，飞跃扑来。

慧大师脸上蓦地变色，探手扣住林玉的手臂，大袖一抖，身形疾升而起，轻轻落在一个石笋上，将林玉安顿在石上坐稳，低声道：“坐着不许乱动，待我退了这两个强敌，再与你细谈。”话声才毕，人已翻落地面。

枯木黄木并肩立在阵边，阴阴笑道：“老尼婆，你服了吧？这区区归元阵法，怎能困得我兄弟，现在再无别的话说，我兄弟便与你见个高下。”

慧大师脸色数变，虽然没有开口，却显得内心激动已极，目光在枯木黄木身上扫视了两遍，微微颔首说道：“不错，你们能出得老尼的归元古阵，足见不是等闲之辈，老尼正要领教二位的绝世武功。”

枯木老人笑道：“好说，好说，兄弟们不揣冒昧前来，也正是要见识所谓海外三仙，究竟有什么惊世骇俗的绝艺……”

他尚未说完，黄木老人接口道：“只可惜大戢岛主适巧外出，否则，倒正好以咱们兄弟两人，邀战海外三仙，那才叫人如愿以偿呢！”

慧大师冷哂道：“二位好大的口气，老尼在三仙中是最无能的一个，还不知二位能不能讨了好去哩。”

黄木老人笑道：“那就由咱们兄弟中功力最弱的在下，向老尼婆领教几招如何？”

慧大师冷哼一声，傲然道：“也好！那么就请阁下出手。”

黄木老人道：“你我俱是武林先进，彼此全有身份，若学那庸俗之徒过招拼斗，岂不贻笑天下。”

慧大师不耐地道：“ 依你便怎地？ ”

黄木老人道：“ 这法儿不难，咱们各以功力护身，可不许动手拆招卸势，你打我三掌，我再打你三掌，谁要脚下移动了半分，便算他输了。 ” 他说了这话，忙向枯木老人扬眉一笑，蜡黄的脸上，泛起一抹得意之色，好像自认这方法想得极是绝妙一般。

枯木老人点头笑道： ” 这样自是最好，功力厚薄，一试便知。 ”

慧大师叱道：“ 究竟你们那一位出面？抑或联手合上，怎的这般多话！ ”

枯木老人脸上微感一热，但却只是冷笑两声，并未还嘴。

慧大师心中暗忖：这二人肤色大异常人，必然炼就甚么左道邪功，否则焉敢与我拼掌？我须不能着了他的道儿才好，于是冷然问道：“ 那么咱们谁先守？谁先攻？如何决定呢？ ”

黄木老人胸有成竹的放声笑道：“ 常言道，强宾不压主，我等来者是客，自然是先请岛主动手。 ”

慧大师骇然一惊，凝目向黄木老人看了好一阵，忖道：好狂的东西，你邪功再高，真能硬接我老尼姑三掌的，天下只怕还没有这人出世呢！

她私下正在思忖，黄木老人已将桩站好，笑着道：“ 老尼婆，就请动手吧！ ”

慧大师提聚真力贯注右臂，缓缓说道：“ 你当真硬受三掌，手上不能卸势，脚下不能移动？ ”

黄木老人答道：“ 那是自然。 ”

慧大师心中怒起，左脚一划，向前欺身进了一大步，右掌扬处，顿时风声疾嘶，竟用了十成真力，拍出了一掌。

但她何尝知道枯木黄木这种怪诞的“ 枯木神功 ” 最是护身绝艺，黄木老人才练到第二层，一般内家功力已无法伤得了他，枯木老人已练成第三层神功，天下己再无一种掌力能伤得他分毫，他们若非有所自持，怎敢狂言挑战海外三仙，并且自愿一动不动地硬接三掌呢！

掌风过处，果然那黄木老人动也未动，慧大师全力的一掌，竟如击在腐木败絮上，一丝也着不上力。

黄木老人笑道：“ 老尼婆尽管放手施为，这点掌力，在下还禁受得起！ ”

慧大师“ 噗噗 ” 狂跳，这时她知道已经上了这两个怪物的大当，要是三掌不能将他打动，自己再接他三掌，只怕大是不妙。

惶然之下心中一阵急，低叱一声，腾身上步，右掌一圈一收，运足了十二成真力，“ 呼 ” 地一声，又是一掌拍了出去。

这一掌乃是她毕生功力所聚，慢说是个人，便是一座小山，受这一掌，也难免崩塌一半，掌起处风声怒号，地上沙粒飞卷半天，威势端的猛烈异常。

黄木老人果然并不闪避，只是真气一沉，两脚深深陷入沙中半尺以上，慧大师一掌击中他的胸口，只将他打得晃了几晃，居然分毫未伤。

黄木老人得意地放声笑道：“ 堂堂海外三仙，原来也不过如此。 ”

慧大师一连两掌无功，一股无名怒火已猛升起来，冷哼一声，不进反退掠身飞退一丈，两袖一扑，身体借那一卷之力腾空拔起三丈有余，及待将升到力尽之际，双袖交拂一张，身形竟然在空中一停，紧接着一个盘旋，闪电般急扑而下……

这一次她已使出了平生绝技“ 苍鹫七式 ”，双袖满蓄内力，准备和黄木老人一分高下。

昔年辛捷初到小戢岛，慧大师也是使这一招“苍鹫七式”，连平凡上人也不禁骇然呼声，只此一点，便足见慧大师这招“苍鹫七式”威力之大了。
但那黄木老人却似胜券在握，真气一沉，两脚又陷进沙中四五寸，挺胸昂首，准备硬受这一招。
转眼间两个便将高下立判，林玉在石笋上忽然大声叫道：“老前辈且慢下手！”
林玉坐在石笋尖端，目睹慧大师和黄木老怪赌掌，已经连施二掌，竟伤那黄木老人不得，心里替她一阵急，不禁突生异想，忙大声叫道：“老前辈且慢下手。”
慧大师此时已施出平生绝技“苍鹫七式”，正要凌空下击，和黄木高下立判，陡听这一声呼叫，心中一动，腰间一弓一折，竟然悬空一个筋斗，不但收敛住下扑之势，而且仰身翻转，退落原地。
这一式美妙灵捷，若非是慧大师，旁人也难以应变如此迅捷沉稳，连枯木老人也忍不住轻赞一声：“好身法！”
慧大师腾身掠上石笋，沉着脸问道：“女娃儿有什么事？还不快讲！”
林玉却向她连连摇手，将嘴凑在她耳边，低声说道：“我想到一个方法，包管一下子就能把那黄木老怪打动。”
慧大师顿时不悦道：“我说有什重大的事？原来只是这么一句废话，何须你小孩子多嘴，难道他还真能接得住老尼的‘苍鹫七式’不成！”说着，便想飞落石笋。
林玉连忙伸手拖住她衣角，急声道：“老前辈，你听我说。那怪物仗着邪门功夫，你要是不用巧力，怎能伤得了他……”
慧大师一摔大袖，沉声叱道：“你还配教训我老人家！”身形凌空而起，重又飘落地面。其实慧大师口里虽傲然不听林玉的，心中却被她那短短几句言语说得砰然而动，一面缓缓步向黄木老人，一面心里私自暗忖，这女娃儿的话果然有几分道理，我苦修近一甲子，自问掌力不输何人，方才那黄木竟然硬挨了两掌，怎会丝毫也伤他不得呢？
“唔！”她若有所得地轻点着头，脸上掠起一抹淡淡的笑容，忍不住回过头去，赞许地向林玉颔首两下。
黄木老人笑道：“老尼婆如有后事尚需交待，在下极愿多候片刻，反正再有一掌，你要伤不得在下，在下便不跟你客气了！”
慧大师冷冷一笑道：“匹夫休要卖狂，你能受我三掌，老尼照样也受你三掌，仔细了！”
那“了”字方才出口，左臂虚虚一扬，作势欲要出手……
黄木老人连话也顾不得回答，慌忙运起“枯木功”，准备硬受这最后的一掌。
但他却未料到，慧大突然左掌向后一缩，顿时一股强劲无比的吸引之力将他身子反向前一带，他骇然一惊，刚要定桩抗拒，说时迟，那时快，眼前人影一花，慧大师早踏着她那妙绝天下的“诘摩神步”抢到黄木身侧，手起掌落，拍在他左肩肩头。
这几个动作一气呵成，当时不过霎眼之间，而且这一掌之力，远在先前所施两掌之声威之下，但黄木老人一着失措，定桩未稳、竟被那轻易的一掌之力打得斜冲三四步，一个“饿狗吃屎”，弄了满脸砂粒。
林玉在石笋上鼓掌笑道：“好一个王八吃西瓜，连滚带爬！这一来不该

再叫黄木老人，该改作土头老人才好！”

枯木老人冷哼一声，身不见晃，突然欺近丈许，冷冷说道：“堂堂小戢岛主，原来只是个偷机取巧之徒。”

慧大师傲然道：“你若不服，贫尼也照样奉陪三掌！”

枯木老人愤然跨前一步，但他侧头看看黄木，突又改变主意，将手一拱，道：“大丈夫一言九鼎，今日我们弟兄自认失败，三月之内，必然再来拜领教益。”说完和黄木老人转身向海边驰去。

慧大师没有再开口，只是怔怔凝视着枯木黄木逝去的身影，心中却感到份外沉重，她虽然狂傲不群，一向自视极高，但今夜枯木和黄木轻易撞出“归元古阵”，黄木并且硬接二掌，脚下竟分毫不动，这等怪诞绝世的武功，已使她心灵深处重重被震撼着，她比谁都明白，若非林玉提醒自己一个“巧”字，这次赌赛，势必败在那满脸腊黄的怪人手中。

方在沉思，林玉突然一声惊呼！

“呀！不好了……”同时人影一闪，从石笋上飞坠下来。

慧大师在袖一挥，闪身拦住问道：“女娃儿，什么事？”

林玉用手指着海边，着急地道：“他们把我的船坐走了。”

慧大师展颜一笑，道：“让他们乘去吧！这有甚么大不了呢？”

林玉道：“可是我没有船，怎能离开这儿啊。”

慧大师道：“你先不用急，把你来此的原故详细告诉我老人家。”

林玉望望那帆船业已远去，追亦不及，只得叹口气，便将辛捷受伤，梅山民去世……这些经过大略述说一遍，慧大师听得累累动容，但总极力镇静，一直静听没有开口，及至林玉说到途遇吴凌风，嘱托传讯大戢岛，矮叟仇虎重莅中原这段经过，慧大师却顿时神情大变，蓦地插口说道：“你把那牌子快给我看看！”

林玉从怀里取出“虎头银牌”，双手递给慧大师，老尼姑伸手来接，双手竟已微微发抖，显得心中极端激动。

她反覆地将那“虎头银牌”看了几遍，仰首望天，口里喃喃说道：“啊！当真是他来了，当真是他来了！”

林玉不禁诧道：“老前辈，你认识那姓仇的矮子么？”

慧大师茫然点了点头，低沉地道：“岂止认识，说起来，他与我还有一段渊源………

林玉惊道：“真的？老前辈可不可以告诉我听听？”

慧大师微微颔首，拉着林玉就在沙滩上席地坐下，怅然许久，然后幽幽说道：“这是很多年以前的事了，那时候，我也才不过二十岁吧！有一年为了一事远走南荒，听说南荒有一个绝世异人，一身武功，已达化境，自号天下第一高手，我一时年少气盛，便寻那异人比试，谁知不出百招，果然败在那人手下……”

林玉忍不住插口问道：“那位异人就是矮叟仇虎吗？”

慧大师不答，仍继续说道：“我技不如人，败得口服心服，于是转念便求他传授我旷世绝学，因为我听说那人年近百岁，尚无一传人……”

林玉又问道：“他肯了没有？”

他不但不肯，反把我重重奚落了一番，说他的武功，必须要传给他师父的转世化身，此外谁也别想投拜在他门下……”慧大师忽然一顿，斜瞥了林玉一眼，似乎对自己亲口向别人述说当年被奚落的往事，难免有些尬尴之意。

林玉却对慧大师如此坦然告诉当年恨事，一些也不觉得奇怪，诧异地又问：“什么叫做转世化身呀？难道他师父不会死？”

慧大师淡淡一笑道：“所谓转世化身，乃是说他师父死后重行投胎转世，再世为人，他便又将从师父那儿学来的武功再还给师父，如此等自己死后转世，他的师父又将武功还授给他，这般互相传授，他们那独门武功，永远也不会流传到外人手中。”

林玉一惊，道：“这真是怪事，他师父就算转世投胎，他又怎知道在什么地方呢？”慧大师笑道：“他们自有他们的寻觅之法，据说做师父的在临死之际，用手指着那一个方向，便是说他死后要向那儿投胎转世，做徒弟的按方向去寻，只要是他师父逝世那一年出世，面貌又酷似他师父的，便确定是他师父转世化身，一定千方百计带回南荒，将自己独门绝艺倾囊相授，当作自己的传人！”林玉也笑道：“这简直是胡闹嘛，单凭臆测，如果找错了，那该多糟啊！”慧大师道：“天下怪事正多，他们一派自定律例，是以从不将武功传授外人，同时代代相传，只有一个人，而且师父与徒弟面貌一定十分相似，师父就是徒弟，徒弟又变成师父，纠缠不清，若非只传一个人，那就更要弄不清楚了，所以他们也有个奇怪的门派名称，叫做‘师徒门’。”林玉听得大感有趣，忙又问道：“那么他们这一块虎头牌又是作什么用的呢？”慧大师道：“这银牌便是他们‘师徒门’的独门标帜，师父死时传给徒弟，徒弟死后又传给师父，从来不准许落入旁人手中。”林玉顿时一惊，道：“可是，现在这牌子已落到我手里，这可怎么办呢？”慧大师脸色一沉，道：“所以我要把这些奇事告诉你，这面银牌必须趁早设法还给那仇虎，否则被他查觉，持牌之人，难免不惨遭横祸。”林玉听慧大师也说得如此严重，心里不觉害怕起来，讷讷半晌，才道：“老前辈，这么说来，那仇虎的武功，真是天下无人能敌，我只有死路一条了？”

慧大师沉吟不语，许久才道：“这话也难说，但据我看来，当今之世，尚无人能胜得矮叟仇虎，譬如天下至今均认为人身穴道共三百六十五穴，死穴仅二十四穴，但师徒门却能辨认人身三百六十六穴，而且能炼闭二十五处死穴，这等玄妙之学，怎是中原武林所能及的。”

林玉更加毛骨悚然，目瞪口呆，说不出一句话来。

慧大师轻叹一声，拍柏林玉肩头说：“你也不必害怕，这件事乃中原数百年难逢的大事，你一个小孩子如何能担当得了，你只管安心住在我这岛上，待我亲往大戢岛和无极岛走一遭，务要和他们共议一可行之法来。”

林玉喜道：“老前辈，你准我住在这岛上了么？”

慧大师笑道：“徒弟自然应该住在师父身边，你说对不对？”

林玉雀跃而起，张大眼，半晌才惊喜交集的叫道：“师父！”倒身拜了下去。

慧大师从来孤独不群，亦未起过收徒的心愿，今日情不自禁，收了林玉作为传人，自己也是觉得感慨不已，林玉则乍惊喜讯，出乎意外的投靠在海外三仙之一门下，那芳心中的欣喜之情，竟远远将矮叟仇虎的阴影撇在脑后去了。

师徒二人各怀心念，直在沙滩上盘桓到红日东升，灿烂的日光涌出海面，慧大师方才携了林玉的手，展开身法，驰向内岛居住之处，那地方除了慧大师自己，林玉可说是第一个踏进内岛的人。

当然，她如今已是慧大师的传人，也就不觉得特别了。

时日飞逝，一年已尽。

漫天雪花在空中飞舞，落梅遍地，映着皑皑白雪，沙龙坪上的小屋中，一如往年生着熊熊炉火，但火边围坐着三个凄凉的人影，却再也找不出年节欢欣的气氛。

高战仗着师门“先天气功”精博雄浑，伤势虽然已略见起色，独个儿也能扶拐漫步，喝点酒，陪着辛捷夫妇在小厅里坐坐，但他目睹辛捷夫妇脸上的蹙容，自己也感到无比的空虚和沉重。

一样是过年，有酒也有火，然而，这里却好像失去了什么，炉火虽旺，室中竟似没有一丝暖意。

张菁不住地向炉火中加着柴块，好像嫌那火烧得还不够大，不能驱去心底的寒冷，辛捷怅然而坐，两眼瞬也不瞬地注视着炉中火苗，一杯一杯酒，毫不停留地向口里直灌，仿佛他心底也有一块难以溶解的冰块，要藉那酒精的热力，将它浇化溶去。

高战忍不住轻声叫了一声：“辛叔叔……。”

“唔！”辛捷茫然地抬起头来，问：“战儿，有什么事吗？”

高战迟疑一会，说道：“辛叔叔，我的伤势已经不要紧了，我看……我看明儿您还是去寻平弟和林家姊妹要紧。”

辛捷脸上绽出一抹苦笑，摇头道：“你千万别小看了这伤，运功之际分神御敌，伤在脉胳，如要在旁的人身上，也许一命不保，至少也得废去武功，你虽然得天独厚，又仗着师门先天气功护住内脏，但也不是闹着玩儿的……”

“我自会静静在这儿疗养伤势，辛叔叔你们放心去寻平弟，他已经半个月没有回来，汶姐和玉妹也没有消息……”

辛捷挥挥手不让他说下去，道：“你不必替他们担心，他们自己总会照顾自己，再等十天半月，想来不会要紧的。”

正说着，张菁突然“当”地抛了火钳，凝神倾听道：“嘘！你们听，好像有马蹄声……”

辛捷侧耳一听，脸上微微变色，从椅上站了起来，道：“你们坐着，我出去看看！”

但张菁早从坐椅上一跃而起，奔到窗边眺望，惊呼道：“呀！是一辆马车。”

辛捷迅速地拉开屋门，一蓬雪花猛可里冲进屋来，但他略未稍顾，身子微晃，抢出屋门。

那马车疾驰到梅林边停住，车上跳下一高一矮两个人，矮的一个早扬手大叫道：“辛叔叔，辛叔叔……”飞奔过来。“呀！是汶儿！”

张菁快步冲出屋来，张臂一把搂住林汶，眼中热泪簌簌而下，低问道：“乖孩子，乖孩子，你妹妹呢？”

林汶已经泣不成声，紧紧抱着张菁，宛如搂抱着自己亲娘，她眼睛一瞥屋边梅山民的坟墓已经改建，心里一酸，越加忍不住泪水滂沱，泣道：“辛婶婶，梅……梅公公他……他死了……”

张菁点点头，凄然道：“我们知道了，好孩子，快进屋里再慢慢说吧！”她一抬头，见一个清丽脱俗的中年妇人含笑站在面前，顿时一怔。

辛捷忙道：“难得方姑娘也能同来，快请到屋里坐！”

进了屋门，林汶一眼看见高战，神色一阵激动，但她却不似往常那么羞怯，反婷婷走上前去，低声道：“高大哥，你也回来啦！”

高战忙柱拐立起，含笑答道：“谢天谢地，你总算平安回来，玉妹呢？”

这时，辛捷也将方少坤介绍给张菁，大家重去围炉坐下，林汶才将梅山民去世以后的经过，详细说了一遍。

高战第一个惊问道：“汶姊、你说那害死梅公公的，便是上次掳你到松树林去的两个怪老人？”

林汶切齿道：“正是他们，只不过这一刻他们已经一个变成枯木，一个变成黄木了。”

高战失惊道：“啊！他们已经炼到第二层了，说起来这真是我做出来的恨事！”

辛捷道：“这也不能怪你，你纵然不代他们取书，他们终有一天总会得到那本秘笈，只是，勾漏二怪除了秉性刚强之外，一生尚无大恶，想不到竟是他们害死了梅叔叔。”言下大有凄惶之意。

张菁忙道：“你说起那矮叟仇虎，我倒记起来了，这次我和平儿林中遇伏，便是那矮子力退龙门四杰，后来又在崖上吓走了白婆婆，那矮子看起来也不像坏人，怎会和吴大哥结下仇怨的呢？”

小屋中添了方少坤和林汶，顿时显得热闹了许多，你一句，我一句问着别后情景，时而惊讶，时而骇呼，时而凄然，时而又叹息……炉中火势已渐渐低弱，张菁也忘了再去加添柴块。

辛捷喟然道：“能得汶儿平安回来，这个年也算热闹了许多，大家快来喝酒，凡事都等明天计议，是恩是仇，明年再结吧。”

众人方起身，突听门外一个苍劲的声音说道：“好呀！你倒要喝酒啦！我老人家跑了多少冤枉路，这笔帐，向谁算去？”

随着人声，屋门外迈进来一人，辛捷一见大喜，慌忙赶上前去，叫道：“上人，你老人家怎么也来啦！”

原来那人正是远从天竺赶回来平凡上人。

众人尽都欣喜，将平凡上人推到首席坐下，上人问明了高战替辛捷疗伤突围经过，笑道：“难得！难得！我这一趟总算没白跑，那几个果儿对你正有用处，恒河三佛还托我带给你一件东西，恰好补偿你舍己为人的一番情意。”

说着，从怀里取出兰九果和那本小册子，一并交给了高战。

高战称谢接了过来，见那小册之上，写着一行梵文，自己看不懂，又请教平凡上人，上人一把抓了过去，塞在怀里，道：“这叫做风火凝气玄功，是恒河三佛被困在风火洞里参悟出来，特嘱我转赠给你的，偏那金伯胜佛做事糊涂，明知你看不懂梵文，拿着岂不白费，还是那一天我再还给他们吧！”

张菁笑道：“既是三佛苦心参悟的东西，必然有些用处，上人何不替战儿译成汉文，也不负人家一番心意。”

平凡上人摇头道：“我再不要找这种麻烦了，上次你老公弄来一本达摩秘笈轻功篇，我也是替他代读书上梵文，后来被小戢岛那老尼婆好把我耻笑一番！”

辛捷也笑道：“小戢岛慧大师轻功独步天下，你老人家用达摩轻功篇的功夫去和她比，她自然会笑你，这一次咱们不给她知道便是。”

林汶几次要将矮叟仇虎的事转告平凡上人，但见他正与辛捷夫妇说笑，未得机会开口，偷偷斜眼一瞥高战，却见他正痴痴捧着兰九果在出神，好像对身边欢笑之语，一句也没有听进耳中。

原来高战睹物思人，眼见兰九果，不期然想到金英，这果儿正是金英家中之物，但不知她为了自己屡次开罪师父白发婆婆，林中一别，将会遭到什么样的惩处？

他本是至情之人，回忆金英待自己的深情柔意，沙漠中体贴缠绵，一颗心早已飘飘荡荡，飞出了小屋，重又飞到那奇幻莫测的沙漠之中了。

高战正沉缅在一片往事之中，突觉一只柔软的手掌按在自己肩头上，蓦然抬起头来，却见张菁含笑向自己说道：“战儿，这兰九果乃是难得珍品，你干么不赶快吃下去，尽望着它出神作什么？”

高战忙道：“我自觉内伤已无大碍，这东西这么珍贵，还是留着以备后用的好。”

辛捷闻言回过头来，道：“这是什么话？战儿快快吃了，到房里调息一会，早些治好伤，咱们还有很多事情要做呢！”

高战进屋之后，林汶才得机将矮叟仇虎的事告诉了平凡上人，老和尚一听大惊失色，从椅子上宜跳起来，一声不响，扭头向屋外便跑。

辛捷忙拦住问道：“上人到那里去？”

平凡上人一摔大袖，闪过辛捷，晃身已到门边，道：“那矮人不是好缠的，这件事，我得赶快去早作准备。”

说着拉开屋门，便想动身。

那知屋门才开，蓦地一股劲风迎面撞来，平凡上人举掌一封，登时被那强劲的力道震退一步，屋外一人当门而立，冷傲地说道：“老和尚怎的这么不中用，凭一个矮叟仇虎，难道咱们海外三仙便惧怕了他不成吗？”

张菁一见那人竟是无极岛主无恨生，喜得叫声：“爹！”便纵身扑了上去。

无恨生缓缓跨进屋来，见辛捷无恙，老怀大畅，笑向平凡上人道：“捷儿的伤，天幸竟痊愈了，你这一趟天竺没有白跑，我也就便打听到一件大事，正要寻你商议呢，你怎的便要走了？”

平凡上人苦笑道：“你要找我，准没有好事。”

无恨生笑道：“这一次你却猜错啦，正是你天大的喜讯，你要不要听吧？”

平凡上人道：“我和尚六根清静，喜从何来？你不要诓我。”

无恨生道：“我自离了无极岛，一路寻那毒君金一鹏不到，却在无意之中，见到一位高人，这人跟你渊源深厚，我若是说出来，保管你要跪倒向我叩谢大恩，但你如急着要走，我也不用提他了。”

平凡上人上前一把拉住无恨生的手臂，叫道：“他是谁？他是谁？你赶快说出来，我一定不走。”

无恨生却不肯便说，先自坐下，又酌了一杯酒，悠然啜酒微笑，直将平凡上人急得七霞生烟，顺手从桌上捞起一只酒杯，喝道：“小伙子，你再卖关子，我老人家要动武啦！”

无恨生笑道：“你如要听，乖乖坐下来，替我斟上三大杯酒，先谢谢我这报喜讯的恩人。”

他越是笑而不言，连辛捷等诸人都被他逗得心急起来，辛捷忙抢过酒壶替无恨生满满斟了三杯，无恨生一饮而尽，这才缓缓说道：“我一路寻那金一鹏不得，心里正烦，一天偶经一座大山，被那山中景色所迷，漫步行去，忽有一处绝崖之上，似有个洞穴，洞口一株百年大树，竟然无风自动，摇摆不停，而且树上枝叶极盛，恰巧将洞口掩住，若非摇摆晃动，简直使人看不

出崖上竟有洞穴，我一时好奇，便想上去探一探……”

凡上人插口道：“你能不能说得简单一些，不要弯弯抹角，尽作那些酸文！”

无恨生笑道：“你要是不耐烦，我就不说也罢！”

平凡上人忙道：“我的好相公，你说！你说！我老人家耐着性子听你摆布吧！”

无恨生又道：“那时我虽想上去一探，但那片悬崖少说也在千丈以上，若凭轻身之术，万万上不去，要是用壁虎功游升，势必也要耗去不少精力，我相度了好半天，才想到一个办法，费了足有个把时辰，首先绕登崖顶，然后用一根长藤垂下一半，悄悄沿藤而下，待长藤己尽，才藉势掠落在那洞口大树之上……”

他说到这里忽然一顿，侧目望望平凡上人，见他果然沉住气不再插口，于是淡然一笑，继续又道：“当我停身那树枝上，才发现那洞穴并不太深，大约只有两丈左右，洞里只有一个蓬头垢面的老和尚，盘膝而坐，正垂目闭眼，炼那混元真气吞吐之法平凡上人听到这里，浑身一震，忍不住又插口问道：“老弟，那老和尚是个什么模样？”

无恨生笑道：“我刚才看了一眼，又在洞外亮处看洞里阴暗之处，如何能看得亲切？”

平凡上人气得一踩脚，地上登时陷下去一只半尺深的脚印，挥手道：“好！好！你慢慢说吧！我老家再也不问了。”

无恨生见他真的着了急，这才脸色一正，说道：“那时候，我虽未能看清洞里老僧模样，但却骇然发觉那巨树摇摆的原因，正是受了那老和尚吐气吸气之故，似这等深厚的功力，我相信尚不能办到，略一迟疑，洞中老和已经睁开两眼，突然对着洞口，鼓气吸了一口真气……”

张菁失声叫道：“呀！后来又怎么样了呢？”

无恨生笑道：“他那一口气，被洞壁一阻一逼，何异千钧重压，洞外树直被吹得险些折断，我急切问探手一挥，左臂贯足内力，插进石壁之中，脚下用‘蜻蜓踏波’的内家功力稳立在树上，那老僧见一口气未能将我吹落，这才展颜一笑，邀我进洞里相叙，原来他竞是当年少林掌门高僧——灵云禅师。”

无恨生说到这里，平凡上人早已大惊起立，失声道：“啊！竟会是他？竟会是他？”一把拉住无恨生，急问，“你快告诉我，他在什么地方？我和二师兄寻他将近百年，原来他并没有死，至今尚还健在？”

他情绪激动，说着竟已热泪盈眶，双手颤抖，不知是喜是愁？

无恨生轻叹一声，道：“他虽然告诉了我昔年称谓，但一再叮嘱我不可以轻易对人提及，当时我曾对他谈到你和你那位骑鹤的师兄，他只笑道了四句偈语，说是‘木雕一虎在山林，远望威仪宛若真，纵说是假终可长，此身如在大江心。’要我转告你不必寻他，时机至时，自会相逢。”

平凡上人热泪纷坠，离席跪地遥拜三拜，道：“敬领师兄法谕，只盼仙佛久远，终得一会。”

众人见他那等高龄，对师尚兄且这虔敬，不由都随同起立，默然垂首，无恨生道：“我把这事告诉你，正是要你不再悬念，那知你这么大一把年纪，修行多年，怎的竟还看不破这一关，早知如此，我也不说了。”

平凡上人尽敛平时嘻笑神态，正容说道：“当年我与二位师兄同离少林，

曾誓苦研绝学，要为少林重震声威，使少林武学光大武林。后来多年消沉，这事早成梦境，现在看来，只有大师兄和二师兄尚未将这件心愿放下，越令我这不中用的师弟汗颜无地，说不得，只好舍命会会那矮仇虎，了却当年一番心愿了。”

无恨生鼓掌笑道：“这番话才像个男子汉的口气，张某不才，也不愿有辱咱们海外三仙的名声，咱们明天便动身，寻那老尼姑先订一条计较出来，我就不信那矮叟仇虎真有三头六臂不成！”

辛捷也激动地道：“这样最好，明日我便和战儿赶往松树林，替梅叔叔报了大仇便当赶来大战岛替三位前辈助威，同时也见识一番矮叟仇虎的绝世武学。”

只有张菁黯然不语，心里却泛起无限愁思，她固然不能阻止丈夫去江湖奔走，但却又难以忍受这种夫妻分离，爱子远走的寂寞和伤感，强颜含笑替三人加了一杯酒，借转身添柴，暗地抹去两粒滚落的泪珠。

天色方晓，东行的官道上，驰来一骑黑马。

马上坐着一对少年男女，女的艳若出水芙蓉，貌比花娇，斜依在鞍前，不时扬起一阵银铃似的笑声，冷风吹在她细嫩的脸蛋上，使她本已白中透红的面颊，越发红得像一只熟透了的苹果，她是那么开心的依偎着身旁的人儿，可是那男的剑眉微锁，笑意十分牵强，眉眼之中，都似乎隐着一层愁思。

他们都那么年轻俊逸，并坐鞍上，看来直似一对金重玉女，是什么刺伤了他那幼小的心灵呢？或是在纯洁的心田上，埋藏着什么难以告人的隐衷？

马儿掠过鹅黄色的道路，扬起一片轻尘，那少女忽然用手指着前面一片峻岭，回眸向男孩笑道：“到啦！到啦！我常听师父说泰山是五岳之首，怎的看起来这山并不太高呀？”

男孩苦笑道：“泰山本来并不高，只因这附近没有其他的大山，既是平地突出来的山峰，自然显得高一些！”

女孩笑道：“原来是这个道理，那么人家说登泰山而小天下，这不是吹牛了吗？”

男该道：“倒也不是吹牛，试想要是在西北高原大山丛里，那些山虽然都很高，但高岭之上，还有高山，一岭之上，还有一岭，令人心胸总不能开阔，只有在泰山，一望无涯，村舍田亩，尽收眼底，才会令人生出俯览的气概，何况泰山之上风景绝幽，天下也再难找到第二处……”

女孩嘴儿一抿，道：“我就不信，咱们住的玄玄峰上风景才好哩，一年四季花开不谢，整座山头就好看呢，现在正是梅花盛开的时候了吧，唔！我前年亲手植的梅树今年只怕又发芽了。”

那男孩听了这话，陡然联想到自己的家园，啊：是的！沙龙坪的梅树早就开花了，梅公公不就是死在梅花树下么？我离家的时候梅花还正盛呢！

想到这儿，一股乡愁袭上心来，他不禁轻叹一声，黯然神伤的垂下头来。

那少女好像并未发觉身边伴侣的心情，兀自笑道：“平哥哥，泰山上有没有奇毒的东西呢？咱们要是能像玉盘洞一样，捉它几只绿色蜈蚣，那才妙哩。”

辛平没有回答，只是怅怅望着远方，眉梢愁意，却越来越浓重了。

何琪回眸见他脸色有些不对，诧问道：“你怎么啦？那儿不舒服么？”

辛平轻叹一声，只摇摇头。

何琪笑道：“我知道，你一定想家，已经过年了，赶回去看爹爹妈妈不

是？”

辛平苦笑道：“我只想问你究竟还要到什么地方去玩？要到何时才能玩遍呢？”

何琪格格娇笑起来，道：“我这次来中原，本就是游玩的，凡是天下有名的去处，我全想去玩个痛快……不过……”她俏眼瞬了瞬，“不过，这次泰山去过之后，定先陪你回家去，我也想看看你爹爹和妈妈，听你说他们都那么了不起，我也该去瞻仰一番呀。”

辛平心里忽然一动，正要开口，黑龙驹已经驰到山脚下一处小市集中，何琪一收马缰，从鞍上跳落下来，叫道：“咱们吃点东西；问清上山的路再走！”

市集小得可怜，从街头到巷尾，总共不过十几户人家，其中大半贩卖香烛，只有一家酒店，兼卖面食干粮。

两人牵着马走到店门口，何琪当先举步跨了进去，辛平正要进店，那知一眼瞥见店里已坐着一个客人，登时心头一震，慌忙缩腿退出来。

何琪回头诧道：“咦！你怎么……？”

辛平连忙向她摇手示意，匆匆回头便走，转过街角，一翻身跨上马背……

何琪掠身赶到，沉声道：“平哥哥，这是怎么一回事？”

辛平低声急迫地道：“那人正是我的对头，咱们别吃东西，赶快离开这儿吧！”

何琪眉一竖，道：“怕什么？咱们偏不要走，让我去会会他辛平道：“这人本领大得很，你我都不是他的对手，还是不要跟他照面的好，幸喜他还没有看到咱们……”

何琪好生不服，但拗不过辛平，只好依着他牵马悄悄过小镇，准备遥行登山。

不料他们方才出镇，辛平脸色又变，连马儿也来不及带，呼地纵身一掠，便匆匆躲到一家屋角后去了。

何琪扭头看去，只见镇中正大步走来一个矮子。这矮子银发蓬松，肤色却犹如婴儿，身高不过三尺左右，最奇怪的是面貌长得竟和辛平极为相似，大刺刺循着登山道路走来。

何琪自然认不得这矮子竟是威镇南荒的矮叟仇虎，见他矮小丑陋之态，心里先有三分轻视，忖道：平哥哥也真没出息，凭这样一个三尺短命丁，有什么值得畏怯的呢？当下一手带马缰，一 手叉在腰上，也大刺刺向路上一站。

仇虎手里拿着一只水煎包子一面走一面吃，蓦然抬头看见何琪和黑龙驹，脸上微微有些惊诧，上下将那马儿打量了一阵，点头赞道：“唔，倒是一匹少见的好马，可惜我老人家正要上山暂时还用它不着。”

何琪不屑地接口道：“用得着便怎样？”

仇虎笑道：“那自然只好委曲你忍痛割爱了呀！不过，我老人家向来不白要小辈们的东西，我给你的，定胜这马百倍。”

何琪存心要跟他找岔子生事，闻言冷一声，道：“看你个子不大，口气倒不小，你就知道姑娘一定肯给你么？”

仇虎却不生气，兀自笑道：“你现在给我，我老人家也不要，等我要的时候，你不给也不行。”何琪哼道：“那倒要试试看。”

仇虎怒目一睁，似要发作，但继又自己一笑道：“可惜老夫有要事，否则真要教训你是谁家孩子，言语如此狂妄！”说罢掠身一闪，已越过何琪，

急急向山上奔去。
　　何琪对着他奔去的背形，不屑地啐了一口，道：“ 哼！神气什么？姑娘也不是怕事的人…… ”但仇虎身形如电，早奔出甚远，想来并未听见这些话。
　　辛平直到望不见仇虎影子，才悄悄出来，余悸犹在道：“ 好险，那矮老头最能缠人，今天若不是他另外有事，准跟你没有完了。 ”
　　何琪冷笑道：“ 他能把我怎么样？我既敢惹他，便不会怕他。 ”
　　辛平道：“ 你不知道他的武功多么神妙，白发婆婆何等了得，龙门五杰何等狂傲，都被他…… ”
　　何琪握握手，道：“ 不用说啦！你怕他我可不怕，下次再遇见时，瞧我给他一些厉害，走吧！咱们也上山去吧！ ”
　　辛平心里对何琪的狂傲之态甚感到不悦，但隐忍着没有表露出来，默默上马，他已经暗暗下了决心，无论如何，最好早早摆脱这毒辣狂傲的何琪，设法赶回沙龙坪去。
　　马儿骤登山，辛平下意地摸摸怀中那三粒‘ 太心丸 ’，神医庐钧的警语，又在他脑中响起……
　　他不知这药丸是不有效？更不知三粒丸药支撑一个月之后，自己能不能设法解掉所中的蛊毒呢？假如不能……唉！他真有些不敢往下想了。
　　这一刹那，他突然希望能再碰上矮叟仇虎，要是仇虎能够将她杀……
　　辛平不自禁地打了个寒战，又用力摇了摇头，他本是善良纯洁之人，自己也说不出怎会忽然生出这可鄙的歹毒念头来？
　　何琪待他不坏，除不愿跟他分离面对他暗下蛊毒之外，使他再找不出一点愤恨她的理由，她是那么美！又么柔情密意……
　　然而，难道他就甘心永远这样受她挟制，一时一刻也不能离开她？
　　啊！不！当然不会！他虽然也喜欢何琪，但却不愿被她挟制，对她唯命是从，他必须要早早想个办法，摆脱那随时可制他于死的蛊毒。
　　山势渐险，马儿行得缓慢了许多，辛平皱眉沉恩，忽然心里生出一个奇想！
　　何琪不是说过“ 以毒攻毒 ”的话！又曾说“ 绿色蛤蟆 ”能解百毒吗？假如用“ 绿色蛤蟆 ”不知能不能解去体内蛊毒呢？
　　这个想法虽然那么不可思议，但辛平却深深为它而激动起来，他连忙用手按抚着怀中那只小小的玉盒，一颗心“ 砰砰 ”狂跳不止。
　　泰山风光是那么雄伟，但辛平毫无心情领略，他只盼早些天黑，等何琪入梦之后，用“ 绿色蛤蟆 ”试解蛊毒！
　　可是，他越是心急，时间却过得越慢，好容易熬过半天，两人已逛到深山群峰之中，腹中雷鸣，大家全饿了。
　　何琪道：“ 这下糟透啦！咱们上山太匆忙，连干粮也没有备，荒山中哪儿去找东西吃？ ”
　　辛平想了想，道：“ 不妨，山上庙宇很多，咱们找到一间，便不愁没有吃的东西了！ ”
　　二人催马转过山峰，但说也奇怪，极目尽是荒山，竟没有找到一间庙宇，辛平也渐渐着慌起来。
　　蓦地，何琪用手一指峰下，叫道：“ 平哥哥，你看那是什么？ ”
　　辛平凝目望去，见峰腰下隐着一片山谷，谷中满积着厚厚的雪，但丛丛苍松之后，却闪出一线屋角，竟然是一家人家。

二人大喜，忙策马下山，遥趋谷底。

谷中左右边有一片山坡上白雪如银，衬着十余株半垂苍松，景致绝幽，辛平道：“这种幽静脱俗的地方，必有高人隐居，琪妹妹，咱们下马步行如何？”

何琪道：“管他高人矮人，咱们不过是向他要点东西吃，何必这样恭敬？”

辛平不悦道：“尊敬长者，是咱们练武的人最起码的礼节，难道将来你见了我爸妈，或是我见到你师父，咱们也不必讲礼，大家随便好了？”

何琪笑道：“你和我自然又不同，好啦！别发牛脾气啦，我依你下马就是了。”

他们索兴将黑龙驹松放在谷口，两人牵着手踏雪入谷，走了十余丈，那棵小室已隐隐在望，何琪笑着道：“喂！是哪一位高人老前辈在家？讨东西吃的晚辈来啦！”

辛平忙低喝道：“琪妹妹，别这样嘻嘻笑笑……”

这话尚未说完，小屋中果然应声出来一个人，辛何二人抬头一看，不禁吃了一惊，不约而同齐声诧道：“呀！是他？”

原来那人一身土布大袍，神态逸爽，正是在客店中救辛平一命的神医庐钧。

辛平喜出望外，忙施礼道：“原来是老前辈隐居此地……”

何琪轻轻拉了他一把，道：“咱们走吧！我不愿看见这老头儿。”

辛平道：“他是我救命恩人，再说，你和他也没有仇怨……”

何琪道：“但是，你忘了他曾经直呼我师父名字，将来这件事被师父知道，一定不会放过他！”

辛平怒道：“要是你不肯多留，那就先走吧！我还要向庐老前辈拜谢救命大恩哩！”一摔手大步向庐钧迎了过去。

何琪无奈，只好也跟在后面，那庐钧见是辛平和何琪，似乎也微微吃惊，驻足而待道：“你们怎的也到这儿来了？”

辛平拱手道：“晚辈们欲游东岳，临时匆匆忘了购备干粮，正寻东西吃呢，不想老前辈适巧隐居此处！”

庐钧淡淡一笑，道：“这儿也不是我的家，不过此间主人有事不在，留我替他暂看门户而已，小兄弟的病已经大愈了？”说着，凝目向辛平仔细打量了几眼。

辛平忙道：“多谢前辈关心，晚辈已经痊愈了。”

庐钧微微领首，道：“能这样就最好了！你们既肚饥，快进屋来略坐。”

他一面举手让客，一面有意无意向何琪瞥了一眼，何琪冷哼一声，掉头他顾，只作没有看见。

小屋中陈设着简单桌椅，除了庐钧，果然再无旁人，辛平称谢落坐，何琪也默默跟着进屋坐下，庐钧从厨房里搬来几碟糕点，辛平实在饿了，毫不客气便吃了几大块，但何琪却沉默地坐着，连手指也没有沾那些点心。

辛平奇道：“你不是饿了吗？干吗不吃呢？”

何琪只摇摇头，仍是一声不响。

庐钧笑道：“姑娘尽可放心吃用，老朽这些食物之中，决无毒物的。”

何琪黛眉陡然一扬，冷笑道：“便有毒我也不怕，只是不想吃，你最好不要■嗦。”

辛平连忙喝道：“琪妹妹，人家庐老前辈一番好意，你千万不可如此。”

何琪愤然站起身来，向辛平道：“我在屋外等你，你快些吃饱咱们好走了！”匆匆出屋而去。

辛平方要拦她，庐钧忙以目示意，待何琪出屋之后，庐钧以手沾了口液，急急在桌上写道：“你的蛊毒怎么还未解？”

辛平无可奈何的摇摇头，忽然心中一动，忙也用手指写道：“请问绿色蛤蟆可解蛊毒吗？”

庐钧看了颇显吃惊，忍不住急写道：“你有吗？”

辛平便从怀里取出玉盒，揭开盒盖，将那两只通体碧绿的古怪蛤蟆递给庐钧。

庐钧神情似乎十分激动！伸手接了玉盒，手指都微微有些颤抖，注目看了片刻，又将玉盒递给辛平，但却黯然摇了摇头。

辛平不禁大感失望，忙写道：“请前辈赐示，何物方能解毒？”

庐钧轻叹一声，用手写道：“必须五毒俱全，合而吞之。”

辛平看了那“合而吞之”四个字，头皮一阵发麻，心里一阵呕心，差一点将吃下去的糕饼全吐了出来。

但他深知这片刻时间，便是决定自己命运的宝贵时间，忙又急急写道：“何谓五毒？”

庐钧挥指疾笔，在桌上写了蛇、蟆、蝎、蜈、蝎几个字，又加上一句：“必须全用这类绿色异种……”

他似乎还有未尽之意要想再写下去，但刚写到“色”时，突听何琪在门外冷笑一声，冷冷说道：“写好了吗？吃饱咱们该走了。”

辛平骇然一惊，慌忙挥去桌上字迹，站起身来，拱手道：“多谢前辈厚赐，咱们就此告辞。”

庐钧苦笑一声，道：“这些剩下来的也一并带着吧，荒山之中，总有需用的时候。”

辛平忙道谢，庐钧却趁他收藏糕饼之际，匆匆又运指在桌上写道：“今夜三更，盼能独来。”

辛平点点头，急急告辞出屋，何琪正背负着双手，仰面望天，嘴角挂着一抹冷笑，缓缓问道：“写完了吗？”

辛平情虚，呐呐答不出话来，两人各怀着心事，直到出了谷口，何琪方才幽幽的说道：“平哥哥，我待你是好是坏，难道你还看不出来？”

辛平闻言一震，忙道：“你待我的好处，我自然知道。”

何琪道：“既然知道，你就不该再鬼鬼祟祟跟那贼老鬼做那见不得人的事，你总拿他当作好人，迟早把命断送在他手里，那时后悔就来不及了。”

辛平听得背上冒出冷汗，不明她这话中之意，是不是在警告自己，一时竟不知该怎样回答才好。

何琪长长叹了一口气，道：“唉！一个人要得到别人的心，真是太难了，你就是为了他去死，把心挖出来摆在他面前，他也不会相信的。”

说到这儿，眼眶已含孕着两粒晶莹的泪珠。辛平忽然感到万分歉意，他自问何琪除了爱他有些不择手段，此外似乎再找不到什么缺点，像这样一个秀外慧中的红颜知已，别人做梦也想不到，自己怎竟对她畏如蛇蝎，处处走避她唯恐不及呢？

何琪本来已经很美，如今凤目含愁，星眸带泪，越发显得娇不胜悲，楚楚可怜，辛平不禁神驰目眩，心摇难持，探臂攫住蜂腰，愧然说道：“琪妹

妹，我……我……”

何琪就势偎在他怀中，低声道：“平哥哥，不管你喜不喜欢我，但我是决心永远也不再离开你了，你说，你愿意长久跟我一起吗？”

辛平连忙用力的点点头，好像是生怕用力不够，不足以表示自己的决心，这时他真有满肚子话，但却不知该从何说起才好。

何琪凄然笑道：“你愿意就好了，只要能永远跟你在一起，便是死了，也心甘的。”

辛平忙掩了她的嘴，激动地叫道：“不！我不要你死，我要你活着……”

何琪宽慰地依靠在他怀中，轻声问道：“那么，你还相信庐老儿的话吗？”

辛平急道：“琪妹妹，你不要误会庐老前辈的好意，他并不想害你，只是想替我……”

“替你解去蛊毒，是吗？”

“是……是的！”辛平不能不承认。

何琪轻叹一声，道：“我何尝又不想替你解了蛊毒呢，唉！但我一则怕你从此会离开我，再则我自己也仅会放蛊，不会解蛊，这件事，只怕须求我师父才能作主了。”

辛平惊道：“真的？连你自己也不会解蛊的方法？”

何琪脸上忽然一阵红，羞怯地道：“我虽然知道一个方法，但现在却不能实行……”

辛平道：“难道你还不放心我，害怕我会离开你……”

何琪摇摇头，道：“不是，只因为你和我都还太小，这件事，起码得过四五年才能实行。”

辛平不懂，一味追问不休，何琪但乎被他逼得不耐，脸上红晕越浓，低啐了一口，悄声道：”你难道没有听说过‘双体合修，百蛊自解’这句话么？还问个什么劲呢！”

这句话，好似一盆冰水，从辛平头上直淋下来，他恍然暗忖道：这么说，我除了跟她成婚，再没有自由的时候了？他不禁重又跌进痛苦的沉默中，久久未再开口。

他倒并不是不愿要何琪这样美绝人间的妻子，但却天生傲骨，不愿意受人以蛊相迫，强逼就范，他要爱得光明磊落，爱得发自内心，岂能低头屈服在女人石榴裙下。

原有的一些爱心，尽被何琪这句话冲得点滴不存，他突然觉得何琪竟那么可卑可耻，空有美丽的躯壳，却掩不住那丑恶的灵魂，虽然她看起来对自己柔情蜜意，善良而顺从。

这一天他们在山中游玩，辛平便尽量设法绕着圈子，不肯离那山谷太远，天才薄暮，便早早寻了个山洞，生了火堆，催促何琪早些休息。

何琪也许是饥疲交集，偎在火边不多一会便沉沉入睡，辛平却假装闭着眼，心里思潮起伏，如何能睡得着。

看看将近二鼓时候，辛平假作翻身，缓缓滚近洞口，然后偷偷睁开眼来向何琪窥望——

何琪睡得正熟，规律的呼吸衬着起伏的胸脯，红衣映着火光，显然脸蛋上也是晕红一片。辛平蹑足起身，轻轻在火堆上加了几块木柴，一步步向洞外退去！

忽然，何琪玉臂微探，妮语道：“平哥哥！平哥哥！你不要走……”

辛平大吃一惊，慌忙又躺在地上，装着熟睡，直过了片刻，仍不见何琪另有动静，才知她仅是梦中呢喃，当下再度壮着胆，躬身而起，缓缓地一步一步退出了山洞。

山中气候入夜甚凉，辛平闪出洞口，被寒风一吹，不觉得神志为之一爽，他紧了紧身上衣服，凝神又倾听片刻，待确定何琪并没有醒，这才辨明方向，展开身法向那山谷奔去……

辛平快如星丸飞泻，一口气奔到山谷谷口，凝目远望，果见小屋中灯火犹在，显然庐钧正在等候着自己。

他一腾身掠进谷口，脚才落地，陡见一条黑影从右侧疾闪出来，沉声道：“小兄弟，这边来！”

辛平扭头见是庐钧，连忙纵身倒射，随他转到一株苍松树荫下，辛平叫道：“庐老前辈……”

“嘘！噤声！”

庐钧以指按唇，示意他静待，一面神情凝重注视着谷口，目光瞬也不瞬。

辛平大诧异他究意在等谁，那知就在这刹那之间，忽听见一阵极其轻微的衣袂飘风声响随风传来。

片刻间，一条纤小人影宛如乳燕掠波般，脚不沾地直扑那灯火明亮的小屋，辛平一见，差一点惊呼出声，原来那人一身腥红衣襟，不是何琪还有谁呢？

他不禁对庐钧的机警大感佩服，方才自己若不是跟他隐藏得快，行踪必然便落在何琪眼中，同时，他也对何琪的诡诈，感到十分鄙视，凭自己那么谨慎小心，竟险些上了她的大当。

心念之间，何琪那红色身影又电驰而出，她显然到小屋去扑了空，回到谷口，不觉略为一顿，左右张望一眼，大有迟疑之意。

庐钧面露紧张之色，探手入怀，取出件形如儿臂的精巧点穴镢，辛平知道他已经准备出手了，却见何琪纤腰一闪，已经奔出谷口驰去。

庐钧长长松了一口气，低声道：“这妖女如此机警，稍等只怕仍会重来，咱们可不能回屋里谈话了，小兄弟，随我来吧！”

说着，探手牵了辛平，绕登山坡，攀到谷左侧一座小山顶上，这儿既可俯瞰小屋，又一眼能兼顾山谷外动静，倒的确是个难觅的地方。

庐钧叫辛平坐在一块山石上，凝息片刻，忽然伸手道：“小兄弟，你把那一对绿色蛤蟆再给老夫看看。”

辛平双手将玉盒递过去，庐钧掀起盒益，仔细看了一阵，又从自己怀里也取出一只檀木制的盒子，小心地抽开一丝小缝，却将那一对“绿色蛤蟆”移到木盒盒缝边！

突然，那“绿色蛤蟆”哇地一声怒鸣，双双跳出玉盒，一齐钻进那檀木盒内，登时木盒中一阵“噗噗”跳动，好像是什么东西在里面追驱打斗似的。

过了片刻，盒中重归寂静，庐钧神色一懈，抽开盒盖，两只绿色蛤蟆一齐跃回玉盒，而木盒中却僵伏着一条混身金色的小蛇，显然已经死去了。

辛平目睹这幕表演，心里噗通乱跳，却见庐钧长叹一声，道：“真亏了她，竟弄得这种天下至毒之物，而且养饲驯服，实在难得。”

辛平问道：“老前辈，你是说这绿色蛤蟆吗？”

庐钧点点头道：“通常蛤蟆虽毒，蛇类专能克制它，何况金蛇本身也是天下绝毒之物，不想只在瞬息之间，便死在这两只蛤蟆口下，小兄弟，你若

听我良言，还是早早离开这毒女的好，再要迟延，必受其害。”

辛平大感恐惧，呐呐道：“可是，老前辈，我身上的蛊毒庐钧神色一动，急道：“对啦，我倒忘了问你，难道你跟她相处这些日子，还没探听出那解蛊的方法来？”

辛平脸上一阵红，道：“倒是探听到一个方法，只是不能实行。”

庐钧忙道：“是什么方法，快说出来听听。”

辛平扭怩半晌，才说道：“她说，只有合体双修、百蛊自解庐钧“啊”地笑了起来，道：“这乃是最平常的方法了，若依这方法行事，其实这蛊毒不解也是一样，我的意思，是说除了这个方法，她可曾提到旁的解蛊的方法呢？”

辛平摇摇头道：“没有，她说她自己也只会放蛊，不会解蛊，必须等她师父亲到，才能……。”

庐钧忙问：“她提到她师父已经到了中原没有？”

辛平道：“她这一次自己也是偷偷离山，所以不知道她师父是不是也到了中原！”

庐钧点头笑道：“她虽然如此说，但老夫已亲眼见过她那歹毒的师父，而且早就到了中原……。”

辛平惊道：“当真，老前辈你见到了她的师父？”

庐钧道：“正是，这就是老夫特意约你独自到这儿来的原因，那老毒物何宗森可不是闹着玩的，老夫上次和你分手，便在太原附近发现他的踪迹，那老毒物没有认出是我，急急向东赶路，现在也许正在泰山附近呢！”

辛平听得机伶伶打个冷战，连，左右顾盼，生像那何宗森已经到了身后似的，他虽没有见过何宗森，但曾听何琪述说他的怪诞狠毒之处，至今犹有余悸，忙道：“老前辈，咱们该怎么办呢？”

庐钧道：“你也不必害怕，那何守森虽然狠毒，但却十分护短，你只要暂时仍跟那妖女一起，便不致畏他对你加害，如今最重要的，是如何想出一种能克制他那奇毒的方法，不知你肯不肯将这一对珍贵的绿色蛤蟆暂借老夫一用？何宗森武功并不惊人，全凭一身奇毒令人难近，老夫若有了绿色蛤蟆，不难想出克制他的方法了。”

辛平忙道：“老前辈尽管拿去，反正留在我身上，我也用它不着……。”但说到这里，忽然想起庐钧曾说“五毒俱全”，可以解得蛊毒的话，忙问道：“庐老前辈，假如我能弄到五毒，前辈可肯成全……？”

庐钧奇道：“五毒均非常物，必须凑全五种，而且，更必须都是这种绿色异种珍物，你怎能找得到呢？”

辛平道；“我想这些东西，或许她身上会有的……。”

庐钧一惊，道：“正是，她前次跟我动手，曾提到炼有碧鳞五毒，想必身边定有此物，你大可觅机偷它一些……。”

但才说到这儿，忽又语声一顿，凝视着谷口，喃喃低语道：“果然不出我所料，她真的又回来了。”

辛平循他目光望去，果见一条人影正飞快地穿进山谷，直扑小屋，忙道：“晚辈该回去了，别让她发觉我在这儿，反倒不妙那知正说着，突地一丛火光，从小屋中腾升而起，刹时烈火熊熊，那小屋竟成了一片火海，照耀得谷中景物，纤毫俱见。

庐钧一跃而起，低喝道：“好狠的丫头，竟敢纵火焚屋，老夫倒要试试

你仗持些什么？小兄弟，趁此良机，赶快出谷去吧！”话落时，人已腾身掠起，疾向山下奔去。

山谷中有火光，火光中有人声呼叱，大约庐钩已经跟何琪动手，但这些辛平已无法回顾，他像是一个从牢岳门口脱逃的小偷，急急奔出山谷，奔过山脊，奔过荒岭，一口气不停便奔回这个憩息的山洞……。

洞里火堆只剩下一小丛余火，黑龙驹在洞外不耐地敲着蹄子，果然，何琪不在洞里，只有幽散的余香，沙地上留着她卧躺过的身形！

辛平爬进洞里，长嘘几口气，依着洞壁坐下，他好像觉得自己做了一件见不得人的事，不禁心里尚在狂跳。火快熄了，他也无意去加添枯枝，只是怔怔望着那跳动的火舌发怔，这一刹那，他想到许多许多事。

他想……

这时候庐钧该与何琪分出胜负了？不知谁胜谁败？何琪还会不会回来？

假如她回来时，问起自己刚才到哪里去了？自己该怎么回答呢？她会不会一气之下对自己下了什么毒手。

何琪浑身奇毒，要是她真的生了气，只怕……

他又想……

假如她伤在庐钧手中不再回来，自己身上的蛊毒，不知能否自解？

他突然又有一丝恐怖，如果何琪死在庐钧手中，或者庐钧伤在何琪手下，这份情感的负疚，都将沉重的压在他自己肩上，他固然不愿庐钧受到伤害，同样也不希望何琪为了自己而遭到损伤，她是那么年轻，那么美，像一朵刚欲开放的玫瑰，他怎忍心让她灿烂而美丽的生命受到摧残呢？虽然她曾经残酷地在自己身体中下了蛊毒——。

矛盾的企求，矛盾的思想，在他脑海中毫不留停地翻腾着，火堆闪动几下，最后终于熄灭。辛平蓦地一惊，似乎那火堆便是何琪的灵魂，已经冷漠飘然远离了自己，从此将他弃留在无边的黑暗之中……。

他说不出对何琪是爱是恨？也分不出何琪待他是假是真？因此，他陷入了世上最难解脱的苦恼之中，无力自拔！

静静的沉夜里，他瞪着双眼，痴痴望着火堆上的余烬，突然，似有一阵沉重而缓慢的脚步声传进耳里！

辛平从地上一跃而起，侧耳细听，只觉那脚步声行行止止，落脚时十分不均，并且不时停下来，粗浊地喘着气。

啊！那是何琪！

他不用眼看已知道是她的声音，难道她真的负了伤？蓦然间，黑龙驹一声长嘶，辛平快如飞烟从洞里奔出来，抬头看时，不禁惊得呆了！

何琪身上红衣撕破多处，嘴角腮边一片鲜血，蓬乱着头发，狼狈而凄凉地依在一株树干上，频频喘着气，但当她看见辛平从山洞中奔出来，疲备的脸上，却绽出一丝惨淡的笑容，嘴唇阖动几下，似要说些什么！

辛平大感不忽，心里一阵酸，连忙奔了上去，搀住何琪的腰肢，轻问道：“琪妹妹，你怎么啦？”他自觉明知故问，罪责在心，问过之后，忙惭愧地低下头。

何琪宽慰地笑道：“没有什么，平哥哥，你回来多久了？”

辛平微微一怔，讷讷道：“我……我……？”

何琪无力地靠壁坐下，喘息片刻，竟自又道：“唉？都怪我太傻了，要是早知道你会回来，便不用急着去追你啦！”

辛平又是一惊，忙道：“ 我只在附近走走！并没有……。 ”

何琪摇摇手，道：“ 你不用告诉我，只要你没有离开我，我已经心满意足了。 ”

辛平心里好生感动，喟然道：“ 琪妹妹，你怎会受伤的？伤得重么？ ”

何琪闭目调息了半晌，忽然笑道：“ 这点伤算得了什么？庐老鬼也没讨了好去，他已经中了我的碧鳞五毒，不出三天，必死无疑。 ”

辛平骇然一震，问道，“ 你怎么跟他动手的呢？ ”

“ 我去谷中找你，第一次没有找到，一气之下，便放火烧了那间小屋，庐老鬼赶来拦阻，便跟我动了手……。 ”她轻笑一声，又道：“ 他虽然仗着功力精湛打了我一掌，但却被我放出五毒，咬伤了他的手和脚，嘿嘿！他纵是一代医圣，这一次相信也无法救自己的性命了。 ”

辛平听得心惊肉跳，毛骨悚立，讷讷问道：“ 什么五毒呢？有这么厉害吗？ ”

何琪笑笑伸手指指自己衣领，道：“ 你看看这儿是什么？ ”

辛平忙拨开衣领一看，只见何琪衣领之内缝有一个密袋，这时袋口边正爬着一只状貌狰狞的毒蝎子，通体惨绿，儒儒而动。

他骇然一惊连忙松手、何琪又捞起两袖和两只裙角，在这四处隐蔽的地方，赫然各有密袋，分藏着一只蛤蟆，一条毒蛇，一条蜈蚣和一只头尾摆动的蜥蜴，这几样绝毒之物各匿在何琪贴身的密袋里，全都时碧绿怪异的奇种，令人见了不寒而悚。

辛平虽知何琪身藏奇毒，但却料不到她竟会将这些活生生的毒，收藏在贴身处，回想自己常与她依偎搂抱，不禁头皮发炸，寒意陡生。

何琪见他满脸恐惧之色，展颜一笑道：“ 你别害怕，这些毒物都是天下难寻的珍品，并且经过我师父驯养了多年，不得我的示意，决不会胡乱伤人的。 ”

辛平忽不住问：“ 被这五种毒物噬伤，不知还有救没有？ ”

何琪脸上浮起一片冷傲的笑容，摇摇头道：“ 没有，天下再无药可以解得碧鳞五毒，庐老儿是死定了。 ”

辛平垂头不语，但心里却暗暗替庐钧发愁，要是庐钧竟因中毒而死，这件事，将令他今生今世也无法安心，若非自己潜离山洞，何琪决不会放火烧屋，那么，庐钧也就不会伤在“ 碧鳞五毒 ”之下了……。

他方在自怨自责，何琪又幽怨地道：“ 平哥哥，你替我推拿一会好吗？我好像真气有些滞阻，只怕伤得不轻……。 ”

辛平“ 啊 ”了一声，忙跪地替她缓缓推宫活血，过了片刻，何琪似乎喘息稍定，忽又问道：“ 平哥哥，你不会再离开我了吧？ ”

辛平苦笑道：“ 你不要胡想，我何曾离开过你？ ”

何琪又道：“ 那么，你不恨我用碧鳞五毒毁伤了庐老儿？ ”

辛平正色道：”你和他的事与我何干？我为什么要恨你？ ”但他心里一动，又道，“ 不过，他和你并无仇怨，这件事全因我才生出误会，你如是真和我好，就应该设法替他解毒，不要无缘无故结这仇家……。 ”

何琪冷哼道：“ 我才不呢！那老儿处处跟我作对，总想使你离开我。 ”

辛平忙道：“ 决无此事，你不要……。 ”

何琪好像不耐多言，用力摇着头道：“ 好啦，好啦，请你不要再替他说话了，他直呼我师父的名字，单凭这一点，已是死有余辜，何况，我根本不

会解毒，就算想帮他也无从帮起，生死由他去吧，咱们何必替他烦神。”

辛平无言可答，只好默然，又过了一个多时辰，天色已渐破晓，何琪却因伤后困倦，沉沉睡去，辛平凝视着她那秀丽的面庞，妩媚的唇角，心里竟对这如花般的少女生出无法言述的厌恶。

他缓缓从她身边站起来，愁思澎湃，无法自己，犹疑半晌，突然从怀里取出庐钧给他的三粒“太心丸”，毅然取了一粒，吞入腹中。

他决心要离开这狠毒的伴侣了，虽然她对他是那么痴心而眷恋。

但当他走到洞口，突然心中一动，忖道：“碧鳞五毒”能解蛊毒，我何不顺便带走，也省得她再用这些东西害人？

于是，他重又蹑足回到何琪身边，先将身上的糕饼干粮取下放在地上，准备留给何琪在山中食用，然后轻轻掀起她的右边衣神，小心地撕开那隐密的封袋……。

那知他手指刚触及袋口，突觉眼前绿影一闪，那混身碧绿的蜈蚣竟从密袋中电射而出，张开毒螯，在他左手食指上狠狠咬了一口！

辛平但觉指上一麻，吓得身上冷汗立冒，慌忙缩手疾退，举起左手看时，食指早已红肿了起来，一丝赤线，迅速地向腕间延伸，赤线所至，顿时麻痹失去了知觉。

他不禁伶伶打了个寒战，不敢再留，踉跄奔出洞口，翻身跨上黑龙驹，一抖马缰，催马便走。

马儿才奔出十余丈，左手那赤色毒线竟已漫延过手腕“太渊穴”，眼看便要浸到“曲池”大穴，辛平知道无法迟延，忙运右手中食二指，猛力封闭了“曲池”穴道，撕下一条衣襟，对左臂紧紧扎住。

他低头催马疾驰，不久又来到那山谷谷口，仓皇奔进山谷，一面放声叫道：“庐老前辈，庐老前辈……。”

谷中四处回音，全是此起彼伏一片“庐老前辈”的呼叫声音，但除了那空山回荡之外，竟未闻庐钧回答。

他骇然忖道：难道他已经死了……？

想到这里，心中一阵颤抖，忙抖丝缰，疾扑向那小屋！

小屋早已变成一堆残瓦断梁，灰烬残堆中发出阵阵焦臭，昨天还好端端一栋精致的小屋，如今已化作乱土，辛平大声呼叫道：“庐老前辈，你在那儿啊！”

呼声未落，却听见一个低沉无力的声音答道：“小兄弟，我在这儿……。”

辛平循声服去，但见右侧三丈外一株大树下，盘膝坐着一个披头散发，血肉模糊的老人，那老人头部低垂，乱发直垂下来，一只右手和一只左脚，均已被刀砍断，雪地上一滩鲜血，残肢断体尚在地上，但从那弃断的肢体上，却流着一片墨绿色的黑水。

这便是庐钧吗？辛平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他翻身下了马，畏怯又叫道：“庐……庐老前辈……？”

那老人缓缓抬起头来，乱发摆开，露出一张苍白而憔悴的面孔，果然正是神医庐钧。

辛平心头狂跳，忙奔上去，急声问道：“老前辈，你怎么会变成了这个模样了？”

庐钧黯然道：“唉！小兄弟，能留得这条残命，已算万幸，料不到那碧鳞五毒竟然这般厉害。”

辛平惊道：“ 你被五毒咬伤，怎会手脚都……。 ”说到这里，忽然觉得不妥，连忙住口。

庐钧道：“ 一手一脚，是老夫自己斩断的，我自知无法解得这奇毒，若不趁早断去，等到毒性攻心，那时便只有死路一条了。 ”

辛平慌忙低头看看自己左臂，不禁失声叫起来：“ 啊呀！这毒性果然厉害，封闭穴道竟阻它不住，这该怎么办呢！ ”

还庐钧睁目一看之下，脸上越发苍白，沉声道：“ 小兄弟，你怎也被那丫头的毒物咬伤了？ ”

辛平便将自己想盗取五毒的事说了一遍，庐钧神色大变，埋怨道：“ 唉！你怎能这般傻来，碧鳞五毒天下无药可救，你要是不离开她，或许她恋你情痴，会设法保全你一条小命。 ”

辛平哭丧着脸道：“ 她说过，连她自己也不会解毒的方法，何况我已经下了决心，宁可死，也不愿再跟她一起了。 ”

庐钧叹道：“ 这样虽好，但你身中二种奇毒，无法解救，何况她也未必甘心将你放过！ ”

辛平道：“ 我已服下老前辈所赐太心丸，一月之内，也许能设法解掉蛊毒……。 ”

庐钧略作沉吟，颔首说：“ 也只好冒险一试了，你那坐骑既然快捷，便烦你立刻上路，向东北去有座开元寺，你快去找一位姓云的老前辈，要他尽速赶回来，就说是我在托你的，这事十分火急，你在途中务必不可耽误。 ”

辛平点点头，道：“ 可是老前辈，你怎么办呢？ ”

庐钧道：“ 我虽然失去一手一足，总算留得性命，只要不死，便能寻出克刻她这毒物的方法，你暂时不必顾我了。 ”

辛平道：“ 但你老人家行动已经不便，何不让我送你老人家到开元寺去呢？ ”

庐钧毅然道：“ 你如能在一日之内将他接来，老夫承恩不浅，目下我还能自顾，你不要再作耽误了。 ”

辛平含泪道：“ 好！我就遵从前辈的训示去了！ ”

他刚转身，庐钧忽又将他叫了回来，用剩余的一只左手，取了三支金针，迅速地插在他左臂“ 青灵 ”，“ 小海 ”，“ 极泉 ”三处穴道上，然后挥挥手道：“ 你快些去吧！这三枚金针，足可延阻你臂上毒性两个时辰不发，你如能早早见到云老前辈，或许他能对你有所帮助。 ”

辛平热泪盈眶，想起前次在客店中也是庐钧用金针逼住蛊毒，才救了自己一命，不想这一次他自己命在旦夕，仍不忘金针逼毒，生怕自己会途中毒发死去，这种仁心义胆，便是亲生父母，也不过如此，想到这里，泪珠忍不住滚滚直落。

他怀着满腔感激之心，依依不舍的上了马背，步步回头出了谷口，正欲催马快奔，忽听一声断喝：“ 喂！那小子给我站住！ ”

这一声暴喝，恍如平空起了一声霹雳，辛平吓了一跳，回头见是个满头银发的老人，正负手斜立在山谷侧面，凝目注视着自己。

那老人穿一件灰色大袍，背负包裹，一双眼神冷若寒冰，鹰鼻薄唇，神情十分阴鸷冷酷，仔细向辛平打量半晌，方才缓缓移步走了过来，冷冷问道：“ 这匹黑马是你自己的么？ ”

辛平以为他叫住自己有何大事，不想竟为了这句话，登时不悦，也冷冷

答道：“ 不是我的，它肯让我骑着吗？ ”

老人冷冷道：“ 是你的就好，我老人家现有要事急须赶路，你把它暂借给我老人家用一用。 ”

辛平心中大怒，冷冷一笑，道：“ 要是我不愿意借呢？ ”

那老人脸色一沉，道：“ 我老人家活了一辈子，还没有谁敢对我老人家说一个不字……。 ”

辛平大声道：“ 抱歉得很，在下刚刚就说了一个不字，现在还要再说一次，你趁早不要妄想。 ”

老人闻言似乎微微一惊，突然冷哼两声，道：“ 好个不知死活的小蠢物，我老人家倒不信你有三头六臂。 ”话声才落，也不见他屈腿作势，竟如行云流水般欺了上来，左臂疾抬，迳扣辛平的手臂。

辛平虽然毒伤未去，却被那老人激得怒从心底，满腔悲愤，恨不得尽都发泄在这老家伙身上，猛地一砸马腹，黑龙驹倏忽横移数步，同时“ 呛 ”然一声，翻腕撤出肩上长剑……。

但那老人手指堪堪要搭上辛平的左臂，扫目瞥见他臂上肿毒之状和插在穴道上的三枚金针，顿时神色一动，竟先自缩手退开三步，沉声叱道：“ 好小子，你臂上绿色蜈蚣的毒伤是那里从来的？趁早实说。 ”

辛平暗地诧道你这老东西倒眼尖，一眼便认出这是“ 绿色蜈蚣 ”咬伤，只不知他是什么来路？于是道：“ 你既知道这是绿色蜈蚣所伤，难道不知绿色蜈蚣是谁的东西么？ ”

那老人叱道：“ 碧鳞五毒天下无双，除了琪儿，谁还配有，你在那里遇见到琪儿，还不快说？ ”

辛平听了这话，这一惊真是非同小可，惊呼失声道：“ 你……你是……你是……？ ”

老人暴喝道：“ 你知道我老人家是谁？ ”

辛平未加思索，冲口叫道：“ 你是何宗森…… ”

他脱口呼出“ 何宗森 ”三个字，突然记起这老怪物平生最恶人直呼他的名字，慌忙住口。

但是，这句话显然已被那老人听见，却见他脸上竟浮起一抹笑容缓缓说道：“ 小子，你的胆量可说不小呀……。 ”

一九

辛平脱口呼出“ 何宗森 ”三个字，突然记起这老怪物平生最恶人提他姓名，人若犯了忌讳，必以歹毒手段残杀无赦，吓得连忙住口！

谁知那何宗森一直冰冷的脸上，却反而展现出一抹微笑，缓缓说道：“唔！你的胆量，可算不小！”

那一笑，非但绝无丝毫和蔼之意，更似在冰山之上，再笼上一股寒流，使人不期然从心底冒出一股强烈的寒意，就像一个待决囚犯，在刑场上见到刽子手的冷酷笑容一样。

辛平心里一寒，不由自主向后疾退数步，道：“ 老前辈，我不是有意直呼你的名讳……。”

何宗森跨近一步，阴冷的笑道：“ 不要紧，你便是存心直呼老夫姓名也不要紧，老夫何德何能，焉能禁止人家直呼我那贱名呢。”

他一面说着，一面缓缓向辛平欺近，言谈之间，又近了三五尺。

辛平自知一句错出，祸患已生，何宗森笑容越是舒畅，出手也越是毒辣，可怜他身受毒伤，所余的求救呼援的时间本已不多，庐钧更在谷中奄奄待救，偏巧一出谷口，便撞上这难缠的老毒物。

脱身既不易，动手也无法取胜，命运之神好像早已替他安排了恶运，不容他再作挣扎！

何宗森面含毒笑，业已缓步欺到他身前四尺以内，辛平只觉死亡的阴影，也一步一步紧迫着他，使他有些喘不过气来……。

他畏怯地向后又退了两步，叫道：“ 你……你准备把我怎么样呢？”

何宗森扬起右手，掌腕之下，隐隐闪着一条碧绿色的细线，吃吃笑道：“ 我能把你怎样呢？不过叫你小小吃点苦头，尝尝那目无尊长的应得报偿。”说着屈指一弹袖口，但听“ 嗖 ”地轻响，掌中已多了一条惨绿色的狰狞怪蛇。

他两手分握着那绿色小蛇的头和尾，一面不住地扭动揉弄，一面阴笑道：“ 我要让它在你肚肠之中，漫游七天七夜，一口一口咀嚼爬行，历尽胃脏肝肺，最后攻心，方才要你性命。不过，有一点你大可放心，你我既无大仇深怨，我同意在你死去之后，内腑纵已溃烂，却留你一个完整的全尸。”

辛平听得毛骨悚立，步步后退，两手手心紧捏着两把冷汗，目不转睛瞪着那丑恶的小蛇，双腿都忍不住有些颤抖。

那绿色小蛇被何宗森不停地揉弄，彷佛似有怒意，毒芯顿吐，发出一阵轻微的“ 虎虎 ”之声。

渐渐地，那绿色曲扭的影子好像越来越大，鲜红的舌尖，更逐渐移近辛平面前，他眼里尽是那丑恶的绿色影子，耳际不绝地充斥着何宗森那可怖的笑声，绿影，笑声，绿影……这些恐怖的色彩和声音，不停地旋绕着他，在他脑海中文织成一曲令人毛骨悚立的“ 死亡之曲！”

辛平秉承着父亲的坚毅个性，年纪虽小，傲骨天成，生死之事原不在意中，但如今当他面对着世上最毒的绿蛇，想到那七日七夜钻心蚀骨的痛楚，也不由一阵阵感到无法自制的颤抖。

这一刹那，他忽然想到爹爹和妈，林汶和林玉，高大哥，以及那向来疼爱他的梅公公……。

这些可亲可爱的人，他将永远再难相见，而且，当他悄然死在这荒山野谷之地，他们甚至永远找不到他的尸体，让他寂寞地随着泥土而风化！

十余年短促的生命，像一个渺小的泡沫，只是那么轻微的一声，便从此随风而散……。

同时，他也想到了谷里待援的庐钧，山洞中负伤的何琪，还有开元寺的云老前辈……这些，他已经无能为力，是恩是怨，刹那间便将一笔勾消。

何宗林已经站在他面前，阴冷的笑声，在他耳边荡漾，他黯然抬起头来，触目一惊，原来何宗森正缓缓举起左手，那碧绿的蛇头，距他鼻尖已不到五寸！

青蛇频频吐动的舌头，眼看便要碰着他的鼻头，他甚至已经可以听见那蛇芯卷动时发出的“猎猎”声响……。

然而，辛平突然抛弃了畏怯之心，淡然笑道：“你不必再装模作样了，要杀便杀，我早该死在你徒儿手中，现在被你杀死，说来也是一样的！”

何宗森陡地笑容一沉，叱道：“你若能说出琪儿所在，老夫破例让你横剑自刎，落个痛快俐落！”

辛平道：“她现在一个山洞里，身负内伤，正在调息……。”

何宗森脸色顿变，厉声喝问：“那山洞在哪里？是谁打伤了她？”

辛平道：“谁打伤了她，这个恕我不能奉告，至于那调养的山洞，在下倒可领你前往！”

何宗森左臂一伸一抖，毒蛇“嗖”地缩回袖里，飘身退了半丈，叱道：“姑且饶你多活半日，还不赶快带路！”

辛平长长吁了一口气，这条命总算暂时从鬼门关拾了回来，他虽然明知等见到何琪，老怪物仍然放不过自己，但至少多一刻光阴，总多一分脱身的机会。

他一面盘算，一面向黑龙驹走去，何宗森陡叱道：“你倒很会享受，命在旦夕，还要骑马？”

辛平道：“那山洞离此不近，若要快些，自是乘马方便。”

何宗森奸滑地晃身上前，冷笑道：“很好，咱们就同骑一乘，大可省些力气吧！”大约他也知道黑龙驹是匹千里名驹，怕它一旦放开脚程，自己会追赶不上。

辛平刚登马鞍，那何宗森身如鬼魅掠身也上了马背，探出一只手掌轻搭在辛平腰际，冷冷说道：“乖乖驾马，不要胡思乱想，老夫举手投足之间，均能令你挫骨扬灰！”

辛平心里一阵凉，满脸希望都不禁烟消云散，轻叹一声，磕马上路。

他深知何宗森这话半点不假，单只他那一身奇毒，坐在自己身后，自己任什么也不敢轻举妄动，脱逃之念，岂不成了泡影了？

黑龙驹仍是那样快捷，不消多久，便奔回山洞之外。

何宗森坐在马背上凝目打量那山洞片刻，突然冷哼一声，道：“好小子，果然在我老人家面前耍起花枪来，这洞里死寂沉静，那会有人？”

辛平忙道：“一点也没有错，你瞧那洞前一滴滴红印，便是何琪姑娘负伤回来时，滴落的鲜血，她必定是伤情转重，昏迷过去了。”

何宗森道：“那么你去唤她出来，老夫在洞口等你。”

辛平无亲，只得下马，何宗森又将他叱住，吩咐道：“无论她在与不在，限你即刻出来，若敢故作迟延，别怪老大要痛下毒手。”

辛平应声走向山洞，心里却禁不住也有些奇怪起来，按说何琪伤势并不大重，不久前还跟自己谈过许多话，然后沉沉睡去，莫非是自己离开之后伤

势转重，怎会听不见蹄声人语，睡得这样深沉？

怀着满肚狐疑，行到洞口，他不禁犹豫起来，忖道：要是何琪已经离开，我进洞去寻她不到，那可怎么办才好？难道束手退出洞来，领受那毒蛇钻心的惨刑……？即使她仍在洞中，见了我这三番两次偷偷离开她的人，不知将会如何伤心和痛恨？她虽然手段毒辣一些，但对我一片真情，那却是永远无法抹灭的事实！

他一想到何琪那幽幽的容颜，痴痴的目光，心里便愧然生悔，迟疑了好几次，才鼓足勇气钻进山洞洞口——

洞里火堆早就熄了，窒人的青烟，充斥在每一个角落，辛平放眼搜索，果然看见洞底壁角下，有一团卷卧的人影。

他轻轻叫道：“ 琪妹妹！琪妹妹！ ”

那人静卧不动，也没有回答，就像是一具死尸。

“ 难道她死了！ ”这个念头在辛平脑中闪电般掠过，顿时令他毛发悚立，骇然失措，连忙腾身扑了上去。

但当他方要触摸到那人的身体，却突然一惊缩手，敢情那人并非何琪，竟是个气绝多时的中年和尚。

那和尚浓眉大眼，像貌极是狰狞，身上僧袍松敞，露出一身横肉，一只手握着裤头，一只手仍作撑拒之状，手里还紧紧捏着一块红色布条，毗牙裂嘴，死状份外恐怖。

辛平又骇又诧。暗想这和尚怎会死在此地？何琪又到那里去了呢？难道说是这凶僧趁何琪伤重之际，意图不良，才被何琪弄死在这儿？

他不由俯下身子仔细检视一遍，果然在那和尚尸体之上，发现了四五处红肿的伤痕，伤口遍布在胸腹手足等处，却没有一处是在背面的。

这证明他的猜想极为可能，他不知从那里冒出一脸怒火，抬腿一脚，狠狠将那和尚的尸体踢得连滚了好几滚，啐骂道：“ 呸！下贱的东西，死在这里，连山洞也污了。 ”接着又飞起一腿，将那和尚踢出洞口！

何宗森正在洞外守候，忽听洞里传出喝骂之声，刚一错顾，陡里一团巨大的黑影直飞了出来，他未及细想，掌势一翻，便向那黑影劈出一掌！

但听一声暴响，那黑影两个翻滚，直向树间斜坡下滚去，何宗森忽然心中一动，暗想：别是那姓辛的小子吧？

他侧耳倾听，洞里又无声息，一惊之下，更起疑心，一顿足，人如箭矢般向那黑影滚落之处扑去……。

辛平踢飞了和尚的尸体，黯然步出洞外.但他一见何宗森竟向坡下追去，忽然心念疾转：这时不走，更待何时！

这念头才如电光石火般掠过，辛平猛一顿足，早掠上黑龙驹，两腿用力磕着马腹，急叫道：“ 龙驹！龙驹！还不快跑！ ”

那何宗森本是疑心生暗鬼，及待认出那黑影不过是具尸体，沉声大喝，人如巨鸟又掠了回来，叱道：“ 小子，想往那里逃！ ”

老毒物身法可说够快，叱声一落，人也抢回洞口，怎奈这时黑龙驹业已起步，昂首疾冲，早奔到十余丈外，任他何宗森衔尾穷追，也已经来不及了。

何宗森气得暴跳喝骂，尽力展开身法，流星赶月似的一路紧追下来，眨眼间，人和马都远远奔离开洞口，消失在乱山荒岭之中。太阳已高高爬上山巅，泰山脚下，迷蒙着一层清晨特有的浓雾。浓雾像云层般包裹着山脚，好像将这耸立的东岳浮在云端里，旭日照射着雾气，几经折射，化出许多灿烂

的色彩。谜一般的雾，谜一般的山，谜一般的世界。晨雾中，从山上星丸飞泻似疾奔来一条矮小的人影，一身灰衣，满沾晨露，这人急急地向山下奔着，脸上遍布着气愤怒容！他一面在浓雾中放腿疾奔，一面口里不停地喃喃骂道："他妈的，天下和尚全不是好人，我老人家这大年纪，偏偏又上了和尚一次恶当。和尚！和尚！我抓住你要叫你好看……。"

这人状类疯癫，一面骂一面跑，不消片刻，已到了山脚下的小市集上，毫不犹豫地便窜人那家唯一的酒店，猛拍着桌子，叫道："水煎包子！来两笼！越快越好！"

店里伙计还揉着惺松睡眼，喏喏连声应着！

"老客！务请耐心等一等，天刚亮，炉里火还没有生呢！只是耽待一会，不久就好！"

那矮子探手一把，将伙计揪了过来，厉声叱道："我问你，大戢岛在那儿？你赶快说！"

伙计更是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哭丧着脸道："大戢岛？小的从未听说过这个地方……。"

"蠢物！蠢物！"那矮子推开伙计，又拍着桌子："水煎包子！越快越好！"

那伙计一面咀咒起来得太早，撞上凶煞饿鬼，一面揉着被捏痛的手臂，匆匆起火揉面，忙着做包子。

矮子见等不及，推桌而起，骂道："我老人家还要赶路，你不能快一些吗？"

伙计道："老客，东西得现做，怎能快得了，这可不比屎胀了上茅坑，一用力就能属出来！"

那矮子不再言语，手起掌落，"逢"然一声，将一张桌子拍得粉碎，大步便向店外跑。

但他刚走出酒店，忽听一阵骤雷似的蹄声，由远而近，刹那到了面前，有人大声叫道："闪开！闪开！马来了！"

那矮子陡听这呼声，脸上忽然露出一丝欣喜之色，低声道："咦！怎会是他？"

心念才动，肩头微晃，人已掠到街心，这时候，一骑快马由北向南疾冲而至，待那马上的人瞧见街上横站着这矮老头，收势不及，奋力一提丝缰，那马儿"嗖"地腾空跃起，竟从矮子头上越过！

矮子低喝一声："站住！"左臂一伸一缩，快拟雷闪般一把扣住那马儿尾巴，"嘿"地吐气开声，脚下定桩一沉，竟活生生将一匹狂奔中的骏马一带而住，那健马引劲长嘶一声，四蹄顿止，马上一个男孩却被前冲之力抛了下来，"叭"地跌落地上。

雾气迷离之中，那小孩从地上一滚跃起，急声叫道："求你快放了我，姓何的就要追来了！"

矮子笑道："姓何的是什么东西？有师父在，你还怕谁？"

小孩仰面一看，吓得连退了三步，失声道："啊！是……是你？"

矮子道："正是我！娃儿，什么人追你，你快跟师父说，我替你出气。"

原来那小孩正是辛平，他好容易从何宗森掌握中脱身逃下山来，不想冤家路窄，又碰上死缠着要自己做徒弟的矮叟仇虎，心里一急，险些哭出来，低声求道："矮伯伯，你早些放了我吧，我有个姓何的对头正紧追在后面，

被他追上，他一定会杀死我仇虎怒目一睁，道：“ 真有这种事？是谁这样大胆？竟敢杀我的徒儿？你不要怕，让师父去会会他。 ”

辛平苦着脸道：“ 你不知道，他…… ”

“ 他 ” 字方出口，蓦闻一声厉喝，浓雾中风驰电奔掣追来一个人，辛平机伶伶打个寒战，不由自主的躲向仇虎身后，低声道：“ 喏！就是他！ ”

仇虎横身挡在辛平前面，凝目向何宗森上上下下打量了一阵，嘴唇一掀，不屑地道：“ 就是你这蠢物要杀我的徒儿？我看你是活得嫌腻了吧？ ”

何宗森正怒火难熄，见一个矮子挺身护卫着辛平，心里本已暴怒，再听这矮子口气竟比自己还要狂，生像根本没把自己放在眼中，他狂傲一生，何曾受过这种气，不由气极反笑，仰面一阵哈哈大笑！

仇虎叱道：“ 有什么好笑？敢情你心里还不服气吗？ ”

何宗森狂笑数声，道：“ 矮狗，你既是他师父，少不得老夫一并成全了你师徒二人，但你这蠢物口出恶言，藐视老夫，我若令你自杀，那未免太便宜了你。 ” 他大约只见仇虎容貌，却不知仇虎年纪更在他之上，是以口口声声自称老夫。

仇虎倒觉好笑，道：“ 那么，依你的意思，要叫我这个矮狗如何死法，才称你心意呢？ ”

何宗森狠毒地咬咬牙，道：“ 老夫要叫你遍尝百毒钻脑的滋味，叫你熬受世上诸般苦处，然后将你碎尸万段，凌迟处死。 ”

仇虎耸耸肩，道：“ 呀！这么厉害的滋味，我倒还没有尝过哩！ ”

何宗森大袖一抖，欺身而进，叱道：“ 好！我就叫你尝尝！ ”

他这是怒极之下出手，不但招式诡辣，而且落手狠毒无比，大袖展动，袖角振起猎猎劲风，笼罩着仇虎正面各处大穴。

仇虎轻轻推开辛平，傲然不避，扬手便是二拳，迎面直捣过去。

何宗森罡气才动，忽觉一股暗劲猛撞过来，跟自己的内力一触，“ 蓬 ” 然脆响，顿时拿桩不住，向后连退了三步。

他今生可说第一次碰上如此高手，一招之间，便将自己震退，心里不禁暗生警惕，冷冷向仇虎看了几眼，却见他行若无事，正睇着自己微笑。

何宗森毒念已动，两只大袖相交一拂，袖口下垂，绕身游走半圈，眼中灼光激射，注视着仇虎一动也不动。

仇虎被他看得心头微震，忖道：这老儿一双眼睛，怎会如此阴毒……？这个念头尚未转完，陡闻何宗森一声大喝，人若飘风，闪身又上！

辛平在旁边看见，忍不住大声叫道：“ 当心，他袖口藏有毒物……。 ”

何宗森嘿嘿两声冷笑，左袖向外一挥，一丝绿色细线，电射而出，扑向仇虎面前。

矮叟仇虎惊然微惊，急切间翻掌一拨，一式 “ 移花接木 ”，随手挥出。

他这种 “ 移花接木 ” 手法，不愧是一种巧妙绝伦的秘学，何宗森的 “ 绿色毒蛇 ” 被那牵引之力一带，不由自主飞向侧面，“ 叭 ” 地摔在地上，无奈那毒蛇乃是活的，落地之后身子一曲一弓，又向仇虎脚踝上缠了过去。

辛平失声叫道：“ 当心，那蛇还在脚下……。 ”

仇虎低头一望，赫然看见一条通体碧绿的小蛇，正紧紧缠在自己脚足踝上，那三角形的蛇头，已经窜进裤脚之中。

他心里一阵发毛，探手抓往那小蛇的尾巴向外一扯，谁知却仅仅扯下了一段蛇身，那蛇头死命咬着小腿。竟然扯它不下来。

腿上一阵奇痒攻心，仇虎心知已被蛇毒所浸，暴怒之下，双拳齐出，奋力击出两股无形拳风。

半空中响起“波波”两声脆响，何宗森挥掌急封，直被那强猛的拳风打得踉跄退出丈余远近，心里一阵血气翻涌，“哇”地喷出一大口鲜血！

何宗森嘴角挂着污血，冷笑着指一指仇虎，道：“矮鬼，你已中了老夫绿蛇之毒，三日之内，难逃活命。”

仇虎闭气封住右腿穴道，怒目叱道：“区区一点毒伤，怎在仇某心上，老匹夫可敢再战几招？”

何宗森明知自己内伤极重，无力再战，嘿嘿冷笑两声，道：“老夫只等三日后来替你收尸，此刻且让你称狠片刻，在你致死之际，你记住老夫随时会来叫你尝尝那百毒钻脑的情形就是！”

话落时一声叫啸，转身隐入迷漫浓雾之中。

辛平惊魂方定，他本可惜此机会飞马逃走，但当他看见仇虎脸上隐隐露出痛苦之色，心里一阵难过，忍不住轻轻走上前去，问道：“老伯伯，你觉得怎么样了？”

仇虎朗声笑道：“这点小伤，算得了什么……”但方才说到这里，忽然住口，微诧地道：“怪事！这毒物怎的封阻不住，竟能透过闭穴？”

辛平忙跪在地上，掀起他的裤脚，屏目一惊，那蛇头仍然留在创口之上，腿上赤色毒线，则已漫延过了膝盖。

他失声叫道：“不好，一定得赶快取下蛇头来，否则它毒牙陷在肉上，更不好阻止毒性延伸了。”可是他却深知这蛇头上奇毒无比，是以不敢伸手去替仇虎取下来。

仇虎一探手，抽出了辛平肩上长剑，自己用剑尖挑落了蛇头，撕了一块衣襟，胡乱缠住伤口，笑道：“娃儿，你的手臂上也是被这种毒蛇咬伤的吗？”

辛平点点头道：“我是被另一种蜈蚣咬伤的，那蜈蚣和这毒蛇一般毒，听说天下无药能救……”

仇虎暗暗笑道：“有趣！有趣！咱们师徒门代代单传，如今师徒二人都中了毒伤，难道一脉到此，便从你我而绝了么？”

辛平低头不语，心里对这位毛遂自荐的师父，却已有了几分好感。

仇虎突然一把拉住辛平的手臂，激动地道：“啊！我忘了告诉你一件大事，为师在泰山之上，已经打听到昔年少林寺三个秃驴中，有一个还没有死，现在躲在一个海岛上，我这就带你去找他，你总该相信我的话是真的了吧？”

辛平听了，长叹一口气道：“现在你和我都身中奇毒，最多还能再活三天，便寻到那少林高僧，又如何呢？”

仇虎果然也是一怔，半晌才道：“你且略等一会，让我试试用内功之力，看是不是能把毒液逼出体外。”说着，便当街盘膝而坐，默默行功起来。辛平注视着他约有半盏热茶之久，见他头上冉冉冒出一缕白茫茫的蒸气，与四周雾气一触，距离头部三尺以内，浓雾竟缓缓旋转起来，就像有一股强劲的气流，绕着仇虎流动。渐渐地，那雾气流转越来越快，不片刻已形成一缕旋风，蒙蒙浓雾卷成一束漩涡，在仇虎头上倏起倏落，迅速地凝结，又悄然散去。

辛平骇然忖道：这矮伯伯一身功力，当真已达化境，这等凝虚成形的功夫，别说爸爸，只怕连平凡上人也办不到。

他连忙低头注视仇虎脚上的创口，只见那包缠着的布襟早已一片潮湿，

而且四周散发着浓厚的腥恶之气。

辛平看得又惊又喜，不知不觉也替他暗暗等急起来，轻轻将长剑撤出鞘来，立在街心，替他护卫。

因为他知道，仇虎此时天人交会，正在紧要关头，成功失败，端在这片刻之间，这个时候，是万万不能受丝毫外界的侵扰的。

又过了半盏茶时间，仇虎头顶冒出的雾气越来越浓，创口上也渗上许多污血，臭恶之气更盛，然而，仇虎脸上却现出无比痛苦的神色。

辛平一颗心狂跳不已，正不知该如何才好，蓦地一阵细碎的脚步声，隔着浓雾，缓缓行了过来……

仇虎所坐的地方正在大街正中，这时天色大明，偶有行人经过，原本是意料中的事，但辛平神志紧张，慌忙横剑迎着那脚步声，低声喝问：“是什么人？快止步。”

脚步声悠然而止，片刻之后，一个轻轻的声音问道：“是平哥哥吗？”

辛平猛地一震，后退一步，失惊道：“你……你是……”

雾气一阵荡漾，刹时现出一张遍布蹙容的秀丽面孔，腥红的衣衫，破碎支离……那不是何琪是谁？

何琪缓缓从雾中走出来，像一个缥缈的幽灵，立在辛平面前，两人怔怔互视良久，才听她黯然一叹，道：“平哥哥，想不到又能碰上你了！”

辛平耳闻那如泣如诉的语声，突感以前对她千种厌恨，刹那间都化作了乌有，慌忙弃了长剑，张臂将她抱住，泣道：“琪妹妹，我对不起你，我对不起你……”

何琪脸上浮起一片苦笑，似满足又似怨尤，叹道：“平哥哥，我知道我配不上你，所以，你走了，我也……唉！过去的事别提了吧，你既讨厌我，以后我决不会再缠你了……”

辛平用手掩住她的嘴，道：“是我对不起你，我不该偷偷离开那山洞，琪妹妹，那和尚他……”

何琪忽然打断他的话头，惊呼道：“呀！他怎么了？你瞧辛平猛回头，却见仇虎正气喘如牛，脸上一片苍白，豆大的汗珠，滚滚向下直落……

何琪闪身掠到仇虎跟前，看了一会，蹙眉说道：“他是被绿色毒蛇咬伤，怎能运功逼毒呢？这一来毒气随着气血回收内腑心脏，再救治就难了！”

辛平听了这话，顿感手足失措，道：“琪妹妹，你看看还有办法救吗？”

何琪风目连转，沉吟道：“救自然还能救，只是很费事，这人不是你的对头吗？你怎会反跟他一起呢？”

辛平一时也把自己与仇虎的渊隙说不清楚，只道：“如果能救，请你快设法救救他吧！他曾经两次救过我的命，如今我才明白他并不是个坏人。”

何琪点点头，道：“好吧，既是你这么说，我看你份上，替他解了绿蛇之毒，你先散去他的功力，不可让他再运功抗拒药力。”

辛平忙在仇虎“灵台”穴上轻拍一掌，仇虎哼了一声，闭目酣然睡去，何琪到酒店中取来一壶热酒，从怀里取出龙眼大三粒药丸，用酒化开，灌进仇虎口里。

片刻之后，仇虎腹中一阵雷鸣，呼吸又形促迫，何琪迅速地掀起衣角“嗖”地轻响，射出一只全身碧绿的异种晰蜴来。

那碧绿色的蜥蜴昂首环顾一眼，尾巴摆了几摆，似被仇虎腿上毒味所引，毫不犹豫便爬到创口上，低头吸吮起来。

仇虎汗如雨下，不住轻哼，神情似乎十分痛苦，辛平不安地问：“ 琪妹妹，这样不碍事吗？ ”

何琪摇头笑道：“ 蜥蜴虽毒，却能克制蛇毒，放心吧！我不会害他的。 ”

辛平不禁惭愧地低头看看自己臂上毒伤，心里忖道：不知这蜥蜴能不能解得我臂上的蜈蚣之毒？

他暗计三个时辰已经快要过去，庐钧施用金针，曾说过只能延阻三个时辰毒性不发，现在何琪虽在跟前，但他却难以启齿，求她也替自己解一臂上的毒创。

何琪好像看透他的心事，温声问道：“ 平哥哥，我送给你的绿色蛤蟆呢？ ”

辛平一愣，讷讷答道：“ 啊，那盒子……那盒子被我不小心弄丢了。 ”

何琪叹道：“ 可惜把那珍贵的东西给弄掉了，你这臂上之毒，用那一对蛤蟆，恰巧可以解得。 ”

辛平垂首无语，暗责道：唉！我怎的竟未想到这一点，白白将一对蛤蟆放在庐钧怀里，竟没有用来解毒。

又过了盏茶之久，仇虎腿上创口已泛起一片白色，何琪收了蜥蜴，用净水替他洗涤干净，低声问辛平道：“ 他的毒算是除清了，只是他曾经强运真气逼毒，难免尚有余毒留在内腑，我虽用药丸替他化解内毒，必须要静养三天，三天以后没有变化，那时才算痊愈。 ”

小镇上只有一家简陋的旅店，辛平无可奈何，只好将仇虎安置在那家客店之中，自己陪着何琪到酒店里用了些食物，便急急回到店里看顾仇虎。

这半天，辛平都在提心吊胆之下渡过，他守护着仇虎寸步不敢擅离，决心在自己毒发之前，尽心尽力，替仇虎护卫守候。

但是，奇怪的是，眼睛睁过了响午，臂上毒伤竟毫无发作的象徵，细察之下，那红肿之状，反而好像较前消退了许多。

辛平暗呼怪事，到了半后申刻，臂上肿毒尽退，已经察不出丝毫痛楚，他百思不解其中原故，独自躺在床上，确情松懈，似要入睡。

朦胧间，好像觉得何琪推门而入，痴痴站在床前，含泪道：“ 平哥哥，我要去了！ ”

辛平一惊，奋力想从床上爬起来，但人不由心，竟觉四肢无力伸动，心里着急，忙道：“ 琪妹妹，你不要走！你不要离开我何琪含泪而笑，道：“ 我细细想了许久，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你我迟早总是要分开的，何况，你心里还那么厌恶我呢！ ”

辛平叫道：“ 不！我从今以后再不会厌恶你了，我愿意永远跟你在一起…… ”

何琪凄然笑道：“ 以前我常常只替自己想，从来不替别人着想，行事难免偏激毒辣，但自从见到你，你竟三番两次冒了生命的危险，一心要想离开我，我才知道，一个人的心，不是强迫胁持可以得到的！ ”

辛平道：“ 琪妹妹，你能这样想，真是难得，你干吗又要走了呢？ ”

何琪道：“ 你知道我师父已经赶到东岳来了么？ ”

辛平点点头道：“ 这个我早已知道…… ”

何琪长叹一声，道：“ 所以我不能再留，要是被他找到，他不但不会放过我，同时也放不过你们。 ”

辛平急道：“ 咱们不要怕他，今天他已经跟仇老前辈…… ”

“你不用说，我也知道，我临去之前，能够替你们解去奇毒，疗治伤势，总算抵偿了我从前亏待你的地方。”

辛平惊问：“琪妹妹！你已经替我解了毒……”

何琪颔首道：“我在你的食物中暗放了解药，蜈蚣之毒已经解了，但你体内的蛊毒，我却只能用药物延阻它，三年之内，不会发作，唉！这是我今生最大的憾事，一定要由我自己来补偿，平哥哥，你不会恨我吗？”

辛平忙摇头道：“不！我就算蛊发而死，也决不再恨你了。”

何琪又道：“不过，我知道在苗疆野人山巫水谷，乃是天下蛊物发源的地方，三年之内，我一定设法到那儿替你取来解蛊的药，亲送到沙龙坪。”

辛平忍不往热泪夺眶而出，刹那间千言万语涌塞在胸头，不知该从何处说起，只顾招手叫道：“琪妹妹，你不要走，你不要走……”

何琪从怀里取出一只方形玉盒，放在辛平床头上，笑道：“这是我送给你的东西，盒里分作五格，各有盒盖，分制着天下难求的‘碧鳞五毒’，有了这几样东西，你就不会中毒受伤了说到这里，忽又甜甜一笑道：“这一次你可别再转送给人家了，五毒俱备，天下至毒已尽在此盒，盼你能妥善收藏，万万不要轻易糟踏了东西。”

她虽是面带微笑，但说到最后几句，双目中却已泪水莹莹，话一说完，掩面转身，匆匆推门而去……

辛平如痴似呆，怔怔躺在床上，奋力挣动手脚，竟始终如中梦魔，手脚全都无法移动，只大叫道：“琪妹妹！琪妹妹！你不要走……”

不知过了多久，辛平猛从迷朦中惊醒过来，一翻身坐起，遍体出了一身冷汗，细细回味，何琪的话，仍犹在耳，梦中情境，历历如在目前，他探手到床头上一摸，赫然果有一只方形玉盒，放在那儿。

他知道事情不会是假的了，何琪已满怀愁思，离他而去，他与她相逢是那么偶然，如今一别，竟如梦中。

辛平抱着玉盒，星目含泪，忆起何琪待他诸般柔情，忍不住放声痛哭起来。

他曾经视她如蛇蝎，决心要远远避开她，但现在一旦离别，却悲枪大励，泪若断线珍珠，滚滚而落，人生真是奇幻莫测的了。

夜色缓缓降临大地，窗外东岳巍峨的山巅越来越模糊了，辛平兀自痴痴依在窗前，目不转睛，凝视着遥远的远方。

一日虽尽，第二个明天仍将再来，但离去的人儿，却不知何年何月，方能重见？

他泪眼朦胧，但懒得举手去擦拭，只喃喃重覆念了两个字：“三年！三年……”

温暇的太阳高挂在天空，万里无云，柔风习习。

这是个严冬酷寒季节中难逢的好天气，大约近午时候，远处扬起一片蹄声，顺着官道，驰来两骑健马。

马上骑士，一个年在三旬以上，神目灼灼，气宇轩昂，肩后斜背着一柄古剑。

另一个仅只二十岁光景的少年，粗衣短装，却生得剑眉星目，和那中年剑士一般神俊英飒。

两骑马缓缓地奔着，从蹄上尘土厚积的情形看起来，他们已经跋涉过极远的路程。也许正赶往一处渺不可期的终点。

他们默默地赶着路，各自沉思着心事，四道剑眉纠成两个难解的死结，沉甸甸地压在他们英俊的面庞上，一路上，谁也没有开口。

蹄声得得，不一会，两骑马已来到“山海关”下。

那中年剑士勒住马缰，回头对那少年说道：“昨夜赶了一夜，你伤势初愈，不觉得劳累么？”

那少年展颜一笑，露出一口雪白整齐的牙齿，道：“不碍事的，辛叔叔，你把战儿看得那么不中用？”

中年剑士也不禁莞尔而笑，慈祥地道：“咱们也饿了，打个尖再走吧！”

两骑马一圈，缓缓进入街心，那中年剑士抬头看看镇外耸立的“天下第一关”的影子，感叹一声，道：“唉！我奔走一生，足迹踏遍大江南北，唯一的憾事，便是没有出过关，想不到为了恩师的事，今天倒遂了平生心愿，只是壮士一去，不知还能回来不能？”

少年忙道：“辛叔叔，你怎会生出这种颓废的念头呢？关外沃野千顷，遍地高粱，虽然风物有些不同中原，还不一样炎皇子孙，你瞧战儿不是生长关外，却到中原来了吗？”

中年剑士笑道：“常言道‘一出山海关，行人泪涟涟’，多少人少小出关，老大不回，终身做了异城之鬼，叔叔老了，怎比得你们年轻人？”

少年抗声道：“不！叔叔今年才三十多岁，正当壮年，怎说得上‘老’字呢？”

中年剑士叹道：“世道坎坷，英雄迟暮，战儿，这些事，你目下自然还体会不出，就拿你梅公公来说吧，当年七妙威绝人寰，名扬宇内，谁又料得他老人家会……。”

说到这里，那中年剑士忍不住喟叹一声，眼中已热泪盈眶。

少年忙道：“梅公公虽然不幸归天，已算得天年长寿，辛叔叔，你也别太为了这件事难过才好。”

中年剑士苦笑一声，瞥了那少年一眼，道：“叔叔仗剑江湖，锄恶行道，但连授艺恩师尚且无法保全，自觉对江湖上的恩恩怨怨，已有厌倦之心，只等这次复仇之事一了，寻到平儿，便决心和你婶婶归隐田园，将来武林正义，就全在你们年轻人肩上说着，已到一家酒楼门前，两人各自落马，随意选了一张桌子坐下。

那少年总觉心中似有许多未尽之言，几次要想开口，但见了辛叔叔满脸凝重之色，低头喝着闷酒，便感到一种说不出的不祥之感。

他们跋涉千里，寻枯木黄木报仇，理应壮怀激烈，豪气干云的去才对，如今怎会这般暮气消沉起来。

这时候，酒客不多，靠左临窗一张桌上，坐着一个三旬左右的壮汉，忽然用掌击桌，高声吟道：“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伙计，再来三斤酒，反正是不复还了，干脆一醉吧！”

那少年和中年剑士矍然而不惊，端详那人，见他风衣裘帽，满面风霜，竟似从关外来的模样，少年忍不住，向那人拱手问道：“兄台豪饮悲歌，必有伤心之事，倘不嫌冒昧，何不请来同席一叙？”

那人睁目打量了少年一眼，冷冷道：“你是谁？难道你还能助我一臂一力吗？”

少年笑道：“在下高战，亦是关外生长，彼此既属乡亲，兄台有甚疑难之事，在下倒愿略尽棉力。”

那人爽然笑道：“这么说，不是外人，正该亲近！”提着酒壶走了过来。
高战让坐问道：“看兄台也是武林中人，敢问贵姓？”
那人道：“在下姓林，草字继皋。”
高战道：“林兄为了何事入关？怎的又这般痛饮悲歌，颓丧如此。”
林继皋长叹一声，道：“兄弟你有所不知，在下此次进关，乃为了一件大事，明知九死一生，但碍在父仇师命，只好勉力以赴。唉！一进山海关，叫人泪不干，关内人把出关当作苦事，咱们关外之人，又何尝不视入关为畏途，高老弟，你说这话可对？”
高战见林继皋言谈豪爽，不禁好奇之念顿起，忙问：“林兄如不以我等初交，不知能不能将那疑难的事，说出来让咱们听听？”
林继皋喝了一大口酒，抹抹嘴，道：“不瞒二位说，在下此次奉命入关，乃是要向一位鼎鼎有名的人寻仇！”
中年剑士和高战齐都一惊，不约而同问道：“林兄那仇家是谁？”
林继皋一掌拍在桌子上，桌面登时留下一个半寸光景的手印，含愤道：“说起此人，天下无人不知，他便是当今扬名天下，被武林中人尊为泰山北斗的梅香神剑辛捷！”
那中年剑士一听这话，脸色立时大变，耸然动容问道：“据闻辛捷足迹从未出关，不知林兄怎会和他结仇？”
林继皋轻叹一声道：“这话说来甚长，二位如不嫌唠叨，在下就详细奉告吧！”说着，一仰脖子，将手中一壶酒喝了个涓滴不剩。
那中年剑士和高战互望一眼，彼此都面带惊诧，静听那林继皋如何说法。
林继皋长长吐了一口气，说道：“二位要问此事，你们可曾听说过昔年武林之中有句谚语，说是‘关中霸九豪，河洛唯一剑，海内尊七妙，世外有三仙’这句话儿？”
中年剑士连连点头，道：“这话早有耳闻，但九豪已灭，河洛一剑也含冤堕死天绅瀑下，近日七妙神君也已仙逝，但不知这些词句又与林兄和辛捷成仇有什么关连？”
林继皋切齿作声，眼中热泪滚滚，恨恨说道：“二位这就不知道了，在下先父，便是当年关中九豪之一，集庆城外一战，先父命丧辛捷那厮之手，那时在下年岁尚幼，武学未成，父仇虽痛，却无力报复，幸得一位父执将我携走关外，苦学十年，自要寻那辛捷了结当年血债。”
中年剑士听到这儿，脸上一阵抽动，默然垂首不语，高战却冷冷说道：“林兄令尊，敢情便是九豪中的神剑金锤林少皋么？”
林继皋爽然道：“正是，先父去世之后，下承长天一碧白老爷子携出关外，倾囊授以武学，并改名继皋，正是要承继先父遗志，替九豪复仇雪恨之意。”
高战脸色已渐渐沉了下来，冷声道：“依在下看来，林兄这仇，只怕永无报复的日子了？”
林继皋惊道：“为什么？难道那辛捷已经死了吗？”
高战冷笑一声，道：“辛大侠岂能便死，在下是耽心林兄微薄之艺，如与辛大侠相较，何异萤光皓月，你不去还罢，若是一定要去，那才是准死无疑。”
林继皋却是个粗心人，到这时候竟未听出高战语气不对，兀自轻叹一声，道：“这一点么亦有自知之明，但父仇不共戴天，师命又不可违，便是明知

一死，也要寻那辛捷较量较量。”

那中年剑士忽然展颜笑道：“林兄气节可嘉，令人敬佩，徒从师命，子报父仇，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来来来！在下恭敬一杯，遥祝林兄一举成功。”

林继皋朗笑两声，仰头干了一杯酒，含恨又道：“闻得那辛捷武功卓绝，终年浪迹江湖，小弟正愁无处寻他，适二位从关内来，可曾听说那辛捷现在何处吗？”

中年剑士笑道：“林兄大可不必远途跋涉，在下准知那辛捷在十日之内，必到山海关前，林兄要想寻他，何不以逸待劳，便在此地守候几日。”

林继皋大喜，道：“这话果真么？”

中年剑士笑道：“你我初交，如此投机，怎会骗你？”

林继皋长嘘一声，好像胸中闷气泄去多半，掌势在空中猛挥两挥，生像是辛捷已在面前引头受戳，显得欣喜非常。

但他忽然浓眉一皱，道：“只是我从未见过辛捷是什么模样，就算当面相遇，认他不出，岂不错过？”

中年剑士拍拍他肩头，道：“这有什么要紧，那辛捷惯穿蓝色长襟，平时不带兵刃，常在颈间围一条白色丝巾，一眼便能认出。”

林继皋更是欣喜，道：“今天幸得遇二位，省却我许多气力，来！咱也奉敬二位一杯，聊表些微谢意。”

高战望望那中年剑士，中年剑士豪不犹豫，举杯一饮而尽，又道：“今日不过初三，十五月圆之夜，林兄准备妥当，到关右空旷之处守候，定能一举报却父仇。”

林继皋笑道：“二位真似诸葛再生，竟对那辛捷行踪了如指掌，在下无意得与二位叙叙，何尝不是父先阴灵佑护，但不知二位出关何干？可也有用得着在下之处？”

高战冷笑道：“咱们为点小事，出关探望一位朋友，不劳林兄关怀。”

林继皋大笑道：“二位早去早回，在下倘得不死，咱们倒该多多盘桓畅叙几日。”

三人用罢酒饭，高战等告辞出店，那林继皋抢着会了账，依依不舍直将二人送出关外，方才欣然挥手而别。

他自然万料不到，眼前的中年剑士，便是他的绝世仇人——梅香神剑辛捷。

高战憋了一肚子气，奔驰半晌，不见辛捷开口，忍不住问道：“辛叔叔，你果真要在月圆之夜，赴那林继皋的约会么？”

辛捷长叹一声，反问道：“战儿，依你看，那林继皋是怎样一个人呢？”

高战道：“此人不辨是非，愚忠可怜，是个粗豪爽直的家伙。”

辛捷道：“正因如此，我觉得他傻得可怜，当然不忍欺骗于他。”

高战惊道：“这么说，你愿意……？”

辛捷点点头，毅然道：“我决定独自赴约，并且不携带兵刃，了结当年这段血仇，神剑金锤林少皋的确是死在我的剑下，虽然那时我不得不杀他，但是……。”

他黯然长叹一声，竟没有再说下去。

高战又道：“黄丰九豪作恶多端，百死不赦，难道锄恶也该报偿不成？”

辛捷脸色一沉，道：“九豪虽恶，他们的后人不一定尽是恶人，战儿，你忘了辛叔叔的爹和妈，当年也是黄丰九豪中人了……？”

往事，像一枚锐利的针，重重刺伤了他的心，儿时的恨事，不期然又浮上他的心头，关外朔风扑面，呼号着从他们身边掠过。

辛捷泪眼朦胧，仰面长叹，那风声，那寒意……都像透过肌肤，深深浸透了他心灵深处，他仿佛又听到母亲屈辱时的呼叫……。十余年了，那声音竟是多么清晰而逼近啊！

血仇！血仇！血仇！他不由自主举起自己的双手，好像看见那些滴滴的鲜血！

高战在他身边并骑而行，低声说道：“辛叔叔，让战儿去会他吧！战儿自信也能替你了结当年那件仇恨的……。”

辛捷没有回答这句话，猛力一抖马缰，催马疾驰前奔。

朔风拂过，隐隐似听见风中传来辛捷的声音，竟也是吟道：“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

高战脸上湿辘辘流了一脸泪水，不知为什么，竟觉有些悲不自禁，他愤然昂首长啸，抖缰催马紧追了上去……

黄昏，关外朔风正烈，漫天鹅毛大雪，厚厚铺在路上，林梢，溪面，岭头。

天地都是一片银白色的世界，新月虽被浓云掩得密密的，但大地上仍映着一片银光，竟比月色皓洁的夜晚，视野更要清晰。

辛捷和高战双骑并立在一丛漆黑的密林之前，神情凝重而严肃，在他们身后，拖着明显的两行蹄印，但一阵朔风掠过，那圆圆的痕印又浅了几许。

他们四目交注着面前的林子，彼此的手心，都暗暗溢着一把冷汗。

好半晌，他们没有说一句活，心中的沉重，是不难想见的。

这密林尽是巨松，每一株都是两人以上环抱般粗巨，积雪盖着树梢，像是在林子上加了一层白色毛毡，更使那树下成了漆黑深渊似的阴沉。

林中死一般寂静，除了偶尔寒风钻过，发出筱筱枝干相碰的低响，连虫鸣鸟啼的声音，也没有一丝一毫。

这真是个恐怖的林子，怪得使他们不敢冒然踏入一步。

过了许久，辛捷才低低地问：“战儿，你记得清楚，不会错吗？”

高战肯定地答道：“决不会错，正是这儿。”

话虽是那么简短，但却字字有力，竟似铿然有声。

“好！”辛捷抬起手来，摸了摸肩后长剑，一挺腰下了马，脸上一片木然，但眼中却灼灼射着十分坚毅的光芒。

高战忙也翻鞍落马，低叫道：“辛叔叔……。”

“什么？”辛捷急剧地旋过头来，似乎有些诧异。

高战伸手摸了摸身后短戟，激动地道：“辛叔叔，能让战儿先出手吗？”

辛捷那木然的脸上忽然绽出一丝笑容，缓缓道：“你是怕辛叔叔不是枯木黄木的对手……？”

高战急道：“不！不！战儿是担心……担心……。”

“担心什么？担心辛叔叔技不如人，今夜会迭命在这黑松林中？”

辛捷说到这儿，豪念顿炽，扬声哈哈大笑起来，那笑声宛若金玉相撞，震得林梢上积雪纷纷堕落。

笑声一住，傲然又道：“战儿，你说过辛叔叔还没有老，区区勾漏二怪，尚不在叔叔眼中，你只管放心掠阵，看今夜辛叔叔要亲手替你梅公公报仇。”

他陡然语声一敛，旋身大呼道：“ 姓翁的听着，辛捷候教！ ”

这一声大呼，直如闷雷轰顶，林中顿时回音震荡，积雪崩落，响起一连串沉重的巨响，但片刻之后，一切复归平静，竟未见任何回复。

林子里仍然是那么寂静死沉，只有旷野随风送回来一串轻呼，发着遥远而模糊的“ 候教！候教！ ”余音。

高战手心紧捏着两把冷汗，眼情不停地扫视着密林，他知道这林中古怪极多，而且从前的黄木翠木，如今已炼成枯木黄木，功力大进，如果突起发难，却是不妙。

辛捷又厉声高呼：“ 枯木黄木听着，在下辛捷候教！ ”

连叫数声，那林中依然毫无反应，辛捷冷哼一声，“ 呛 ”地撤出肩后长剑，道：“ 什么神木阵势，竟想难得住辛某！ ”银虹一闪，当前一棵巨树已被拦腰斩断。

那巨树“ 蓬 ”然倒地，溅得雪花四散飞舞，辛捷左脚跨前一步，神剑一振，便要对第二棵松树干上砍去……。

蓦地，高战突然失声惊呼：“ 辛叔叔，当心左面！ ”

辛捷闻声一惊，长剑挫腕反扫，疾弹而出，恰与身后飞撞过来的一股暗劲碰个正着，平空暴响声起，当场拿桩不稳，身形向前冲去！

但此时的辛捷无论功力，阅历，临敌经验均非当年可比，仓促间虽然那撞来的强力暗劲冲动脚步，竟然上身一俯，左足猛抬，人若陀螺“ 呼 ”地转了个圈儿，扭身回头，那右脚居然半分未曾移动。

林间传来一声轻赞：“ 好身法！ ”

紧跟着，微风激荡，面前已赫然并肩站着两人。

这两人肤色各异，一枯一黄，精目闪闪，脸上同样木然平静，不问便知定是那枯木老人和黄木老人了。

辛捷心中暗惊，身躯一转，抱剑而立，朗声道：“ 二位千里迢迢赴沙龙坪相邀，辛捷特来候教。 ”

枯木老人两眼凝视辛捷动也不动，缓缓说道：“ 姓辛的果是信人，现在你是名成利就了，可还记得当年神霆塔的故人么？ ”

辛捷厉声道：“ 冤有头，债有主，我知道二位功参造化，必已是顶天立地的大英雄，但想不到竟会卑鄙到向一个毫无武功的人下手，这件事传扬江湖，只怕天下英雄都要为之讥笑吧。 ”

黄木老人叱道：“ 梅老儿自寻死路，岂能怪得咱们？ ”

枯木老人冷哼道：“ 现在不是斗口争论的时候，姓辛的既然找上门来，黄木，你就领教一番！ ”

黄木老人应声上前，两只大袖交相一拂，地上积雪顿地四起，露出丈许左右一片泥地，整整成个圆形，竟比人工扫除还要工整。

黄木笑道：“ 鹤某人不才，愿在这泥圈之中，计教辛大侠几招。 ”这无异是说，无论兵刃掌功，彼此均限于这一丈大的圆圈里较量，谁要是出了圆圈，便算输了。

原来枯木黄木也素知梅山民的“ 暗影浮香 ”轻身功夫了得，早想出这个方法，限地交手，目的便是使一切轻功都无用武之地。

辛捷只冷冷望了那地上圆圈一眼，正要举步，突然人影疾闪，高战已经抢立在圆圈之内，朗声道：“ 高战愿先承教。 ”

辛捷怅然轻叹一声，飘身后退，他深深知道高战的心意，但他既然已经

抢先讨战，自是不便拦阻。

黄木老人却沉声说道："高战，咱们本是朋友，你何苦要替辛捷出头呢？"

高战凛然道："当年高战为你们取书，你们曾面允不以此功误伤他人，你们既然失言伤了梅老前辈，高战只知替梅老前辈复仇，是敌是友，早已不在意中。"

这番话答得大义凛然，连辛捷也不禁暗中点头赞叹，黄木老人沉吟片刻，忽道："那梅老儿自寻此路，根本不是伤在神功之下，但念你取书之情，老夫认输，你还是让辛捷上来吧！"

高战不料地竟会说出这句话，一时怔在那儿，几乎无言答对。

辛捷道："战儿，你退下来，辛叔叔自能应付！"

高战突然有了主意，"呼"地撤出短戟，一招"举火燎原"，点向黄木老人前胸。

黄木胸腹一吸，脚下斜跨半步，轻易地将这招无奇的"举火燎原"闪过，方要发话，高战已振臂一挥，那短戟"噗"地一声，插在地上。

高战笑道："承让一招，取书之情从此抵过，高战要在掌上领教几招绝学。"

黄木老人只得点头道："既然这样，老夫索性成全你到底了！"高战更不开口，蹲裆提气，将"先天气功"提聚到十二成以上，两掌挫掌而待，缓缓沿着泥圈，向右游走。黄木老人也凝聚"枯木功"顺右移步，两人面对面游走了半个圈子，泥地上已清晰地留下二十几个寸许深的脚印，恰好围着泥地绕成一匝。枯木老人冷眼旁观，估不到高战年纪轻轻竟有如此功力，掩口轻轻咳了一声。

这一声轻咳，正是告诉黄木，要他放手施为，勿留余地。

黄木老人陡然一声暴喝，左掌虚扬，迅捷地推出一掌。

他心中也暗骇高战内力竟会这般深厚，是以左掌仅用了五成真力，原凝当作虚招，觑高故趋避的方向显露之后，右掌才遽出杀着。

要知高手过招，往往蓄力而发，旨在试探对方真正功力，保全实力方作那最后制命的一击，黄木老人如此设想，隐隐中已将高战视作了一流高手。

但谁知这个主意，他却打错了。

高战体内先天气功炼成之后，第一次被困黑松林时，曾经硬接了当时的黄木老人（现在的枯木老人）一掌，那时黄木几乎是全力施为，并未伤得高战，所以他现在和黄木交手较量，心中已暗有信心，况且"先天气功"早已蓄势待发，一见黄木扬掌出手，当时也未想，右掌当胸疾吐，竟是全力硬接。

及待黄木发觉这年轻娃儿居然不知死活挥掌硬接，一惊之下，挫腕加力，毕竟迟了一步，"枯木功"才发出七成，两掌已遥遥相触。

空中暴响一声，高战肩头连晃几晃，黄木老人却不由倒退一步，右脚恰恰踏在泥圈边沿，只差没有被震出圈外。

辛捷忍不住由衷地喝声彩："战儿，真有你的！"

黄木老人脸上一阵热，大喝一声，塌肩而上，掌指兼施，快逾闪电般收出四招，泥圈内登时黄雾朦朦，似觉四周全是黄木的人影。

高战分毫不慌，也是掌打指戳，硬拆硬拼，四招过去，黄木老人没占到丝毫便宜，只得又退了回去。

黄木才退，高战清叱一声，立还颜色，只见他双手左右虚画了半个圈，猛然一合，平推而出，顿时场中劲风疾卷，暗劲横流，辛捷望见脱口惊呼道：

“开山破玉拳！”

果然这一招正是太极镇门之宝“开山三式破玉拳”中的“愚公移山”，高战初逢吴凌风时，便学到了这三招绝世之学，后来经他苦心钻研，竟将本门“百步神拳”揉和在“开山三式”中，所以遽然出手，威力更还在吴凌风之上。

黄木老人自是识货的行家，并不硬接，腾身拔步，绕圈疾走，高战拳风过处，“蓬”然声响，竟将黄木身后击成了一个尺余深的雪坑。

枯木老人咋舌不已，忖道：这小子多日不见，眼看功力只在黄木之上，偏是向着辛捷，我再不出手，只怕黄木便要丢丑现眼！念头至此，连忙喝道：“黄木退下，让为兄来打发他！”

然而，黄木老人连番受挫，心里却大是不服，分明听见枯木呼喊，竟伪作不知，一横心，抢中宫，踏洪门，欺身上步，左手“仙猿取栗”暴点高战右面眼珠，右手却疾使一招“鬼手挥弦”暗蓄“龙爪功”力，划向他脉门要害。

高战勃然大怒，不退反进，脚下巧踩“迷踪”，右掌斜拍，封住黄木左指，肩头一塌，和黄木老人错身而过，左手顺势一转，骈起中食二指，闪电般点在黄木右腕“阳溪”穴上。

黄木老人的“枯木功”虽然练到第二层，普通掌力已不能伤他，但高战这一招快逾石火电光，竟使出“天煞星君”的独门“透骨打穴手法”，黄木腕上一麻，自觉整条右臂已无法运转，这一惊，真是非同小可。

他骇然失措，足尖点地，掠身闪出圈外，一时羞愧难当，半晌说不出一句活来。

枯木老人急问道：“师弟，怎么样？”

黄木痛苦地摇摇头，道：“这小子武功极杂，竟似宇文彤一路，小弟一时失察，上了当了。”

枯木老人愤然作色，转身向泥圈中走去。

辛捷纵身疾掠，横剑挡住去路，叱道：“不要走，沙龙坪血债，辛某自和你了断。”

枯木老人冷冷一笑，道：“说得是，尽指使不相干的人出来，纵得小胜，也不为武。”

辛捷也不多话，曲指轻弹剑身，那剑尖一阵抖动，划出七朵梅花，冷冷叱道：“血债血了，咱们可不作兴点到为止，亮兵刃吧！”

枯木老人仰天笑道：“老夫自从归隐此地，早已不用兵刃，你若愿意，老夫就空手接接你那梅老儿亲授的虬枝剑法如何？”

辛捷被他一激，反手“呛”地一声，将“梅香剑”插回鞘内，傲然道：“你就欺辛某不能徒手毙了你么？”

高战见辛捷弃剑不用，急忙叫道：“辛叔叔，别上他的当，他的枯木功已炼到第三层，任何掌力，都难伤得了他。”

辛捷回头笑道：“放心，辛叔叔早在十年之前，便领教过勾漏一怪的精奥掌法了。”

枯木老人突然记起十年前在神霆塔顶，自己与辛捷拼掌不敌，羞怒之下撤出长剑，结果仍然败在辛捷剑下这段往事，当时翁正苦心演炼“今夷剑法”几达三十年，辛捷不过才二十来岁的小伙子，激战之下，竟硬用内力震断了自己的长剑，若非那一战，他又怎会埋首黑松林中苦炼“枯木功”呢？

那一段伤心恨事，使他恼恨忍辱十年，前后苦修四十年，为的就是出这口闷气，人生能有几个四十年？如今辛捷就在眼前，他要是再不能一战将辛捷击败，从此也就羞谈武学了。

枯木老人恼恨交集，曲臂连伸，浑身骨节都“格格”作响，刹时间，状如死尸，实际已将“枯木神功”提到十成以上。

辛捷也不怠懈，矮身挫掌待敌，两人对望互瞪，各人都恨不得生吞了对方才对心思。

浓重的夜色已笼罩着大地，雪虽然停了，寒意却越见凛冽，但枯木老人和辛捷四目凝注，宛若黑夜中四盏小灯，须发之间，竟蒸蒸冒着热气。

高战知道他们一旦出手，必是全力制命一击，连忙拔出地上短戟，横胸而待。

然而，辛捷和枯木互相瞬也不瞬地瞪望了足有盏茶之久，竟然都没有抢先出手，寒风吹在他们身上，两人衣襟连摆也没有摆动一下。

僵持片刻，辛捷终于忍耐不住，“嘿”地吐气开声，右拳猛击而出。

枯木存心要镇摄辛捷威势，不避不让，胸膛一挺，竟硬生生挨了一拳。

这一拳打个正着，只听“蓬”然暴响，枯木老人肩头微微一晃，分毫未伤，反倒吃吃笑道：“姓辛的，你何不再加几分力量。”

辛捷不禁骇然，暗忖：我这一拳少说也是千斤之力，纵然伤不了他，怎的连他脚下也未打动半步？这样看来，今夜之战当真是凶多吉少？

他心头微感一凉，奋力一声清叱，双拳连环发出，眨眼间，击出一十二拳。

这一轮猛攻，虽不是高战所用的“开山破玉三式”和“百步神拳”，但每一拳皆是辛捷毕生功力所聚，辛捷得平凡上人“提糊灌顶”授以一甲子以上内功，如今全力绝展，威势自是非比等闲，只听“砰砰蓬蓬”一阵阵连珠声响，枯木老人嘿然一声，脚下终于倒退了一步。

辛捷一着得手，毫不放松，顿足一掠，抢到近前，刹那间掌影纷飞，展开平凡上人亲授七十二式“空空掌法”，猛力狂攻不歇。

但如此一来，表面上似乎被辛捷抢尽上风，实际却上了枯木老人的大当。

“枯木神功”炼到第三层，天下已没有任何掌力能够伤他，辛捷若是保全真力，以静制动，或者亮剑出手，仗着梅香神剑利器，也许一举能将枯木老人击败，但他傲骨天生，弃剑不用，已经舍长取短，现在又拼力抢攻出手，空空掌法虽然神妙，却伤不了枯木老人分毫，这一阵猛攻，反倒耗去了不少真力。

高战旁观看得明白，奈何已无法阻止，眼睁睁看着辛捷抢攻五十招以后，内力不继，招式渐渐缓慢下来，心里急得如热锅上的蚂蚁，却想不出援手的方法。

枯木老人怪笑连声，怪招迭现，不但扳回下风，而且攻多于守，辛捷显然已退处劣境。

高战急得大声叫道：“辛叔叔，用剑！”

辛捷虽然听见，但岂肯临危拔剑自毁声望，闷声不响，兀自徒手力搏。两人倏起倏落，又力战了百招左右，辛捷额上已微微见汗，气喘也加剧起来。

高战猛然想起辛捷在出关之际，曾黯然吟过的诗句来：“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

这是多么凄凉和不祥的句子啊！难道辛叔叔早知不能生还，宁作异地孤

魂了么？

高战想到这儿，不期然机伶伶打了个寒噤，忖道：不能！不能！我不能让辛叔叔死在关外，辛婶婶还那么年轻，平弟还那么幼小，何况天下武林正义，还仰仗他去维护呢，宁可我代他死去，也不能任他毁在枯木手中。

他主意一定，豪气冲霄，大喝一声：“辛叔叔且请暂歇，战儿来替你了！”短戟一挥，抢扑了过去。

但他身形才起，黄木老人却横身拦在面前，叱道：“高战，你想干什么？”

高战喝道：“匹夫，闪开！”戟尖一横，猛扫过去。

黄木老人吸腰凹胸让开锋刃，左臂疾挥，迳来扣拿高战的手肘。

高战此时情急如狂，不由自主抖戟回圈，使出了“大衍十式”的起首招“方生不息”。

黄木闪身稍慢，登时被戟尖扫过前襟，“嘶”地划裂三寸长一道裂口，心头一凛，急忙后退，高战人戟合一，已向枯木老人飞扑过去……。

蓦然间，一阵朗朗吟声，随风传来，吟的是“大千世界，虚虚幻幻，真既是伪，伪即是真，佛门广大，普渡众生。”

高战短戟已经即将出手，听了这阵吟声，心头一震，沉气落地，扭头却见旷野中歪歪倒倒奔来一个人影。

那人脚下竟十分迅速，不一会已经林边，只见他一袭僧衣，足登芒鞋，头上光秃秃剃得精光，竟是个老年和尚。

和尚似被辛捷和枯木老人激烈的拼斗所吸引，远远驻足望了一会，忽然笑道：“辛捷啊高战！又是你们这两个惹事生非的侠客，终日刀剑拼斗，难道没个完的时候吗？”

高战吃了一惊，细看那和尚似有几分面熟，只因站得太远，竟想不起曾在那儿见过。

那和尚又指着勾漏二怪笑道：“枯木啊黄木，又是你们这两个孽障，你们只知争强斗胜，难道忘了破书本上，在下给你们留下的礼物？”

黄木老人和枯木老人闻言神色大变，枯木老人虚幌一掌，抽身跃出战圈，急声喝道：“下毒的就是他，黄木，千万别让他再逃了！”

二怪旋风一般向和尚扑去，那和尚转身便走，一边高声作歌道：“忘了忧，忘了愁，海阔天空任遨游，得放手，且收手，岂有美满明月永当头，说什么英雄豪杰天生就，道什么富贵荣华前世修，悠悠岁月催人老，黄土一抓掩风流……。”歌声渐远，片刻便消失在夜色之中。

高战听这歌声，猛的记起一人，喃喃自语道：“啊！是他！是他！但他几时又当了和尚呢？”

这时，辛捷喘息方定，如梦初醒，忍不住诧问道：“战儿，你认出那僧人是谁吗？”

高战道：“他必是毒君金一鹏。”

辛捷一惊，道：“怎会是他？分明是个和尚！”

高战道：“我记得勾漏二怪取得枯木神功秘笈的时候，曾担心二怪神功练就，会乱杀无辜，金前辈当时夸口说过不妨。方才二怪一听和尚提到书本，便口口声声叫那和尚是下毒的人，至今想起来，莫非金前辈早在枯木神功上下了暗毒，二怪事后发觉，才会恨他入骨。”

辛捷听他说得有理，不禁也叹道：“可惜毒君一世英雄，晚年之际，竟会出家当了和尚。”

高战道：“ 他人本有些疯癫，对世情很多于爱，方才他来时吟的词句，记得从前对我提过，唉！方才怎会一时记不起来。 ”

辛捷轻叹一声，默默向马儿行去，神色一片黯然。

高战低问道：“ 辛叔叔，咱们去大戢岛吗？ ”

辛捷摇摇头，道：“ 不！先去山海关，叔叔还有约会未了呢。 ”

言下神情，竟比出关时还要凄惶了许多……。两骑马缓缓踏过旷野，雪地上又添了两行蹄印,虽是来时的旧路,但谁知坎坷途中何处才是终点……？风雪都停了，城楼上响起了三更！一片乌云驰过，云层下闪露出一轮皓洁的明月。

皓月是圣洁的象徵，因为它柔合而均匀，光而不耀，盈而不溢，永远那么公平无偏的照着大厦高楼，也照着简陋的茅屋。

但天下的事，却永远不是十全十美的，皓月的光辉虽没有偏袒，但欢乐的人见它欣庆，忧愁的人见它，却凭添几许感伤。

今夜——山海关上皓月当空，映着地上积雪，大自然将这丑恶的世界，装扮得粉搓锦团，一片洁白无瑕。

三更刚过，城头上陡然出现一条人影。

这人穿着一件黑色夜行衣靠，扎束得十分俐落，腰间围着一条闪闪发亮的软剑，轻登巧纵，越出了城楼。

他身轻似燕从城上飘下来，迅速地绕着城边，伏腰飞驰。

今夜的月色好像跟他过不去，黑衣映着白色，反倒十二分显目，因此他不得不紧贴墙角，尽量让城墙的阴影，掩蔽他暴露的身形。

不片刻，到了一片旷野。

夜行人拢目张望一阵，脸上现出失望的神色，低声自语道：“ 咦！怎么还没有来？今儿不正是十五月圆之夜吗？ ”

他不禁仰头再看看那挂在天空的月亮，一些也不错，月儿圆得像一只大磁盘，可不正是十五！

夜行人轻吐了一口气，屈一腿跪在地上，喃喃祝寿道：“ 爹！你老人家在天之灵，保佑孩儿今夜果能杀了辛捷，替你老人家报仇雪恨。 ”

事也奇怪，他这里祝祷才毕，耳中忽听得一阵得得蹄声，遥遥而来。

夜行人急忙旋身贴着城壁，纵目望去，果见一骑健马，顺着城垣缓缓行来，马上坐着一个人，面孔虽然背着月光看不清晰，但那人穿一件蓝色长襟，颈上正围着一条白色丝带，远远望去，十二分醒目。

夜行人的一颗心，紧张得险些要从口腔里迸出来，双手忍不住微微发抖，他私心忖道：“ 辛捷是成名大侠，武功自是十分了得，除了暗袭之外，我怎是他的敌手呢？爹！你一定要保佑孩儿一举得手，将这仇人毙在剑下！ ”

那骑马行得极缓，竟似深夜中散步按銮而行，慢慢地，从十余丈外行过来，九丈，八丈，六丈……逐渐到了近处，马上骑士，凑巧扭头左望，两眼凝注着旷野，竟将侧背向着城垣。

夜行人心里暗喜，这真是天赐的下手良机，再不下手，迟了就来个及了。

他探手一按腰际，“ 铿 ”然轻响，软剑已到了手中。这一声轻响，居然未将那马上骑士惊觉，只见他仍然注目眺望左方，竟似悠然自得……

那夜行人手上满是冷汗，轻轻一抖软剑，“ 嗡 ”地一声，抖得笔直……

这时候马儿已到了四五丈左右，夜行人只怕剑上光芒被他发觉，一手执剑隐在身后，背心紧紧贴着城墙，张大了嘴，默默地算计着……

三丈，两丈，一丈……

蓦然间，他腰间一挺，顿脚腾身拔起，人在空中，一翻肘腕，剑影陡然映现，同时厉声大喝道：“ 姓辛的，还我爹爹的命来…… ”

他喝声才出，不待那马上骑士回头，长剑疾闪，电掣般向那人后背心刺了过去……

那夜行人觑得亲切，突起发难，飞腾跃扑而上，长剑疾闪，对准辛捷背心便刺。

堪堪剑尖已到辛捷背心，陡地，城墙上突然响起一声暴喝：“ 住手！使不得！ ”

二〇

夜行人心头一震，手上略一窒缓，准头顿失，这一剑，竟刺在辛捷肩头卜，连衣带皮肉挑破一大块，刹时鲜血急涌而出。

辛捷痛哼一声，扭回头来，却对那夜行人笑道：“ 林兄下手怎的这般软弱？ ”

那夜行人趁着月色一见辛捷面庞，登时骇然大惊，手一松，软剑“ 当 ”地堕落地上，口里失声叫道：“ 呀！怎会是你…… ”

辛捷叹道：“ 不错，你杀得一些也不错，我便是辛捷，是你欲得之甘心的大仇人，你若是愿意，尽可杀了我吧！唉！血债血还，我能向人家寻仇，你怎能不向我寻仇呢？林兄，你只管放手干吧！ ”

夜行人如痴如呆，怔愣片刻，忽然用手朦着脸，发狂般飞奔而去，一面奔，一面凄声大叫：“ 啊！不！这不是真的！这不是真的…… ”呼声中包含了多少惊恐，颤抖，羞愧，愤恨的滋昧。

这当儿，皎洁的月色陡地一暗，不知何时驰来一片乌云，皓月蒙羞，竟似掩面不忍目睹这人间可叹的事迹。

血！汩汩的流着，染红了颈上白色丝巾，也染红了肩上半幅碎裳，但辛捷木然坐在马上，动也不动，就像一尊木雕的假人。

他感到肩头上的肌肉在阵阵抽缩，创口上有一种灼热的刺痛，显然那一剑刺得极深，然而，他并没有举手抚一抚伤口，也没有扭头看一看那椎心的创痕。

他好像是故意让那鲜血流尽，流干，流得涓滴也不存，让它来冲洗掉心灵上沉重的负荷，死！这时对他已失去威胁了。

城墙上飞掠下一条人影，轻轻落在辛捷马前，这人满脸都挂着晶莹的泪痕，正是高战。

高战默默含泪望着辛捷，脸上肌肉抽搐，现得十分激动，但他哽咽了好一会，才尽力进出了一句话：“ 辛叔叔，你这是何苦呢？ ”

辛捷惨然笑道：“ 唉！战儿，你不应该的出声呼叫的，假如你不出声，他决不会剑尖略偏，也许现在他会好过一些…… ”

高战道：“ 辛叔叔，你不该这样作践自己，用你一命抵偿那林少皋一命，你值得吗？ ”

辛捷仍是微笑道：“ 人命都是一般，这不是值得不值得的问题，当年我虽是在迫不得己之下杀了林少皋，但心灵上未尝不觉亏负，林少皋与我无仇，我凭什么应该杀了他呢？这正跟勾漏二怪不该害死梅叔叔一样。唉！总是我亏欠了林家，林家并没有亏欠我什么！ ”

高战道：“ 但林少皋投身黄丰九豪，作恶多端，人人都可得而诛之！ ”

辛捷道：“ 不！林少皋虽是坏人，但他的儿子却是个好人，儿子替父亲报仇，难道不应该么？ ”

高战尚欲辩说，但辛捷摇摇手不让他再说下去，只是轻轻叹息一声，道：“ 战儿，假如你不认识辛叔叔，却认识林继皋，这时你又会怎样想法呢？ ”

这句话，果然问得高战哑口无言，怔然无语。他只觉这些是非恩怨，永无了期，越想下去，连自己也弄糊涂起来。 ”

他忽又记起辛捷重伤的时候，在密林中被黑道高手围攻血战的往事，假如辛捷不是树仇太多，又怎会在负伤消息传出的刹那，便引来了那许多欲得

之甘心的仇人？想到这里他已无可争辩，只得黯然垂下头来，心里却一阵迷惘。

高战耳边又响起老父临终时告诫他的几句遗言，他记得那是：“待人厚，刻己薄，心存忠厚，为善最乐。”

那苍迈衰弱的声音虽然已经久远，但每当他在夜深人静之时忆起，却总是那么清晰而沉重，令他心颤意栗，深自警惕。

自从爹去世，他无时无刻不提醒自己牢记这几句高家传家名言，自问从未稍稍违背过，可是，今天他目睹辛捷这种以己及人的度量，以命酬命的气魄，以及万里关山，视死如归的勇气和决心，他才觉得自己和辛叔叔比起来，真是太渺小太不足道了，辛叔叔这种丈夫气概，才是爹爹遗言的最好注解。

月影移上中天，朔风突烈，刮得地上雪花飞卷狂舞，但高战竟无一丝寒意，他只觉得心里热血澎湃，像烧着一炉熊熊的火焰似的。

他暗暗自语：“不要忘了爹爹的遗嘱，仇虎的事了后，应该早些投身军旅，替国家好好干一番事业才对了。”

夜色深沉中，他们又进了“山海关”，虽然无恙而返，但神情却那么颓丧而凄楚的。默默许久，辛捷才低声对高战说道：“战儿，你的武功只在我之上，大戢岛之行，偏劳你独个儿去一趟吧！我……”

高战问：“辛叔叔，你要到那儿呢？”

辛捷黯然道：“平儿离家太久，我该去寻寻他了。”

那声音低得有如梦呓，高战心里一阵酸，陡忆起辛捷当年仗剑江湖，力拼南荒三魔……哪一次不是惊心动魄的生死血战？但那时辛捷豪气于云，略无畏色，现在却怎的这般气馁呢？

难道这就是“英雄迟暮”的解释？可是辛叔叔却并不老呀他怅望着辛捷离去的背影，不禁更加迷惘了……暮色苍茫中，高战单人独跳进济南城门。

他记得习武初成的时候，和师兄李鹏儿联袂进关，也是在济南分手的，那时李鹏儿为了丐帮大位，独自赶往江南，高战却挟着震骇天下的“失天气功”和一腔凌云豪念在江湖中崭露头角，如今想来，不过才短短一二年。

现在，“定天一载”的名声已经传扬天下，高战也已挤身武林第一流高手之林，但心里却反而感到无比空虚。虽是成名了，但江湖风雨也消磨了他许多壮志和雄心，譬如风柏扬的去世，姬蕾的夭亡，梅山民的遭害，以及辛捷这次黯然出关……等等灰色而懊伤的恨事，使他表面上纵然仍是那么年轻和英俊，心灵却仿佛苍老了十年。

济南，仍是那样繁华和嚣杂，天才亮，市上已人群接踵，热闹非常。

高战按辔缓行，不期然又想起当年济南大豪的生日盛会，以后途中邂逅林玉和辛平那些往事……

“唉！”往事如烟，他不禁轻轻吁叹了一声。

马儿没精打采行而行，仿佛它也感染了主人的优郁心境！

转过一处闹市，蓦地前面人声纷扰，有人大喊道：“快闪开，蛮子过来啦！”

高战闻声抬起头来，果见人群纷纷闪避，街心大步来了一个奇形怪人。

那人生得极为奇异，腮尖似猴，耳削如鼠，头颅竟比平常人小了一半，双睛赤红，灼灼射着摄人心魄的光芒，却将一柄短剑倒挂在胸前，剑柄向下，剑尖朝天。

这形如鼠猴的怪人虽然身材不大，但两手左右轻拨，人群当之披靡，竟

显得力大无穷，人莫敢当。

高战正在暗诧，不防那人已到面前，两个趋避不及，那怪人翻掌一拨高战的马头，沉声道：“ 哈拉莫士，啊霍衣！”

这一拨，马儿四蹄交滑，竟被他格退了六七尺远，高战不禁怒道：“ 你待怎地？”

那人细目一瞪，也大声喝道：“ 格尔答西尼，马古生！”

高战听不懂他说些什么，肚里反倒觉得好笑，忖道：此人想必是异国来的，可惜平凡上人不在，否则，他老人家胸罗万机，也许能听得懂此人的蛮语。

他心里正当愁思纷犹之际，自觉没有兴趣跟这种蛮夷之人争论，何况此时路人已聚集了许多，有人大声叫道：“ 小英雄，揍那蛮子一顿，叫他知道中原人物的厉害！”

又有人叫道：“ 那蛮子在济南城横行了好几天啦，不知多少人吃了他的亏、难道咱们中原人竟无人制得了他么？”

众人呼叫之中，高战却淡淡一笑，向那怪人道：“ 我不想跟你们蛮夷之人一般见识，你走吧……”话已说完，他才想起那人大约也听不懂自己的话，一笑住口，带马欲行。

不料那怪人突然探手一把扣住高战的辔头，大叫道：“ 金巴！金巴！呵答西鲁，莫柯里拉！”一面用手猛拍自己胸口，拍得震天地响。

高战忖道：金巴？金巴是什么？会不会是一个人的名字？他见那怪人神情并无敌意，于是问道：“ 金巴？谁是金巴？你……”

那怪人脸上突然现出欣喜之色，弃了辔头，便要来抱高战，一面口里大呼：“ 金巴！哈拉莫！有喜！”

高战身负武学，反应迅捷无比，本能地一翻忖腕，将他格开，沉声道：“ 有什么话，你可以慢馒比给我看，但不许跟我动手。”

奇怪的那人不会说汉语，竟似听得懂高战话中之意，退后一步，用手比一比头发，双划了划弯弯双眉，又学着女人走路姿态，扭扭怩怩行了几步。

四周闲人都哄然大笑起来，道：“ 他妈的，这蛮子还会演戏？”

另有人却叱道：“ 快揍他，这小子看不起咱们中原武士，分明有意折辱……”

但高战见他诚恳的比手划脚，面上一片焦急，忽然心中一动，向他点点手，道：“ 此地人多，你若有事，可跟我到僻静的地方去讲。”

说完，当先拨马出了人丛，扭头看时，那怪人果然亦步亦趋跟了过来。

高战两膝一磕马腹，催马急行，转了三个弯，已是一条小街，四周行人甚少，高战腾身落马，那怪人半步不离，也已立在面前。

高战道：“ 你有什么事吗？”

那人急忙说道：“ 金巴柯里莫，那得尼西摩拉，易柯柯南答库西，尼阿多辛巴……”

高战笑道：“ 你且慢一些，这样说，我也听不懂，我问你，谁是金巴？是我的名字不成？”

那人连连摇头，又欲用手比划头发和眉毛……

高战忙摇手止住，问道：“ 那么，金巴是另外一个人的名字？”

那人点头不止，连道：“ 有喜！有喜！”

高战笑笑，道：“ 是那一位金巴叫你到中原来的么？有什么要紧的事

呢？”
那人又点头道：“有喜！金巴库塔，莫柯尼翁，金鲁厄巴格尼沙，柯柯南塔……”
高战虽不懂蛮语，但听他话中竟有“金鲁厄”三个字，顿时一惊！
他曾在沙漠中见过金鲁厄一面，那时金鲁厄正和三个师兄围攻金伯胜佛，被高战力战击退，最近听平凡上人从天竺返来谈起，“恒河三佛”均已脱困了，“风火洞”，金鲁厄已经作孽自毙，死在金伯胜佛掌下，这蛮子却怎会提到金鲁厄的名字呢？
高战心念一阵疾转，忙问道：“你认识金鲁厄吗？”
那人急急点头道：“有喜！金鲁厄柯柯向塔，金巴！”
高战不禁着急起来，因为当他知道此人并非无为而来，又知道金鲁厄与此事有关，便难免想起天竺的金英，陡然心中猛震，忙问：“你知不知道金英？是个天竺的姑娘……”
那人不待他说完，高兴得跳了起来，叫道：“金巴！有喜！金巴库塔，那答儿高战，高战柯里莫……”
高战见他更叫出自己名字，越加骇然大惊，急道：“你是要寻高战不是？我就是高战，你快把事情告诉我。”
但那人叽哩咕噜说了一大堆，高战却一句也不懂，只有“金巴”，“有喜”，这几个字句，在他话中反覆用着，而且他说话神情更是十分激动，频频挥拳振臂，显然怒不可遏。
高战从他片语之中，只能大略了解一个概念，那就是此人特地从异域赶来，也许正为了寻找自己，要告诉自己一件重大之事，那件大事，或者又与金英有关系。
但是，他虽然心急如焚，怎奈言语不通，却始终问不清楚事件内情，更弄不懂何以其中又牵连上死了的金鲁厄？
所谓事不关己，关心则乱。高战这时心情正是越急越乱，简直快要急得发疯，他费力跟那人追问半晌，问不出一个所以然，忖道：反正我现在要赶往大戢岛去，何不带了他同往大戢岛，见了平凡上人，自然就知道他此来的目的了。
主意一定，便领了那人匆匆上街，替他选购了一匹健马，说道：“你且跟我一块儿去个地方，便有人能懂你的话了。”
那人眨眨小眼，想了片刻，终是点头同意，随着高战上马启程。
一路上，高战多方设法向他探询，但翻来覆去只听他是那几句话，除了知道怪人名叫西鲁之外，总是问不出详情，这一天， 1425 两人行到一处旷野山脚下，高战正和西鲁指手划脚交谈，蓦然蹄声雷动，官道上迎面飞来一骑。
那骑马驰到近处，马上坐着一个儒衫文士，像貌十分英爽，低头催马急急赶路。三人相对而行，霎眼间彼此错身而过，那文士抬起头来，扫了高战和西鲁一眼，高战遽见那人目光竟然甚是阴鸷，心中一动，忍不住回头多望了一眼，不想那文士也正回头张望，两人目光一触，那文士冷冷“哼”了一声。
高战性本温和，虽然分明听得那一声充满不屑之意的冷哼，但也仅淡然一笑置之，谁知行不片刻，却听后蹄声急遽，刹那时，那中年文士竟圈马回头，反追了上来。高战见他去而复返，心知他未怀好意，连忙驻骑而待，西

鲁霎霎小眼，似乎不解地望着他，低问道：“高战柯里莫，西鲁亚多西，沙那？”语声才落，高战尚未回答，那中年文士已停马在丈许处，沉声问道：“喂！那后生，你叫什么名字？”高战听他语气狂傲，心中不悦，冷冷道：“你凭什么问我？”

中年文士仰天笑道：“你便不说，我也不难从你那杆破戟上看出来，敢情你便是高战吧？”

高战昂然道：“是便如何？”

那文士脸色一沉，翻身下马，冷笑着道：“姓高的，你可识得稽秀士余妙方么？”

高战微微一楞，心里立生惊觉，他从没与余妙方正式照过面，但久闻他那柄“桃花扇”上特经迷药喂制，武功极为歹毒。当下一拧身形，也从马上飘身而下。

但他脚才落地，蓦闻一声大喝，黑影闪处，怪人西鲁竟已抢到前面，厉声道：“亚多喜，柯柯南答！”

余妙方倒是暗吃一惊，冷笑道：“闻得姓高的号称定天一戟，不想竟跟这种蛮夷之人同行，显见也不过一丘之貉，不是什么了不得的东西。”

西鲁回头望了高战一眼，手握胸前剑柄，“呛”地一声，撤剑出鞘，怒声道：“南塔，尼翁沙鹿！”

那柄短剑一出鞘外，顿时毫光闪闪，灿烂夺目，竟非凡品，余妙方眯目笑道：“好一柄利剑，可惜落在蠢物手中。”

话落时，西鲁突然暴叱一声，身形微闪，已掠了过去，短剑一挥，逞刺余妙方肩胛。

他出手一招，招式极端诡辣，出剑时似觉缓慢，但剑势出手不到一半，突地速度暴增，剑尖弹动，闪电般便递到身边，同时乍看似取肩胛，剑到时又突然改刺“将台”大穴，险些将余妙方弄了个手忙脚乱。

余妙方轻敌太甚，一着失措，差一些被剑尖点破胸襟，百忙中仰身后倒，足跟一用力，施展“铁板桥”功夫向后倒射一丈三四，方才脱出危地，挺腰立起，脸上已气得发白。

高战忍不住笑道：“余妙方，久闻你武功不俗，怎的今日这等脓胞，连个蛮夷之人也打不过吗？”

余妙方脸一阵白一阵，牙根挫得格格直响，翻腕一探，手中已多了一柄描金桃花摺扇，腰间微拧，欺身而上……

高战沉声喝道：“西鲁！当心他扇上有迷药！”

但是西鲁仿佛未把余妙方放在眼中，怪笑一声，短剑平举，业己飞快地迎了上去。

那余妙方素来心机阴诈，因见高战一旁虎视眈眈，心知无法立即对西鲁下手，摺扇连转，突然“刷”地收了扇面，反捏扇柄，疾点西鲁“玄机”要穴。

两人乍合又分，快速绝伦互换了三招，但听“叮叮”数响，西鲁的短剑击在余妙方的扇梗之上，竟然发出金铁交鸣之声，敢情余妙方的桃花扇竟是精钢打造，并非普通寻常骨柄。

余妙芳总算扳回先机，低啸一声，手上一紧，桃花扇挟着劲风，连敲带打，招招不离二十四处死穴，而且也抢招快攻，激起密密层层无数扇影！

西鲁居然不惧，短剑闪耀，消招还招，一样攻守俱备，两下连折了十余

招，仍是半斤八两，谁也占不到半点便宜。
　　高战大大放了心，看不出这蛮子一身武功竟然相当硬扎，余妙芳若不是用扇中迷药，千招之内，定然无法胜得了他！
　　余妙芳越战越惊，心里何尝不明白，但他也有他的打算，暂时竟未使用迷药，转眼将近百招，余妙芳突然假作失手，扇柄斜扬，露出左胁下破绽。
　　西鲁果然沉声大喝，挺剑疾刺，余妙芳腰际突摆，脚下闪电般换步，右手拇指疾旋，悄没声息扭开了桃花扇，蓦地沉臂飞划，一招“飘萍戏水”，那锋利无比的扇面，眨眼便到了西鲁耳际。
　　高战骇然一惊，这一招竟大大出乎他的意料，眼看西鲁除了使用“老骥伏枥”伏地闪躲之外，再没其他妙着趋避，而且，他便是用了“老骥伏枥”这一招，从此落于被动，势必要一连再遇上无数险招！
　　但是，西鲁不但未用“老骥伏枥”，相反地却回剑疾抽，似乎还未发觉自己已先临危境，高战大惊，抢跨一步，“先天气功”已运集右掌，准备出手抢救。
　　那知怪事便在这刹那之间发生。
　　余妙芳扇面堪堪划到西鲁耳边，但闻“呼噜”一声轻响，那西鲁一颗头颅，竟然向下一缩，登时缩进颈腔之中。
　　余妙芳扇面走空，正不知原因何在，眨眼间，“呼噜”轻响，西鲁的头颅又从颈腔中伸了出来。
　　这种玄之又玄的事，使余妙芳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他大喝一声，反臂回扫，又向西鲁的头上划去……
　　果然！这分明不是假的！
　　西鲁不慌不忙，直待扇面将要划到，略一吸气，那头颅又缩进颈腔中不见，扇面走空之后，一挺腰，头颅又伸了出来。
　　这一来，不但余妙芳大惊失色，便是高战，也瞧得目瞪口呆，不知身何处？
　　他们虽然都是中原武林一等高手，却从未见过这种骇人听闻的怪诞武功缩头之法，余妙芳如见鬼魅，连马也顾不得骑，转身如飞奔逃而去……
　　高战也心惊肉跳，咋舌不已，他不由骇然忖道：难道西鲁身负绝学，竟练成了骇人听闻的“印度瑜伽”奇术。
　　他曾听人说过这种怪诞的瑜伽术，不单能缩骨缩头，更能五脏移位，穴脉移转，只是这些话虽然在武林中流传，却从无人亲眼目睹过有人施为。
　　西鲁见余妙芳去远，嘿嘿笑着去把那弃下的坐马牵了过来，打开马鞘后的包裹，银两都塞进自己怀里，另有几个药瓶，便递给了高战，同时笑道：“柯柯南塔，幸多尼亚，约西阿得。”
　　高战迷惘地接过药瓶，低头见瓶上标着“解药”两字，心中却始终在怀疑：西鲁果真练就了瑜枷奇术，将来到大戢岛时倒是个难得的好帮手，但不知他从何处学得这种骇人听闻的绝学？
　　这时候，西鲁已经将余妙芳的东西处理完毕，含笑上了马，招呼高战道：“高战柯里莫，所柯亚！”
　　高战暗道：“这件事，我必要请教平凡上人，他老人家一定能了解，这到底是甚么怪异的功夫……
　　两天以后，他们到了海边。
　　西鲁一见那浩翰无垠，波涛汹涌的大海，又惊又喜，伏在地上连连叩头，

口里喃喃不休。

高战雇来一条海船，西鲁却不肯上船，指着船只叫道：“ 摩达罗森！摩达罗森！ ”似乎对船只极为畏怯！

高战安慰他道：“ 不要害怕，我带你去一个地方，你就能把心里的事告诉我了，西鲁柯里莫，沙那？ ”

他数日来和西鲁相处，已能意会他口中几句才用话语，知道“ 柯里莫 ”一定是对人的尊称，而“ 沙那 ”便是“ 好不好？ ”的意思。

西鲁听了这两句生硬的蛮语，大感欣喜，鼓掌笑道：“ 高战柯里莫，很……很好！ ”他心中一喜，也脱口冲出一句汉话，虔诚向海船又拜了两拜，终于弃马跨上船来。

扬帆出海，风浪逐渐加大，船身也巅簸得厉害，西鲁坐在舱中，脸色苍白，喃喃念道：“ 摩达罗森，摩达罗森…… ”

风逆浪大，船行得极慢，整整一夜，到第二天清晨，才远远望见大戟岛。

高战立在船头，心里渐觉紧张，自从上次护送辛捷离开大戢岛，数月来，他好像在心里上已经变了一个人，人世崎岖，他固然经历艰苦，但似乎都不及这几次的重大，短短数月，他好像觉得自己老了十年。

而武学越精，也越加令人觉得天地之大，宇宙之博，人生在世霎眼数十年光阴，的确是太渺小，太短促了，少年气盛，争强斗胜之心，相形之下，便消灭不少。

但他不能不关心这一次“ 海外三仙 ”对南荒第一高人仇虎之战，仇虎功参造化，当年便独败少林三大高僧，此次重人中土，自是不可小视，不知自己赶往大戢岛，能对海外三仙有所裨益吗？以他平生所学，对人人武学超凡的海外三仙又能有什么帮助呢？

他忽又想到辛捷慷慨赴死的昂藏气节来，心忖道：我若能像辛叔叔一样，以我这平凡的生命去替代任何人，那就好了。

可是，当他看看西鲁忽又联想到金英，这份慷慨之气，不禁又受到些微挫折，使他又觉得自己不能无挂无牵去赴死，因为他负欠人家太多，若未一一报偿，怎能安心去就义呢？

正因如此，他才觉得自己永远不如辛叔叔，辛叔叔有妻有子，但他在山海关下舍生就死，那气节又是何等难得，何等感人！

胡思之下，船已抵达大戢岛的沙滩旁。

高战才和西鲁下船，沙滩上飞一般奔来一个矮小的人影，扬手高叫：“ 高大哥，你来得正好，快些！快些！ ”

高战诧然望去，那人竟是辛平，不禁惊道：“ 咦！你怎会在这儿？ ”

辛平气急败坏地道：“ 现在一时说不清楚，高大哥，你快跟我来，他们已经在拼命了。 ”

高战更惊，道：“ 谁？谁跟谁在拼命？你倒是慢慢说个明白辛平急道：“ 还用问么，自然是海外三仙和师父他老人家。 ”

高战更加被他弄糊涂了，诧问：“ 师父？你的师父是谁…… ”

辛平一把拉住他的手，道：“ 说也说不清，你快跟我来，我带你去一看便明白！ ”

说着，拖了高战，急急向岛中奔去……

大戢岛上并无高岭峻峰，只有遍地果树，生得异常茂盛。

高战睹物思人，不觉又忆起姬蕾来，那树上小屋依然尚在，许多果树，

都曾经姬蕾亲手栽种整理，如今物在人亡，姬蕾已永远看不见这些自己心血的果实了。

他怅然痴想，不禁呆了，直到辛平驻足连声催促，才匆匆跟着他穿林而过。

过了果林，跟前出现一大片空地，此时空地正中插着一支竹杆，杆顶高悬着一面金链虎头小牌，随着海风，微微摆动。

竹杆下，面对面坐着四个人，左面一列正是“海外三仙”，右面却是个面如婴儿，容貌和辛平生得极像的矮小老人。

高战不问已知那矮老人必是威震南荒几垂百年的“矮叟”仇虎。

这时候，雪地上平凡上人盘膝而坐，遥举左掌和三尺外的仇虎右掌虚空相抵，显然正在拼比内力。

他们这样虚抵掌心，内力发于无形，乍看起来，直如两尊泥塑的人像，但高战一眼看出平凡上人和仇虎彼此头上都冒着热气，就如两支烟筒一般，便知胜负已到最后关头。

他深知这时候千万不能出声打扰，否则，一个偶然的失疏，便足以招致梅怨终生的挫败，是以不敢开口，驻足凝神观看。

无恨生和慧大师坐在平凡上人身后，俱神情凝重，四目灼灼注视着平凡上人和仇虎坐下的积雪。

无恨生听得足音，缓缓抬起头来，向高战微微点头淡然一笑，又全神注意比斗的二人去了。

高战心中一连转了几个念头，忖道：我该不该出手帮助平凡上人呢？要是任他硬拼下去，一旦上人落败，三仙声名，便算毁了……

辛平双手连搓，惶然地低声喃喃说道：“高大哥，你看怎么办呢？”

高战低声问道：“你说……那仇老前辈是你的师父………

辛平点点头，满脸焦急之色道：“这话说来话长，他老人家对我说，上一辈子，他是我的徒弟，我却是他的师父，这辈子轮到他做师父，我做徒弟了，这是师徒门铁定不移的门规……反正我也弄不清楚，只好答应做他的徒弟……”

高战听了一楞，随又低声问道：“这么说，他便不该再跟平凡上人作对！”

辛平压低嗓门答道：“他们本没有动手，只是为了那面虎头银牌，三句话不投机，就打赌起来……”

高战忙问：“你们来了多久啦？”

辛平道：“已经两天三夜，他们一直坐在拼斗力功，到现在还分不出胜负。”

高战大吃一惊，沉声道：”呀！已经拼了两天三夜？再不阻止，他们势必力尽虚脱，落个两败俱伤……”

可是，他虽然心急，却想不出一个可行的方法，足以阻止这两位世上顶尖高手的生死赌斗。

怪人西鲁瞪着一双细眼，紧张迷惘地望海外三仙和仇虎，突然高声叫道：“高战柯里莫！尼翁沙多西库？”

他的意思是问高战，拼斗的两人谁敌谁友？准备出手帮助，那知这一声呼叫，却将全神贯注的平凡上人惊动。

平凡上人正当紧要关头，突听有人用天竺语喝问敌友，心中一震，不由自主睁开眼来，一见竟是高战，心神又是一松！

就在这心情一紧一松，稍涉旁惊骛之际，顿觉一股巨大的无形劲力，当胸直压过来，慌忙摄神运功反拒，不想坐下雪地，已被体下散发的热力溶化了少许！

慧大师看得眉头一皱，朗声道：“老和尚，你输了。”

平凡上人长叹一声，收掌跃起身来，低头看看自己坐过的雪地，果然有一些水渍，后襟之上，也沾湿了一片，顿时脸现懊伤之色，向仇虎拱手道：“仇施主功力精进，已臻化境，老衲败得口服心服。”

仇虎哈哈大笑，站起身来，道：“灵空，你也不是当年的少林秃头了，老夫佩服得很。”

说着，便想伸手取那竹杆顶端的虎头银牌。

无恨生突然闪身上前，拱手道：“且慢，张某不才，还想拜领仇兄绝技！”

仇虎凝目看了无恨生半晌，微笑道：“阁下是仗持玉玄归真的内家修为，要跟老夫较量？”

无恨生道：“不敢，正要讨教南荒第一奇人的绝世武学。”

仇虎脸上隐现不豫之色，冷哼一声，道：“那么，就请张兄划出道。”

无恨生傲然跨近一步，朗声说道：“在下不敢，只得依样葫芦，也学上人一般，领教仇兄的深厚内家功力。”

这话一出，不但仇虎暗觉一震，便连慧大师和高战都齐吃一惊。

因为他们都深深明白，“海外三仙”之中，若论内功修为，实以平凡上人最为深厚，无恨生虽得奇遇，炼成了“玉玄归真”的内功化境，得以驻颜不老，排名三仙中第二位，但和平凡上人相较起来，终嫌稚弱，如今连平凡上人都已败在仇虎手中，无恨生竟然指名以内功拼斗，这不是以己之短斗敌人之长吗？

高战心念疾转，真想挺身而出，代替无恨生向仇虎领教一番，但他自问没有胜得了仇虎的把握，同时，要是他这时候横身其间，势必要惹起无恨生的不快。

这些都是旷世奇人，个个傲骨天生，当面激怒了他，会比杀了他还要令他难堪的，高战想到这里，只得默然缄口。

矮叟仇虎略作沉吟，便爽然点头道：“也好，老夫焉能厚彼薄此，便试阁下的精纯内家绝学吧！”

无恨生双肩微微一幌，抢到场中，两掌互搭，隐捏太极印，含笑道：“在下斗胆，想硬接仇兄三掌，看看南荒奇人，究有多雄厚的掌力？”

平凡上人骇然一惊，忙道：“张施主，你……”

无恨生傲然笑道：“上人敢情断定张某不是仇兄的对手么？”

平凡上人哑然一怔，点头笑道：“老衲不是这个意思，只盼张兄留神一二，仇兄掌力是老衲一甲之前便领教过的，端的令人心折。”

无恨生敞声笑道：“张某虽然修为尚浅，但这等生死交关之事，也有自知之明，咱们只对三掌，还望仇兄暂时勿用那惊世骇俗的移花接木手法才好。”

仇虎脸上不觉一阵热，怒道：“便是硬接实拼，老夫也不惧。”

无恨生笑道：“那么张某就要放肆了。”

那“了”字方才出口，蓦地双掌向外一翻，掌心外露，竟然色作晶莹，恍如美玉，顿时一股狂飚，挟着风雷之声，猛地袭向仇虎胸口。

仇虎人本矮小，无恨生身材修长，居高临下，有如泰山压顶，将仇虎上

半身全都笼罩在一片劲风之下。

矮叟仇虎冷屑地晒笑一声，左掌一扬，果然硬接一掌。

两股掌力遥遥一触，平空暴起闷雷般一声巨响，疾风横卷，劲力四射，无恨生双肩微微一幌，当场后退了一步。

那仇虎仓促之间还手，又以单掌迎敌，忍不住上身一阵剧摇，左脚倒踏了一大步，雪地上留下浅浅一只脚印。

无恨生仰天大笑，状极冷傲，似乎一掌之下，已不把仇虎放在眼中。

仇虎吃了暗亏，心中也暗感骇异，忖道：看不出这书生外貌文弱，掌力却如此强猛，不愧挤身“ 海外三仙 ”之中。

他毕竟是久经大敌的人物，一掌之后，反把轻敌骄态化去不少，含笑说道：“ 张兄不愧是中原异人，还有两掌，老夫也要放肆了。 ”

无恨生笑声一沉，左足横跨半步，那仇虎突地一扬右掌，也是猛力一掌直劈了过来。

无恨生嘿地吐气开声，翻掌又是一招硬接，“ 蓬 ”地一声，掌力交实，忽然胸中一阵血气翻涌，竟差一些按捺不住，身不由己，又倒退了一步，雪地上留下的脚印，足有寸许深浅。

他急忙深纳了一口气，再看仇虎，却立在原地半步也没有移过，目光灼灼注视着自己微笑。

一股羞恼之念，陡从无恨生心底冒了起来，他一世孤傲不群，除了“ 海外三仙 ”，平生仅仅佩服过两个人，一个是“ 七妙神君 ”梅山民，另一个便是高战的授艺恩师“ 边寨大侠 ”风柏扬，这两个人之中，梅山民胸罗万机，无恨生与他煮酒论剑，心中暗为折服，而风柏杨在无极岛上和他力拼之下，战成平手，也算得他平生仅遇的劲敌，仇虎虽然成名甚久，但甚少在中原扬名立万，无恨生虽然听过许多关于他的绝世功力的传言，心里却始终不大相信。

这次仇虎远来大戢岛，若依慧大师主意，原想把“ 虎头银牌 ”交还了他，本不至彼此以武相见的，平凡上人早已拜领仇虎精奥武学，也无意再行动手，只有无恨生不服，一力怂恿二人跟仇虎一较高下，这才使平凡上人和仇虎力拼两天三夜，终于在精神微分之际，不幸落败。

无恨生从旁冷眼看出仇虎动力，也只与平凡上人在伯仲之间，傲念一生，又挺身索斗，第一掌略占了一些便宜，当时趾高气扬，不想第二掌一招硬接，竟险些吃了大亏。

他一阵恼羞成怒，心里已暗暗动了杀机，双臂伸缩，混身骨骼不住“ 格格 ”作响，已将毕生功力，尽都运集在双臂之上。

高战旁观者清，明知无恨生这一次出手，也许便是一人生死立判的一击，不禁心头狂跳，暗暗替无恨生捏着一把冷汗。

海上凛冽的寒风，一阵阵卷掠而过，果林摇曳，发出“ 沙沙 ”低响，突然天空又飘起雪花来。

海风吹刮着高战的衣襟，不住“ 拍拍 ”作声，场边众人，都全神贯注着仇虎和无恨生二人，只见他们彼此注目而视，身上衣衫在强劲海风之下，纹丝也不动，雪花飘到近身三尺左右，竟都斜飞开去。

显然，他们已各自运集了全身功力，准备作那胜负高低的拼力一搏。

飞雪中，无恨生缓缓举起右掌……

众人见他掌心此时己全成了一片白玉之色，映着漫天白雪，毫不逊色。

仇虎也慢慢抬起右掌，竖掌如刀，掌沿斜露，凝神待敌！

高战突地心念一动，纵身疾掠，陡向场中扑了过去……

这刹那间，无恨生掌势忽落，吐气开声，沉声喝道：“接掌！”

一股狂风，卷飞了漫天雪花，猛然地向仇虎撞去，湛湛将要袭到近身，无恨生突然欺身又跨近一大步，挫腕之间，顿时掌力又加了二成！

仇虎也是一声大喝，翻掌吐劲，力挥而出……

但他们发出的掌力尚未相交，蓦然一条人影落在场中，那人双臂分挥振起，居然左右同时硬接了两人一掌！

“蓬蓬”两声，无恨生和仇虎都觉得自己的掌力好像忽然撞在一堵坚厚的墙上，不但无法冲过，那强猛的回震之力，竟使他们各自晃了几晃，耳中听得微哼之声，凝目看时，才看出那人竟是高战。

高战交换着用手揉着自己的双腕，似是被两方强猛的掌力震酸了手臂，皱眉说道：“二位老前辈，彼此并无仇隙，何苦这般全力硬拼，要是有个失手，岂不折损了武林中一根擎天支柱，高战虽是晚辈，也觉得为二位不值！”

无恨生大感愕异，他自问这一掌乃平生功力所聚，世上能接得住的人，屈指可数，高战年纪这样年轻，就算他遇奇再多，也承受不住自己这全力的一掌，难道说他还强过他的师父“边寨大侠”风柏杨么？

那边仇虎也同样骇然失惊，他更是百年中从未逢过敌手的狂人，万万也想不到中原之内，竟会有这么一个年轻娃娃，居然同时硬接了自己和无恨生内家至刚掌力，这简直是他一生中最诧异的遭遇了。

场中顿时沉静得没有一丝声音，这儿虽然只有四五个人，但人人都是当今天下一等一的绝顶高手，可是，他们心中，却深深被高战的骇异功力所震动。

他们自然不会知道，高战自从幼食千年参王，得天独厚，竟将关外“天池门”镇帮之宝“先天气功”练到十二层，这等功力，休说“天池门”中乃开天辟地第一人，便与在场任何一位相较，高战也毫不逊色，以他现在的功力来说，实已在他师父“边寨大侠”风柏杨之上了。

辛平忽然奔上前去，张臂抱住高战，喜极叫道：“高大哥，真亏了你………

平凡上人也摇摇头笑道：“这娃儿，唉！少年人一个赛似一个，咱们自然该老了。”

仇虎正色道：“老夫有幸迭遇中原高人，衷心至感钦佩，咱们师徒们自信也非泛泛之徒，且等三年之后，老夫自当嘱我这徒儿再入中原，那时还当向中原各位高人领教。”

说着，又向无恨生含笑拱手，道：“岛主掌力浑厚，实乃老夫平生仅见，他日有机，还当再领教益。”

无恨生冷哼一声，答道：“张某随时候教就是。”

仇虎也不再多说，凝目望了高战半晌，还自取下竹杆下的“虎头银牌”，挂在颈上，携了辛平，转身大步向海边步去。

辛平扭回头来向无恨生叫道：“外公，我跟师父去了，爹爹那儿，烦高大哥替我转达一声，三年之后，我一定会回来的最后几句话，人已去远，竟有些听不亲切了。

无恨生重重地一顿足，道：“这不争气的孩子，中原武学那一些比不上南荒蛮人，偏偏愿意跟了他去！”袍袖一拂，也转身离去。

平凡上人望着无恨生远去的背影，良久才黯然叹了一声，轻轻道：“唉！

这位老弟样样都好，就是性情太傲了一些，久后必受傲性之累……”

慧大师一直没有开过口，这时突然向高战道：“你去沙龙坪时，顺便告诉辛捷，就说林玉那孩子已在老尼门下，叫他们不必寻她。”

高战一怔，惊问道：“真的？玉妹妹竟会拜在老前辈门下？”

慧大师冷冷道：“一些不错，但你可要记住，小戢岛不是男人们乱撞的地方，你少来找她才好。”

高战脸上一红，尚欲多问几句林玉的近况，那慧大师已飘然去得远了。

平凡上人笑道：“这尼婆，故作冷傲，心理比谁都爱热闹，这些人个个装腔作势，我老人家真是不懂有什么好处。”言下之意，似根本未将自己败在仇虎手中这回事放在心上。

高战回头见西鲁还怔怔立在身后，突然记带起他来的目的，忙将遇见西鲁的经过向平凡上人详述了一遍。

但平凡上人不待他说完，便挥手拦住他的话头，道：“这件事你先等一等，我正有事件要告诉你，现在你来得正好。”

他从怀里取出一本精致的小册子，递给高战，笑道：“这是那一本‘风火凝气功’的汉语译本，我费了三天三夜，才替你译成汉文，不过说实在话，我老人家可没有从中偷学一句半句！”

高战素知平凡上人言语风趣，也不介意，笑了笑，称谢去接，但平凡上人突然一缩手，正色说道：“且慢，我老人家替你化费心神，这等苦差，总不能白干，你也得答应替我去办一件事，当作交换，你愿意吗？”

高战笑道：“你老人家便没有替我译这册子，但有吩咐，高战也定当尽力以赴。”

平凡上人神色凝重地道：“不！我和尚向来不白占晚辈便宜，同时我要你去办的这件事，或许十分艰难，必须要你心甘情愿的去才行。”

高战见他说得慎重，诧道：“你老人家究竟有什么重大的事，要我去办呢？”

平凡上人道：“你先答应一定要去，我再说出来，否则，咱们这场交易，大可不谈。”

高战爽然应道：“上人差遣，虽赴汤蹈火，高战也不推辞。”

平凡上人哈哈笑着，拍拍高战的肩头，道：“好个爽快孩子，咱们的交易成了，你跟我到这边来。”

他突然扭头向西鲁说道：“尼翁西库，阿多约，沙那！”

西鲁骇然一惊，怔怔望着高战。

平凡上人向高战笑道：“我告诉他，要他等在这儿，别跟咱们一起，你再告诉他一遍。”

高战便对西鲁道：“西鲁，你就在岛上随意玩玩，只别走得太远，我等一会再找你。”

西鲁一弯腰，恭敬地道：“有喜！高战柯里莫！”

平凡上人笑道：“这家伙倒好玩，对你竟这般敬重，‘柯里莫’乃是对长者的尊称，除了仆奴对主人，普通是很少用的呢！”

平凡上人领着高战直到他的茅屋，相对坐下，这才正色说道：“我要托你去替我寻一个人，你只要找到他的安身之处，回来告诉我就好了，便算大功告成，这事听来简单，但第一，你不能让那人发现，因为那人一见生人，必定搬迁，再找他就难了，第二，那人现在的可能去处，连我也不知道，也

许天涯海角，永难觅得，第三，那人功力十分高强，性情又刚烈得紧，你若被他发觉，或许遭遇横祸，我想了许久，必得个武功说得过去的人才行，方才见你独挡仇虎和无极岛主夹袭掌力，所以认定你是最恰当的人选了，高战，你愿意去替我办这件大事么？”

高战从未见过平凡上人这等慎重忖托一件事情，顿感责任重大，忙道：“你老人家究竟要寻谁啊？”

平由上人眼中忽然隐隐现出两滴泪水，但他浑身微微一震，又极力将凄苦之情忍了回去，笑道：“在沙龙坪，你听到无极岛主说的故事吗？”

高战心头一震，脱口道：“你要我去寻灵云大师！”

平凡上人缓缓颔首，再也忍耐不住，热泪竟夺眶而出……

高战激动得拉着他的手，感动地道：“上人！我一定要替你老人家寻到他，那怕是踏破关山，上穷碧罗，下尽黄泉……”

说到这里，也哽咽不成声。

他从平凡上人那含泪的眼神中，看得出他虽然偌大年纪，却对那多年分离的师兄，怀着无可比拟的思念，那一颗伤感而赤诚的心，正如一个万里他乡的游子，渴望着再晤见亲人一般，这种感人的眼神，高战曾在自己爹爹临死之际看到过一次，不久之前，与辛捷分手时看到第二次，现在是第三次见到，竟使他热血沸腾，双手都微微发抖，险些不能自己。

平凡上人含泪而笑，一面轻抚着高战的手背，像一个慈祥的母亲，一面喃喃说道：“八十年了，整整八十年，我和二师兄，无时无刻不在怀念着他，只因他素性刚烈，当年嵩山一战落败，我们三人含恨出走，他就曾誓言，炼不成绝世武功，胜不了矮叟仇虎，他永远也不再跟咱们见面，这些年来，从未得他半点音讯，我和二师兄还当他已经圆寂了呢……”

他不觉又长叹一声，道：“现在冤仇也该解了，仇虎并非恶人，大家全为了一个‘名’字堪不破，落得含恨了七八十年，细想起来，真是太不值得。”

高战一直没有再开口，只是凝神倾听平凡上人喃喃而语，好像静静听着一个历尽沧桑的老人，在向他述说人世的荒谬和悲凉。

他虽然没有见到当年嵩山绝顶那场惊天动地的大战，但他不难想像，那激烈和沉痛的程度，只怕不是自己所知的任何血战所能比拟，否则，也不会使这三位有道高僧，羞愤之下，隐居埋名了数十年光阴。

他好像已经看见那激战之后的嵩山绝顶，三个高僧相抱痛哭，为他们衷心爱戴的少林派蒙受的羞耻而悲哀。

不期然的，他又忆起当自己得悉恩师蒙难，死在关外群丑歹毒的的暗算之下时，那种悲愤激昂，椎心泣血的往事。

但是八十年后的平凡上人，不幸再度败在强敌手中，他不但不再引为终生奇耻大辱，却反而宽恕了敌人，这份难得的慈念，使高战越发为他的思念师兄，激起无限同情，无限钦佩……

不知过了多久，高战才记起问道：“上人，无极岛主不是不肯说出在哪里见到灵云大师吗？咱们要找他，应该先从何处找起呢？”

平凡上人道：“他初时不肯说，这几日经我多方设法打听，已经知道大师兄原来隐居在晋西吕梁山附近，我想晋中深山甚多，师兄纵或迁移，也必在附近，你可以先到晋地，再相机而行。”

高战点头道：“我立即便动身，能不能如愿寻到，自会随时告诉你老人家。”

平凡上人道：“那倒不必急在一时，我先写一封信，你携往普陀我二师兄处，求供他那通灵巨鹤，乘了再往晋地，对寻他之事，也许有些裨益。”

说罢，果然立刻提笔作书，写毕，连同那本“风济凝气功”的译本，一并给了高战。

高战收妥信函，起身告辞，便要启程平。平凡上人却道：“现在我的事讲完了，你不是也有事找我吗？快去把那蛮子找来吧！”

高战这才想起西鲁，匆匆出屋将他寻到，引到平凡上人面前，道：“这人在济南与我不期而遇，竟能直呼我的姓名，又提到金鲁厄和一个叫做金巴的人，我听不懂他的话，才把他带到大戢岛来。”

平凡上人微感一惊，诧道：“金巴？金巴的意思，便是汉语中的金姑娘，你认识什么叫做金姑娘的女娃娃么？”

高战闻言骇然一跳，忙道：“是吗？难道他说的真是金英？”

西鲁在旁听见，脸上顿现喜色接口道：“有喜！金巴柯里莫。”

高战急道：“上人，求你快问问他，毕竟他肚里装的什么事呢？”

平凡上人点点头，便用梵语和西鲁交谈，直谈了将近半个时辰，竟是滔滔不绝，尚未谈完。

高战又听不懂，只怔怔望着他们叽叽咕咕谈得极快，那西鲁连说带比，说得口沫横飞，平凡上人渐渐脸色凝重，偶尔反问一句，显得事态极为严重。

好容易把话谈完，平凡上人默然沉思，似乎心中有件重大之事，一时甚难决断，半晌没有言语。

高战听得西鲁频频提到“金巴”和“金鲁厄柯柯南塔”这两句，心知事情不妙，一颗心砰砰直跳，忍不住问道：“上人，他说了些什么？”

平凡上人突然伸出手来，慎重的道：“你把那封信还给我吧！这件事非你立刻赶去不行，普陀之行，只好暂缓了。”

高战骇然道：“是什么事情这样严重？”

平凡上人长叹一声，缓缓说道：“这人名叫西鲁，是金英父亲昔年一位亲信家人，后来离开金家，潜心学习印度瑜伽术，不料学成回去，金家却正逢大难………

高战“霍”地从椅上跳了起来，失声道：“什么大难？难道这事和金鲁厄有关么？”

平凡上人点点头，道：“正是，那金鲁厄叛离恒河三佛，在风火洞前被金伯胜佛打了一掌，竟然并未死去，潜伏林中，偷听得老衲和三佛谈话，知道金英家中有一种兰九果，乃是疗伤圣品，他那时挨了一掌，内伤已极重，便偷偷潜往金家，窃食了兰九果，更将金英的父亲打成重伤……”

西鲁在旁边连连点头，表示平凡上人说得极对，高战却心急如焚，插口又道：“那么，这事怎又牵连了金英呢？”

平凡上人道：“金鲁厄在金家肆虐，正值金英从中原返家，被金鲁厄劫掳而去，目下恒河三佛搜遍天竺，也寻不到他的匿身之处，所以金英的父亲才令他远来中原，一面将这件事告诉你，一面也是要你领他在中原搜寻金鲁厄下落。据他说，那金英的父亲精通数理，曾暗占一课，说那金鲁厄掳了他女儿，已经避入中原来了。”

高战听了这番话，宛如一盆冷水，从头上直淋到脚跟，当时脸色大变，怔立当场，说不出一句话来。

平凡上人叹道：“娃儿，这是你一段情缘，自该由你去了结，老衲的事，

急也不在一时，你就先设法追查金鲁厄和金英下落要紧，那金鲁厄为人机诈百出，武功又高，得恒河三佛精髓，便是没有劫掳金英，他一到中原，也将为中原武林带来骇然风波的……”

高战突然坚毅地道：“不！我既然答应上人去寻灵云大师下落，自然以这件事为主，何况寻找金鲁厄，也不是一蹴可成，两事并不冲突，我这就赶往普陀借取通灵巨鹤，烦上人令西鲁回天竺去吧！要他转致金英之父，只要我能找到金鲁厄踪迹，必然设法救回金姑娘，亲送她回天竺去！”

话一说完，拔步离了茅屋，飞一般迳向海边奔去。

平凡上人轻叹一声，颔首道：“难得！难得！这娃儿豪气干云，一诺千金，儿女情意虽重，却处理有条不紊，冷静精明，他日成就，只在辛捷之上，唉！武林中若非这几位天纵奇才，更不知魔孽要嚣张到什么程度哩！”

说到这里，又是一声浩叹，那阴沉的脸上，似乎已绽现出一丝开朗的曙光……

渐东玉盘洋中，岛屿星罗棋布，礁石处处，无风三尺浪，端的是个险恶的所在。

浪头汹涌，孤帆一点。

一艘满张风帆的快船，乘风破浪，向南驰去！

船首上立着一个少年英杰，愁容满脸，剑眉紧紧纠结在一起，负着手，痴痴望着海天相接之处那单调而无聊的水平线，不时从他口中，长长嘘出一口幽幽闷气。

他——便是那满怀愁思，赶往南海普陀途中的高战。

海上风力虽大，却吹不散他满腔愁云，吹不去他浓重的忧愁，他硬着心肠跨上南行的海船，一怀情思，早已飘飘荡荡向西掠过沙漠，飞落在那宏伟锦绣的庄园中了。

金家那灿烂夺目的琼楼玉宇，仿佛又展现在他的眼前，他怎能忘记金英那银铃般的笑声？那四名美婢俏皮的嘻闹？更清楚地记得那大王石墓，海市蜃楼，以及高大健壮的骆驼，还有半遮半现的天竺公主……

他有些奇怪，为什么当时见到那些听到那些，并不觉得深划，此时回忆起来，却令他心弦为之频频震动，好像那些沙漠中的奇景，一一就在眼前，竟比初见时还要亲切十分。

船在摇，就像是坐在骆驼高高的肉峰上，只是，海天茫茫，见不到沙漠中海市蜃楼奇异的幻境。

他又想到金鲁厄，那看来眉目清秀的书生，他连授艺恩师尚且起心谋害，为人奸险狠毒，已经可想而知，金英落在他手中，不知将会遭遇多么悲惨的命运！

金英为了援助自己脱身，不惜甘冒白发婆婆的盛怒，那一次，她的苦头一定也吃够了，不想返回家中，又碰上金鲁厄那人面兽心的东西……

许多往事在高战心中翻腾，他心潮起伏，不亚于汹涌的海浪，想到愤怨之处，忍不住放声长啸，用力的挥舞着拳头，恨恨道：“金鲁厄！金鲁厄！只要对英妹妹稍有一点冒犯，有一天落在高战手中，必将你碎尸万段，难泄此恨！”

啸音四散在辽阔的海洋上，远远地播散开去，高战心中气闷，好像舒畅了许多，他反手又拔出身上短戟，两手一合，“嚓”地接上长杆，迎风抖起一团戟花，然后轻轻抚摸着那乌亮的戟身，一刹那，父亲慈祥地声音，又在

耳边荡漾起来：“……战儿啊！我死了之后，你把一切都卖了，回到老家去，如果能再碰到那位传你内功的奇人，就跟他去学功夫，将来好为国家做一番大事……”

那声音萦绕在高战脑际耳边，永远是那么深沉而清晰，他抚弄着长戟，心中却生出无限愧恨！

是的，他已经从那位奇人处学得了惊世骇俗的武功，但这些日子来，他何曾替国家做过什么事呢？清兵虎视关外，朝中昏庸颓败，而他，除了在江湖恩怨中打滚，实在有愧这一身武功，愧对高家历代英雄祖先。

这杆长戟在高家祖先手中，不知多少次挽救国家于危亡，在战场上立下过多少辉耀的功绩，他怎能使它长此埋在江湖仇怨之中？

蓦地，他又想到辛叔叔最近所说的几句话：“世道坎坷，英雄迟暮，叔叔老了……”

是啊！等到岁月逝去，鬓上添了白发，时日磋砣过，当他也兴起“英雄迟暮”之感时，他将再无面目，去到九泉会见高家的列祖列宗！

他用力一顿长戟，唱然叹息一声，展目望处，一列海岛已呈现在眼前，心里不禁暗暗自语道：“只等这两件大事一了，便是高战投身军旅，执戈卫国的时候。”

一阵海风吹过，高战豪性大发，情不自禁低声吟道：“昂藏赴一死，马革裹尸还……是啊！大丈夫马革裹尸，才是男儿最佳葬身处……”

沉吟中，船身一顿，后稍的船老大叫道：“这位少爷，普陀到了。”

高战闻声一震，举目打量前面这座高山，但见丛林密茂，气派万千，点点屋瓦，从绿丛中飞出一角，船只泊处不远岸上，有一艘石刻的画舫，海边一块巨石，石上留着个巨大的赤脚深印。

相传那石舫便是众仙同游南海时的遗迹，而那大脚印，便是观音大士踏上普陀时留下来的。

这南海佛门圣地，端的巍峨肃穆，使人一临其间，不期然会生出无限虔诚的敬意来。

高战随手掷给船老大一锭银子，收了长戟，跃身上岸。

他取出平凡上人交付给他的书信，只见信封上端端正正写着“普陀禅林上院”几个字，当下毫不迟延，迈步向山上面行。

离岸不远，有一条简单的街道，石板铺的道路，一直延伸向山腰，街上也有儿家货店酒馆，是专为游客而设的。

高战才进街内，早有小贩上前兜生意，叫道：“少施主，买一串菩提子吗？”

高战见那人手上挂着一只竹篮，篮中盛着一串串佛珠，每粒佛珠，约有小指头大小，那小贩举起佛珠，从孔中迎亮看去，孔中竟有一尊趺坐的佛像。

高战大感惊奇，心想：这东西倒是精致少见，天竺人崇佛，我若买些将来送给英妹妹，她必是喜欢。”于是爽然购了一串。

问明禅林上院所在，高战大步穿过市街，拾级登山，渐行林木渐深，人声沉寂，偶闻鸟鸣虫声，磐声梵唱，阵阵传来，令人顿觉尘念尽涤，心地空明。

正行着，突然近面从山上并肩走来两名僧人，二人都在三十左右，举步轻盈，一恍眼已到高战前面，石道狭窄，高战连忙停步让在道旁，拱手道：“二位师父先请！”

那两名僧人展颜一笑，缓缓行了过来，和高战擦肩而过，其中一个含笑稽首道：“少施主是上山随喜的吗？”

高战道：“小可正欲登山拜见一位老菩萨。”

那僧人扫目望了高战身后的戴尖一眼，脸色突然一沉，道：“啊！敢问少施主欲寻那座寺院，那位师父？”

高战平生从不说谎，便道：“小可欲往禅林上院，求见一位有道高僧，他便是……”

他忽然住了口，原来这是陡地想起，那骑鹤的枯瘦高僧从前在少林寺的法号虽叫做“灵镜大师”，但他乃逃禅离寺隐居之人，这时一定已经改换了名称了，可惜自己竟未想到这一点，当时忘了问明平凡上人，如今被那僧人一问，才顿时想起，竟答不上话来。

那僧人也没追问，仅只冷冷一笑，道：“少施主身携兵刃，必是江湖武林中人，若无重大之事，还是不要在普陀清静佛地生出是非来才好，这是贫僧肺腑之言，少施主不要见怪。”

高战知他已起了误会，连忙笑道：“大师父过虑了，小可乃奉一位前辈差遣，持书赶来普陀，欲向一位老前辈借用一件东西另一个僧人冷冷打断他的话头，道：“既是这样，少施主怎会不知那人的姓氏？”

高战讷讷无话可答，皆因“少林三僧”自从离开嵩山隐居，必不再提及从前往事，他怎可随口便把这段隐事抖露出来，吞吞吐吐半晌，才尬尴地笑道：“这个……小可一时忘了那位前辈的称谓法号，等一会想想也许便能记起来。”

那两个僧人脸上笑容尽敛，隐约已有些不豫之色，冷哼一声，道：“但愿少施主能想起来才好！”说罢，昂然举步，依旧向山下飘然而去。

高战怔怔地直到他们去得远了，不禁轻叹一声，暗骂自己当真糊涂，匆匆赶到普陀来，怎会连人家法号都说不出来一难怪人家要误会自己是特来挟械寻仇的了。

他急急又掏出平凡上人的书信，翻覆细看，信封上果然只有“普陀禅林上院”六个字，并无收信人的姓氏名称。

信封已经贴口，高战又不便拆开查看内容，一时间，急得搔头抓脑，没有了主意。

假如他就这样寻到禅林上院去，别人问起来，势必无言回答，假如再赶回大戟岛去问个清楚，事实上一往一返，费时误事，更为不妙，可是，他如果不能见到灵镜大师借得通灵巨鹤，又怎能去寻灵去大师和金英呢？

踌躇半晌，忽然想到一个主意：“普陀乃是游人信士众多的地方，我何不假扮游人入寺随喜，暗暗设法找到灵镜大师，再拿出平凡上人的书信，岂不就成了！”

他轻轻点了点头，揣回书信，急急又迈步上山。

转过一丛密林，迎面现出崇檐叠角一栋大庙，庙前两列青松夹道，左右塑着两头石狮，门上横扁，果是“禅林上院”四个斗大金字。

这时候，庙门大开，可以望见门里还有个宽大的院落，清扫得十分清洁，再后方是正殿庙房，已遥遥看不甚清晰，奇怪的是，虽在白昼，却不见院中有僧人行动。

高战整顿衣衫，将戟尖藏在衣下，以防再引起误会，然后装着游山玩水客人，缓步跨进大门……

院中冷冷清清，生像个无人居住的空寺，高战满怀诧异，穿过院子，踱到正殿门外，举目张望，殿上也是一片幽寂，竟看不见一个和尚踪影。

他心里大感奇怪，故意咳嗽一声，朗声道：“里面有人吗？在下是特来参佛随喜的。”

话声才落，左侧一阵轻微脚步声响，刹时转出一个年纪五旬的黄衣僧人。

那僧人一双眼神分外锐利，上上下下将高战打量了一遍，合十道：“施主有何事见教？”

高战见他两侧太阳穴坟起甚高，显然是位内功极高的好手，忙拱手才道：“在下久慕普陀圣地，今日特来一游，欲要搅扰贵寺几天，自当厚奉香油之资。”

黄衣僧人脸上忽然现出不耐的神色，冷冷道：“小寺向来不留宿外客，施主如欲随喜游玩，普陀寺庙甚多，何不另投他处？”

高战听他语气竟十分冷漠，心里虽有些不快，但也不便强人所难，想了想，便笑道：“即是这样，大师父可肯容在下就在贵寺随处观赏一会？”

黄衣僧人摇摇头，道：“敝院今日正当有事，只怕无人导引施主游玩……”

高战笑道：“这个不妨，在下意在瞻仰贵寺的宏伟建筑，便独自游赏一遍，也不要紧。”

那黄衣僧人凝神又看了高战片刻，嘴角掀起一抹冷冷的笑意，颔首说道：“那么，施主就请随意吧，只是后院众僧住所，尚请施主不要乱撞才好，早早离寺，以免错过他寺宿处！”

高战笑道：“在下领会得……”

但他话还没说完，那黄衣僧人竟已转身疾步而去，隐进左侧一扇圆门中。

高战看那僧人步履之间，十分矫健，落地无声，恍如飞絮，心里暗暗纳闷。按说禅林上院既是灵镜大师隐迹之所，寺中僧人各负武功倒不稀奇，只是，偌大一座禅寺，不见僧人影踪，好容易叫出一个人，又率直拒留游客留宿，言语之中，竟然十二冷淡，这却使人猜解不透了。

难道说，寺中真的发生了什么重大之事？抑是自己来得不是时候？

他只觉这座禅林上院透着十二分古怪，满心狐疑，假作在殿中观赏佛像，暗暗却倾神澄志，注意着四周情况。

看过了正殿“释迦”和“十八罗汉”，高战负手漫步，转过后殿。

但他刚到转角处，却陡见一条人影，在后殿门外一闪而没。

高战此时一身功力已臻化境，耳目何等敏捷，但竟未能事先发觉殿后有人隐伏窥探，而且仅看见人影一闪而逝，居然连那人的衣着也没有看清，这真使他骇然不已。

他仅只微微一怔，便假作没有看见，反背着双手，仰头一一细看那些木雕泥塑的神像，口里不住低吟，显得赞赏不已，兴味正浓。

这禅林上院规模甚大，前后三进神殿，左右又有偏殿，每一尊神像莫不金壁辉煌，灿烂夺目，高战独自儿浏览，足有两三个时辰，方把三进正殿看完，其中并未遇见第二个寺中僧人。

那暗中窥察的人，也没有再被发觉，高战倒有些失了主意日影西堕，天色暗暗下来。

高战迫不得已，正想退出寺外去，蓦地，忽听殿外传来一阵沉重的脚步声响。

那脚步声参差不齐，至少有两人以上同行，但并不是向殿里进来，却是

沿着殿外一条通道向后院行去。

高战久未发现人声，这良机自然不肯白白放过，当下深深吸了一口真气，肩头轻晃，已掠到殿门侧阴影中，从门侧镂花窗格中偷偷望出去，望见竟是登山时途中所遇的两名中年和尚，正急急向后面赶去。

从他们脸上看来，似乎有什么极重要的大事，四道浓眉紧紧皱着，气嘘嘘直奔向通往后院的大门。

才到门边，突见人影疾闪，从门后跃出另一个魁梧的红衣和尚，低声喝问道：“法明，法慧，可曾听到消息么？”

二僧连忙停步，合十答道：“弟子们已听到确切讯息，烦请师叔转报方丈。”

红衣僧人道：“方丈正候你们消息，快进去当面秉报吧！”

二僧应声随着红衣僧人匆匆进入后院，过了不片刻，院门口脚步声又起，霎眼又有两名僧人如飞而至。

那红衣僧人倏忽再现，神情紧张地道：“法静，法海，可曾见到无为上人？”

法静法海躬身合十道：“承上人金诺，今夜四更，定然赶到。”

红衣僧人长长嘘了一口气，道：“有他老人家来，万事无碍，好吧！你们且去休息，我自会代你们秉报方丈……”

高战正听得出神，突听身后“沙”地一声轻响，紧接着一个冷冷的声音说道：“施主，这里可听得清楚吗？”

高战身形疾旋，回目望去，原来那接引自己的黄衣和尚，已赫然立在殿外。

高战大觉尬尴，笑道：“在下不知，原来贵寺果然正值有事，打扰甚久，这就告辞。”说着举步欲行。

那黄衣僧人迅若飘风横身拦住去路，冷笑道：“施主说得好轻松，禅林上院虽然不中用，也不是施主说来便来，说去便去的地方。”

高战知他误会已生，仍然笑道：“在下原属无心，大师父要怎样才肯放在下出寺呢？”

黄衣僧人冷叱道：“施主既是有目的而来，说不得，只好委曲施主留下了。”

高战忙道：“大师千万不要误会……”

但那黄衣僧人不待他把话说完，大袖猛地一挥，厉声喝道：“踩探奸细，还不与我拿下！”

殿外应声跃进四名高大的僧人，霍然一分，铁拳齐扬，登时激起四道劲风，猛向高战遥击过来。

高战心念疾转，暗想：我不可跟他们伤了和气，暂且离寺，今夜四更再来不迟。主意一定，并不还手，腰间微扭，宛若一条游鱼般从四股拳风中闪身出来，急急向殿外抢去！

那黄衣僧人大声喝道：“那里走！”一顿双足，掠到门前，两袖陡地交拂，竟用的“小天星”内家手法，倏忽间拍出三掌，将大殿正门封住。

这三掌出手，快得好像同时递出，疾风横扫，带得高战衣角飘起一尺多高！

暴响声中，高战纹风未动，黄衣和尚却被震得一连晃了三晃，终于拿桩不稳，倒退两步，高战意在出困，腾身拔起，已藉这石火电光的刹那抢出殿

外……

但是，当他脱身出殿，扬目一瞥，却不由大大吃了一惊！

原来就在这短短一刹那间，那空荡荡的院子里，早已密密麻麻站满了许多和尚，人人怀抱着一柄明晃晃的戒刀，七人一组，遍布在院中每一个角落。

院中群僧，少说也有百余人，但却个个凝神待敌，竟没有一点声息。

这显然是布成一种阵法，而且百余僧众秩序井然，丝毫不乱，单凭这一点，足见这阵法必是久经训练的合击之术。

高战倒不是担心冲不出去，但他原不是寻事而来，假如仗持武功硬撞出寺，难免失手伤人，这场误会，岂非更无法解释了吗？

他略一沉吟，殿里黄衣僧人已领着四名和尚紧追出来。

众僧同声大喝，阵势业已迅速地发动，最近的一组七个和尚“霍”地一合，抢占了左方天干方位，几乎在同一瞬间，另一组七名僧人戒刀斜举，又拦在右方地支位上，那黄衣僧人厉叱一声，满场僧众尽都挺刀而进，彼此穿梭互换，但见整个院子里全是一片寒森森的刀光，映着一张张木然的面庞，你进我退，交叉游走，生像是一丛刀轮，开始转动者向高战直逼过来。

高战长叹一口气，探臂一挥，“嚓”一声轻响，长戟已合在手中。

他这里兵刃才到手，蓦闻暴喝声起，左右前后十余前后柄戒刀已经一齐卷上来。

高战长啸一声，长戟一抖，划起一道灿烂的银弧，“叮叮”连声，四周刀锋顿时直荡开去，但一波才退，第二层十余柄戒刀又从四面猛卷而来。

高战豪念大发，抖擞精神，从第一招“金戈耀日”开始，展开高家传家之宝四十九式“无敌戟法”，长戟划空，振起“呼呼”风声，四周刀光登时一敛。

黄衣僧人见高战这般骁勇，陡又发出一声大喝，阵势忽地一变，百余僧众突然加快步子，飞快地环绕着高战旋转起来，戒刀此起彼落，恍如汹涌的浪头，一波未退，一波又到，翻翻滚滚，无止无休。

高战渐渐感觉四周压力越来越重，“无敌戟法”竟有些施展不开了，雄心立生，引吭又是一声厉啸，手上招式一变，竟用了“恒河三佛”所授的“天竺杖法”。

这一来，长戟威势陡增，高战边战边移，不多久，已到前寺门前，阵中僧人闪避不及的，一连负伤了七八名。

高战不觉有些懊悔，大喝一声，长戟连演绝学，荡开四周刀影，一拧身，掠上寺门瓦顶高声说道：“在下无意与贵寺为敌，失手之罪，容后自当补偿！”

说完，转身如飞隐入夜色之中。

黄衣僧人看得目瞪口呆，自知纵追下去，也无法拦得住高战，怔了许久，才挥挥手道：“撤阵，击鼓请方丈临殿议事……”

苍茫夜色中，高战疾驰一程，便放缓了脚步，在他身后远远传来一声声沉闷的“咚咚”鼓音，历久未辍！

他寻了一处隐蔽的大树，跃上树枝，废然坐下，暗忖道：“这场架真是打得太不应该了，明明是去寻人的，不想却结了冤家。”

从迹象推断，今夜四更，禅林上院必定有大事发生，寺中僧人均已久经训练，合击的阵式，已不在少林“罗汉阵”之下，他们这般戒备森严，难道有什么厉害的对头要寻上门来么？

可是，这个推想又有些不像，试想灵镜大师功力何等了得，有他在禅林

上院，论理便有厉害的仇家寻上门去，也不至于急急分派门人到什么无为上人处去求援，这样看来，灵镜大师必定不在禅林上院了。

但他身上那封平凡上人的书信，又分明写的是“ 禅林上院 ”，这又是什么原故呢？

高战百思不得其解，决心今夜四更，再赴禅林上院去探个究竟，他想：如果真有什么大胆强徒敢到这里侵扰，自己正好挺身而去，以赎适才撞阵时失手的罪衍。

月儿悄悄爬上了树梢，远处海面波光粼粼，景色幽寂，普陀山好像已经沉沉入睡了似的。

高战一日未进饮食，肚里不觉有些饥饿，忙在树上趺坐行功调息，直到体内真气运行两个周天完毕，睁开眼来，又已精神奕奕，饥意全消了。

他看看天色这时才三更不到，但反正已别无他事，便纵下大树，觅路重回“ 禅林上院 ”而来。

远远地，高战已经望见寺外大门早已关闭，院内漆黑森森，不闻人声，不觉又奇道：看这模样，似又不像有事的光景？

既已来了，索性探个明白，高战展开轻身之术，掩掩遮遮蹑足来到寺外，寻了一颗巨树，身形一纵拔起，轻飘飘隐在树上。

三更过后约有个把时辰，陡听远处顺风传来一声震耳的怪笑之声！

那怪笑声亢长激厉，划过夜空，分外摄人心魄，而且来势十二分迅速，正是遥遥扑向“ 禅林上院 ”来的……

高战精神一震，纵目向笑声来处望去，夜色依旧深沉，竟未发现有何异状？

笑声才落，“ 禅林上院 ”中忽然“ 咚咚咚 ”击了三声鼓，顿时一声梵唱，全院灯火突明，寺门开处，缓步行出两列灰衣僧人。

这些身着灰色僧衣的和尚手执火炬，神情凝重地缓步而出，沿着那两排夹道巨松，每隔三五步，便留下两名僧人执炬看对而立，一直延伸到二十丈外，列成这一整齐无比的火巷。

院中空地上，早已黑压压站满了百余名僧人，人人右手抱着戒刀，左手竖掌问讯，但从寺门通往正殿之间，僧人分列为二，让开五尺宽一条空地通道。

高战好奇地顺着寺门望进去，只见正殿前雁字排开一十八名红衣僧人，暗合十八罗汉之数，另有四名黄衣和尚，簇拥一张巨大的藤床，床上闭目合十，趺坐着一个身披金色袈裟，光面无须的老年和尚。

高战居高临下，一瞧那藤床上的和尚，心里登时一阵凉！

敢情那和尚仅余大半个身子，两腿自膝盖以下一齐折断，用两幅白布包裹着，而且特意掀开架裟，将一双断腿全展露在外面。

老和尚肃容而坐，脸上神情木然没有一丝表情，双手之间，却垂着一串闪闪发光的念珠，倒是他左右四个黄衣憎人，个个都显露出愤惫的神色。

高战认得其中一个黄衣僧人，便是白天在大殿上想拦阻自己的人，此刻不禁暗暗对他生出几分歉意和同情之意来。

他私心猜测：全寺和尚，只怕全在此地了，其中不知谁是灵镜大师？莫非是那断腿的方丈不成？

高战久已听辛捷和张菁讲叙过灵镜大师武功超凡人圣，常骑一只巨鹤遨游四处，容貌枯瘦，大约已有二百岁高龄，但他自己却没有机会亲眼见过灵

境大师的慈容，如今仔细在暗中端详那藤床上的断腿和尚，觉得他那枯瘦模样似乎有几分像，但灵镜大师怎会断腿呢？何况也不见那头通灵巨鹤！

他一面尽在猜疑，一面有些着急，因为他要是无法找到灵镜大师，今后的事，便全都难以进行了，天下那么大，他又怎能在短短几十年生命中，踏遍每一个深山大泽，寻觅灵镜大师或是金英的下落！

正在胡思乱想，倏忽间，先前那怪笑之声又起……

这一次笑声仿佛就在近处，而且仅只短暂的一瞬，笑声已在林边消失。

殿前四名黄衣僧人和十八名红衣僧人尽都神色微变，同时高喧一声佛号：“阿弥陀佛！”

高战骇然失惊，皆因这声佛号之中，竟隐夹着佛门至刚降魔大法“狮子吼”内家功力，他确知那曾和自己对过一掌的黄衣和尚绝无此种高深的功力，那么，这二十二名僧人之中，一定另有内功深厚的高手在内了！

佛号中，藤床上的断腿僧人突然抬头睁目，眼中暴射出两道寒森森的摄人目光！

蓦地笑声又起，其尖锐声韵，竟似穿裂过那浑厚无比的“狮子吼”内力，直刺进在场每一个人的耳膜，高战连忙镇摄心神，注目望去——

笑声敛处，二十丈外的树林尽头，已施施然踱出一个人来

二一

那人方一现身，众僧不禁微微起了一阵骚动，偌大一座禅林上院刹那间又恢复了一片死寂，数百僧人个个神情激动，但听不到一丝声息！

只有那些火炬上的火焰，被夜风吹得“猎猎”作声，仿佛为这一触即发的危机，预先奏起了死亡之歌。

高战隐在树上，极力运目向那树林尽头望去，唯见那人中等身材，穿一件鲜色儒衣，昂首阔步，缓缓向寺门行来。

只是，他从两眼以下用一条黑色丝巾掩裹住，仅露出两只的灼发光的眼睛，竟是无法看见他是什么容貌。

高战暗忖道：这人功力超凡，才现身便镇摄住寺中数百僧人，威势可说至极了，但为什么用黑布蒙着脸，不肯以真面目示人？难道他有什么难以见人的隐衷？

他决心要把这事情弄个水落石出来，若是其屈不在禅林上院，自己必要仗义出手，斗斗这难缠的蒙面怪人。

心念及此，那蒙面文士已经缓步踱到火巷尽头第一对手执火炬的僧人之前，火光照射之下，但见他兀自双手反负，神态从容的停住脚步，用那一双精光奕奕的眸子，向群僧冷冷扫了一眼，忽又阴沉沉笑了起来，冷声说道：“老秃驴，你摆下这等阵势，难道是欺我不敢下手吗？”

他这一出声说话，高战猛可里心头一动，敢情那蒙面文士的语气声音，对高战颇有几分熟悉之感，竟似在那里听见过……

高战忙扭头看那藤床上的断腿老憎，却见他依旧木然端坐，默默无言！

蒙面文士陡地目射凶光，暴声喝道：“时限已到，老秃驴，你到底肯不肯把东西交出来？”

这一声断喝，恍若平地一声闷雷，距他略近些的和尚尽都身躯一震，不由自主地露出惊恐之色。

藤床上的老僧缓缓抬起头来，木然答道：“施主约会四更，现今三鼓才过，何必急躁，只要到了四更，老衲自当给施主一个满意的答复。”

蒙面文士仰天大笑道：“看这光景，莫非你已邀约了什么厉害的帮手么？”

这时，四名黄衣僧人中有人应声道：“对付你这等残暴阴险的人物，便是邀约了帮手，也不是什么可耻之事。”

蒙面文士哂然道：“这么说，我若现在动手，反显我畏怯你们的帮手厉害，好吧！我就在这儿等他到四更！”

说罢，便盘膝席地而坐，双目低垂，不再言语。

场中顿时又死寂一片，数百僧人虎视眈眈，鸦雀无声，那文士独自盘膝坐在夹道巨松之间，左右不足三尺，便是执着火炬的灰衣和尚，但他竟端然正坐，毫无半点戒惧之意！

高战看得暗感诧异，心想：这蒙面文士也真是够狂的了，非但不把数百僧人放在眼里，更坐候别人帮手赶来，难道他仗持着什么？竟敢把这禅林上院看着无人之境，可以任意宰割？

想到这里，不禁有些不忿起来，一探手，从树上轻轻折下一段枯枝，屈指扣在掌心，暗骂道：狂妄的家伙，我且试试你究竟有多大能耐！扬手轻弹，那枯枝悄没声息迳奔蒙面文士射去！

他暗中已将真力贯注在树枝之上，是以那枯枝出手，蓦地掠过松林，绕了一个弧形，飞到距离蒙面文士三尺之处，突然“ 波 ”地一声轻响，遽然爆袭开来。

那蒙面文士耳目竟然十分敏捷，就在枯枝爆裂之际，陡见他猛地双睛怒睁，身躯轻微的一抖，竟然运起一层无形真气护住全身，枯枝碎片射到一尺以内，尽都纷纷自动堕地，蒙面文士仰天冷冷一笑，道：“ 老秃驴，敢情你请来的得力帮手已经到了，只是…… ”他冷哼一声，又道：“ 只是，也不过是个见不得人的偷袭之徒而已！ ”

藤床上的断腿老僧瞿然一动，情不自禁扫目向四周张望一眼，神色显得甚是激动，但当他并没发现什么，以后又不禁有些失望似的。

许久，他才冷漠地答道：“ 施主自妄自大，少顷必将自食恶果。 ”

蒙面文士“ 霍 ”地从地面一跃而起，厉声道：“ 在下不想久耗时光，你若执迷不肯交出那件东西，不论你那帮手来与不来，在下便要覆践诺言了。 ”

这话一出，死寂的场中，突然响起一片低沉急迫的喘息之声，院中布阵的百余灰衣僧人，微微起了一阵骚动。

那断腿老僧轻叹了一声，朗声说道：“ 伽蓝玉勒真经乃本寺镇寺重宝，施主便是杀尽全寺僧人，老衲也无法送与施主。 ”

高战恍然悟道：原来这人是来强索一部经书，只不知那伽蓝玉勒真经究竟有什么好处？竟使他们为了那一书，宁可拿全寺数百僧人的性命去交换？

他方才想到这里，忽听那蒙面文士仰天放声大笑，道：“ 老秃驴，我若要杀尽你全寺僧人，不过举手投足之间，那时你纵然留得真经，又有何用？难道半月断腿之苦，你还没有受够吗？ ”

断腿老僧毅然答道：“ 老衲头尚可断，何况一双腿…… ”

蒙面文士阴沉地点了点头，道：“ 好！我今日就将你全寺僧人尽都断去双腿，倒要看看你留着真经，有何益处。 ”

话声才落，身形陡地一矮，两袖贴地一挥，一蓬锐利无匹的暗劲，猛向左右执着火炬的僧人脚部扫去！

他这般突起发难，而且以近身手执火炬的和尚作为对像，自然令人防避不及，劲风过处，只听两声惨哼，左右两名僧人双双仰面栽倒，痛苦的挣动着身子，竟再也站立不起来！

显然，他们的双腿，已被那蒙面文士用掌力震断。

那蒙面文士狂笑一声，向前跨进三四步，又立在第二对高擎火炬的灰衣僧人之间。

但奇怪的是，这两名僧人明知灾祸将临，却仍旧纹风不动，一手高擎着火炬，一手竖掌当胸，垂目不作一声。

蒙面文士笑道：“ 老秃驴，你再不答应，在下又要下手了？ ”

高战看得体内热血沸腾，然而那藤床上的断腿老僧却仅是双手合十，闭目不语，好像对方才的惨事，一些儿也没有反应。

蒙面文士见他不应，轻哼一声，双掌一分，“ 蓬 ”然两响，两名和尚又被震断双腿，连人带火炬一起摔倒地上。

这时，寺前那四名黄衣僧人和左右十八名红衣和尚个个面容激动，院中布阵的灰衫弟子，有的已经热泪盈眶，但是，他们除了眼睁睁看着自己的同伴被人惨下毒手震成残废之外，竟没有一人动一动，或者发出一丝声音！

高战大惑不解之际，那蒙面文士竟又行到第三对和尚之间站住。

一股激烈的怒火，从高战心头狂升起来，他一拉短戟，便欲挺身而出……

蓦地，寺中陡传来一声沉重的钹声：“呛！”

钹声一起，忽见一名身形粗矮的黄衣僧人越众而出，扬声叫道：“迎宾弟子撤回！”

这矮僧出声洪亮，竟似有极深内家修为，高战微感一惊，忙压制住内心的激动，凝目望去，却听那藤床上的断腿老僧沉声说道：“大慈，祖师法规，焉能轻废？”

矮僧朗声道：“对这种凶残狠毒之人，方丈何必拘于礼数？弟子愿领受重责，以保全寺中门人性命。”

断腿老僧黯然一叹道：“话虽如此，但他既持有天竺佛碟，总是当年信物之一，我们不可疏了祖师遗规……”

高战听了这些话，骇然诧道：“原来是他？”

他初闻那蒙面文士发话之时，已经暗起疑心，这时又听说他持有“天竺佛碟”，这才恍然而悟，敢情那蒙面文士的语气声音，竟极似自己正要天涯追寻的金鲁厄。

这一刹那，高战内心仿佛澎湃翻腾的浪潮，激荡得微微颤抖，正所谓“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他正愁无处寻到金鲁厄，万万想不到才到普陀，竟会无意间在这“禅林上院”撞见！

一知蒙面文士竟是金鲁厄，使他不禁又联想到金英，心灵深处，忍不住越加颤抖得厉害……

金英被他掳持万里，必然也到了中原，她现在会落在什么地方？可曾被他伤害或欺凌了吗？

高战握着短戟的手，不住地剧烈抖动着，眼中怒火外喷，咬得口中钢牙格格轻响，他仿佛从金鲁厄的蒙面黑巾之中，已看到金英那哀怨如诉的面庞，以及金鲁厄的得意奸诈的狞笑……

他与金鲁厄本没有仇恨，以往仅是对金鲁厄叛师欺祖的可鄙行径有些轻视而已，但如今目睹金鲁厄出手毒辣，再加上金英的被掳，使他不由升起满腔仇恨之火！

可是，令他不解的是，金鲁厄怎会独自来到普陀？他强欲索取那部“伽蓝玉勒真经”有什么用处？同时，他为什么要用黑巾蒙面？禅林上院那断腿方丈为什么仍要对他以礼相待呢？

这许多解不透的迷团，好像一个接一个的锁环，紧紧束缚着他的心！

突然，寺中又扬起“呛呛”两声钹响，寺门外那两行手持火炬的灰衣和尚迅捷地转身向寺内奔回，火光一暗，山门外已不见一个僧人。

金鲁厄放声大笑道：“秃驴们，劫运当头，你们还想逃生不成！”话落时，人已闪身立在寺门之前。

那黄衣矮僧大袖一抖，身形凌空而起，掠过院落，飘落在金鲁厄面前一丈以内，错掌喝道：“贫僧大慈，欲领教施主的天竺绝学。”

金鲁厄不屑的冷笑数声，道：“大师父只怕不是此院弟子吧？半月之前，在下似乎并未见到过你？”

大慈恨恨道：“贫僧适巧游方在外，否则，绝难容得施主在禅林上院放肆行凶！”

金鲁厄笑道：“好说，好说，在下远从天竺来此，旨在索回咱们天竺至宝伽蓝玉勒真经，不得不休，大师父若是知事的，就该转请你们那老秃驴乖

乖献出来才对！”

大慈和尚忍无可忍，大喝一声：“ 狂徒住口，你且先试试贫僧无上降魔大法，再提真经也不迟。 ”

叱喝声中，左掌一扬，出手竟用了西藏密宗门的“ 大手印 ”心法，闪电般向金鲁厄小腹按了过去！

这大慈和尚人虽粗矮，却显得是位内家名手，出手不但快得出奇，而且掌力收发由心，足见是个曾经高人陶冶的高手。

金鲁厄见他出手一招竟然不凡，眼中微露惊讶之色，拧身向左一旋，儒衫震起一股护体罡风，同时穿掌递出，竟是一招硬接！

两人掌力一触，平空爆起一记闷响，金鲁厄双肩微晃，那大慈和尚却猛地退后一步，脸上微微变色。

金鲁厄扬声笑道：“ 大师父功力超卓，比你们那位方丈强多了！ ”狂笑中，身形一拧，双手伸缩，眨眼间竟一连拍出五掌。

那大慈和尚怒叱一声，双掌互捏斜举，突然吐气开声力砍而下，狂飚横扫，登时将金鲁厄的掌式一齐封住，金鲁厄略微一缓，大慈和尚忽然左脚欺近一大步，又是一声大喝，居然使出北派正宗的“ 大摔碑手 ”法，闪电般回攻一招。

金鲁厄轻“ 咦 ”一声，掌上遽然变刚为柔，五指疾翻，反扣和尚脉门，敢情他也看出这和尚所学极杂，而且处处使用刚猛之劲，好像存心要跟自己拼个两败俱伤似的。

大慈和尚一连变换三种掌法，见仍然胜不得金鲁厄，陡地又发出一声暴喝，身形遽尔飘退，两手握拳一阵遥击，空中不住“ 波波 ”连声，竟改用“ 形意门 ”无形神拳掩住门户，探臂反抽，忽地银光灿烂，手上已多了一面闪闪发光的钢钹，大喝道：“ 狂徒，亮兵器咱们再拼几招！ ”

金鲁厄笑道：“ 你认为凭你这身武功，便值得在下亮兵器吗？ ”

大慈和尚怒极反笑，也不再多话，钢钹迎面一圈，陡地一招“ 力士排山 ”，拦腰扫了过来。

金鲁厄好似有意炫耀武学，蓦地一声清啸，身形凌空而起，悬空突然翻了一个筋斗，头下脚上，双掌化作“ 苍鹰搏兔 ”，迳扣和尚肩井穴。

大慈和尚左腿一弓，钢铁斜举上封，乘势吐气开声，又捣出一记“ 无形神拳 ”。

如此一上一下，金鲁厄无处着力，原是最不适硬接硬折的，但金鲁厄不愧身负“ 恒河三佛 ”惊世骇俗的绝顶武功，但见他掌势疾变，竟与大慈和尚一招硬接！

劲力一交，大慈和尚向下一沉，金鲁厄借势腾身又起，人在空中仰面翻滚，宛若一头大鹏，瞬息间又电掣般闪扑而下。

那金鲁厄不愧是个绝顶聪明的人物，这一招，正是当年“ 恒河三佛 ”在小戢岛上初逢“ 海外三仙 ”时，慧大师在石笋尖端施展过的“ 苍鹫七式 ”绝妙身法，那时金鲁厄和辛捷都在岛上观战，被他牢记了去，几经演练，竟化成了一招‘ 海鸥掠波 ”。

当年“ 海外三仙 ”大战“ 恒河三佛 ”，高战并未在场，是以他一眼看出金鲁厄这一招诡异多变，令人莫测高深，登时心头骇然，料定那大慈和尚必难挡得住，连忙厉叱一声：“ 金鲁厄！住手！ ”

喝声才出，人已离树飞起，抢扑过去……

然而，他却终于迟了半步。
那大慈和尚不明这一招诡变百出，而且在一个内功修为有根基的人施展出来，威力更甚，仗着自己手上多了一面钢钹，竟不闪不避，钢钹一翻，硬用一招“云锁五岳”封住头顶！
就在高战出声喝的刹那，金鲁厄辣手已出，双掌一合一翻，那绵绵无上的内家至高劲力猛击在钢钹之上。
只听“当”地一声脆响，金鲁厄业已飘身落在一丈以外，那大慈和尚右臂奇痛莫名，心神一阵震荡，两腿登时酸软，扑地跪倒，按捺不住，“哇”地张口喷出一大口血，神志颓丧地垂下头来。
高战纵身跃到，大慈和尚业已负了极重的内伤，连站起来的力气也没有了。
群僧一阵骚动，那藤床上的断腿老僧合十垂目，滴下两滴晶莹泪珠，黯然喧道：“阿弥陀佛，祖师慈悲。”
另三名黄衣僧人一齐抢出寺院来，院中布阵的灰衣弟子紧跟着向前迫近一大步，戒刀闪耀，似欲出手……
高战向群僧微一摆手，低喝道：“且慢，在下自能打发这人。”
他缓缓转过脸来，眼中激射着慑人的光芒，向金鲁厄冷冷叱道：“把你那劳什子的布巾取下来吧！”
金鲁厄想不到高战会在此地出现，肚里自也心惊，但仍强颜镇静的笑道：“呀！原来秃驴的靠山竟是你啊？”
高战怒目一瞪，厉叱道：“叫你把脸上的布巾取下来，你听见了没有？”
这一声大喝，恍如平地春雷，在场群僧尽都一震，金鲁厄情不自禁伸手摸脸上布巾，讪讪笑道：“我若不愿取下来，你便怎地？”
高战此时急怒已达极点，冷笑道：“你要是再不识趣，别怪我……别怪我……”
他本是个忠厚之人，原意要骂几句毒恶的话，但一时又不知骂什么才好，是以倒有些结结巴巴，说不出口。
金鲁厄格格笑道：“高战，你真是个爱管闲事的家伙，在沙漠中，你破坏了姓金的大事，难道今天又要替这些秃驴出头不成？”
高战想了半晌，才突然记起，厉声喝问道：“金英呢？你把她怎样了？”
金鲁厄神色一震笑道：“她么……？我自然会好好照顾她，不劳你关心！”
高战又怒又急，咬咬牙，道：“你快说，你把她怎样了？”
金鲁厄耸耸肩，哂笑道：“我凭什么应该告诉你？难道你是她的什么人？”
高战气得浑身乱抖，切齿说道：“金鲁厄，你若敢伤她一肌一发，高战誓不与你甘休……”
金鲁厄格格狂笑起来，道：“实对你说，她现在是金某的妻子，我干吗要伤害她啊？一个做丈夫的，为什么要伤害自己的……”
高战听得浑身一震，顿时忍耐不住，未等金鲁厄把话说完，蓦地肩头一晃，人如飘风般欺身而上，铁掌连扬，“拍拍”两声，结结实实已打了金鲁厄两记耳光！
他真是气极了，出手之后，才用力吐出一句话：“你胡说！”
金鲁厄猝不及防，不想高战出手如此迅速，简直令人无从闪避，挨了两记耳光，脸上蒙面黑布也险些被打落下来，惊遑万状地疾退数步，举手抚摸

着火辣辣的面颊，不禁又羞又怒，怔忡良久，才怨毒地冷笑道：“高战，你吃醋吗？金英已是我金鲁厄的妻子，你趁早死了这条心，不必癞蛤蟆想吃天鹅肉了！”

高战原本不善言辞，一急之下，更不知该如何分辩，用手戟指着金鲁厄，好一会，才忽然记起身后还有数百名和尚，自己原是仗义出手的，现在怎的尽跟他扯着金英呢？只要擒住金鲁厄，不但替“禅林上院”解脱灾祸，自然也能追问出金英的下落。

想到这里，自忖不必再跟他多费口舌，错掌抢了上去，一口气便抢先攻出四掌。

高战的功力，自又远非大慈和尚可比，这四掌一气呵成，连绵出手，宛如同时攻到，但只见漫天俱是掌影，竟分不出那一掌在先？那一掌在后？

金鲁厄明知高战是个劲敌，不肯硬接，脚下连踩“七星”，绕身飞退。

高战怒叱道“金鲁厄，有本事就不要走！”登时也展开关外“平沙落雁”轻身功夫，如影随形，蹑踪追上。

两人一面喝骂，一面出招，霎眼间便已快速绝伦的换了十余招，只看得“禅林上院”和尚目瞪口呆，连大气也不敢喘一口。

若论高战此时功力，自不在金鲁厄之下，但他一心要生擒活捉金鲁厄，以便追查金英下落，出手难免顾忌，是以缠斗了将近百招，兀自无法分出胜败来。

金鲁厄尽出所学，招式诡变莫测，怪招迭现，令人难以捉摸。天竺武学本不在中原之下，而金鲁厄天资聪慧，当年极得“恒河三佛”钟爱，早已集三佛绝学于一身，高战要想在短时间内胜他，自然亦是不易。

人影飘忽，诡招连现，这中原和天竺两位年青高手又拼了三百余招，高战急欲成功，已经险招连绵，一会儿使出平凡上人的“空空拳法”，一会儿又换用师门“百步神拳”，甚至“开山三式破玉拳”，天煞星君的“透骨打穴”手法……几乎将关外和中原各门各派的拳掌绝学全部搬出了笼，抢尽上风，将金鲁厄打得节节后退。他若想将金鲁厄伤在掌下，只怕早已达到目的，无奈他存心不愿伤他，只想生擒，一时间自难得手。

金鲁厄素怀狂傲，这时候也越战越惊，力拼数百招，对高战所学之博，功力之纯，渐渐感到难以应付，何况，禅林上院中还有数百双虎视眈眈的眸子，皆欲得之甘心？

他打定及早脱身的主意，掌上陡地又加了几分内力，一连奋力拍出三掌，抽身又欲飘退。

高战早看出他有逃走的念头，心中一动，忖道：我若硬将他截住，即使伤了他，他必不肯说出金英的下落，何不放他脱身，跟踪掩去，查出他落脚之地，便不难查出英弟的下落了。

主意一定，脚下向左微滑，故意让出右侧空隙，那金鲁厄心中一喜，错身抢了出去，高战蓦然沉声大喝，左臂疾吐，捆起中食二指，猛向金鲁厄双目点去。

金鲁厄侧颈微倾，闪过高战的指尖，刚刚踏出圈外，不防高战指尖忽然向下一沉，竟抓住了他覆面的黑巾。

高战沉臂用力一扯，叱道：“金鲁厄，还躲躲藏藏作什……”

那覆面黑巾被高战一扯而落，金鲁厄失声惊呼，连忙用手掩面，腾身跃入松林，几个起落，便消失在夜色之中。

但那一声凄凉的惊呼声，却使高战大大一惊，原来当他扯落金鲁厄的覆面黑巾时，目光过处，已瞥见金鲁厄那原本白净英俊的面庞上，竟映现出纵横交叉十余道鲜红的痕印，变得十分狰狞丑恶。

他不禁有一股莫名的怅惘，心道：英弟如果真的成了金鲁厄的妻子，将来她必定会遗恨终生的。

惊愕之际，高战呆了一呆，等他突然记起要跟踪追赶金鲁厄时，金鲁厄早已远遁，再也找不到去向了。

他迅捷地展开绝顶轻功在松林中搜了一遍，见不到金鲁厄的踪影，正感气馁懊悔，蓦闻一声鹤戾长鸣，划破夜空！

那鹤鸣之声再熟悉也没有了，高战心中一动，恍然大悟道：“是了！他们所说的无为上人，必定便是昔年少林三老之一的灵镜大师！唉！我真笨。”

他慌忙飞奔回到寺前，遥遥望见寺前阵势已撤，全寺僧人都俯伏在院落中，向殿里顶礼膜拜。

大殿侧边，昂然立着一头巨大的白鹤，单足独立，英姿不群。

高战奔到殿前，屈膝跪下，大声道：“晚辈高战，参见无为老前辈。”

这时，寺中僧人俱对高战铭感难忘，顿时从殿里快步走了一名黄衣僧人，合十躬身道：“高施主快请入殿，上人和敝寺方丈正在恭候。”

高战随着那黄衣僧人步入大殿，经过那巨鹤之侧，高战不禁注目多看了那神骏异禽一眼，巨鹤低鸣一声，似颇友善。

殿内正中蒲团上，端坐着一个形容枯瘦的老年僧人，在他身边，便是那断腿方丈，再后方是十八名红衣高僧和三名黄衣护法。

高战紧行两步，屈膝跪倒，虔诚地道：“晚辈高战，奉大戢岛主差遣，特来晋谒老前辈。”

那枯僧闪动着一双精芒毕露的眸子，含笑点头道：“孩子，难得你仗义援手，救了全寺弟子性命，若非是你，老衲一步来迟，真要遗恨终生了，快起来！快起来！”

高战又向那断腿老僧拱手为礼，那老僧满脸愧色道：“敝寺僧众无知，失礼之处，万祈施主见谅。”

高战爽然道：“老方丈说那里话？在下出手略迟，致令贵寺弟子多人负伤，心中殊感愧疚。”

枯槁老僧轻叹道：“那蛮子一身武功不俗，可惜秉性狂烈，出手狠毒，今夜若非你来得凑巧，寺中不知更要伤亡多少弟子呢？”

高战便把金鲁厄来历大略述了一遍，道：“他不久前在天竺犯事，掳带一位姑娘避来中原，不知为何与贵寺成仇？”

断腿老僧长叹一声，道：“那金鲁厄半月前手持天竺佛碟来到普陀，指名索取本寺镇寺之宝伽蓝玉勒真经，老袖不允，他便逞凶连伤寺中十余名弟子，更将老衲双腿砍断，勒令半月之内交出真经，否则今夜四更，必要杀尽全寺弟子泄愤，老衲自知不是他的敌手，一面飞报大师求援，一面谢绝随喜游客，以致对施主诸多失礼开罪……”

高战问道：“他要那伽蓝玉勒真经，不知有何用处？而且，他又怎知你们有这部真经呢？”

断腿老僧道：“说起这件事，难免话长，那伽蓝玉勒真经原本是西天竺一派练功秘笈，所载尽是天下至柔之学，专可制刚猛的北天竺一派。当年北天竺和西天竺本是一脉所传，后来互争霸权，遂分为二，北天竺以恒河三佛

为首，武功专走刚猛之途，而西天竺就另成一派，武功专走至阴至柔的路子，所持的，便是这部伽蓝玉勒真经……”

他略为一顿，又道：“五十年前，本寺灵宝大法师偶至西天竺，无意间结识西天竺高手兹里哈格，二人论武三昼夜，兹里哈格与灵宝大法师倾心结交，自谓西天竺武功未成，累受北天竺恒河三佛欺凌，为了担心这部伽蓝玉勒真经会落在北天竺手中，便密托灵宝大法师将真经携来中原，当时言明如果兹里哈格无法前来亲取，必令人携带天竺佛碟和本寺灵宝大法师所留的一粒琥珀念珠，到普陀来取书，二物不全，则万不能将书交付。”

高战“啊”了一声，插口道“那金鲁厄竟弄到了信物？”

断腿老僧摇摇头道：“他若是备有信物，也不会发生这件事了，那厮不知从那里打听出这件隐事，又弄到天竺佛碟，便来此地冒领经书，当时老衲盘问他另一粒琥珀念珠，他拿不出来，才翻脸将老衲双腿砍断……”

高战骇然道：“方丈幸好未将经书交给他，金鲁厄功夫已经不凡，若被他合练成北天竺和西天竺两种绝学，天下只怕无人再能制服他了。”

说到这里，忽然想起身边书信，慌忙从怀里取了出来，双手递给无为上人，恭敬地道：“大戢岛主有亲笔书信，命晚辈面呈上人。”

无为上人接过书来，拆开封口，静静看着……

只见他脸色越来越凝重，神色深沉，眼中孕含着两眶晶莹的泪水，显得极为凄凉！

信看完了，无为上人浩叹一声，颔首道：“这些年来，难为他一片至诚，终究皇天不负苦心人，竟被他打听出师兄生死下落，但是，孩子，这件事恐怕很难办到……”

高战奋然说道：“晚辈也知群山乱岭之中，欲寻大师踪影，无异大海捞针，但天下事均在人为，晚辈自当克尽全力，务要探出他老人家驻锡之处。”

无为上人点头道：“话虽如此，但大师兄秉性刚烈，纵算能找到他落脚之处，他是否肯听我们的恳劝重莅江湖，殊令人难以逆料，你既有心，不妨且去试试，但千万记住只是无心相遇，别让他知道你是专程去寻他的，这一点很重要，否则，或许对你十分不利。”

高战躬身道：“晚辈自能领会得。”

无为上人领着高战步出大殿，拍拍那巨鹤的背，含笑道：“大鹤，大鹤！现在有件要紧事，要你随这位高少侠前往吕梁辛苦一趟，途中你要好好听高少侠的吩咐行事，知道了吗？”

那巨鹤果然通灵，瞅着高战望了几眼，低鸣一声，点了三下头。

无为上人笑向高战道：“我这大鹤眷养了数十年，除了大戢岛三师弟，从未任人乘骑过，看来他与你倒是有缘。”

高战童心大起，伸手轻轻抚摸那巨鹤颈背，触手一凉，敢情那鹤身上的羽毛，一根根竟坚如顽铁，极是强韧。

他不由屈指在鹤背上轻弹两下，羽翎上居然发出“铿”然金铁之声，骇然说道：“这鹤身上羽毛怎会如此坚硬呢？”

无为上人笑道：“大鹤本是‘铁羽鹤’的一种，天生异秉，不同于普通鹤类，老衲多年来又用药水洗浸，别看它不过一只飞禽，寻常兵刃，已难伤得了它。”

高战欣然跨上鹤背，方才坐好，那巨鹤长鸣一声，双翅展动，已冉冉腾空而起！

巨鹤双翅展开足有丈余，扇摇之间，狂风横飞，但飞得极为平稳，缓缓在“禅林上院”上空低翔一圈，突然引颈高鸣，振翅冲天而上。

高战平生第一次乘坐飞禽，心里又惊又喜，俯身下望，普陀已变成数尺大一丛小山，其间屋宇田亩，尽如图画，再也认不出那儿才是“禅林上院”了？

晨曦透出海面，波光粼片，闪耀着灿烂的光辉，海面上渔帆点点，岛屿棋布，灵翅展翅从海上掠过，高战虽然满心急躁，却渐渐离普陀越来越遥远……

许久，大陆已经在望，高战长叹一声，默默地道：“英弟，并不是我不急来救你，无亲身不由己，只好等吕梁山回来，再寻你的下落了。”

他一面懊丧呢喃着，一面伸手轻拍鹤颈，低声说道：“大鹤呀大鹤，这两件事都叫我分不开身，你能不能飞得快一些，让咱们早早赶到吕梁山去……”

话未说完，巨鹤突地一声长鸣，双翅疾收，及而迅速地向下飞沉落去。

高战连忙低头张望，但见下面已是陆地边沿，白浪闪闪中，有一个丛林茂密的孤岛，那巨鹤低空绕了两个圈子，长足一伸，竟似要向岛上停歇下来的模样。

高战大感惊诧，但他深知这巨鹤已是通灵之物，若没有特别缘故，决不至途中耽误，莫名其妙地降落在这孤岛上。

巨鹤盘旋低飞，蓦闻一缕笛声，随风飘送过来……

那笛声初时似甚模糊，及待近了，入耳清晰，竟然哀怨绵绵，如泣如诉，恍若巫峡啼猿，杜鹃泣血，又像是怨妇夜哭，凄楚莫可名状。

高战听那笛声，心头顿时一震——啊！那是金英！

世上除了金英，再没有第二个人能将笛音吹得如此传神，连空中飞禽也情不自禁敛翼栖息！

但她怎会在这孤岛上呢？

巨鹤被笛声所引，收翅掠过一丛密林，蓦然直落下去，高战忽又记起金鲁厄，趁那巨鹤即将落地之际，从鹤背上提一口气掠身而起，轻悄悄飘落在一株茂密的大树上。

他屏住呼吸，兔起鹘落淌进林中，行不数丈，林中现出一片空地，空地中有一块大青石，石上一坐一立现出两个人影。

高战隐身而窥，心头狂跳不止，敢情那人影竟是男女二人，坐在石上的，正是金英，而她身边却站着黑巾覆面的金鲁厄。

那时，晨光初落，林间树梢尚蒙着白茫茫一层薄雾，巨鹤遽降，笛声忽然停敛，金英从大石上跳起身来，惊叫道：“呀！这么大的白鹤，我还没有见过呢！”

金鲁厄笑道：“这也没有什么稀奇，你要是喜欢，我便将它捉住，让你养着可好？”

金英轻轻奔到巨鹤身边，正想伸手去抚摸鹤背，听了这话，扭过头去不屑地道：“哼！你吹什么？这鹤儿是被我的笛声招来的，它必是听懂了我笛声中的意思，特地来陪我玩的哩。”

高战听了一阵颤抖，心道：英弟果然成了金鲁厄的妻子？但他继而又想道：啊！不会的，她若是跟金鲁厄要好，再不会吹出那种哀伤的笛音，招鸟儿来陪伴了。

他记起从前在山洞中发现姬蕾替疗伤的往事来，那时也因自己一时量窄，以致使姬蕾横遭惨死，这件悲痛的教训，永远深烙在高战心间，是以他现在极力在暗中替金英解释，不让自己在感情上重蹈覆辙。

何况，金鲁厄打伤金英的父亲，持强将她挟持带来中原，这情景，自也不能和姬蕾与“怪剑客”余乐天相提并论。

高战方自沉吟，金鲁厄已哈哈笑着走到金英身后，歪着头道：“你不信么？我就捉它给你看看。”

说着，左臂疾探，便向巨鹤颈上扣去。

他只当这头白鹤虽大，终是畜类，凭他身手，还不手到擒来，殊不料左手五指尚未搭到鹤颈，那巨鹤突地转过长嘴，闪电般向他手上啄过去。

金鲁厄一惊，慌忙缩手，巨鹤大翅轻展，藉势向侧跃退了半丈。

金英忙叫道：“不许你动手，别吓跑我的鸟儿！”

金鲁厄余悸犹存的向巨鹤打量了一眼，道：“这畜牲应变如此迅速，似是曾受博击训练的样子，英妹妹，你闪开一些，让我来制住这畜牲。”

金英叱道：“呸，谁是你的英妹妹，别不害臊，找人家搭讪。”

高战看见，暗暗点头，忖道：果不出我所料，英弟为人纯真，胸无恶念倒是真的，若说她敌友不分，竟会跟仇人要好，那是绝对不会的……

那知念头未已，却听金鲁厄笑道：“你还不承认吗？你我已是夫妻，便叫你一声妹妹何妨？”

这句话，宛若晴天一声霹雳，震得高战浑身一抖，骇然之下，瞪大两只眼睛，注视着金英，要看她如何回答？

只见金英“噗哧”笑道：“天下再没有你这种厚脸皮的人了，我几时和你成了夫妻？”

高战忙又凝视着金鲁厄，却见他依旧格格笑着道：“所谓夫妻，不过男女同住一屋，每日在一起生活，你和我同行同住，一起生活，一屋而居，不是夫妻是什么？”

金英竟不生气，也笑道：“那么，你和你娘也是同屋合居，每日生活在一起，大约你们便是夫妻了。”

高战暗喝采，道：骂得好！我毕竟不如英弟厉害，若是我，只怕想不出这句痛快的话来。”

那金鲁厄却显然羞恼成怒，笑容顿敛，冷哼道：“你但知强嘴有什么用？反正这一辈子你只能跟我在一起，再也见不到第二个男人，我就不信你能这样过一辈子。”

金英道：“我是来找我高大哥的，找着他，便不会跟你再在一块了。”

高战心头一甜，险些忍不住要跃身而出，他万万也料不到金英远来中原，竟是为了要寻找自己，但她怎会和金鲁厄一起呢？金鲁厄分明曾跟自己作过敌人？

金鲁厄恨恨说道：“我劝你趁早死了这条心，那姓高的小子早在龟山和辛捷一起送了命，除非你做了鬼，永远也见不到了。”

金英幽幽一叹，道：“如果他真的已经死了，我便做鬼，也要去阴司见他的……”

金鲁厄突然握住金英的纤手，冷笑道：“真的吗？只怕你想死也不是那么容易哩！”

金英怒目喝道：“放手！你忘了脸上的伤啦？再不放手，我叫你那丑脸

上再加上几条……”

金鲁厄色心已动，阴声笑道：“好！你就再试试看！”左手用力向怀里一带，张开右臂，便去搂抱金英的纤腰。

这当儿，陡闻一声鹤鸣，那巨鹤展动双翅，腾空而起，快如箭矢般一掠而到，钢爪起处，竟向金鲁厄搂头抓了下来。

那金鲁厄连忙缩头滑开三步，左手仍紧紧扣住金英不放，右手一招“后羿射日”，奋力挥出，叱道：“畜牲！大胆！”

巨鹤一爪落空，两翼一振，白影冲天而起，绕空一个盘旋，忽然收翅转身，“刷”地又落下来，未近地面，长翅连扇，登时鼓起一蓬劲风，地上石走砂飞，扬起一片飞尘。

金鲁厄见这鸟儿可厌，不由凶性勃然，大喝一声，右臂猛地向上飞击三拳。

这三拳不歪不斜，全都击在巨鹤胸腹上，巨鹤负痛发出一声悲鸣，顾不得金英，振翼腾空，疾升到十余丈以外。

金鲁厄得意地哼了一声，正要掉头对付金英，蓦听得树枝“簌”地一分，面前已伟然立着一人，冷冷说道：“金鲁厄，你看看我是谁？”

金英扬目瞥见那人，心中狂喜，忘了自己尚在金鲁厄掌握之中，大叫道：“高大哥，高大哥……”

金鲁厄一见高战竟在此地出现，自也暗吃一惊，身子一旋，将金英挡在自己前面，阴声笑道：“高战，你寻了来又如何？姓金的决不会叫你如愿以偿的。”

高战这时恨他入骨，探臂一扬，铁戟便已撤到手中，用戟尖指着金鲁厄道：“你敢跟我拼一百招么？”

金鲁厄笑道：“便是千招也不惧你，但金某此时却不屑跟你拼斗了。”

高战铁戟一扬，向前迫近一步，怒叱道：“放开她！”

金鲁厄右掌迅速地按在金英背心“命门穴”上，诡笑说道：“高战，只要你胆敢再近一步，我立刻震断她的心脉，叫她临死前，再熬受无边痛苦！”

高战深知这金鲁厄心狠手辣，连师父尚敢戮弑，自然不难对金英下此毒手，心里一犹豫，只得收住脚步。

金英高声叫道：“高大哥，你别管我，只管出手吧……”

但高战十分为难，紧紧握着铁戟，却不敢冒然举动，怒目道：“金鲁厄，你在称英雄，竟对一个无力反抗的女孩子下手吗？”

金鲁厄奸笑道：“英雄豪杰，不过是你们中原人的虚名而已，金某却不在乎这一套，我今天只叫你亲眼目睹我们的新婚大典，做这孤岛上唯一观礼的客人！”

说着，骈指起落闪电点了金英七处大穴。

高战怒不可遏，握着铁戟的手心已经溢出冷汗，浑身不住颤抖，他不难想像金鲁厄要在他面前做出什么可鄙的事来，但金英生死既在他掌握之中，他势又无法出手营救。

金英已经无法动弹，但她那一双既悲又喜的目光，却瞬也不瞬凝视着高战，目光中，似有千般衷曲，万种情绪，只限无法倾吐。

金鲁厄右掌仍旧抵住金英背心，左手抓着她的衫领，用力一撕，“嘶”地一声脆响，金英肩上雪白肌肤已呈现在晨光之下。

那一撕，仿佛将高战的一颗心撕成了两片，他切齿作声，几次跃跃欲动，

终被自己的理智克制，他知道，自己一旦妄动，金鲁厄掌力一发，会轻而易举夺去金英的生命的……

金英哀伤的望着高战，嘴角掀动几下，却没有发出一丝声音，熹微晨晖中，展现出她贴身红色肚兜，搓粉滴酥似的雪肤，以及急剧喘息而起伏的胸脯……

高战厉声道：“ 金鲁厄，你如敢再犯她一肌一发，我誓必要将你碎尸万段，挫骨扬灰…… ”他素来忠厚仁慈，但情急之下，也说出了这两句满含怨毒的话来。

金鲁厄笑道：“ 实对你说，你若是不撞到这里来，或许我终存着要她自己情愿，俯首顺从我的心，谁叫你不识进退，定要跟踪赶到岛上来，如今说不得只好用强，你须不能怨谁！ ”

说着，第二次探手，又抓住金英的肚兜挂带……

高战突然厉声吼道：“ 住手…… ”

金鲁厄格格笑道：“ 高战，你还有什么话说？ ”

高战面色苍白，颤抖着道：“ 你……你要怎样才肯放了她呢金鲁厄狡目数转，沉吟片刻，笑道：“ 要我饶了她也容易，你必须立刻到普陀禅林上院，替我把伽蓝玉勒真经取来。 ”

高战心头猛地一震，垂下了头，默默无语。

金鲁厄又道：“ 昨夜若不是你多事，真经已到我手中，现在我肯让你取经来换人，已是天大恩惠，你难道还不愿意么？ ”

高战只觉心里乱得像一堆乱草，他黯然抬起头来，深深注视了金英一眼，却见金英的两道幽怨眼神似在告诫自己，千万不可应承这项胁迫。

他叹了一口气，道：“ 那经书乃是禅林上院之物，我……我怎能越俎代疱，替人家作主呢？ ”

金鲁厄冷笑道：“ 愿不愿意在你一言决断，我可没有功夫跟你讨价还价了。 ”

高战忖道，事到如今，为了救弟弟，只好先答应了他，再去恳求无为上人和那断腿方丈，这是权宜之计，或许他们能同情我也难说……

他颓丧地抬起头来，长叹一声，微微点了点头，正要开口

蓦地，空中陡然暗影一闪，“ 呱 ”地一声鹤鸣，一缕劲风，电掣般直射下来，锐爪扬起，迳扑金鲁厄头顶！

高战见是那通灵巨鹤扑来相助，心中大喜，趁金鲁厄仓惶上顾，举掌斜封鹤爪的刹那，身形疾闪，抢了上去，铁戟一指“ 金戈耀日 ”刺向金鲁厄咽喉，左手急探，也来反扣金鲁厄的手腕脉。

金鲁厄遽尔间上下遇敌，凶性勃发，握住金英的左手死捏不放，沉声暴喝，身子飞也似一旋，竟把金英拖着向高战迎去，同时右手振臂力弹，发出一溜乌黑光芒，射向巨鹤！

高战怕铁就伤了金英，手臂一沉，撤回戟尖，左手五指已拉着金英的右手，耳边但听得“ 当 ”地一声清响，金鲁厄射出的乌黑短箭也射中巨鹤左翅，那巨鹤虽仗着羽毛坚硬未被射伤，惊骇之下长鸣一声，昂首冲天逸去。

金鲁厄紧紧扣住金英左手，冷笑道：“ 原来你是依仗这畜牲暗算，想从金某手中讨得便宜？ ”

高战道：“ 只要你放了她，我答应决不再跟你为难就是。 ”

金鲁厄哈哈笑道：“ 这样也好，反正她只有一个人，你我无法两全，干

脆咱们各执一双手，把她撕成两半，谁也不吃亏。”
　　此人果真是个心狠手辣之辈，一面说着，一面臂上用力一收，把金英向怀里一带，高战慌忙跟进几步，大声叱道：“你真敢伤她吗？”
　　金鲁厄道：“有什么不敢，你既不肯松手，索性便毁了她！”说着，又是用力一扯！
　　高战只得又跟进几步，心道：罢了！罢了！我怎能让英弟这样毁在他手中。暗叹一声，手一松，飘身退开五尺。
　　金鲁厄得意地大笑说道：“高战，我再给你一次机会，只要你能在一个对时之内替我取来伽蓝玉勒真经，这丫头便算是你的了，但时刻一过，你可别怨我做出叫你遗恨终生的事来。”
　　高战黯然道：“好吧！我愿意去替你求书，可是书是人家的，是不是能取到，我也不敢预测，十二个时辰之内，你却不能再对她尤礼！”
　　金鲁厄道：“我自然等你十二个时辰。”
　　高战又道：“但你向来言出无信，我离开之后，谁知你会不会……”
　　金鲁厄冷哼一声，道：“笑话，我如要动她，你就留在这儿，又能怎样？”
　　高战沉吟片刻，道：“那么，你先替她解开穴道，以示诚意如何？”
　　金鲁厄毫不迟疑，举手替金英拍活了穴道。
　　金英方能出声，便大声尖叫道：“高大哥！你千万不能去替他取书来，那书一到他手中，将来再没有人能胜得他了。”
　　高战叹口气，道：“虽然如此，但我既然答应他，只好去替他走一遭，英弟，你耐心等我一天，天黑以前，我一定能赶回来。”
　　金英顿足道：“高大哥，你不要离开我，你带我一起去吧！”
　　高战苦笑一声，道：“我最多傍晚便能赶回来，现在我去了！”
　　金英见高战缓步后退，急得“哇”地哭了起来，扭回头去，五指向金鲁厄脸上乱撕乱抓，哭骂道：“都是你这不要脸的东西，我跟你拼啦！”但金鲁厄仅只笑着闪避，并不还手。
　　高战心如刀割，猛然拔步疾奔了几步，仰面向天，发出一声清啸。
　　啸声才落，空中白影急降，那巨鹤收翅落地，高战腾身跨上鹤背，轻轻拍着巨鹤，道：“大鹤！大鹤，快带我回普陀去。”
　　巨鹤展翅腾空而起，在岛上盘旋两匝，一声长鸣，疾飞离去。
　　高战在鹤背低头下望，见金英已经停止了哭闹，正仰起臻首，向苍天举处拢目企望着……
　　人影渐渺，孤岛，茂林……眨眼都消失在滔天白浪之中，片片白云从身侧掠过，风声呼呼，飞行正速，高战失神地从海天边沿收回目光，忍不住发出一声无可奈何的长叹……
　　高战跃下鹤背，不禁有些迟疑起来，暗忖道：“营救英弟，是我一己私事，但那伽蓝玉勒真经却是人家镇寺至宝，这件事，叫我怎好开口……
　　他方在跑躅，一名黄衣僧人从殿里踱出来，一见高战，似感一惊，忙合十问道：“高施主因何去而复返？”
　　高战只得抱拳还礼道：“在下因途中巧遇一件难决之事，特赶回来面陈无为上人，不知他老人家还在寺中没有？”
　　黄衣僧人道：“上人正和方丈在禅房闲谈，施主快随我来。”
　　僧人在前领路，将高战带到殿后禅院，无为上人和那断腿方丈俱各吃一惊，忙问原故。高战便将途遇金鲁厄之事详细悦了一遍，最后说道：“晚辈

亦知为一己私谊，求取那么珍贵的圣经，殊觉内心难安，只为答应了他，迫得赶回来面渴上人，求一个两全之策。”

那断腿老僧听了，脸上露出为难之色，强颜笑道：“论理高施主一力拯救全寺弟子大劫，禅林上院皆出施主所赐，寺中之物，自当奉献替施主解忧，怎奈那伽蓝真经原是西天竺高僧兹里哈格大师寄存之物，老衲就不便擅作主张了。”

高战一生从没有求过人，这一次为了金英，不得已开口求人，自己也料到如此，不禁叹道：“晚辈也深知难以启口，是以并未真存以书换人的心，此来但盼二位老前辈能赐个两全之策，如何能不用经书救得金姑娘，便感戴不尽了。”

无为上人突然笑向那断腿方丈道：“若愚，你只管把真经交给他，让他去救出那女娃儿，一切有我老和尚，保不致弄丢了你的经书。”

若愚方丈微微一诧，但随即挥手令黄衣僧人启开壁上秘门，取出一卷用黄绫包着的薄薄书本，递给高战，道：“既是老菩萨这样说，老袖便放心了，这就是西天竺伽蓝真经，高施主请妥为携带。”

高战不料如此轻易便将真经要到手，反而迟疑着不便去接。无为上人笑道：“好孩子，你只管取了去，但切记要他放了人再给他经书，不可上他恶当。”

高战双手微微发抖从若愚方丈手里接过伽蓝真经，感激地深深一礼，道：“方丈不必担心，晚辈只待救出金姑娘，誓必仍将经书夺回来，决不便他落在金鲁厄手中遗祸天下……”

天为上人挥手道：“不必多说了，你快去救人要紧。”

高战揣好经书，告辞出来，无为上人亲送他到大殿外，伸手抚摸着巨鹤羽翎，喃喃说道：“大鹤，大鹤！千万飞得快些，不可误了大事。”

那巨鹤带着高战展翼而起，略一盘旋，便振翅离了普陀。

无为上人立在殿外，举手向高战挥了挥，枯槁的脸上，竟没有一丝懊伤的神色……

申刻才过，那孤岛已呈现在鹤翼下，高战探手摸摸怀里那本“伽蓝玉勒真经”，一颗心倒有些紧张，岛上密林映着夕阳，静悄悄没有一点声音，巨鹤低飞划过林中空场，也没有见到金英的人影。

高战心中“砰”然而惊，诧道：难道金鲁厄会失言离开了不成？

心念未已，岛上密林中突然飞奔出两个人影，前面扬手高呼的正是金英，后面紧紧跟着金鲁厄！

高战这才长嘘了一口气，从金英欢欣的情形看来，或许金鲁厄并没有欺凌过她。

他拍鹤颈，巨鹤敛翅下降，落在空场边沿，高战飘身下地，低声嘱咐巨鹤道：“大鹤，请你就在这儿等我，咱们不久就离开这里了。”

可是，他刚才举步向空场中行去，身后狂风扬处，那巨鹤竟突然振翅而起，笔直飞到高空，一眨眼便失去了踪影。

高战失惊却步，骇然忖道：大鹤是怎么回事呢？它这一去，等一会我们怎能离开这孤岛……

这时候，金英已经张臂飞奔过来，高声叫道：“高大哥，你真的回来啦？快把我急死了！”

金鲁厄腾身抢上前来，迅捷地又扣住金英的穴门，沉声道：“你先别高

兴，他虽然回来，没有经书，你也别想跟他脱身离去！”
　　金英奋力挣扎着，叫道：“你管我呢？我偏要跟高大哥一起走，高大哥决不会替你取书的，你不要空想！”
　　高战快步上前，急问道：“英弟，我去了之后，他可曾欺侮过你？”
　　金英摇摇头，道：“他要你替他取书，没敢欺侮我……。”
　　金鲁厄插口道：“金某一言既出，驷马难追，只不知你高战可是个言出行随的大丈夫么？”
　　高战一颗高悬着的心总算落地，取出那黄绫包裹扬了扬，道：“高战岂是失信的小人？金鲁厄，你瞧瞧这是什么？”
　　金鲁厄一眼瞥见那黄绫包裹，眼中顿时射出两道贪婪无比的光芒！
　　但他瞬即镇定下来，故作不屑地冷冷笑道：“只一个包裹，谁知里面是不是伽蓝真经，你不要拿我金鲁厄当三岁小孩，以为可以蒙混得过的。”
　　高战怒道：“你怎敢视我成了谎言小人？这种事，我怎能骗你？”
　　说着，解开黄绫，将经书托在手中，扬起向金鲁厄照面了一下。
　　他们相隔约有丈许，金鲁厄目光如炬，早看见书面上的梵文字迹，明知决不会假，但他城府极深，心机又险诈万分，面上神色不动，只冷漠他说道：“是真是假，必得给我亲自检阅之后，才能作准，否则，我若放了人，换来一本假的，却是不上算的事。”
　　高战听了这番话，气得怒火上冲，但他转念暗想：金英尚在他掌握之中，我总须忍耐将她救离魔掌，才是正途。
　　只得将一腔怒火暂时压抑住，沉声道：“你信不过我，我又怎信得过你？假如我将书交给你以后，你仍不肯放她，那又怎么说？”
　　金鲁厄笑道：“笑话，金某岂是那种小人？”
　　金英插口骂道：“你不是小人，难道我高大哥倒是小人？亏你不知羞，竟说得出口！”
　　高战沉思半晌，忽然道：“这样吧！我把经书放在那边青石之上，自愿退出一丈以外，你也将她带到距离青石一丈之处，咱们彼此相距也是一丈，等你离开她去取书时，我再走近她，这样你总该放了心吗？”
　　金鲁厄暗忖道：这小子倒是很精，但等我经书到手，你带着一个不会武功的女人，又怎能逃得过我的“乌龙索”？主意打定，便点头同意。
　　高战果然依言将“伽蓝真经”放在空场中大青石上，一面凝神提气戒备着，一面缓缓向后退去，退到一丈处，霍地顿住。
　　金鲁厄哂笑一声，一手按着金英“曲池”穴上，也慢慢行到距离高战和青石各有一丈的地方站住，但他却不肯立即松开金英的穴道，一双诡诈的眼神，向那青石上的黄绞包裹扫了两跟，忽然嘿嘿笑道：“姓高的，那包中的经书不会假吧？”
　　高战不懈他话中之意，忙道：“自然不假，我岂能骗你？”
　　金鲁厄又笑道：“我却有些不信，这经书禅林上院的贼秃们视若至宝，宁可牺牲全寺僧人性命，也不肯交出经书，怎的你去了片刻，他们便甘愿将经书交给了你？”
　　这句话，顿时将高战问得语塞，他本是个不善言辞的人，心里一急，只得厉声道：“我今日将经书交给了你，但错开今天，誓必仍从你手中夺回来，那时再还给禅林上院的僧人……”
　　金鲁厄放声哈哈大笑起来，道：“敢情你对我未存善心，那很好，我和

你现在距离那经书都在一丈以外，假如我此时先下手弄死这丫头，再出手夺书，你能其奈何？”

高战听了这话，吓得机伶伶打了个寒战，骇然忖道：当真，我怎的竟未想到这一点……

但如今他距离金英和书本同有一丈远近，而金鲁厄按着金英的穴道，仍然毫未放松，假如他冒然动手，欲置金英于死地，可说是易如反掌。

这一来，登时急得他出了一身冷汗，连忙道：“金鲁厄，她和你无仇无恨，你打伤了她父亲，又挟持她千里来到中原，难道这还不够，你一定要害她性命？”

金鲁厄狞笑道：“那么你和我无仇无恨，怎的三番两次跟我作对呢？”

高战心惊不已，暗将“先天气功”运集到十二成以上，缓缓说道：“你……若敢伤她，自己也休相想活着离开这个孤岛……”

金鲁厄笑道：“不过，你尽可放心，我要杀她，现在早已下手，又何必跟你多费口舌？”

高战直被他弄得不知所以，道：“那么……你是想干什么？……”金鲁厄举手一挥，扯去面上黑巾，顿时显露出满脸丑恶的伤痕来，怨毒的目光闪闪数转，冷冷说道：“这丫头害得我这般模样，我即算不要她性命，也得给她一些小小的惩戒！”

话声才落，蓦地翻腕一掌，拍在金英背上！

高战失声惊呼，肩头疾晃，飞一般抢奔过来，但闻金英惨哼一声，萎然倒地……

金鲁厄打伤金英，松手迳扑大石，他们二人俱都是身负绝学之辈，一来一去，尽皆快似电奔，待高战抢到金英身边，俯身将她抱起来，那金鲁厄也到了青石旁，左手飞快地抓向石上黄绫包裹……

然而，当他触手一握之际，却骇然发现手里抓住的竟然不是那本薄薄的“伽蓝玉勒真经”，却是一只枯干的人手！

金鲁厄大惊之下，慌忙松手，定睛看时，那青石上不知何时已端坐着一个面貌枯槁的老和尚，怀里抱着黄绫封裹的“伽蓝真经”，正向自己冷冷而笑。

这和尚出现得太过突然，凭金鲁厄那等敏捷的耳目，事先居然毫无所觉，单凭这一点，已足使他亡魂失魄了。

枯瘦老僧冷冷说道：“金鲁厄，你真称得上心狠手辣四个字了，对一个毫无武功的女娃儿，竟下这种毒手？”

金鲁厄急退两步，惊恐地叱道：“你是谁？”

枯瘦老僧淡然笑道：“老衲无为，在这石后早已恭候你多时。”

高战抱着金英，见她秀目紧闭，脸上一片淡金，呼吸逐渐低沉，眼见伤得极重，心里真是又急又痛，凄声唤道：“英弟，英弟，是大哥害苦了你，你醒一醒啊……”

但任他千呼万唤，金英却始终沉迷如故，高战眼见金英已将要断气，一阵急痛攻心，泪眼模糊痴望着她那似花一般容颜，许多温馨往事，都在脑中浮现，忍不住放声大哭。

无为上人白眉微皱，冷冷向金鲁厄道：“孽障！你还不快走，待他痛定之后，怎肯与你善罢甘休？”但金鲁厄却执迷不悟，他那已到手的真经这般莫名其妙失去，心念疾转，凶性又起，忽然悄没声息挥掌向无为上人猛劈过

去！天为上人浩叹一声，举掌一封，“蓬”然一声响，上人端坐未动，那金鲁厄却一连倒退了三四步，但他兀自不肯罢休，探手一抖一扬，又从腰间撤出了“乌龙索”。当年金鲁厄曾用这根“乌龙索”数次和辛捷激战，索上功夫，端的可称得技艺超人，他两手分握长索中段，贯力一抖，那索端在空中“呼”地绕了一匝，向无为上人眉间暴点而至，招出之后，才大声喝道：“老秃驴，还我的经书来！”天为上人仍是不愿出手，略一侧头，长索业已走空，金鲁厄欺身上步，索端一圈，又是一招“秦王赶山”，疾拍下落。无为上人腰间微微一拧，坐着的姿态未变，身形却蓦地横移数尺，金鲁厄一索拍在青石上，发出“铿”然脆响。金鲁厄至此才暗暗吃惊，皆因无为上人适才那拧腰移位的功大，正是将“大挪移身法”炼到化境的表现，他虽然狂怒之下，也知自己万不是这枯瘦老僧的对手，但使他不能理解的是他总以为中原能人不外“海外三仙”和辛捷等数人，怎的如今一个高战已觉难与匹敌，又来了这枯瘦老僧，功力竟似更在高战之上？怯念一生，杀机立起，金鲁厄忖道：“打人不如先下手，再不赶快毁了这秃驴，高战如能抽身过来帮助，那时更难夺回真经。他一横心，“乌龙索”紧了紧怪招迭出，那软索被他贯足真力，时棍时枪，忽软忽硬，索头发出“嘶嘶”之声，卷起一蓬乌溜溜的光芒……金鲁厄当年在“无为厅”上用这根“乌龙索”镇压住中原数百高手，如非辛捷，几乎无人能敌，自从那次大战之后，又经过十余年苦心钻研演练，索上功夫当真已练得出神入化，更在当年之上。

此刻他急怒之下尽出绝学，一日气十余招连绵出手，索影纵横，将无为上人紧紧裹在一片暗劲里，几次怪招诡式，无为上人险些吃他扫中。

老和尚双目暴睁，显然已有些被激怒，宽大的僧袍交相连拂，身形从青石上飘退下来，沉声喝道：“孽障，你是至死不悟吗？”

金鲁厄招式不辍，跟踪又追下大石，道：“要我罢休，除非将真经还我。”长索抖动，又迎面点到。

无为上人浩叹一声，飘身又退了丈许，道：“不识死活的孽障，老衲数十年未曾出手，这一遭，只好破戒了！”

言语之间，金鲁厄索头又至，无为上人大袖一抖，探出五指，只一翻，疾扣金鲁厄的左肘。

金鲁厄奋起平生之力，一声大喝，长索忽从中折转，一端却弹飞而出，扫向无为上人“劳宫”穴上。

天为上人冷然一笑，枯掌翻处，闪电抓柱索头，贯力一抖，低喝一声：“撤手！”

金鲁厄但觉有一股灼烫热流，从乌龙索上飞传过来，手心上顿时奇痛难忍，好像握着一条烧红的铁条。他此时凶性已发，拼着一只左手受伤，拉住长索死力向怀中一带，同时脚下不退反进，运起全力，右手一招，“浪卷流沙”，横撞而出。

无为上人叹了一口气，举掌一封，掌心与金鲁厄相隔尚有一尺，虚空一触，金鲁厄早拿桩不稳，松手弃了“乌龙索”，蹬蹬蹬一连倒退了十余步，终于一跤跌坐地上。

但他一双怨毒无比的眸子，却狠狠瞪视着无为上人，缓缓说道：“秃驴，你好……”

话未说完，胸中一阵血气翻涌，“哇”地吐出一大口鲜血！

斑斑腥血，洒在地上和金鲁厄胸前，泥地上宛若散落了一地梅花，金鲁

厄自知伤势不轻，深深纳了一口真气，坐在地上闭目行功调息！

无为上人叹道：“ 金鲁厄，善恶之分，但凭一线，你如今该知道悔悟了吗？ ”

金鲁厄不言不语，恍如未闻，面上却依然浮现着一片愤懑之色。

无为上人将“ 乌龙索 ”仍旧放在他身侧，又从怀里取出一粒药丸，递给金鲁厄道：“ 只要你肯放下屠刀，仙佛无门，终有渡化你的一天，你被老衲九天真气震伤内腑，这粒药丸，快服下！ ”

金鲁厄缓缓睁开眼来，木然地望望无为上人，却不肯伸手去接那药丸。

无为上人又道：“ 你心中如对老衲仍有余恨，将来尽可寻我报复，但这药丸对你疗伤大有神益，老衲一番苦心，你也该领受少许！ ”

金鲁厄伸手接过那粒丸药，看了看，突然挥手将药丸用力掷出老远堕入乱草中，咬牙支撑着站起身子，踉踉跄跄向前奔去。

无为上人黯然望着他直奔进寒林中不见，长叹一声，喃喃说道：“ 佛说天下无不渡之人，看来是我善行不足，诚意不坚，才未能化解他心中怨毒之念吧！ ”

蓦地，一条人影越过青石，落在无为上人面前，急声问道：“ 上人，金鲁厄那贼厮呢？ ”无为上人扭回头，见高战手提铁戟，满脸尽是泪痕，眼中隐隐射着凶光，老和尚心头猛地一震，淡淡说道：“ 他早去了多时，你不必再追他了。 ”

高战一跺脚，地上登时陷落数寸深一个足印，恨恨道：“ 你老人家怎不拦住他，他把英弟打死啦！ ”

无为上人微惊道：“ 真的？那金姑娘已经死了？ ”

高战流泪道：“ 怎么不是，那奸贼暗施狡计，用掌力震断了她的心腑经脉，现在……已经断气了…… ”

无为上人骇然道：“ 你快带我去看看。 ”

高战用手一指大石，道：“ 她就在青石那一边，上人请暂时看顾她一会，晚辈去追那奸贼回来。 ”肩头微晃，腾身欲行。

但无为上人迅速的一把握住他的手臂，摇头说道：“ 你纵使追上金鲁厄，也挽不回她的性命，现在应该先看看她还有救没有！ ”

说着，不待高战回答，牵着他一齐越过大石。

金英侧卧在石边一片草地上，乌黑的秀发，散覆在颈后，两臂微伸，像一只熟睡的小猫，弯曲成一条优美的弧线。

无为上人探手试试，果然已经没有了鼻息，不禁心头一凉，暗叹道：这段仇恨，只怕是万难解得开了。

但他兀自不愿绝望，屈起右手三个指头，轻轻搭住金英腕间“ 鱼际 ”穴，闭目细品，不觉露出一丝喜色，道：“ 不用着急，她气息虽微，血行未止，体内尚有一丝血气，并非绝不可救。 ”

高战大喜，忙问道：“ 你老人家有法子能救她吗？ ”

无为上人道：“ 目下虽然难说，但不妨试试。 ”

他叫高战将金英扶坐起来，先喂了她一粒药丸，然后垂目盘膝坐下，伸出左掌，按在金英背心“ 灵台 ”穴上，默默运起“ 九天真气 ”，循着左掌，缓缓注入金英体内。

高战紧张地注视着无为上人面上神情，见他宝相庄严，呼吸缓柔，三吐三吸之后，枯槁的脸上，已泛起一层红晕，头顶冉冉发着蒸气，显吃力异常。

他深知此刻无为上人正以百年修为的内家真力，在为金英催动内腑生机，这种疗伤返魂之法，不但极耗真力，而且一个不好，施救的人便将走火入魔，将以往修为全都毁了，忍不住暗在心中为他祈祷。

过了顿饭之久，无为上人呼吸之声越来越重，额上汗如雨下，好像已有些力不从心的象征……

高战忽然心中一动，忙也席地坐下，伸出右掌，轻轻按在无为上人肩头上。

无为上人正值真力将竭之际，突觉有一股极强的热流，从高战掌心源源贯进来，势若江河滚滚，无尽无休，暗吃一惊，忙镇摄心神，气行九转，导引那股蓬勃之力，融合自己百年苦修的“九天真气”，顺势急冲，竟一举透过金英的生死大关。

金英身躯猛烈地震动了一下，内腑已开始缓缓蠕动起来，无为上人闭住一口真气，迅速地在她体内连转三转，霍然收回手掌，回头向高战淡淡一笑，道：“孩子，不想你年纪轻轻，内功修为竟是这般浑厚？”

高战也收掌跃起，目中精神奕奕，并无颓废脱力之状，急急问道：“上人，她……她不碍事了吗？”

无为上人微笑道：“她心脉已断，论理是难以这般迅速复苏的了，但却不知何故，老袖得你借力为助，居然一举冲动她业已沉静的心腑，这一点，连老衲亦感到有些奇怪。”

高战忙伸手去试试金英的鼻息，果然觉得她已有些微呼吸，那呼吸虽然微弱，但显然已从死亡中拔升了出来。

他心里欣喜若狂，道：“英弟家中植有一种兰九果，是疗治内伤的圣药，据她说，她们平时常常食用，也许身体中早已有折抵伤势潜力的原故。”无为上人点点头，道：“这就难怪了，兰九果乃是疗伤珍品，自然有此功效。”

高战道：“现在她已经微有气息了，我可以再替她催力相助一会吗？”

无为上人摇摇头，道：“她生机已备，又经老衲药丸护住心腑，短期内不会再有危险，但她被震断的心脉，老衲却无力替她接续，你纵以真气助她，也不会收到多大效果。”

高战听了这话，登时又着急起来，道：“这怎么办呢？难道眼睁睁看着她这样又死去吗……”

无为上人微笑道：“不要紧，老衲有一个方外知交，深谙医道，你立即带她乘巨鹤赶去，求他一粒九转护心丸，想必便能替她去除余伤。”

说到这里，忍不住叹了一口气，道：“老衲本也有一粒的，可惜却被那孽障白白糟踏了……”

高战心急如焚，也忘了追问是谁糟踏了珍药，急又问道：“那位老前辈现在那儿？离这里远吗？”

无为上人道：“他一向隐居在西岳绝顶，姓孙名不韦，道号百草仙师，你们乘鹤赶路，大约一日一夜，也足够了。”

高战慌忙拜谢，抱起金英，仰头四望，才想起大鹤已经不在岛上……

无粘人笑道：“大鹤送你到这里以后，便赶回普陀接运老衲赶来，现在海边等候你，你快去吧！”

高战方要转身，无为上人又将他唤住，正容嘱咐道：“百草仙师遁世已久，性情又甚古怪，你去求他，务必要忍辱耐心，不可过于心急，这一点千万要记住。”

高战连连点头，道：“ 晚辈记得。 ”

无为上人挥挥手，道：“ 那么，快些去吧，好在西岳距吕梁甚近，事后就不需再赶回来了。 ”

高战别了无为上人，运足如飞，刹时去得无影无踪！

无为上人突然记起一件事情，心中大急，慌忙一跃而起，从怀中取出一物，大声叫道：“ 孩子，你等一等，老衲还有话说但，高战此时早已去远，竟未听见呼唤，无为上人正待拔步赶上去，蓦地鹤戾一声，白影冲霄，已飞向云层之中……

老和尚颓然止步，仰面向天，望着那冉冉西去的白色影子，叹道：“ 唉！我一时糊涂，竟忘了这件重要之物，但愿我佛慈悲，别叫他们受到委屈才好…… ”

在他手上，却托着一粒翡翠精制的剑坠。

巨鹤振翼凌霄，风驰电掣一路西飞！山峦，江河，城镇，荒野……一阵阵从翼下掠过，黄昏时便越过洞庭，鹤首偏向西北，沿着陵山，迳飞陕南。

高战已有一整日未进粒米，但他不感觉一点饥饿，平生第一次这样乘鹤远飞，对那擦身而过的絮云氤氲，也提不起半点新奇兴趣，只是频频低顾怀中金英，不时伸手去探探她的鼻息和心脉的颤动。

天入夜了，星星好像近在咫尺，然而高战痴痴地竟如未见，此时在他心中，只有唯一的一件心愿——那就是赶快抵达西岳之顶，取到“ 九转护心 ”续命灵药。

金英虽是娇小的，但偎在他怀中，却像一块沉重的铅块，紧压着他颤抖的心房。

清凉的夜风，透骨生寒，但高战手心仍然溢着冷汗，高空中强劲的风力使人难以开口，但他仍不停的喃喃轻语着：“ 大鹤啊！你辛苦一些，再飞得快一点，万万别耽误了片刻时光！ ”

大鹤算得是善解人意了，洞庭湖的鱼香，大巴山的茂林，都未能吸引它略一稍顾，它只是飞，飞……一个劲的飞着。白天逝去，黑夜也消失了，曙光透出云端时，他们终于赶到了西岳华山。

高战见金英伤势如故，并无变化，心里一块大石才算轻轻落地，那巨鹤盘旋低沉，敛翅栖落在一个奇高的山峰上。

高战抱着金英跨下地来，张目四望，除了荒野密林，竟看不到一点人类居住的的痕迹，他不由得纳闷起来，心想：华山是赶到了，假如找不到百草仙师孙老前辈，英弟岂不一样难救么？

他将金英放在一堆枯叶上，取出干粮，一面喂给大鹤，一面问道：“ 大鹤，你知不知道那位孙老前辈的居处？我想你一定跟上人来过这儿，对不对？ ”

巨鹤低鸣一声，用长嘴推推高战右手，又连连点了点头。

高战向右望去，见十余丈外是一片峭壁凸崖，崖前有几株古松，松干盘虬坚挺，生得大异平常，心里一动，便抱起金英，匆匆向右行去。

转过峭壁，古松边果然见到一条极窄的小径，原来这小径通到崖下便突然消失，是以在另一面不易发现。

高战大喜过望，回头感激地向巨鹤笑笑，便迈步循着小径疾奔前进，不多久，到了一片茂密的松林边，那羊肠般的小径突然又在林里中断了。

但高战此时已不再彷徨了，在这种深山旷野中，若无人往来，断不会留

下道路的，他猜想也许“百草仙师”孙不韦便隐居在这松林里，当下高声道：“晚辈高战，拜见孙老前辈。”

叫了数声，林中宿鸟惊飞，但除了激起许多回音之外，林中寂寂，却无人回答。

高战暗觉蹊跷，一提气，便准备腾身跃登树梢再向前察看路径，蓦地目光扫过林边，却发现丛划中竖着一块石碑，上面似乎刻有字迹。

他纵身一惊，跃落石前，放下金英，轻轻拨开乱草，这一看，不禁大感希奇……

原来那石上刻着几行小字，只因年深月久，石上青苔弥蔓，不注意实难认出，但仍依稀可辨出，那字迹竟是：青竹蛇儿口，黄蜂尾上针，两般犹是可，最毒妇人心。这四句词句并无上下款，笔力铁划银勾，十分苍劲，而且刻得极深，分明是人在恼怒激动之下，用“大力金刚指”留下的愤恨之语。

高战心底顿时升起无限疑云，忖道：此地即是孙老前辈隐迹之处，自不再有旁人居住，但谁又在石上刻下这种愤恨怨毒的词句呢？难道便是孙老前辈自己吗？

然而他又想：孙老前辈与无为上人论交，想也是当年一代大侠，他一个遁迹深山的高人，当不至刻下这等恨尽天下妇女的字句来，那么，刻字的一定另有其人，那人又会是谁？

想了许久，这疑团依然解它不透，高战自觉好笑，心道：我何必苦猜这些不相干的事，为这件事费心思，真是太不值得，但此地既有山径，又有这石碑，想那孙老前辈必住在不远。

他站起身来，仍旧抱着金英，飞登树梢，放眼望去，见这松林并不甚大，林子尽头是片广场，场上绿草如茵，正有一栋小巧的茅屋。

高战欣喜难抑，展开“平沙落雁”轻身功夫，踏林而行，眨眼便越过松林，飘身立在广场上。

这茅屋搭处风景绝佳，不但地上铺满柔软细草，背依松林，左侧还有一条小溪淙淙流过，溪水清撤见底，令人尘念尽涤。

高战不便擅自走近茅屋，站在小溪这一面，又高声叫道：“孙老前辈可在？晚辈高战求见……”

二二

高战抱着昏迷不醒的金英，隔溪叫了几声，那小屋中全无人声回应，只有空山寂寂中，传来几声回音，也叫着：“孙老前辈可在？晚辈高战拜谒。”

高战忖道：看来那位孙老前辈或许睡得正熟，天色这么早，想来他不会便出去了。

于是轻轻跃过小溪，将金英放在草坪上，自己抖抖身上尘土，恭谨地走到茅屋前，举掌拍门，叫道：“孙……。”

方才叫了一个“孙”字，那木门竟“呀”地应手而开，屋中空空，并无人影。

高战诧道：“这么早，老孙前辈难道是到山中散步去了，我且在门外等他一会。”

他顺手将木门带好，回到金英身边，低头见她紧紧闭着两眼，呼吸悠缓，气息已经十分微弱，那娇媚的面庞上，正泛着一片浮深的红晕，呼吸之间，似乎也相当吃力。

高战爱怜地捧着金英的脸蛋，触手处宛如火烧，他心里一阵紧，黯然叹了一口气，喃喃说道：“英弟！英弟！全怪我做大哥的太粗心大意，才被金鲁厄那虾贼对你下这毒手，早知如此，我若直接出手抢夺，或许倒不致让你伤得这么重了。”

他这些呢喃之词，金英自是不会听见，但高战说了一遍，似乎意犹未已，又道：“英弟！你记得那次我中了毒伤，咱们一块儿上天竺你家里取兰九果吗……？”

这些话，登时勾起他自己无尽回忆，说了一半，不觉便住了口，痴迷中，他仿佛又见到金英娇笑着高坐在骆驼背上，扬着手，向前飞跑……。

他忽然又懊悔起来，黯然道：“唉！可惜平凡上人取回来那几个兰九果全被我糟踏掉，要不然，这时对她必有很大的用处金英的气息越来越低微，高战只觉像飘浮在深海中，心灵的感受，是一直在向下沉，向下沉………。

不知过了多久，“百草仙师”孙不韦仍未见回来，四周除了淙淙流水的声音，开始又加上烦人的啾啾鸟语，大地在复苏，但金英的生命，却好像即将到了终点！

他不敢想像金英万一死去，自己会变成什么模样？他会像吴大叔（吴凌风）一样颓伤的削发出家？还是像梅公公（梅山民）一样让岁月来摧残以后凄凉的日子，听候死神的召唤……？

此时，他恨不能以身替代金英，让她那尚在青春灿烂的年华，不要一折而中断，但是……。

蓦然间，他仿佛听到有一声低沉的叹息！

高战瞿然而惊，抬起头来，张惶地四边望望，四野寥寂，并未见到人影，那么，是谁在叹气呢？

冥思未了，又是一声低叹，传进他耳中。这一次，他听清了那叹息声竟是从茅屋中发出来的，而且，那活似一个人在重病时偶尔发出的低声呻吟。

高战放下金英，猛地立起身来，惊忖道：难道那茅屋中有人？或者孙老前辈根本没有出去？

奇念在他心头滋长，高战忍不住一拧腰闪到木门前，侧着耳朵，向屋中倾听着……。

约莫过了半盏热茶光景，果然茅屋中传来一声低弱的呻吟声，似道："啊……水……水……。"

高战确知屋中真的有人，心里又惊又喜，慌忙推开木门，抢了进去，叫道："屋里是孙老前辈吗？"

那茅屋共分三间，正厅上除了简单的家俱之外，并无人踪，但靠左一间垂着布帘的卧室里,却传来一阵凄凉的断续人语,道："给我水……给我水……渴……。"

高战左掌一撩门帘，伸头向那卧室中张望，但见这间卧室十分幽暗，连一扇窗口也没有，只靠壁有个巨大的土坑，上面铺着卧具，坑上躺着一个乱发老人，正在辗转蠕动，吃力的呻吟着："水……水……。"

高战情不自禁跨进房内，扫目看见坑头边一张木桌上放着一只瓦罐，连忙伸手取来，急急转身退出屋外，到小溪边盛了半罐泉水，二次入屋，将那老人从坑上扶起！

那乱发老人才坐起来，高战触目一惊，原来他的右手和一只左脚都已没有了，仅用布巾层层包裹着。

难道他便是孙不韦？是谁斩断了他的一手一足呢？

高战心口一阵狂跳，但这时那老人气急败坏伸着头在四处寻找水罐，只好将一肚子奇怪忍住，喂他喝着罐里的泉水！

半罐清水，一口气进了老人肚里，清冽冷冰的泉水，好像使那老人神志清醒了不少。

他喘息几声，缓缓张开眼来，望着高战问："你……你是谁啊？"高战忙道："晚辈高战，因一位朋友受了重伤，特地赶来拜求老前辈的，想不到……"以下的话，高战想了想，终于又咽回肚里没有说出来。

那老人脸上充满了诧异的表情，紧跟着问道："你是来找我的？你怎知我会在这儿呢？"

高战道："晚辈系因无为上人所嘱，特从南海普陀赶到此地来！"

老人听了，诧色越浓，沉吟着道："无为上人……无为上人，我并不认识这样一个人呀？"

高战急忙解释道："无为上人便是从前少林三老之一，从前的法号，称为灵镜大师，也许你老人家……。"

老人不待他说完，叫道："啊！不错，少林三老声名赫赫。老朽倒是早有耳闻，但，他们与老朽从无一面之识，怎知我现在此地呢？"

高战无可奈何地笑笑，心想：这位孙老前辈必是伤重神志不清，一时记不起来了。

那老人想了一会，忽然微笑说道："我知道了，你们是来寻那百草仙师的，却把我错当了他了……。"

高战惊道："什么？你老人家不是孙老前辈？"

老人含笑摇了摇头，浩然叹息一声，吃力地又仰面躺回坑上，却没有出声回答这句话。

高战越加不解，讶然忖道：难道这小峰上不只孙老前辈一人居住？难道我找错了地方？

方在狐疑，却听屋外一个娇脆的嗓音叫道："敢问孙不韦孙老前辈可在家中？"

高战吃了一惊，听那声音，竟是发自女子口中，这时屋外除了金英，怎

会又有旁的女人？他骇然之下，无暇再顾坑上老人，身形一闪，出了茅屋，定睛一看，果见一个身着灰色疾服的负剑少女当门而立，另在距金英不远的草坪上，仰面躺着一个满脸血污的少年男子。

高战首先望望金英，见她仍沉沉而卧，并无异状，这才放了心，转面瞧那灰衣女郎，却觉似有几分面熟，忙抱拳道：“ 姑娘要找什么人？ ”

那灰衣女郎也拱手道 :“ 我姓张，现有急事，特来求见百草仙师孙前辈。”

高战道：“ 张姑娘来得不巧，孙老前辈现在不在家中，在下也是……。 ”

灰衣少女显然很急，不等高战说完，抢着又道：“ 我师兄中了毒砂，不能拖过十二个时辰，务必要求孙老前辈替他解毒疗伤，否则……。 ”

高战苦笑道：“ 在下也与张姑娘一般急着要见孙老前辈，可惜，他老人家不在。 ”

灰衣女郎狐疑地道：“ 孙老前辈既然不在，方才阁下在屋中是跟谁谈话？ ”

高战虽觉这女郎言谈未免有些专横，但想到她师兄负伤，不知从多远专程赶来，自是免不了焦急，于是淡淡一笑，道：“ 屋中那一位，也是一位身负重伤的老人，或许他也跟你我一样，是特来求助疗伤的呢。 ”

灰衣女郎沉吟片刻，忽然道：“ 听说孙老前辈隐居此地多年，从来足迹不离华山，他怎会不在呢？ ”

高战耸耸肩头道：“ 这个，在下与姑娘一样不解。 ”

灰衣女郎冷笑一声，道：“ 我不信，他必定在屋里，只是不愿意见外人罢了。 ”

高战对这灰衣女郎的固执和不相信自己，引起极度的不快，也冷冷答道：“ 在下一片好心，姑娘既然不信，在下也没有解说之法。 ”

高战已微有些怒气，转念又想：一个焦急的人总是口不择言的，我何苦与她争论什么？

他本是忠厚豁达之人，想到这里，自顾淡然一笑，便向金英走去。

那知才走了两步，忽听那灰衣女郎厉声叱道：“ 你笑什么？ ”

高战一怔停步，缓缓道：“ 在下自觉好笑，难道也碍了姑娘的事？ ”

灰衣女郎道：“ 哼！你一定心里骂我吹大话是不是？告诉你，咱们师父也是江湖中顶儿尖儿的人物，你不要狗眼看人低。 ”

高战不悦道：“ 在下与姑娘素无一面之识，姑娘的令师名声再大，难道就教姑娘这般出口伤人的吗？ ”

灰衣女郎冷笑道：“ 便是伤了你，又打什么紧？ ”

高战斜退一步，原待发作，但终又强自压抑住怒火，暗道：高战！高战！你是为了救英弟的伤而来的，怎能这样动辄跟人家生气呢？

然而，那灰衣少女盛气凌人的眈眈注视着他，脸上满是一付不屑的神态，又使他不能平白忍下这口气来，便也冷笑着道：“ 令师能教调出这种目空一切的高人，想必也是了不得的人物，在下倒想拜闻令师大名是怎样称呼的？ ”

灰衣女郎傲笑道 :“ 你总听过关外当今第一高人，天煞星君四个字吧？ ”

高战骇然一惊，但继而失声大笑起来，道 :“ 啊！原来你是说宇文彤？ ”

灰衣女郎脸色一沉，道：“ 你敢直呼我师父名讳，我看你是活得不耐烦了。 ”

高战笑道 :“ 不敢，在下虽是江湖无名之辈，但与令师，倒有数面之缘。 ”

灰衣女郎喝道：“ 那么你是谁？ ”高战道：“ 在下姓高名战，姑娘可是

张丽彤张姑娘？”

灰衣女郎大吃一惊，身不由己一连缓退了好几步，骇呼道：“啊！你就是高战！”

高战见她惊惶之色，心里竟有说不出的满足，张丽彤和文伦师兄妹为了争夺丐帮大位，曾在那座荒野中的土地庙里和师兄李鹏儿朝过相，难怪方才一见之下，觉得有些面熟。想起师兄，他不禁又兴起无限怀念，古庙一别，师兄李鹏儿和自己多年音讯未通，至今不知下落何方，而自己这些年来东奔西走，一事无成，回想起来，亦有几分愧意。

这时，张丽彤已经由惊而愤，由愤而怒，忽然“呛”地一声响，抽出肩后长剑，沉声喝道：“姓高的，你师兄抢了咱们丐帮帮主大位，害得我师兄好苦，今天姑娘跟你拼了。”

说着，一领长剑，“刷”地分心刺了过来。

高战忙一拧腰，闪过剑锋，道：“且慢，你师兄的伤，难道是我李师兄伤的吗？”

张丽彤切齿道：“虽不是他亲手打伤的，但若不是因为帮主大位，咱们不落败而走，怎会被天魔金欹的毒砂所伤，姓高的，这笔账，姑娘反正算在你的头上。”

话声未落，又是刷刷两剑，横飞而至。

高战脚踏小戢岛慧大师所授“诘摩步法”，轻妙地又闪开两剑，心里却在自忖：这件事怎又扯上了天魔金欹？那金欹不是毒君金一鹏的徒儿吗？难怪文伦吃他毒砂打伤，竟会这样重。

他曾经在土地庙中目睹李鹏儿和文伦争位之战，那时李鹏儿本可打败文伦，但为了张丽彤幽怨的一瞥，才失手反被文伦刺伤，这些往事历历在目，无疑地，师兄李鹏儿已对这位张姑娘颇有几分动心，高战爱屋及乌，自然不想跟她动手。

匆匆间张丽彤已快攻了十余剑，但都在高战的曼妙身法之下化为乌有，她情急之下，娇叱一声，剑势陡地一变，越发层层汹涌，展开了天煞星君宇文彤平生得意剑法“万流归宗”来。

忽然，草坪上的文伦发出一声低沉的呻吟声。

张丽彤虽然急怒羞恼之下，耳目却仍不离师兄左右，一见文伦痛苦的呻吟起来，登时收剑跃退，理也不理高战，迳自奔到文伦身边，一条腿跪在地上，低声急问：“师哥哥，你怎么啦？那儿不舒服么？”

文伦痛苦的扭动了一下身子，呢喃着道：“你……你在跟谁说话？”

张丽彤柔声道：“我们碰到李鹏儿的师弟高战，正要杀了他替你出气哩！”

文伦那血肉模糊的脸上一阵抽动，急急说道：“是高战？”

“是呀！师哥哥，咱们被他师兄害苦了，好容易竟在这荒山中碰见了他……。”

“不！你不是他的对手……师父呢……师父怎么没有来……？”

“师父就要到了，他老人家叫我先送你来华山，求见孙不韦前辈，孙老前辈会替你治好伤势的，师哥哥，你放心吧！”

文伦痛苦地轻叹一声，恨恨说道：“等我伤势好了，一定要找李鹏儿和金欹报仇，师妹，你快带我去见孙老前辈！”

张丽彤顿了顿，点头道：“好的，但孙老前辈现在不在家，咱们须得等他回来。”

文伦忽然奋力叫道：“不！不！我要赶快治好伤，赶快去报仇，你快些带我去呀！”

这一声大叫，也许抖动了伤口，叫声才落，紧跟着又低声呻吟起来。

张丽彤满脸怜惜地用一条毛巾替他拭着创口上流出来的污水，一面柔声安慰他道：“师哥哥，你千万忍耐一会儿，我这就带你去了。”

说着，果然从草地上将文伦抱起，一步一步向茅屋行去高战看到这里，不觉痴了，不知不觉却为师兄感到万分失望，瞧这情景，张丽彤固是个温柔多情而体贴的姑娘，但她一颗心早已给了文伦，只怕再不会有所动摇。

他深深为张丽彤的柔顺而感动，唯可惜的是，这样一个好姑娘，竟会爱上那专横阴狠的文伦。

天地间的事，往往是这样难以捉摸，高战喟叹一声，仅只痴痴望着张丽彤已经抱着文伦跨进屋去，却不忍再出声阻止他们。

茅屋中传来一阵阵人语，或许是文伦和张丽彤在切切私语，或许是张丽彤也发现了土坑上的残废老人，正好奇地盘诘着他……高战只觉心中空荡荡的，无意细听，迷惘地依着金英席地坐下。

蓦地，忽听有人轻声作歌而来：“青竹蛇儿口，黄蜂尾上针，两般犹是可，最毒妇人心……。”

高战听那歌声，想起石上刻字，心知这人必是那隐居华山的“百草仙师”孙不韦，连忙站起身来，恭谨地侧立而候。

不片刻，歌声顿止，林边缓缓转出一个头戴竹笠的老年农人，肩荷小锄，锄头上挂着一只竹篮，篮里放着几株小草。

那老人才到溪边，抬目看见高战，登时脸色一沉，双目暴射出两道摄人精光，沉声道：“喂，那小伙子，你是谁？”

高战慌忙抱拳为礼，答道：“晚辈高战，特来拜谒孙老前辈老人不等他说完，连连挥手道：“快滚！快滚！我这块地上何等干净，如今被你这蠢物带了个污脏的臭女人来，连地上草也弄污了，念你远来，赶快给我滚开吧！”

高战被他一阵抢白，弄不清他何以如此，看看金英，又看看那老人，不知该如何解说才好。

那老人见他不答，更怒道：“你还敢不听我的吩咐么？”

高战忙道：“这位姑娘是在下一位知友，正因她身负重伤，所以才……。”

老人将头乱摇，连声喝道：“我不听你这些废话，你只先将那臭女人赶到溪这边来，不要污了我的草地，那时说不迟。”

高战见他对女人竟痛恨厌恶如此，心里冷了半截，但他想到无为上人临时曾嘱咐自己，说这孙不韦性情十分古怪，见面时务必忍耐，当下只得强忍闷气，将金英抱起，跃过了小溪。

孙不韦生像怕金英连他也污了，竟远远避开，高战从这边过溪，他却从另边跃过溪那边，第一件事，便是放下锄头和篮子，匆匆从怀里取出一些白色粉末，洒在金英躺过的地方，口里喃喃说道：“真倒霉，好好一片草坪，活生生被这蠢物弄赃了。”

那白色粉末落在草地上，不断发出“嗤嗤”轻响，一阵阵青烟扬起，一大片草坪顿时都枯萎死去。

高战瞪眼看着他那古怪动作，弄得哭笑不得，忍气吞声直到他洒完药粉，又到小溪里洗好手，这才又道：“老前辈可容在下说话了吗？”

孙不韦道：“有话只管说，但切记不要提到臭女人，我生平最怕女人，

你对我提到那些臭烘烘的东西，连耳朵也污了。”

高战长吁一口气。正色说道：“晚辈姓高名战，乃是……。”

孙不韦不耐地插口道：“我知道你是高战便行了，你只管往下说，说完快滚，最好带了那臭东西离我越远越妙。”

高战心里有些气，又不便发作，只得又道：“晚辈系奉普陀禅林上院无为上人差遣，千里赶来，欲求老前辈一粒九转续心丹。”

孙不韦沉思片刻，突然双目一睁，隔岸瞪着高战，好半响，才冷冷道：“真是老和尚叫你来的？”

高战忙道：“晚辈焉敢欺瞒老前辈。”

孙不韦将手一伸，道：“拿来！”

高战一怔，道：“老前辈欲索什么？”

孙不韦放声笑道：“原来是个冒牌货，连老和尚的信物也不知道，竟敢前来诳诈老夫的珍药。”

说着，突地笑容一沉，厉声又道：“老朽现有正事，算你运道不错，你立刻给我滚离华山，是你命大，否则，你别怪姓孙的对小辈不肯留情。”

高战方要再分辩，无奈那孙不韦早掉头向茅屋大步而去了。

跋涉千里，找寻了许久，好容易见到，不想仅只三言两语，便被驱了出来，高战怔怔望着孙不韦的背影，心里真是又气又羞，又急又恨，若是别人，只怕早已发作起来。似高战秉性浑厚，细细回想，必是无为上人在匆忙之中，忘了给自己什么凭信之物，以致才不能得到孙不韦的信任。

可是，如今万里关山的赶来，金英已经奄奄一息，要想再回普陀，往返至少二天，事实上万万来不及，难道就这样眼睁睁看着金英死在这儿？

可怜他一向坚韧成性，此刻也不禁彷徨失望了，低头看，金英是那么懦弱的依偎在胸前，生命的灯油，已经快要干涸了，而他堂堂昂藏丈夫，却束手无法挽救那随时都可能熄灭的火花。

热泪在他眼眶中泪动，但他极力忍住，没有让它掉落下来。

忽然，对面茅屋中传来一声大喝！

高战抬头望去，但见孙不韦正提着锄头，狂风般追赶张丽彤和文伦，张丽彤仓遑疾避，才到溪边，已被孙不韦腾身追上，铁锄抡起，搂头砸了下来。

张丽彤抱着文伦一个急转，闪开五尺，急叫道：“老前辈请住手，咱们有话奉陈。”

孙不韦叱道：“陈什么？我先打杀了你这臭货，你竟敢连我存身的茅屋也去污了。”说着，锄柄一横，又拦腰扫到。

张丽彤仰身倒退了一丈四五，高叫道：“老前辈，咱们是天煞星君门下……。”

孙不韦道：“你便是杀千刀星君的门下，我今天也活剥你一层臭皮再说。”

紧跟着，铁锄一轮疾挥，又将张丽彤迫退了三丈有余。

张丽彤无奈，只得抱着师兄拔步循小溪飞奔，孙不韦望见，跌足道：“完了！完了！多年心血，全被这臭货毁于一旦，今天不杀了你，叫人怎能甘心。”

他提锄飞步追去，身法竟快得惊人，不过三五个起落，已追到张丽彤身后，铁锄一举，照准张丽彤背心，奋力就是一锄。

这一锄既准又快，连高战也看得替张丽彤暗捏一把冷汗，但那张丽彤不愧深得天煞星君嫡传，锄头将临头顶上，忽然柳腰一折，扭身一转，堪堪避开铁锄，莲足顿处，身子已腾空而起，向小溪这一边飞落。

孙不韦一锄击在地上，“ 蓬 ”然一声，地上登时添了尺许深一个土坑，但他兀自不肯放松，弃了铁锄，扬手一拳，竟用内家至高功力，打出一记“ 百步神拳 ”。

张丽彤此时身在空中，又抱着师兄文化，眼看无处可避，便要伤在拳力内劲之下。

忽地，空中“ 波 ”地响起一声清脆的响声，回风激荡，带得张丽彤在小溪上一个翻滚，摔落在溪这一边，对岸的“ 百草仙师 ”孙不韦也被震得身躯连晃，险些拿桩不稳。

溪边伟然立着一人，正是天煞星君。

这时候，张丽彤已从地上爬起身来，她手里抱着文伦依然并未放松。

天煞星君瞥了高战一眼，脸上登时现出惊容，但瞬息便又镇静下来，向对岸的孙不韦拱手笑道：“ 孙兄，多年不见，你就这样对待故友门下，未免有些说不过去吧？ ”

孙不韦气鼓鼓地答道：“ 你我既是旧识，却怎的弄个臭货来污我清净之地？ ”

天煞星君笑道：“ 这也难怪，老朽原关照她在溪外守候，等我赶到再当面相求孙兄，无奈孩子们性急一些，以致触犯了孙兄禁忌，孙兄看老朽薄面，尚请多予曲谅。 ”

高战听了大奇，想那天煞星君是何等狂妄之人，不料今日也有低头求人的时候！

但那孙不韦把头连摇，道：“ 老夫平生最恨女人，你那徒儿居然跑到我房里坐着，这股臭气，永远也没法清除，老夫看在当年与你曾有一面之识，姑且饶过她这一遭，你快带着她滚吧！ ”

天煞星君仍是笑道：“ 孙兄何必跟他们小孩子一般见识。一切开罪之处，老朽这里谢罪便了。 ”

孙不韦冷冷道：“ 你这样低声求我，定有什么事要我帮忙是吗？ ”

天煞星君道：“ 不敢当此重罪，只盼看在你我当年相识份上， 要烦孙兄替小徒诊治一下脸上毒砂之伤。 ”

孙不韦摇头道：“ 这事休提了，我正忙着，没有时间再收病人。 ”

天煞星君回目望了高战一眼，目光中透着疑问，高战忙大声说道：“ 孙老前辈另有待治的病人，你不要以为是我。 ”

天煞星君阴笑颔首，又向孙不韦道：“ 孙兄如肯抽暇成全，老朽另备薄礼，权充酬谢。 ”

说着从怀里取出一个小包，缓缓一层一层解开。

孙不韦冷笑道：“ 宇文彤，你是想用利来诱我姓孙的吗？ ”

天煞星君道：“ 老朽不敢有这意思，但这东西果真是旷世难寻的至宝，老朽无意得来，特地转赠孙兄。 ”

他一面说道，一面抖开包裹，手上毫光连闪，托着两粒鸭蛋大小圆晶莹的珠子。

孙不韦一见，两眼瞪得老大，失声惊叫道：“ 是雌雄水火风雷珠，宇文彤，你从哪里得来的！ ”

天煞星君见他那种惊诧骇然之色，忍不住仰头哈哈大笑，道：“ 孙兄，这珠子对你用处有多大？不须老朽多作解说，只要你肯替伦儿医好脸上毒伤，它们便是你的东西了。 ”

但他话才说完，忽听旁边一个冷冷的声音接道：“宇文彤，东西不是你的，你凭什么资格送人？”

孙不韦和天煞星君同时一惊，回头望去，却见高战挺身站在侧面，目光灼灼瞪视着天煞星君宇文彤。

原来高战在天煞星君取出水火风雷珠之际，早已一眼认出正是天煞星君从辛叔叔身上抢去的失物，急忙放下金英，轻轻纵身跃过来，反听他要将此珠转送“百草仙师”孙不韦，吃惊之下，连忙开口阻挡。

天煞星君横了他一眼，两手一合，又将宝珠揣进怀中，然后冷冷说道：“这珠子不是老夫的，难道会是你高战的吗？”

高战道：“不！这是辛叔叔的东西，是你趁他受伤时出手抢了去的。”

天煞星君冷哼道：“这倒奇怪，珠子又不是他姓辛的从娘胎里带来，怎知便是辛捷之物，天下至宝，唯有德者居之而已。”

孙不韦耸耸肩，道：“幸好我还没受赃物，原来还有这许多纠葛，你们自己算账吧，恕我没功夫相陪！”

说完，转身匆匆奔进茅屋中。

天煞星君恨得直咬牙，愤愤说道：“高战，老夫与你无仇，你为何屡次坏我大事？”

高战道：“那珠子本来不是你自己的东西，你怎能拿来送人？”

天煞星君废然长叹一声，挥挥手，道：“唉！去吧！你虽是个淳朴痴浑的人，但屡次坏我大事，终属可恶，我再饶你一次，你去吧！”

高战挺立抗声道：“不管你喜不喜欢我，那两粒珠子，你得还我才行，因为那是辛叔叔的不是你的。”

天煞星君怒目一睁，冷叱道：“高战，老朽惜你天纵之才，不愿跟你翻脸，前次为你已饶了辛捷一命，你不要再不识进退。”

高战昂然不惧，答道：“你只把珠子还我，咱们从此就不相干了。”

天煞星君叱道：“你当真敢拦阻我的去路？”

高战道：“你不还珠子，休想离开。”

天煞星君忽然发出一阵阴恻恻的笑声，道：“好！好！你倒反逼起老夫来，我叫你知道人外有人，天外有天！”

高战心知天煞星君一身功力非同小可，一反手，“嗖”地抽出铁戟，横胸而待。

天煞星君精目翻了几翻，笑道：“以老夫身份，岂能跟你一个小辈动手。”

一抬手，叫道：“彤儿，你过来，替为师领教这位高少侠几招。”

他可不知道高战此时功力，其实并不在他之下，只当仍是当年古庙中碰上的忠厚少年，因此自己不屑动手，倒把徒儿张丽彤唤来代自己出战。

张丽彤应了一声，放下文伦，单掌一翻，”呛”地一声撤出长剑。

高战忙道：“你这徒弟不是我的对手，你还是自己……”

一句未了，张丽彤忽然娇叱一声，长剑一圈，分心刺来，骂道：“好狂的人，竟敢看不起姑娘。”

高战左脚向后反跨一步，铁戟一举，在胸前陡然划了半个圈子，“当”地一声脆响，张丽彤的剑势悉数被封出去，高战诚恳地道：“不是我小看姑娘，这事由令师而起，自当由令师而终，你还是少管的好。”

张丽彤怒道：“胡说，姑娘偏要试试你凭什么这样骄傲。”

同时，振剑一挥，竟然出尽全力，拦腰又扫了过来。

高战本是忠厚君子，无可奈何之下，铁戟一竖，“ 当 ” 地又是一招硬封，这一次他手上暗暗贯注了六成真力，脆响声中，张丽彤直被震得玉臂发麻，身不由已倒退了两步。

天煞星君也料不到高战内力会如此雄厚，眉头皱了皱，道：“ 彤儿，用万流归宗剑法领教高少侠几招绝学。 ”

张丽彤抱剑应声：“ 是 ” ！拉开剑势，果然使出了“ 万流归宗 ” 第一招“ 磷焰飘坟 ”，剑尖似幻似虚，分点高战胸前三大要穴。

天煞星君这套“ 万流归宗 ” 剑法本是他东偷一招，西学一式，再加融会集研而成，这招“ 磷焰飘坟 ”，实系从武当“ 落絮剑 ” 招变化而来，长剑出手，全是虚招，但如果敌手硬用老招应战，却也能化虚为实，端的神妙莫测。

但他们怎知道高战迭逢奇遇，恰好也是个博学杂汇的人，一根铁戟上，有梅山民的“ 虬枝剑法 ”，平凡上人的“ 大衍十式 ”，以及四十九招“ 无敌戟法 ”，夹杂着从“ 恒河三佛 ” 的天竺杖法变化而成的奇妙之学，施展开来，竟比“ 万流归宗 ” 还要诡异十倍。

他一见张丽彤剑影飘忽，便知这招必是虚招，抱元守一，决不擅动，那铁戟戟尖朝天，竟是少林心法“ 朝天一柱香 ” 的姿态。

张丽彤冷哼一声，蓦地扭身一闪，手中跟着化为第二招“ 鬼王飞叉 ”，突然划向下肋，竟是“ 峨嵋 ” 派五鬼剑招中绝学。

高战淡淡一笑，铁戟的弹出，圈臂一抡，化作漫天就雨，所用的却是平凡上人“ 大衍十式 ” 的首式“ 方生不息 ”。

但听“ 叮叮 ” 两响，张丽彤急欲撤招已经不及，长剑才触着那满空戟影，直被荡开半丈以外。

这时候高战如欲伤她，真如探囊取物一般，但他却立在原地也未动，仅只微笑着道：“ 姑娘暂且后退，在下自与令师了断。 ”

天煞星君脸上变色，缓步走了过来，挥挥手，道：“ 好，彤儿就暂时退下去吧，为师要亲自领教他几手古怪之学。 ”

张丽彤满面愧色，正要退后，天煞星君又忽伸出左手，道：“ 彤儿，把你的剑给我。 ”

张丽彤微感一怔，她素知师父平生难得使用几次兵刃，近年中，除了跟辛捷曾力拼激战，动用过兵刃之外，一般武林中人，根本不在他眼中，如今连他也要索剑应敌，足见高战在他心目中的地位了。

她怀着异样的心情斜瞥了高战一眼，一声不响，把长剑默默递给了师父，莲步轻移，向后退了三步。

天煞星君冷冷说道：“ 彤儿，再往后退远一些。 ”

张丽彤遵命又向后退了两步，天煞星君却又道：“ 再退远些。 ”

从这些迹象看来，天煞星君已将高战视作平生大敌，唯恐场地不够，无法施展快速身法，像这种情形，张丽彤出师以来，今天还是第一次见到。

她默默直退到两丈外，缓缓抬起目光，似怨似佩地向高战凝望了一眼。

恰好高战也正两眼凝注着她，四目相交，张丽彤浑身一震，浮现两朵莫名其妙的红晕。

高战也猛地心头一动，忖道：啊！是了！师兄那年正为了这一对目光，甘心情愿挨了文伦一剑，原来这张姑娘果然是个摄魄拘魂的女子！

他心涉旁骛，一时倒把对面的天煞星君忘了，陡地耳边响起一声冷叱：“ 高战，怎不动手？ ”

高战一惊，连忙抱戟旋身飘退两步，恭谨地道：“在下曾蒙前辈传透骨打穴心法，心中无时或忘，前辈如能将宝珠赐还，在下万不敢放肆跟前辈动手。”

天煞星君冷笑道：“你把我宇文彤看得太容易说话了，以为三言两语，便能骗哄到在下么？”

高战道：“前辈既愿将这珠子赠送别人，想必已不需用，但却怎的不肯赐还在下？”

天煞星君哈哈笑道：“废话真多，你能接我百招，那时再谈宝珠也不迟。”

说着，左手骈指一领剑身，“刷”地身形一转，忽然避开正面，斜里刺出手，那剑尖上微一颤抖，“嘶”地轻响，眨眼便点到高战喉间。

高战见他出手一招不但快速绝伦，而且狠毒精准，果然远不是张丽彤所能比拟，当下不敢怠慢，铁戟横飞直迫，“叮”然一声，两人各自退了一步。

天煞星君嘿嘿笑道：“想不到风柏杨竟能调教出这等佳徒，来来来！老夫索兴放手试试你有多大能为。”

两人各自凝神游走半圈，陡地剑戟并举，闪电般互换了七八招，重又跃退待敌，就在那短暂的一触即分之下，二人实已各出绝学，深深地试探出对方武功的精奥之处。

天煞星君越想越惊，暗道：“高战一个二十来岁少年，此时内力招式，竟无一件在自己之下，倘如再假以数年时间，天下那还有他的对手？

他从前激战辛捷，已深深觉得后生可畏，但现在他才发觉辛捷实际功力，只怕也难超过高战了。

渐渐地，二人由慢而快，寒光纵横，匆匆已折了七八十招，天煞星君心悸不已，而高战却洒脱飘逸，生像尚未出尽全力似的。

这时候，红日已高高挂在天空，灿烂的阳光，照射着溪边倏落两条人影，剑戟上的寒芒，被阳光一映，越发闪耀着刺眼的光辉。

孙不韦突然从茅屋中踱了出来，当他一眼望见天煞星君正和高战激战不下时，不觉怒目叱道：“你们要拼命，尽可滚得远些，再在老夫这里撒野，休怪我不客气了。”

高战猛然记起金英身上重伤，暗责道：高战啊！英弟命在顷刻，你却只顾争这宝珠，要是因而延误了时间，那如何是好？

他心中一急，难免神志略分，天煞星君是何等人物，登时力透剑尖，趁虚而入，寒光透过，“嗤”地一声响，左肩上一片衣襟，已被剑尖上射发的剑气挑破。

高战突然一声大喝，戟杆一拧，掠飞起来，疾翻腕肘，迎着天煞星君的剑身一圈一振。

戟上月牙和剑身相交，“嚓”地绞在一起，天煞星君骇然一震，深吸一口真气，奋力向怀中一带。

高战忍着肩上痛楚，也将体内“先天气功”运足，忽地吐气开声，抡臂猛挥。

只听得“铿”然一声响，天煞星君登登登登连退四步，手上只剩下半截断剑，遑然不知如何是好。

高战插回铁戟朗声道：“在下决不以兵器坚硬取胜，你如有意再战，在下定赤手对敌。”

天煞星君狂笑两声，扬手掷去断剑，道：“好是再好不过，但这儿是孙

兄隐居之地，咱们又各有事在身，且等事了，你我再分胜负如何？”
　　高战点点头道：“在下定当遵命，只盼前辈不要爽约，并把宝珠携来才好。”
　　天煞星君脸上泛着红晕，向张丽彤挥手，道：“彤儿，咱们暂时离开此地！”张丽彤忙又抱起文伦，天煞星君遥遥向孙不韦冷笑两声，道：“打扰孙兄静修，宇文彤今夜亲来赔礼！”
　　孙不韦却爽然笑道：“那倒不必了，你只别再弄些臭女人到我茅屋中，咱们交情总在的。”
　　天煞星君头也不回，领着两个徒儿匆匆而去。孙不韦冷冷瞥了高战一眼，缓缓说道：“论理你既无信物，我的九转护心丸何等宝贵，岂能轻易给你，但你在我离家之时，代我看护病友，纯情可嘉，我就谢你一粒药丸吧！”
　　高战怎么也想不到他会突然答应赠药，一时大喜过望，忙拱手躬身道：“多谢老前辈恩典……”
　　孙不韦突然摆手道：“且慢道谢，我那药丸虽然答应给你，但此时身边并无存药，恰巧我一位好友也因身中剧毒，自断了手脚，非九转护心丸无法除去内腑余毒，我已外出三天采来药本，现在就要开炉炼药，最快也要明晨才能炼好，在炼药期间，你必须替我守关护法，勿使外人干扰。”
　　高战忙道：“晚辈自当效劳，只是……”他看看金英，迟疑了一会，又道：“只是，晚辈这位朋友，恐怕难以支撑许多………
　　孙不韦脸色突然一沉，道：“臭女人的事，老夫一向不管，我是看你诚实忠厚，才允你守关换药，你不要再拿什么理由来烦我。”
　　高战沉吟半晌，只得道：“好吧！晚辈敬遵前辈的吩咐就是。”
　　孙不韦道：“那么，你现在立刻带她离开远远的，今夜酉时初刻，再来此地听我分配。”
　　高战方要再求他几句，孙不韦早已掉头迳自回屋去了。
　　他深知这种隐土怪人，一言出口，万难折弯，不得已轻叹一声，抱起金英，缓缓向林中行去。
　　金英在怀中似如无物，连气息也低微难辨，高战心里又急又愁，漫无目的地向林子中行去，心里暗道：我必须先寻个安全而隐蔽的地方安置好英弟，替她行功助力暂时阻挡一下伤势恶化，等明天取到“九转护心丸”，便不碍事了。
　　思念中，他已穿过密林，目先过处，又看见林子边那块刻着字迹的石块，高战无可奈何的摇摇头，低声喃喃说道：“孙老前辈不知为了什么伤心恨事，才将天下妇女比作了蛇蝎，唉！他真是个难以了解的怪人了。”
　　不久，他又回到了山巅落地之处，那通灵巨鹤仍挺立在那里，高战不觉后悔，道：“我怎会想不起它呢？方才如有它在，孙老前辈不会再怀疑咱们是假冒无为上人的名了，不过，那也是没有用的，他身上并无存药，纵信得我过，又能怎样呢？”
　　高战轻轻放下金英，抚摸着巨鹤的羽翎，低声说道：“大鹤！大鹤！咱们要在这儿多耽延一天，你放心先去休息去吧！”
　　巨鹤低鸣一声，点了两点头。
　　高战不觉笑道：“真是个听话的好大鹤，今夜我有要紧的事不能留在这儿，你能替我守护着这位金姑娘呢？”
　　那巨鹤果然又点点头。

高战觉得有趣，于是又道：“金姑娘伤势很重，这儿虽然不会有人来，但毒蛇野兽只怕是有的，你要小心看护她，别让什么毒虫爬近她身边来，等到咱们医好了她，那时叫她吹笛子给你听，好不好？”

他这时满腔心事，苦无可诉之人，就把大鹤当作了倾吐的对象，喃喃低声细语叮咛，那巨鹤当真通灵无比，一一心领神会，顿使高战幽闷的心境开朗了许多。

一天很快又过去了，黄昏时，高战已替金英行功助力治疗了三次，金英气息似乎正常了许多，高战又寻些断树，替她搭盖了一间小小草屋，地上铺着乾草，使她舒适地躺着，然后准备动身替孙不韦守关护丹。

那知就在这时候，忽听一阵低沉的沙沙足音，急急向峰顶行来。

高战骇然一惊，忖道：“怪了，这山上难道还有人迹么？急忙向巨鹤打个手势，一人一鹤闪身隐在一块大石后面。

过了片刻，暮色中出现了两个黑影，一路不停直奔峰顶，近了一看，竟然是天煞星君和张丽彤，张丽彤怀里仍然紧紧抱着文伦。

高战暗叫糟糕，他们一到峰顶，自己怎能放心离开，再说彼此近在咫尺，也难得不被他们发觉。他固然不惧天煞星君，但却不能不替金英担心。

天煞星君领着张丽彤在山径尽头大石下停步，仰面望望石顶，低声说道：“彤儿，你带着你师兄就在石上休息一会，等夜色深了，师父再去那孙老儿住处，务要夺他一粒九转护心丸回来，替你师兄治伤。”

张丽彤道：“师父，不知那九转护心丸也能医好师兄脸上的伤疤吗？”

天煞星君尚未回答，却听文伦冷冷说道：“你只关心我脸上的创疤，难道留下创疤就不是人了吗？我知道，要是我脸上疤痕去不掉，你准会离开咱们的。”

张丽彤凄声道：“师兄，你怎的会这样想呢？难道我的心，你还不知道吗？”

文伦道：“我怎么不知道，上次我亲眼见你和李鹏儿眉来眼去，今天你又跟高战那贼厮眉目传情，哼！你当我是瞎子么？”

高战大怒，暗骂道：真是放屁，我堂堂高战，岂如你一般的小人么？

张丽彤轻声呼道：“师父，你老人家看师兄说的话，啊！我恨不得把心思挖出来给他，偏是他不肯相信………

天煞星君似乎对文伦十分娇宠，只低声道：“好啦！不许再争吵了，彤儿一番心意，做师父的最了解，伦儿，你不可过份冤枉了她。”

文伦却道：“师父，你还帮她说话呢，今天若是没有她跟来，或许孙老儿给我治好伤了，偏她是个女人，才惹起孙老儿的怒火……

张丽彤满腔委屈，低声啜泣起来，天煞星君叹了一口气，道：“这也怪不得彤儿了，都是师父忘了那孙老儿这层禁忌，才惹出这番差错来，你们不知道，当年孙不韦年轻之时，是个出名的漂亮小伙子，偏生爱上一位年老的有夫之妇，一直痴迷不舍。后来那女人终于离开了丈夫和孩子，跟他私奔逃走。两人双宿双飞了一段时日，那妇人渐渐又想念起孩子，一病不起，孙不韦各处寻药替她治病，都没有效力，眼看要断气了，恰巧这时候那妇人的丈夫带着孩子寻了来，不想那妇人一见亲生孩子，登时百病全消，立刻跟孙不韦分手，又跟着丈夫弃他而去。孙不韦伤心失意之极，从此发誓不出华山，并且永不肯再替人治病，也恨透了天下女人，才弄得这般半疯半癫，行事乖戾。”

高战听了这话，心里方才恍然，私付道：难怪孙前辈如此痛恨妇女，原来当年有这段伤心往事。

文伦又问道：“ 师父，你老人家又怎么和他认识的呢。 ”

天煞星君笑道：“ 那也是一场巧遇，有一次，为师追赶到一个仇家到华山来，偏巧那仇人又是个女子，孙不韦见我掌毙那女人，手下无情，误以为也是个痛恨妇女之辈，竟自动跟我结交，彼此算是相识了，这已是多年前的事啦！这些年，为师也隐居关外，甚少涉莅江南，想不到岁月这么久，他那怪性格竟丝毫也没有改变。 ”

说到这里，天煞星君又柔声安慰徒儿道：“ 伦儿，不许再跟彤儿吵闹了，为师这就去替你取药，你们暂在这大石上，不可轻易离开。 ”

张丽彤忍住悲切，依旧抱着文伦，腾身跃上大石，天煞星君独自展开身法，急急向那片密林而去。

高战躲在石后，心里一时焦急万分，他明知天煞星君这一去，势必对百草仙师孙不韦不利，但张丽彤和文伦已上了大石，他如果蹑踪天煞星君，定会被他们看到，留着张丽彤和文伦，他也不敢放心离开金英……

正在无计可施，忽然想到身边的通灵巨鹤，高战心念一动，忖道：无为上人曾说大鹤混身羽毛均经药水浸洗，普通武林人物体想伤它，在孤岛上，金鲁厄曾一连几次用内家掌力打中它，都未见它受伤，看来倒是真的。

他轻轻附在巨鹤耳边，悄声道：“ 大鹤，大鹤，我有要紧事必须离开，你务必要好好保护着金姑娘。石上二人，一个负着重伤，另一个是个女子，你现在替我引开她们的注意，让我趁空好走。 ”

巨鹤仿佛听懂了高战的话意，“ 呱 ” 地发出一声清鸣，忽然展翅飞起，在石上绕了个圈子。

张丽彤惊叫道：“ 呀！师哥哥你看，好大的一只白鹤！ ”

文伦冷声说道：“ 白鹤有什么大惊小怪的，值得这般希奇正说间，巨鹤突地双翅一收，箭矢般向石上直落下来，张嘴探处，啄向文伦脑门。

张丽彤 “ 呼 ” 地一掌劈去，叫道：“ 不好，这石头上必是鹤儿栖息的地方，她见咱们占了它的巢，所以不肯跟咱们甘休。 ”

那巨鹤忽起忽落，扑击了数次，张丽彤护住文伦，生怕他被大鹤啄伤了，文伦暴跳如雷，大声呼喝道：“ 师妹，用剑砍它下来，这畜牲可恶，咱们偏不要让它………

高战趁他们纠缠无法分神，顺着石边，轻登巧纵，瞬息已奔进密林。

他只怕自己奔得太慢，奋力展开身法，不消片刻，便到了草坪外小溪边上。

举目望去，茅屋中已亮春灯火，窗上映着两个人影，似是相对而坐，高战一眼就认出其中一个正是 “ 百草仙师 ” 孙不韦，那么另一个准是 “ 天煞星君 ” 宇文彤无疑了。

高战此时已经弄清楚 “ 天煞星君 ” 和孙不韦相交经过，不免踟躅着无法决定是不是该进屋去，方在溪边徨彷，忽的身后风声轻响，一条人影悄然落地。

高战本能地一错步，旋身一看，不由吃了一惊，原来身后那人竟是 “ 天煞星君 ” 宇文彤。

他大惊诧异，再望望窗口，灯光下仍是两人对坐，咦！这不是出了鬼吗？

高战浑身机伶伶打了个寒战，不由自主连退了两步。

天煞星君向他阴阴一笑，低声说道：“ 高战，你趁夜掩回此地，足见老夫去后，你也并没有讨到九转护心丸吧？ ”

高战沉声道：“ 要到又如何？没要到又如何？ ”

天煞星君诡笑道：“ 小孩子家，心地真狭窄，敢情你还在跟老夫生气，你跟我来，自有好处。

他举手作势向高战点了点，反身一纵二丈，迳向密林边奔去，高战略一迟疑，便也跟踪到了林边。

天煞星君从怀里取出两粒“ 水火风雷珠 ”，笑道：“ 高战，你不是要这两粒宝珠吗？白天老夫不过试试你心意，其实这珠子于我无益，你如真要，老夫就还给你也没有什么。 ”

高战不解他何以会说出这话来，瞪着眼没有回答。

天煞星君又轻笑说道：“ 你我来此目的，同在索取九转护心灵药，彼此目的既然相同，何不推诚合作，共同设法呢？ ”

高战听了这话，方才恍然而悟，不禁笑道：“ 依你说便怎地？ ”

天煞星君道：“ 你年轻涉世不深，不知那孙老儿乃是天下最古怪的人，平生恨透了妇女，你那位朋友虽是白发婆婆门人，但如想向孙老儿求到灵丹，这一辈子，也不必痴心妄想。 ”

高战心里好笑，但忍住笑意，问道：“ 依你说来，这不是没有希望了吗？ ”

天煞星君笑道：“ 我叫你来此，自有妙计，你如肯跟我合作，咱们一同设法取到灵药，二人均分，而且，我也把这一对宝珠奉还给你，这样你可愿意了吗？ ”

高战佯道：“ 听起来条件是很不错，但你干吗不独自下手，却要拉我一同设法？ ”

天煞星君略为沉吟，笑道：“ 不瞒你说，除非你我二人同心，一起行动，才有成功的希望，否则，今夜谁也别想弄到九转护心丹。 ”

高战讶道：“ 这是为什么呢？难道孙老前辈这般了得？ ”

天煞星君道：“ 单只那孙老儿，倒不在老夫意下，但今日黄昏，他那儿又来了一个帮手，这人一身武学，却不是简单人物。 ”

高战骇然道：“ 你说的，可是现在和孙老前辈在窗前对坐的人么？ ”

天煞星君点点头道：“ 正是那人。 ”

高战又问：“ 你自忖也不是那人的对手？ ”

天煞星君脸色阴黯，缓缓说道：“ 如果只有他一人，老夫自信不输于他，但如加上孙不韦，以二对一，老夫却难有制胜的把握了。 ”

高战不由一惊道：“ 那人是谁啊？ ” 他知道天煞星君已是个目空一切的狂人，连他也对这人如此惮忌，足见此人必非凡俗。

但天煞星君却并未回答他的问话，反问道：“ 你愿意跟老夫联手对付孙不韦，夺取那珍贵的九转护心丸吗？ ”

高战生性忠厚，不喜狡诈，忽然笑道：“ 我也不瞒你说，孙老前辈已经答应给我一粒九转护心丸，但他身上现无成药，今夜要开炉炼制，我此来的目的，正是要替他老人家守炉护关，你这番算计，恐怕要落空了。 ”

天煞星君一听这话，从背心冒出一股冷汗，轻呼道：“ 真的么 ”？

高战笑道：“ 自然是真，但你也不必失望，假如你能将水火风雷主珠送还给我，我一定向孙老前辈再替你也求一粒，想来他老人家也不至不顾，你又何必以武强夺呢？ ”

他只当这话说得合情合理，再妥当也没有了，那知天煞星君听了却脸色惨变，目中暴射出森森凶光，半晌方才恨恨的道：“孙不韦呀孙不韦，原来你竟是如此偏心卑鄙的小人，我宇文彤拼着两败俱伤，也叫你灵丹永难炼成。”

说罢，扭转头狂奔而去。

高战急叫：“老前辈，老前辈，你请慢一些，听我说……”

但天煞星君除了回头报以怨毒的一瞥之外，并未稍停，转眼便奔进密林之中。

高战废然长叹一声，喃喃道：“难道我又说错了么？”

追既无及，高战只得独自重往茅屋来。

但等他重回小溪边，茅屋窗口上人影已经没有了，屋中火光闪耀，照得草坪上也是一片红光。

高战想道：莫非孙老前辈已经开炉炼丹了？我得快些去才好！

他毫未思索，纵身跃过小溪，迳向茅屋奔去。

那知他才到门外，尚未出声，蓦地忽听一声冷笑，一个苍劲的嗓音发自身后，道：“小朋友，站住！”

高战“霍”地旋身，不知何时身后已立着一个儒衫老人，正用一双摄人的目光逼视着自己。

高战心知这人必是天煞星君口中的绝世高人了，连忙拱手道：“晚辈高战，是孙老前辈相召，来为他老人家守炉护关的。”

儒衫老人缓缓颔首，道：“我已经知道了，现在他丹炉业已启用，正在炼制之中，此地有我守护，你回去吧！”

高战见他言语虽然冷峻，但威而不厉，话意间却有几分和蔼，于是也恭敬地答道：“既是前辈吩咐，晚辈自当告退，但有一事，必须面陈孙老前辈，不知能否进屋一见呢？”

儒衫老人道：“他正全神冶炼丹药，你纵然进去，也无法跟他接谈，有什么话，便对我说也是一般。”

高战便将天煞星君含恨而去，誓言要破坏炼药的经过大略说了一遍，那儒衫老人听了仅只淡淡一笑，道：“好！我已经知道了，你尽可放心去吧！”

高战快快退过小溪，一面缓步离开，一面却心里暗想，这人不知究有多大本事，居然对天煞星君毫无丝毫戒惧之意，但这件事从我口里引起，我若是自顾走开，万一天煞星君盛怒之下突起发难，拦不住他，岂不坏了大事么？啊！我何不隐在附近，暗中替孙老前辈守望一夜，天明后，也有脸收受他的九转护心灵药。

主意打定，回头儿那儒衫老人已经不在，连忙一闪身，飘落到一株树后，屏息静静注视着茅屋前的草坪。空中斗转星移，时间缓缓流过，茅屋前始终一片沉寂，不但未见天煞星君出现，连那儒衫老人也再没有现身过，除了窗口映现着闪耀的熊熊火光，整座茅屋，就像是一座烧砖的砖窟。

高战耐心的躲在树后，渐渐等过了一个时辰，时间已到深夜，仍未见一些异状。

他不禁自己有些失笑起来，忖道：我真是杞人忧天了，天煞星君早已承认不是那儒衫老人的对手，不过一句场面话，我却当了真，白在这儿守候了一夜。

高战耸耸肩，准备回到山顶去看看金英，忽然，似闻“波”地一声轻响。

这响音虽低，高战却猛地一惊而觉，纵目望去，顿时发现有一溜惨绿色的火光，已从茅屋顶上燃烧起来。

高战大吃一惊，慌忙纵身疾掠，两个起落，便飞过小溪，直扑茅屋，但就在他飞快抢到这一刹那间，整个茅屋屋顶，全都在一片熊熊烈火之中了。

山风劲烈，茅草又是最容易燃烧的东西，一霎间，早成了一片火海，照得草坪和溪水尽成了红色。

高战顾不得救火，双掌迸发，劈开木门，一闪身便冲了进去，大声叫道：“孙老前辈，孙老前辈。”

叫了两声，不见有人回答，这时满室俱是烟尘，使人呼吸都有些窒息，高战突然记起左侧卧房中有一个残废老人，连忙腾身冲进屋内。

卧室屋顶已被烈火烧穿，土坑上且已坠落下几束带火的茅草，那断腿老人正惊惶地蜷伏在角落里，衣襟距离火焰，仅只数寸而已。

高战奔上前去，挥掌扫去坑上火头，一探臂，将那残废老人抱了起来，扭头向外便冲。

刚刚跨出卧房，忽听“卡察”一声，一根竖梁从上断落下来，恰巧落在方才断腿老人倒卧之处。

高战暗称侥幸，匆匆奔出大门，火舌已经将要掩住门口，他四顾不见“百草仙师”孙不韦，心里大急，忙把那断腿老人放在小溪对岸安全之处，自己返身又来寻找“百草仙师”。

但，等他再度奔到门口，全屋早已被狂火吞没，业已无法再进屋去了。

高战急忙又转到右侧窗外，见窗口虽然也是火势旺烈，却约莫可以看出房里尚未烧着。

一股莫名的义愤从他心底升起，当下他连自己的安全都未遑多想，深呼一口气，猛一顿足，身形凌空已起，向窗口扑去。

才近窗口，炽烈的火焰已经快要烧到脸上，火舌舐着皮肤，令人火辣辣的生痛，高战贯足内力，突然双掌发劲，吐气开声，全力一掌劈向窗槛。

窗槛应手而飞，窗口上的火焰也被他雄浑的内家真力迫得稍稍一敛，高战毫不怠慢，早在这千钧一发的刹那，拧腰一翻，穿进了窗口！

他急忙在屋中搜寻“百草仙师”孙不韦，但满室浓烟扑面，使他连眼睛也睁不开，他厉声叫道：“孙老前辈，孙老前辈猛可里一股浓烟冲进喉头，高战呛咳两声，不得已只好停止了呼喊，伸着双手，在烟雾中摸索着前进。

这时候，烈火连窗带墙全已燃烧起来，在他身边，都是熊熊火焰，事实上，他已经没有可以退出火场的路可走了。

但高战却一丝也没想及后退，他只是缓缓地用双手向四围摸索着……。

忽然，脚下绊着一件东西，灼热的甚是刺人！

高战伸手一摸，触手一阵刺痛，那东西竟是一只烧得滚热的丹炉。

他不但不觉痛楚，反倒心喜忖道：“丹炉已经找到，孙老前辈必在近处……。”

浓烟弥蔓，早已目不能视，但高战蹲下身子，用两只手在附近细细摸索，果然不一会，被他摸到一片衣襟！

他狂喜着正要分辨是不是一个人的身体，陡然间，突觉有股极盛的气流，从上直压下来。

高战已是内外兼修的高手，本能的反应极端敏捷，那股热流向下一压，他已知道必是一根屋梁烧断掉落下来，仓促间一把抓住那片衣襟，就地向侧

一滚，堪堪脱出断梁压落之处。

　　这时他才发觉手上抓住的，果然是一个人，不用说，必是“百草仙师”孙不韦了。

　　高战举手探探孙不韦鼻息，发觉他气息尚在，只是沉沉昏睡，不省人事。

　　高战将他抱着站起身来，这才发现自己已经身在火窟，四边都找不到出路了……。

　　孙不韦的茅屋本不甚大，这火又起得古怪，前后不过盏茶之久，整座茅屋已烧得和一只灯笼一般。

　　高战冲进火中，原是冒着烈火硬撞进来，如今救得孙不韦，退路早断，四面全是大火。

　　那伸缩跳动的火舌，在他颈后面颊一阵阵划过，热力的人，自是更不在话下，火丛中的空气也已迅速燃烧消失，高战深知他已到了生死关头，如不能立刻冲出火窟，那就只有被活活烧死在屋中。

　　他毫不迟疑脱下自己身上和孙不韦身上的外衣，分别将头一并包住，然后紧抱着孙不韦，认准进屋来的窗口附近，猛地推出一掌！

　　这一掌他自是尽了平生之力，掌力过处，烈火“呼”地一声凹卷退开数已，耳中又听见“蓬”然一声暴响，一堵被火燃烧着的墙壁，硬生生被掌力一震而塌！

　　高战身如电掣，抱着孙不韦，一式“寒鸦投林”，奋不顾身向掌力着处掠去！

　　说时迟，那时却快，就在火墙塌落的刹那间，高战带着孙不韦一齐冲出烈火的包围，双双滚倒地上！

　　衣服上都沾着火，发间肌肤，也被毁烧了好几处，所幸终于脱出火窟，高战弄熄了孙不韦身上火星，自己也拍灭了衣上的余火，精神一泄，反而颓废地坐倒地上，张着嘴，不住的喘气。

　　等到喘息稍定，孙不韦尚在昏迷中没有醒来，高战吃力的爬跪起来，缓缓在他胸前替他推拿！

　　蓦然间，一声娇叱，人影飞掠过来，沉声喝道：“姓高的，把孙老儿交给我！”

　　高战抬起头来，见竟是张丽彤，手里倒提着长剑，脸上现出焦急之色，不觉心中一动，忖道，啊！是了，原来这把火竟是你们帅徒干的好事。

　　一股怒火使他不禁深感激动，他愤然从地上站身来，两眼凝注着张丽彤瞬也不瞬，仿佛要看透她的心似的。

　　张丽彤情虚意怯、向后退了一步，举剑横胸，全神而待。

　　高战冷冷叱道：“火是你们放的吗？”

　　张丽彤被他迫人的目光逼得又退了一步，兀自强辩道：“是又怎样？”

　　高战神情一片木然，喝道：“亏你干出这种可鄙无耻的事，还有脸站在这儿，我不愿跟你女流之辈动手，等一会自去寻你师父算账。”

　　张丽彤柳眉一扬，道：“这事与你何干，要你来多管闲事么？”

　　高战叱道：“我看你也是善良之人，孙老前辈何事干犯了你们，竟敢强索丹药不成，便放火烧他的房屋，武林中有你们这种败类，连我也替你愧死，你快些走吧，别让我恼怒起来，连你一并废在这儿！”

　　他生平未曾辱骂过人，这番话，实在气极了才冲口而出，但面对一个少女，语气中仍然未失厚道。

张丽彤不禁粉脸一阵红，停了片刻，才道：“你只把他身边的九转丹给我一粒，我自然不再寻他了。谁叫他自持灵药妙用，不肯救我师哥哥呢！”

高战怒火已起，厉声道：“他人都快死了，那来药丸，你快回去警告你师父和文伦，假如孙老前辈一死，耽误了我英弟性命，今生今世，我也不会跟你们善罢甘休的。”

正说着，突然远处传来一声厉吼，张丽彤一听那吼声，脸上立时变色，不再开口，转身匆匆奔去。

高战自觉疲累不堪，重又坐下来，继续为“百草仙师”推宫活血，直过了许久，孙不韦气息已经趋于正常，高战却累了一头大汗。

他顾不得调息，又强自支撑着去照顾小溪对岸的断腿老人，将他也抱回草坪上，安放在孙不韦身边。

不多久，那儒衫老人也急急赶到，当他一见高战竟已将火窟中两人全都救出，心里好生感谢，慈祥地拍拍高战的肩头，赞道：“高兄弟，以你这般见义勇为，舍己及人的侠风义行，普天之下难寻第二人，唯可恨炼丹之事被宇文彤一把火扰乱，方才宇文彤吃我一掌打伤，狼狈遁去，想必不敢再来了。”

高战道：“晚辈在火声中见到孙老前辈时，他人已昏迷不醒，至今未见好转，不知是不是负了内伤？”

儒衫老人道：“不妨，想来是当他全神炼药之时，突惊失火，一时神焕气散，才致昏迷了过去，再过片刻，自会醒来的。”

高战见天色已将破晓，心里惦念金英伤势，不觉焦急起来，忙问：“孙老前辈既已身负内伤，不知还能不能炼制灵药，重新开炉……？”

儒衫老人黯然摇摇头，道：“这却难说，须等孙兄醒来，才知分晓。”

高战更焦急难安，忍不住喃喃道：“如果孙老前辈一时无法再行开炉制药，英弟等不到时间，岂不就糟了么？”

他忽然抱拳道：“老前辈请分神看顾孙老前辈一会，晚辈去一去就来。”

儒衫老人笑道：“你是去看视你那位负伤的朋友吗？何不把她一起接来此地，医治起来，也较方便！”

高战尴尬地笑笑，道：“老前辈有所不知，只因晚辈那位朋友是位姑娘，孙老前辈此地有些忌讳……。”

儒衫老人大笑道：“你只管放心接她来，有我云冰若在，姓孙的必不会将她撵出去的。”

高战听了一惊，道：“老前辈就是吴大叔的师叔祖，东岳书生云爷爷？”

儒衫老人笑道：“是啊！你认识吴凌风？唉！可惜那孩子志量太窄，竟出家当了和尚。”

高战虔敬地答道：“吴大叔看破红尘，在少林出家礼佛，辛叔叔和辛婶婶都劝过他，怎料他心坚似铁，终于没能挽回。”

云冰若叹道：“正是，凌风那孩子和你一般侠心义胆，又身负血海深仇，好容易学得一身武功，原该替国家做些事业才对。不想一个情子堪它不破，竟将少壮男儿之身，遁迹空门，实在是件可叹之事。”

高战猛又想起金英和自己，不觉心头一震，默默垂下了头，未再做声，便急急告辞离去。

他一面飞步向山顶奔跑，一面却不断细细体味方才“东岳书生”云冰若的一番话，那虽是简短的几句叹息之词，却在高战心中深深激起难尽的涟漪。

他也是运途坎坷，遭遇可怜的人，恰巧又和吴凌风一般，学得一身武功，

却未对家对国，略建寸功，云冰若的话，无意正说中了他自己心里的弱点。
想着想着，已经穿过了密林，但当他循着山径急急而奔的时候，忽然发现前面人影幢幢，竟是“天煞星君”和张丽彤师徒三人，正在大石下低语。
高战慌忙闪身躲进一丛乱草中，侧耳静听，只见天煞星君正恨恨说道：“我与云冰若那老贼势不两立，伦儿的伤，一时无法治愈，咱们暂且离开华山，过几日再来算这笔账。”
张丽彤却道：“师父，我听那高战说，孙老儿身边已经没有存药，今夜正要开炉重炼，不想反被我们一把火搅乱，不知这话是不是真的？”
天煞星君还未开口，文伦早抢着叱道：“偏你会相信那高战的话，他不这么说，怎骗得咱们离开？要是孙老儿果真没有了药，他自己还在华山守候什么？”
天煞星君点头道：“这话倒是有理，可恨为师与云老儿对掌之际吃了些小亏，现在无法再下手夺取灵药，这件事，咱们替他记下就是。”
说着，向张丽彤扬扬手，道：“彤儿，你带着伦儿，咱们走吧！”
文伦突然道：“师父，咱们别从这条路下山，那云老贼一定还在林子那边，咱们一去，岂不又吃他的亏。”
天煞星君切齿恨道：“也好，君子报仇三年不晚，彤儿，咱们翻过山顶，从那边下山去。”于是，三人重又折回，向山顶行去。
高战在草后看见，暗中叫苦不迭，因为金英这时正躺在山顶草蓬中，他们这一改变主意，要翻过山顶，岂不正好从金英藏身处经过，要是被他们发现了金英，这事就更坏了。
但他虽然心急，却无法抢先越过天煞星君师徒，赶去保护着金英，空自着急，竟无计可施……。
天煞星君师徒瞬即转过大石，果然不多片刻，就听张丽彤的声音轻呼道：“呀！师父，你看这儿怎会有个草蓬子呢？咦！里面还有人呢……。”
高战情性已乱，蓦地腾身纵起，飞一般抢过大石，疯狂地扑了上去……。
当他跃过大石，放眼看时，只见那座草蓬已被掀翻地上，天煞星君正俯身向金英抓去。
高战一急，不禁厉声大喝：“宇文彤，你敢动她一动，我立刻叫你血溅五步！”
天煞星君蓦吃一惊，身子疾旋，错掌当胸，冷冷地答道：“好呀！高战，原来是你的妞儿，老夫越发不能放过她！”
他深知高战功力不在自己之下，一面蓄势面对着高战，一面却向张丽彤叱道：“彤儿，把那丫头抓起来。”
张丽彤果然应着向金英跃去，高战情急之下，奋不顾身，“嗖”地拔出铁戟，一晃肩，便抢奔过来。天煞星君叱道：“高战，你再敢走近一步，老夫立刻杀了这丫头。”
高战只好停步，但他明知自己如果妄动一下，也许那向来心狠手辣的天煞星君当真会伤了金英。
张丽彤将文伦挟在左肋，腾出右手，俯身去抓金英……。

二三

正当这危机万分之际，突然一个白色影子从树后电射而出，“呱”地一声怪叫，铁嘴一伸一缩，正啄中张丽彤的右手手背！

张丽彤痛呼一声，慌忙缩手，惊叫道：“呀！就是那只大白鹤！”

巨鹤闪电般啄中张丽彤，铁翅展开，忽地横扫，“拍”地声响，又打中张丽彤肋下的文伦，那文伦本已负伤，再被巨鹤坚如纯钢般的翅膀扫中伤口，痛得大叫：“师妹，快退，痛死我了！”

这个突然的变化，仅不过一刹那间，张丽彤负创疾退，天煞星君扭头一看，见一只巨大无比的大鹤正挺立在金英身前，一双红眼，威棱四射的瞪视着自己。

天煞星君蓦吃一惊，忖道：难道是那老贼和尚也来了……。

心念未已，高战铁戟一挥，早已掠身而到，天煞星君见无法再行下手，呼呼打出两记拳风，飘身暴退，低声喝道：“彤儿，咱们走！”

张丽彤满眼幽恨地瞪了高战一眼，抱着文伦也急急向山下逃去。

高战长长吐了一口气，收了铁戟，看视金英，见她沉睡如故，并未见受伤，方才放了心，感激地抱着巨鹤的长颈，说道：“大鹤，多亏你抢救得恰是时候，我真不知道应该怎样感谢你才好呢！”

那巨鹤低鸣几声，又用长嘴推推高战，显得似很焦急的模

高战叹道：“我知道你是怪我还不快替金姑娘医治伤势，但你不知道，人家孙老前辈炼药未成，自己又受了伤，唉！只怕一时是无法求到灵药，解救她的痛苦了。”

他情不自禁回头看看金英，心里一阵惨然，向巨鹤说道：“我这就带金姑娘去求医，你好好守在这儿，不要轻易离开。”

巨鹤点点头，重又踱到石后去了，高战抱着金英，匆匆赶回，那茅屋早烧得只剩几根焦木屋架，孙不韦已经清醒，正摇头唉声叹气不止。

高战还不敢带金英擅越小溪，倒是云冰若看见，招手叫道：“孩子，过来吧，我已经和孙兄商量过，要是立刻开始重炼灵丹，也许还来得及，不过，要先看看你那朋友伤势情形才能决定。”

高战大喜，一跃过了小溪，将金英仍旧放置在草坪上，自己向孙不韦拱手为礼，谢道：“能得孙老前辈恩允破例为金姑娘诊看伤势，晚辈终生不敢忘此大德。”

孙不韦却冷冷道：“我才不是为她一个臭女人呢，我是为你救我和卢兄性命，才肯破例一次，算是报答你一番盛意，病治好了，你赶快带她走得远些，而且只此一遭，下不为例。”

云冰若在侧苦笑向高战点头，高战也知道孙不韦的怪僻，并不生气，忙也笑着称谢。

孙不韦缓缓走到金英身边，用手搭一条毛巾掩着金英右腕，然后探脉门，闭目细细评省着，神情显得极是慎重。

高战和云冰若同时注视着他脸上表情，尤其高战，更是心驰神摇，只盼他能点点头，金英便算有救了。

那知片刻之后，孙不韦的脸色反而渐渐阴沉起来。

高战心头卟通乱跳，忍不住轻轻问：“老前辈，她……她……不要紧吧……？”

孙不韦不答，只是垂目不语，过了半响，又换了左腕，并且不住地缓缓摇着头。

高战大感焦急，但又不便再开口询问，忽然一只手伸过来，轻轻拍了拍他的肩头，他猛回头去，见云冰若慈样地向他微笑，道：“孩子，吉人天相，放心一些吧！”

高战突感他那只手臂好像给了自己无比信心和力量，忙点点头，道：“是的，晚辈知道……。”

蓦地，孙不韦缩手立起，睁开双目，喃喃说道：“唔！怪！怪！当真奇怪得很……。”

高战急问：“老前辈，你看她碍事吗？”

孙不韦道：“不但碍事，而且早该死了，可是她居然未死，这倒真是件怪事。”

云冰若道：“老孙，别打闷葫芦，你瞧人家小孩急得要冒火，究竟这位姑娘还有没有救，你趁早快说。”

孙不韦道：“这臭女人被内家重手法震断心脉，本是无药可救的绝症，但她居然仗着仅余的一丝未曾全断的筋条，带着脉管，竟然未死，这倒是老夫并未曾见过的奇事。”

他突然转面问高战道：“你曾给她吃过什么珍贵的药物没有？”

高战摇摇头，道：“没有，只是在我们动身时，无为上人曾给她两粒药丸，说是可以暂时使她伤势不致恶化。”

孙不韦把头连摇，道：“不对，不是姓孙的夸一句海口，当今世上除了孙某人的九转护心丸，再无其他药物，能具这般功力。”

高战忽然想起一件事，忙道：“金姑娘家中有一种兰九果，专能治内伤，她平时常常吃用，也许体内早已具这有种坚强的效力也不一定。”

孙不韦恍然道：“那就难怪了，你们现在身边还有兰九果吗？”

高战道：“没有。晚辈本有几粒，前些时因为自疗内伤，已经全部服用完了。”

孙不韦顿足道：“可惜，可惜，此时如有兰九果，或许尚能救她一命。”

云冰若也问道：“你是说没有兰九果，这位姑娘便没有救了吗？”

孙不韦道：“她仗着内腑异秉，虽然将残命苟延了些时，但至多再能挨过三个时辰，而我如重新开炉炼药，最快也得四个时辰才能成功，在时间上也是赶不上救她一命了。”

高战听了这话，脑中轰然一声，如同坠落千丈悬崖，跄踉摇了两摇，道：“老前辈，你……你……你是说……她……她已经……没有……救……了？”

孙不韦耸耸肩头，道：“老夫虽有救她的心，怎奈她已经等不及丹药炼成，这有什么办法呢？”

高战一阵颤抖，回目望望金英，眼中热泪，已滚滚直落下来……

他忽地屈膝跪在孙不韦面前，哀声求道：“孙前辈，孙老前辈，求你老人家务必设法救她一命，可怜她年纪这么轻，她的父亲千里传讯，将她忖托给晚辈，晚辈如不能救她，终将愧恨一生。”

孙不韦做了个无可奈何的表情，道：“这怪不得我不肯救她，如果没有宇文彤那贼胚将炼丹扰乱，这时丹药将成，自然能救她性命，可惜……。”

云冰若见高战那等凄切，心里十分不忍，也道：“你难道不能再想个方

法，尽早炼成了药，救救这可怜的孩子？”

孙不韦沉思半晌，才道：“方法不能说没有，但恐怕纵然行起来，也难成功……。

高战听说还有一丝希望，喜得跳了起来，急道：“有什么能行的方法，只要救得金姑娘，赴汤蹈火，晚辈也愿去的。”

孙不韦笑道：“为了一个臭女人，可笑竟会说出这种傻话来。”

云冰若笑着道：“姓孙的，有什么办法快些说出来，别尽在东扯西拉，耽误时间。”

孙不韦想了想，说道：“平时开炉炼药，全靠我自己以内力助那炉火，所以时间总须三四个时辰，假如要速成，由你们二位共同助我协力摧动火力，时间自然可以节省一些，但如今我已负了内伤，功力打了个折扣，因此，合我们三人之力，只怕最快也要三个时辰，才能将药炼成……。”

高战等不及他说完，早已喜道：“这个不难，晚辈定可全力助您老人家，务求提早炼成就是。”

孙不韦冷冷道：“你先别太高兴，我话还没有说完哩！”

云冰若道：“那么你怎不快说。”

孙不韦又道：”如我们三人合力炼药，无人守护，万一有人再撞了来，咱们三人只有束手待毙，但要是留下一人守护，又怕力量不足，难成大功，所以这是第一个难题。”

高战忙接口道：“这不打紧，天煞星君师徒都已逃离下山，这儿轻易也不会再有人来，假如还不放心，晚辈可以将无为上人座下灵鹤召来，有灵鹤守护，普通武林人物，万难轻越雷池一步的。”云冰若点点头道：“能这样，那就多少放心一些了。”

孙不韦又道：“炼药之际，如果我们三人中有任何一个中途力道不继，都足以引起其他二人同入危境，而且一旦发生这种事，丹药无法一鼓炼成，再延时刻，那就效力相差太远，这是第二难题。”

云冰若道：“你敢是信不过高少侠，怕他年轻难以持久负担助火之力吗？”

孙不韦道：“高少侠内力精湛浑厚，我岂是看不出来，我所担心的，是我自己，方才炼药中途失神，内腑已有伤势，只怕难以持久再度运功。”

高战忙道：“那就由晚辈和云爷爷出力助那炉火，老前辈只管药物，岂不甚好？”

孙不韦笑道：“我是主持全局之人，怎能袖手不出力呢，不过，时间还有三个时辰，假如开始时不太急，大家缓缓施力，我自信还能支撑得住，等到快满三个时辰，你们看那炉火仍是红色，未转成绿色，那时就别再顾我，只管全力贯入炉中，抢救丹药要紧，我便受些内伤，也无妨碍了。”

云冰若道：“好吧，咱们就这么办，高少侠快去召灵鹤来，孙兄和我速置丹炉。”

高战听了孙不韦这番话，心里颇觉不是滋味，行了几步，忍不住又问：“孙老前辈，假如炉火不能变绿，不知除了加力之外，还有没有旁的方法，可以使丹药速成？”

孙不韦脸上忽然掠过一抹惨然的神情，缓缓说道：“你曾听说过春秋时候，欧阳冶子炼剑的事吗？”

高战心头一震，道：“晚辈曾听人提起过……。”

孙不韦笑道：“那就是了，炼药和炼剑，同一道理，假如到时火候难足，只有牺牲一个人，舍身入炉殉药，自然便成了。”

高战听得浑身一阵颤动，缓缓点头道：“多承前辈指教。”转身便匆匆而去。

原来他在这刹那间，已下定一个无比坚定的决心，为了救金英性命，如到万不得已时，便牺牲自己，也是义无反顾。

但他却料想不到自己这番赴死的心意，却深深激起另一个人殉命之心，竟使这桩炼药的事，演变得无匹惨烈。

待他从山顶将通灵大鹤召来，草坪上，已经架起一只巨大的丹炉，这丹炉是云冰若和孙不韦合力从茅屋废墟中寻找出来，一切药物器材，都已准备妥当。

孙不韦虔诚的向空祝祷一番，拜了三拜，谨慎地将药物放入炉中，高战忙嘱咐巨鹤几句，便和云冰若三人分坐在丹炉三面，各出左掌，抵住炉身。

孙不韦缓缓向二人点点头，引然炉火，三人便一齐闭目运起功力，将本身真气，循着手掌传入丹炉内。

高战本门“先天气功”已有十成火候，又遵从孙不韦交待，开始时不敢全力施为，只用了四成力量，运气入炉，刹时间，他忽然感觉到似有一股看不见的强劲暗流，在绕着丹炉流转，渐渐跟自己的力道相融合，丹炉中登时发出熊熊的火焰。

他忍不住睁眼看看炉火的颜色，果见火焰呈着一片胭红，炉口散发着一阵幽香。

草坪上，除了火光跳动的“虎虎”声响，重归寂然，三人面炉而坐，都凝神贯注，心不旁骛，只有那巨大的通灵巨鹤，缓缓在小溪边踱着悠然的步子。

时间渐渐逝去，东方天际，已经泛出朝霞，灿烂的晨晖映着红色炉火，使这华山深处，呈现出无比瑰丽的光彩。

地上躺着两个重伤的人，那是金英和断腿残废老人，他们一动也不动的卧在草地上，静静等待着那起死回生的灵丹成功。

一个时辰，已经很快的过去了。

炉火没有任何变动。

高战忍不住渐渐加了两分力道，顿时觉得云冰若和孙不韦二人也跟着加强了真力，同时，孙不韦额上，似已隐着汗珠。

第二个时辰又在寂寞中渡过，炉里火色，依然只是深红色！

高战眼看时光飞逝，不禁心惊地睁开眼来，凝目望去，金英一脸苍白，映着阳光，份外可怖，简直与死尸差不了许多……。

他心头狂跳难抑，不由自主，又在掌上加了三成力道：

忽然，那炉火竟已由红轻成了淡绿，空际散发的香气更浓，高战狂喜，知道丹药就快成功了。

那知正在这时候，对面的“百草仙师”孙不韦突然大大的震动了一下，高战感觉到掌上传来的真力遽然间消弱了许多，而孙不韦头上汗如雨下，显见已经支撑不住了。

这等紧要关头，假如他一旦支撑不住，势必全局俱毁，高战陡然瞪视着他，眼见炉火中火焰，又从淡绿转成了深红。

这时候，半个时辰又已悄然而逝，孙不韦忽然全身抖动起来，抵在炉上

的手掌，好几次似欲收回，但却被他全力苦忍住，口里气喘频频，那呼吸之声，竟盖过了丹炉中火焰的声响。

高战又惊又急，回目看看云冰若，却见他闭目端坐不动，掌上沉沉发出真力，越来越大，迫得高战也只好加注了全身力量。

那炉火被他们二人全力贯注，慢慢又变作了淡绿之色，时间却只剩下不足半个时辰。

高战神情大起恐慌，一面催力行功，一面暗中思忖：假如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候，孙老前辈真的不幸支撑不往受伤，只好牺牲我一条性命，助成丹药，以救金英。

但是，他不期然又想到不久前云冰若的话，他虽是叹息吴凌风的志短情长，又何尝不是暗示高战，要他以有用之身，替国家做番事业，不可为情所困，颓废终生么？

是啊，他空有一身绝世武功，至今仍元以酬报国家，父亲临终是如何叮咛？他岂能因为一个女孩子，便轻易地断送了自己实实的性命？

但当他惶然侧顾，金英那凄凉而秀丽的面庞，又呈现在他眼帘前，往事像潮水般在他心中汹涌———他是个忠厚诚笃的君子，他又怎能见死不救，贪生贱义？

两种极端矛盾的心理，使他一时难定取舍，恰在这时，孙不韦突然“哇”地张口喷出一大口鲜血，手掌一松，向后仰倒下去

炉火登时一黯！

高战见炉火忽又由绿变红，眼看功亏一篮，一横心，“霍”地收掌站了起来……。

但他尚未行动，蓦地一条人影，飞快地掠过身旁，一声不响，直投入烈烈炉火之中。

那丹炉中传来一阵“滚滚”声响，焦臭之味，弥满空际，但炉火颜色，却真的全部变成了碧绿，三起三落，突然尽熄。

高战骇然四望，草坪上已不见了那断腿的残废老人。

云冰若缓缓睁开眼来，叹道：“唉”天命难违，天命难违，我辛辛苦苦老远送他到华山来，只望替他医好毒伤，不想仍然难以挽救他可悲的命运！”

高战失惊地道：“老前辈，你是说他……？”

云冰若道：“不错，我正是说他为了报答你昨日一水之德，已经把一条老命，殉葬在这个丹炉之中了。”

高战叫道：“真的？老前辈你早已知道他的心意，怎的不拦阻他呢？”

云冰若眼角噙着两滴晶莹的泪水，幽幽说道：“我怎能预见他的心事？不过他昨日曾对我盛赞你在他渴得快要死了的时候，为他取碗喂水，自恨无以为报，刚才大约是听孙兄谈起炉火火候的事，这才舍身人炉，算是报答你一番友情……。”

高战心酸难禁，不由放声大哭，道：“老前辈，你是谁啊？我连你姓什么也不知道，却承你舍了性命，助我成功……。”

云冰若道：“你真的连他是谁也不知道？”

高战点点头，硬咽不能成声。

云冰若叹口气，道：“他姓卢名钧，乃昔年妙手神医卢锵的胞兄，一生精研医理，不在乃弟之下，可惜在一个不防之际，被一个小女孩用天下最毒的‘碧鳞五毒’咬伤手足，迫得自断一手一腿，待老夫赶回去时，已经奄奄

一息，才万里护送他到这里求医的！”

高战愤然振臂道：“ 请老前辈将那下毒人的姓名告诉晚辈，高战誓要替他报仇，以酬他今夜舍命之恩。 ”

云冰若摇头苦笑道：“ 他这仇恨，只怕你是无法报复了。 ”

高战诧道：“ 为什么呢？ ”

云冰若缓缓说道：“ 下毒之人姓何名琪，正是江湖中人最崇敬的辛捷辛少侠独生爱子辛平的好友！ ”

高战混身一震，惊道：“ 平兄弟怎会有这样一个朋友？晚辈前不久在大戢岛还亲眼看见过他，并不知道他竟有这么一位心狠手辣的朋友啊？ ”

云冰若道：“ 她不但是辛平的好友，而且连辛平也被她用下蛊之术所持，卢兄正为了替辛平谋解蛊毒，才遭她忌恨。 ”

高战更不能相信，摇头道：“ 这一定是弄错了，晚辈亲见平兄弟时，他分明好好的并无异状。 ”

于是云冰若便将卢钧在旅店中巧救辛平，以及后来又和辛平何琪在泰山遭遇这段经过，简略地告诉了高战一遍。

高战信疑参半，只得恨恨地道：“ 这件事连辛叔叔也不知道，晚辈一定要当面告诉辛叔叔和辛婶婶。 ”

云冰若叹道：“ 其实你也不要太过惊奇，天下之事，恩怨纠缠，原是令人永无解期的，你只记住这段事由，如能因卢兄的死救好了令友金姑娘，多行义举，替国家多做一番事业，卢兄虽在九泉，也当含笑瞑目的。 ”

高战顿首道：“ 晚辈一定记住老前辈的教言。 ”

云冰若道：“ 时候已经不早了，咱们看看炉中的丹药，真的成功了没有。”

说着起掌力，扇去丹炉中的余热，探手入内，只一转，果然取出两粒乌黑色的药九，顿时一股异香，弥散在空中。

云冰若脸上绽出一丝喜色，道：“ 天幸总算丹药成功了，可惜仅得两粒，救了令友和孙兄自己，再没有多余的留下来，唉！卢兄如果未死，也许反令人为难了呢！ ”

高战泪水滚滚的接过一粒“ 九转护心丸 ”，却不肯立即去喂给金英吞服，首先向丹炉恭谨地拜了三拜，扫出炉中余灰，用一只罐子盛着，就把那灰罐埋葬在草坪上，插石为碑，作了记号。

云冰若看见，点头赞道：“ 受恩不忘，正是大丈夫的行径，孩子，时间不早了，赶快救你那位朋友要紧，孙兄由我来料理。 ”

高战挥泪许久，才将那一粒用性命换来的“ 九转护心丸 ”喂给金英服下去，缓缓行功替她推宫活血。

大约过了半个时辰，金英腹中一雷鸣，张口吐了几口污血，方悠悠睁开眼来。

她显然精神尚未复原，吃力而疲惫的向四周望了一眼，轻声问道：“ 高大哥，我们在那儿？ ”

高战深情的抚着她的面颊，又怜又感地答道：“ 我们这时正在华山，英弟，你觉得痊愈了么？ ”

金英露出惊喜的表情，惊呼道：“ 啊！咱们不是在做梦吧？我记得是在南海那个孤岛上，怎会一下了又到了华山？ ”

高战低声娓娓告诉她事情的经过，从无为上人的现身赴援，一直说到卢钧的舍命丹炉，制成灵丹，救了她垂死的生命……。

金英听得热泪盈眶，凄切地说道：“ 高大哥，你对我太好了。 ”
高战含泪道：“ 对你好的不是大哥，却是那与你素无一面之识的卢老前辈，若非他老人家舍命投入丹炉，丸药难成，英弟，这时候也许你已经……。
金英颔首说道：“ 是的！但他老人家已经去世了，叫人连感谢也无从谢起！ ”
休养了半日，金英大体已经复原，二人在卢钧骨灰墓前虔诚叩谢，又辞别了云冰若和孙不韦，方才跨上巨鹤，展翅升空，继续向吕粱山飞去。
西岳距吕梁不过数百里，巨鹤飞行迅捷，不半日便到了山西，路上高战便把在普陀买来的“ 菩提子 ”送给金英。教她从孔中观着里面的佛像，金英喜得鼓掌大笑，道：“ 把这东西带回天竺，不知天竺人要多喜欢呢？高大哥你怎没多买几串？ ”
高战笑道：“ 这东西在普陀并不希奇，你如喜欢，下次咱们再到普陀时，一定买它几百串让你带到天竺去送给朋友。 ”
金英忽然问：“ 高大哥，等找着那位灵云大师以后，你会再陪我同到天竺去吗？ ”
高战想了一会，道：“ 自然要送你回家，我曾亲口答应过西鲁，自是不能失言。 ”
金英又问：“ 那么，你会在天竺住下去不会？ ”
她冲口问了这话，忽然觉得有些羞涩之意，连忙把头低垂下来。
高战却未听出她话中含意，爽然答道：“ 只怕不能，现今中原兵荒四起，满清人已经打进山海关来，我迭你回去以后，便要执戈卫国，替国家好好干一番事业了。 ”
金英瞿然道：“ 你要去打仗？ ”
高战点点头，笑道：“ 正是，执戈卫国，马革裹尸，才是男儿报国立命的大道。 ”
金英突地佛然道：“ 我不喜欢你去打仗，打仗会死很多很多人，假如你死了，我不知会怎样呢。 ”
高战听了微微一震，忙笑道：“ 战场虽是险恶，但并不是人人都死的，你何必这般担心呢？ ”
金英摇头道：“ 但杀人的事总不是好事，我有些害怕。 ”
高战默然良久，竟无话可答，但觉心里又渐渐沉重起来。
他年岁渐大，对儿女之情，也逐渐有了感应，听金英这么诉说，突然想到妻子送别，良人征途的情景，正所谓英雄气短，儿女情长，不由轻叹一声，堕入一片深愁之中。
停了半刻，金英忽然问道：“ 高大哥，女的可不可以去打仗呢？ ”
高战一怔，笑道：“ 从前曾有木兰从军的事，女人并不是不能够打仗，你问这个干什么？ ”
金英喜道：“ 要是女子也能打仗，我决定不回天竺了，我要跟你一块儿去打满清人，帮你干一番大事业。 ”
高战失笑道：“ 这真是傻话，别说你本不是中原人，战事与你不相干，纵算相干，你又不会武功，怎能帮咱们打满清人呢？ ”
金英道：“ 不会武功有什么关系，你可以教我呀！ ”
高战笑道：“ 我便是有心教你，也非一朝一夕可以成功。 ”
金英也笑道：“ 不会武功也不要紧，我可以替你烧饭，补衣服，你们休

息的时候，我就吹笛子给你们听，打仗的时候，我就……我就……。”她一时又说不上来要做些什么？

高战笑问道：“我们打仗的时候，你就怎样？”

金英忽然拍手叫道：“对啦！你们打仗的时候，我就等在旁边，等你打胜了，便替你鼓掌叫好，要你多杀几个敌人……。”

高战笑道：“要是我打败了，飞一般逃命，那时你怎么办？”

金英扭着身子不依，道：“才不会呢，你的本事那么大，才不会打败仗呢，你是故意逗我，我不来啦！”高战温香在抱，被她一阵笑闹，不由心头猛烈的狂跳起来，仿佛身轻似燕，也随着巨鹤在空中翩翩飞舞起来。

忽然，巨鹤一声低鸣，停翅不动，绕空盘旋着渐飞渐低，似要下落着陆。高战忙低头下望，见脚下尽是一片乱山，层峰千叠，不见人迹。

那巨鹤忽一敛翅，飘落在一个山头上，引颈长鸣了几声。

高战和金英下了地，四处张望，触目尽是荒山绝岭，丛树密林，不禁奇道：“这鹤儿真怪，天色暗了，偏把咱们送到这荒凉的山头上过夜，难道这儿便是吕梁山了吗？”

金英道：“且不管它，咱们先打个洞穴，渡过一夜，明天再说。”

高战无奈，只得嘱巨鹤不要远离，拉着金英的手，缓步向峰下行去！

才行了不多远，陡然听见一阵低沉粗重的“呼呼”响声……。高战一惊停步，侧耳细听，觉得那声音又似兽类呼吸，又似狂风呼号，不但入耳震人，而且连附近树叶林梢，都被震动得簌簌摇个不停，威势竟十分强大。

金英低声说道：“高大哥，我有些害怕，咱们快快离开这儿吧！”

高战紧紧握住她的手，沉声道：“不要怕，也许只是什么猛兽，你跟大鹤在一起，有什么事便飞到天空候我，让我去看看究竟！”

金英道：“不！我要跟你在一起！”

高战道：“你不会武功，如果碰上猛兽，我要分神护着你，便施展不开了，乖乖地跟大鹤一块儿，它会保护你的。”

言语之间，那怪声已越来越大，就像逐渐向山头上移近过来高战好容易把金英交给巨鹤，转身擎出铁戟，闪到一块大石后面藏妥，蓦然间，一团黑影，已飞也似掠上山头。

那黑影来势快得惊人，从出现到跃登山头，仿佛就在同一刹那间似的，同时，那“呼呼”的沉声重吼声突然敛止，四周恢复了一片死寂。

高战大吃一惊，凝目望去，心头不禁机伶伶打了个寒战原来那黑影并非猛兽，却是个又瘦又高的蓬头怪人，这人披一件黑色熊皮的毛衣，满头乱发，连发眼面目都令人无从分辨，若非是直立站着，险些难以认出是个人来。

怪人一掠上了山头，精目疾转，早看见了立在山顶的金英和那巨鹤，忽然把乱发向脑后用力一丢，露出一双精光闪耀的眸子和血盆般大口，竟然得意地仰天发出一声凄厉绝伦的大笑。

金英心头猛地一震，连忙一把抱住了大鹤的颈子，失声叫道：“大鹤！快飞！快飞！”

巨鹤好像也被那怪人的模样吃惊不小，正得展翅飞起，突然那怪人肩头微微一晃，黑影一闪，早已抢到跟前，长臂探处，迳向金英肩上疾扣了过来。

高战望见，心里一阵颤抖，大喝道：“孽障，还不收手！”

喝声中，急施“诘摩神步”，从石后掠了出来，奋力一戟，刺向怪人背后。

但那怪人的身法委实快得无法形容，只是一眨眼间，连巨鹤尚未来得及飞起，金英的衣领早已被他一把抓住，高战飞到，他只身躯一转，竟轻而易举地闪到一旁，长臂猛带，将金英的衣服“嘶”地扯成了两片。

金英吓得尖叫一声，忙用手掩住胴体，那怪人怪笑着扔了破衣，双臂张开，拦腰又抱了上来。幸亏高战这时功力已臻化境，就在第一招落空的时候，左脚急跨一步，飞出一掌，迎胸拍去，同时腰间一拧，横身挡在金英前面……。

那一掌拍在怪人胸口上，“盖”地一声闷响，总算将他震退了三步，高战慌忙沉声，叫道：”大鹤，带金姑娘快走！”

“巨鹤长鸣一声，腾空而起，一个低旋，两只长爪分抓着金英的手臂，昂首正要冲天而起，蓦然间，山峰下又快如流星般掠来一条黑影，只一闪，便缠住了金英的纤腰，一阵冰凉的寒意，透过金英肌肤，吓得她又尖声大叫起来，脑门轰然雷鸣，当真昏了过去！

高战闻声回头，看见那黑影竟然又是一个披熊皮的怪人，这时已将金英抱住……。

他一急之下，心神俱乱，铁戟反挑，砍向新来那个怪人的手臂……

巨鹤长翅鼓动，却因碍着金英的腰部已被怪人抓住，不敢上冲，只好松了双爪，反奔那怪人两眼啄去！

那怪人一手抱着金英不放，一只手用力猛挥，“蓬”地一拳，正打中巨鹤腹侧，巨鹤负痛，哀叫一声，自顾腾空逸去！

高战大急，铁戟连演绝学，苦苦将这个怪人缠住，无奈金英已入了他的掌握，身后另外一个怪人又从后扑上来，一前一后，反将高战挟在中间。

高战真是又怒又急，全力展开戟法，奋勇和两名怪人激斗在一起，既怕他们携了金英逃走，又怕不小心铁戟会误伤了金英，三数招才过，浑身已一身冷汗。

两个怪人显然并不懂什么武术招式，但却身轻如风，臂长力猛，高战投鼠忌器，要伤他们实在不易。

战了片刻，怪人们吼叫连声，似已激越了怒火，三条巨臂飞快地抡动，恍若狂风剧雨，拳打脚踢，跟高战死战不休，高战也怒火上冲，铁戟忽的一圈，让过正面一个怪人的铁拳，猛可里一抖健腕，迎面弹出一大团戟花，竟用了“大衍十式”中第一招“方生不息”。那怪人被招式一逼，向后略退了一步，高战趁机深深纳入一口真气，凝神运功，“大衍十式”中的绝招连绵出手，不到十招，铁戟划过，一个怪人的惨呼一声，臂上已被刺破三寸长的一道创口，鲜血泊泊流了出来。

负伤怪人厉叫了两声，忽地旋身向左奔下山顶，另一个抱着金英的也飞快地转身而逃，却从右方循山头疾奔而来，再人分由两个不同的方向逃走，脚程都一般快捷无匹。

高战无暇多想，倒提铁戟，死命钉住抱着金英的一个，不消几个起落，追离了山头，那怪人回头望见高战不舍，跟着便伏腰狂奔起来。

暮色中，但见一缕黑烟似渐去渐远，高战使出了全力，竟无法追上，心里大急，引吭向天发出一声长啸。

白影疾降，大鹤张翅低飞掠过，高战大声叫道：“大鹤，快钉住前面的怪人，看他把金姑娘带到那儿去了！”

巨鹤毕竟是通灵异禽，展翅跟踪追了下去，高战半分也不敢稍懈，也放开脚步，没命狂追！

因为他猜想，这两个怪人必不是普通人类，金英被他们携去，定然吉少凶多，若不快些追上，只怕……

他不敢再想那些后果了，总觉金英圣洁的身子，只要被那些人触碰一下，也将是终生洗刷不尽的污点了。

但他越是心急，那怪人却越奔越快，高战将轻功施展到了绝顶，转过两处密林乱山，竟突地失去了怪人的踪影。

他不禁惊骇得停了脚步，细审地势，这儿甚像是座山谷的谷口，两侧全是高可入云的绝峰，削壁天成，只有正面微微露出一条狭窄的小径，也被野草掩盖，不注意极难辨认出来。

从远处望去，山谷中阴黯沉沉，这时天已黄昏，光线更暗，那山谷看起来便更觉阴森可怖了。

高战在谷口外迟疑了一会，心里忖道：这两个怪人行动疾急如风，连“平沙落雁”轻身之术也追他不上，虽然他对地势熟悉占些便宜，但总是件使人猜不透的奇事，要说怪人不会武术，委实令人难信，但如说怪人都是身负武学之辈，方才在山顶时，怎又不见他们使出什么招式来呢？

他心中狐疑不决，想到金英落在怪人手中，不知会遇到什么可悲的命运，终于一横心，从腰间撤出铁戟，壮着胆，便向谷口奔去。

奔行十余丈，来到谷口，高战一扬目，见山壁上有一片平滑光整的绝崖，竟刻着“无情谷”三个斗大的字迹。

高战心头一震，忙又停步，暗自沉吟道：江湖中怎从未听说“无情谷”这个名号？难道又是跟孙老前辈一样，是个恨透天下女人的愤世隐迹之处不成？但是，他们又携去金英做什么？谷中隐居着什么遁世高人？

这许多疑问，一时也解它不开，可是金英分明被那怪人带着向这个方向奔来，大鹤又不见回报，他虽然明知谷中凶险，说不得也只好冒险撞进去再说了。

但他却不敢再发足狂奔，一只手握着戟铁横护胸前，一只手错掌蓄势而待，方才一步步缓缓踏进谷口。

蓦地，左侧不远处一个粉白色的东西挺立在路边，高战闪身一掠，落在近前，见那东西竟是一具无头人骨骷髅，在骷髅的颈下，悬着一块木牌，上面写着“无情谷中，手下无情，入谷一步，难保残生。”

十六个字写得龙飞凤舞，笔力十分苍劲，映着那白森森的人骨，令人不期然会产生一种寒意。

高战凝目看了半响，不觉冷笑着喃喃说道：“哼！既是无情之谷，便该与世无争，想不到却连陌生女子都劫持而去，别说是无情之谷，便是阴司地府，高战今天也得撞你一撞！”

这话刚说完，忽听得有人冷冷的哼了一声，接口道：“好！那你就试试看。”

高战循声回顾，身后却未见有人，只有晚风拂过，幼株草丛，在轻微的晃动着叶尖。

这种阴森恐怖的景象，使他从背心上冒出一阵寒意，那发话的人明明隐在附近，凭高战的武功，居然事先未被查觉，事后又连人影也没见到，的确是件不可思议的怪事了。

但高战并不畏怯，身形一闪，早已欺身抢进了谷口，临动之际，反手挥出一掌，将那无头骷髅劈倒地上。

一人谷口，视线顿时更暗，谷外时才黄昏，但谷中却像已是深夜，阵阵寒风，从谷中向外涌来，使人生像是钻进一个地洞似的，有些气闷和窒息的感觉。

高战运足了“ 先天气功 ”，步步为营，壮着胆向里迈进，大约行了半里之途，并未碰到什么突击或暗袭，前行伸展着的，却是一条笔直的石子路，由这一点看起来，这谷中居住的绝不止一二人而已。

他抱着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决心，艺高胆大，循着石子路缓缓前进，一面尽力运用耳目，暗中注意着四周的变化。

正行着，突然一阵沉闷的“ 咚咚 ”鼓声，从谷里传来……

那鼓声绝无韵致，只是单调地一声声击拍着，但鼓声响起不多久，蓦觉一股火光，冲天而起，照得全谷一半的地方都明亮起来……

高战被那火光一惊，连忙闪离正路，侧身隐在草丛中，循着火光望去，却见这山路并不甚大，数十丈外便是一片空场，火光也正从空场上发出的，再靠谷底，有一列数十株巨大的树木，生长得十分整齐，每株树上，都用藤条茅草盖着一个简陋的小屋，而树木正中空出来约有十几丈一块土地，却盖着一栋石头嵌成的坚固石屋，竟然门窗台阶，布置得美奂美仑，与那些树上茅屋，何异天壤之别。

这时候，空场上正生着一堆熊熊火堆，火堆边坐着十来个身披熊皮的怪人，恰与携走金英的怪人同样瘦长，同样蓬着乱发。

怪人们每人面前架着一只皮鼓，一个个轮流着用掌击鼓，发出“ 咚咚咚 ”的声音，只因尚有数十丈距离，高战还看不清他们脸上是什么表情。

那石屋的门紧闭着，看不见室内究竟甚等光景，但高战不难猜到，屋中居住的，必是这“ 无情谷 ”的主人了。

随着鼓声，火堆边慢慢聚集了一大群蓬头怪人，连同地上击鼓的，共约有四五十名，那些新到的并没有带着任何东西，却空手随着鼓声进进退退围了一个大圆圈，围着火堆手舞足蹈个不停。

这有些像边荒野蛮人的神火舞会，但有一点特别的，这些怪人全是男人，并未见到一个妇女。

单调的鼓声，熊熊的火光，幢幢的人影，加上蓬头垢面，披着黑熊皮毛……这些，这些，都使高战既惊且奇，不解这些怪人是什么路数，更不知他们要干些什么？

他谨慎地向前移近了一些，却发觉鼓声越来越急，渐渐变成十几面皮鼓骤雨般狂响，山谷回音，显得声势十分惊人！起舞的怪人也转动加快！

高战把握良机，趁那鼓声急迫之际，一连几次潜伏窜动，已迫近到空场十丈以内……

蓦地———

鼓声一齐敛止，怪人们全部俯伏在地上，恰在此时，忽闻“ 当 ”地一声锣响！

石屋正门“ 呀 ”然而开，门中缓缓走出两对手执火炬的男人！

这四名男子，却与空场中的怪人们回然不同，个个身躯健伟，上身精赤裸露，仅腰部围着一幅豹皮，头发向后梳拢，眉目均甚清秀，部不过才二十岁出头年纪。

高战看得暗暗诧异，心想：这谷中只怕全是男子，从无女人，所以才称做“ 无情谷 ”！

那知思念未已，忽然又听到“当当当”一连三声锣响，随着那四名壮男之后，紧跟着又缓步走出一个人来。

这一个，居然正是一个女的！

不过，这女人看来起码也在四十岁以上，头上却用一只金圈束发，脸上又涂着厚厚层脂粉，吊眉阔嘴，耳朵上挂着两只黄澄澄的大耳环，赤足裸臂，用一张虎皮裹着身子。

四名壮男左右簇拥着那女人走到火堆边，其中一个连忙在她身后安放了一张虎皮交椅。

那女人却不就坐，先冷冷环扫了地上俯伏的怪人们一眼，鼻孔里冷哼了一声，道：“全是些没有用的蠢物，区区两个雏儿，竟只捉住一个，而且还被人家打伤了追到谷外，你们拿什么脸面来见我？”

众人伏跪地上，竟没一个敢出声回答的。

那女人又道：“宋玉呢？”

她身侧一个壮男忙凑过头去，低声道：“宋玉臂上伤得很重，是我令他暂回茅屋休息，谷主要寻她吗？”

那女人快速绝伦的一抬手，“拍”的一声响，男的脸上已深深印上五条红痕，女人厉声叱道：“你好大的胆子，没有我的命令，他怎敢擅自去休息？”

那个壮男吓得忙跪在地上，只顾叩头，不敢做声。

女人叱道：“还不快去把那蠢物给我抓来！”

壮男忙应一声，匆匆爬起来，如飞狂奔而去。

那女人似乎余怒未熄，冷漠而阴森的向众人又扫视了一眼，突然两手一分，掀脱了虎皮……

高战一见，登时羞得面红耳赤。

原来那女人浑身上下竟无半寸半褛，赤裸裸一丝也不挂，虎皮一去，便成了一个赤精光条的裸人。

高战乃是正人君子，是一见这猥亵情景，急忙扭转头去，心里暗道：这女人如此无耻，竟能统御这许多剽悍男人，身为谷主，也许她某方面必有惊人之处。

他目不愿看，耳朵却仍然倾听着空场上动静，不一会，听见鼓声又起，高战暗想她大约已经搬上虎皮了，忍不住回过头来！

那知一看之下，把他吓得急忙又扭过头去，敢情那女人不但没有披回虎皮，而且已高高赤裸着坐在交椅上，鼓声重起时，跪在地上的蓬头怪人们一个个轮流走到她身前，分别在她两只高耸肥大的乳峰上，啧地轻轻一吻！

女人昂然倨坐，动也不动，而蓬头怪人们在亲吻了她的乳房之后，个个流露出无限感激的神情，跪下膜拜数拜，躬身退回原处。

鼓声响了半个时辰，所有的男人全都亲过芳泽，那女人方才重新披上虎皮，这时候，那在山顶上被高战铁戟刺伤手臂的蓬头怪人，已随壮男到了火边，远远地便跪了下去。

裸女冷笑着道：“宋玉？你倒很舒服，未得我的令谕，谁叫你偷着去休息的？”

那名叫“宋玉”的蓬头怪人哭丧着脸，望望女人身后那名壮男，却不敢回答！

棵女喝道：“你知道呼传不到，应该如何处置。”

“宋玉”怯生生答道：“只求谷主慈悲！”

裸女冷哼道：“ 你要休息偷闲，我就叫你多闲一会，来！把你的左脚伸过来！ ”

宋玉叩头道：“ 谷主慈悲，念宋玉初犯…… ”

裸女叱道：“ 好大胆，竟敢抗命不从？ ”

宋玉无可奈何地把左脚伸了出来，那裸女随手一划，虚空砍了下去，宋玉惨叫了一声，仰后昏倒。

裸女挥挥手冷膜地道：“ 抬下去！ ”

两名男子应声上来，一个抬头一个拖脚，转眼便将宋玉抬了下去。

高战听到宋玉惨叫之声时，才回过头来，他虽然未曾见到那裸女谷主是怎样下手的，但已深深感到这女人不愧“ 无情 ”之名，对待一个并无大错的部属，竟这般心狠手辣，出手残酷。

裸女方才处置了宋玉，一个蓬头男子快步上前，先在裸女身侧那壮男耳边低语几句，那壮男忙又附在裸女耳旁，也低语几句，裸女听了，忽然扬声笑道：“ 这样最好不过了，省却我出谷费事，柳惠呢！ ”

队中一名男子应声而出，高战一眼认出这人，正是携走了金英的人，顿时神情也紧张了起来。

裸女向柳惠点头笑了笑，道：“ 你干得还算不错，等一会谷主另有恩赏，现在你且把事情经过对谷主说一遍。 ”

那被称做柳惠的蓬头怪人喜形于色，急道：“ 小的正奉命在山中猎取野物，听见山顶上有人谈话，宋玉抢着先上了山，小的也跟着上去，看见有两个雏儿，伴着一只巨大的白鹤，其中一个小子，另一个正与谷主相同，是一个女……。 ”

裸女突然沉声叱道：“ 胡说，她怎跟谷主相比吗？ ”

柳惠忙改口道：“ 是！是！那雏儿原是学着谷主模样，也是一个女人，只是长得很美……。 ”

裸女又叱道：“ 胡说！她美什么？ ”

柳惠忙道：“ 是的！她那儿是美，简直丑得厉害，不能跟谷主你相比了！ ”

课女这才笑道：“ 好！你说下去！ ”

柳惠道：“ 小的上山的时候，正巧那小子跟宋玉动手打起来，大白鹤要带那妞儿飞走，被小的抢上前去，便把那妞儿夺下来啦，那小子也来夺，小的便跟宋玉合力想捉住他，无奈那小子手上一只铁戟极是厉害，伤了宋玉的手臂，小的们便分头逃回谷来。 ”

他一口气说完，兀自在沾沾自喜，以为功劳甚大。

裸女沉吟片刻，问道：“ 你说那小子长得是什么模样？ ”

柳惠道：“ 大约不到二十岁，眉目甚是清秀英朗。 ”

裸女脸上闪出一抹神秘的笑容，又道：“ 他的武功很了得，是吗？ ”

柳惠道：“ 果然很了得。 ”

怔女笑道：“ 那么，他追上了你没有呢？ ”

柳惠一怔，继道：“ 小的逃得快，幸而没被他追上。 ”

裸女忽然笑容一敛，叱道：“ 你这就胡说了，他既然连你也追赶不上，怎能说得上武功了得？ ”

柳惠顿时语塞，但过了一会，忙又笑着解释道：“ 那小子铁戟是很厉害，但跑起来，却未能赶上小的。 ”

裸女冷笑道：“ 你看他那铁戟，跟谷主的金剪，谁强谁弱？ ”

柳惠想了想，道：“ 他自然难和谷主相比。 ”

裸女放声笑道：“ 这就是啦！那小子若是识趣，尽早现身投诚，本谷主心里一高兴，也设还有他受不尽的好处，他若取跟本谷主作对，嘿嘿！量他也难逃本谷主的金剪！ ”

柳惠茫然地点头道：“ 正是！正是！ ”

裸女转面叱道：“ 把那妞儿给我带上来。 ”

两名壮汉同应一声，去不多时，从石屋中抬出一个人，高战一见，魂飞天外，原来正是金英。

金英已经醒转，身上衣饰破裂，只剩下贴身内衣肚兜，臂腿和酥胸，都半裸在外，被两名壮汉左右抬着，拉到火堆前。

高战见了金英，浑身热血都沸腾起来，但他紧紧握着铁戟，却未敢擅自动手。

因为他一则距离尚远，无法一举救护金英，二则场中怪人足有五六十名，在山顶上时他跟两名怪人动手，很费了些力才将两个怪人打败，现在面临许多怪人，怎敢轻易出手，三则那裸女谷主自称本事过人，尚不知真正功力如何，假如当真了得，他一出手，救金英不得，岂不反而害了她吗？

但是，他既然亲眼看见金英落在“ 无情谷 ”怪人手中，衣衫不整，狼狈之状，心里又怜又惜，怎能不设法救她离险呢？

是以他紧握铁戟，内心狂跳不止，虽未遽尔发动，却隐隐又向火堆空场欺近了许多，准备寻觅机会，出手救人。

那无情谷主令人将金英带到面前，冷冷而笑，向金英望了一会，问道：“ 你叫什么名字？ ”

金英把头一扬，大声道：“ 无耻的臭婆娘，你不配问我！ ”

高战听见，暗赞道：平时见英弟温文秀气，想不到她也会刚强硬朗起来。

无情谷主冷笑道：“ 你最好听话一些，凡是进了无情谷的人，是男子还有半分活命之望，是女子难逃残命，你如果好好回答本谷主的话，也许本谷主会叫你死得痛快一些。 ”

金英大声骂道：“ 不要脸的东西，你且慢些得意，我高大哥等一会寻到这里，就有你好瞧的了。 ”

无情谷笑主道：“ 你那位朋友，他姓高？ ”

金英用力啐了一口，道：“ 呸！你不配叫我高大哥的姓，别把他的姓名也叫脏了。 ”

高战一阵舒畅，却听那无情谷主冷声说道：“ 哼！你当你那高大哥如何了得，实对你说，他如今早已送死到谷中来了，只是藏头露尾，不敢现身出来罢了……。 ”

高战不料那裸女竟一口道破自己隐迹，骇然一惊之下，匆匆回头四处张望！

但是，他却并没发现周围有什么异状，甚至风吹草动，也没有一些儿。

他不由暗暗失笑，忖道：这妖妇定是猜测我已经入谷，故意要用这方法激我现身，我须不能上她的当。

金英似乎也抱着一样的想法，说道：“ 假如我高大哥来了，你的死期就不远啦，你还得意什么！ ”

无情谷主冷哼一声，道：“ 好个强嘴的东西，本谷主就叫你看看。 ”

说着，回头向柳惠喝道：“ 来，这女人既是你捉来的，本谷主就赏了你

吧！”

柳惠一时喜出望外，兀自难信，道：“谷主，你……你！你！”

无情谷主叱道：“赶快谢赏，令你即刻便在此地成事，事后，本谷主还另有赏赐。”

柳惠大喜，忙跪在地上，“咚咚”叩了两个头道：“谢谷主恩赐，小的领命了。”头才叩罢，从地上腾身跃了起来，饿虎般向金英扑去。

高战大吃一惊，见已无法再缓，一顿脚，蓦地冲天而起，纵身掠到空场上，人在空中，早已大声喝道：“狗贼你敢！”

柳惠如饥似渴，业已将金英按倒在地上，金英拼命挣扎着，肚兜险些要被扯落，高战一纵四丈有余，距离金英还有三丈以上，一急之下，铁戟竟脱手飞掷了过去。

那根铁戟宛若一条黑线，“呼”地直奔柳惠射到，其快如电，无情谷主“霍”地站起，但听得柳惠惨叫一声，早被铁戟穿肩而过，活生生钉在地上。

场中登时大乱，怪人们一涌上来，将高战围在核心，然而，高战此时已如一头疯虎，双掌连翻，一口气劈倒了四五人，猛可里冲到金英身边，一手拔回铁戟，另一只手却拉起金英，藏在身后。

那无情谷主哈哈大笑着道：“小子，你这是灯蛾扑火，自寻死路，来人，给我拿下了。”

她身侧四名壮汉同应一声，一齐跃了上来，四个人八条长臂，旋风似的向高战和金英抓来。

高战下了狠心，铁就一抡，蓦地划起一道光芒，那四名壮汉却都似身负武功的人，长臂一缩又至，尽都舍了高战，来抓金英。

高战怒叱一声，用自己身子挡着金英，手中铁戟连演绝学，一口气攻出四招，几乎在同一时间内，分袭四名壮汉，迫得那四人车轮般一阵转，齐被逼退数尺，只见高战戟影纵横，奇招频现，不到十招，惨叫声中，一个壮汉的手腕已被戟锋扫断，鲜血泉涌，众人大叫着全向后倒退了五六步。

无情谷主不知何时已取来一件奇形兵刃，竟是一柄纯金打造的巨形剪刀和一面金制盾牌，那剪刀刀身极长，总有四尺以上，开阖之间，“嚓嚓”有声。

她左手推着金盾，右手执着巨剪，掀脱虎皮，精光赤条，一丝不挂的喝退手下，自己挺身站着高战面前，大声叫道：“好小子，来跟本谷主较量几招试试。”

高战一见她那浑身寸褛俱无的胴体，凹凸分明，毛发俱显，反羞得脸上通红，但这时身在危境，势又不能扭过头去不看，一急之下，忙缓退两步，叱道：“妖妇，速去穿了衣服，高战自当领教你的怪异兵刃，否则，别怪姓高的骂你了。”

无情谷主却不气，金剪开闭，“嚓嚓”两声，竟然笑道：“本谷主向来如此，咱们打就打，你还管我穿不穿衣服做什么？”

高战只有暗急，但形势迫得又不能移开目光，两眼只得极力不去看她赤裸的身体，注目看着她的面孔，喝道：“不要脸的东西，你如不肯穿上衣服动手，咱们可要失陪了。”

无情谷主笑道：“今夜来去只怕由不得你们自主了呢！”

金英在后面大声道：“高大哥，尽跟这无耻的妖妇说什么？干脆宰了她，咱们走了不就得了吗？”

高战另无良法，只好点点头，道：“好！你紧紧跟着我，咱们冲！”

“冲”字才出口，铁戟一摆，舍了那光条条的无情谷主，向谷口便冲！

但他们才走不到三步，蓦地跟前人影一闪，那无情谷主竟然又抢拦在前面，大声道：“高战，只要你肯归顺本谷主，我答应放这丫头出谷，你愿意吗？”

高战叱道：“胡说，谁会归顺你这个不要脸的妖妇。”振腕一就，飞刺过去。

无情谷主金盾一举，挡开高战的戟招，右手金剪一开，“嚓”地一声响，对准高战身后的金英夹了过来。

高战吃了一惊，连忙沉臂撤招，横戟一格，“当”地一声响，荡开了金剪，但心里却骇异不已。

他这一招之上，实已贯注了七成真力，原打算震飞了那妖妇的兵刃，以便冲出谷去，那知一招硬接之下，虽然震开了无情谷主的金剪，却未能将它震飞出手，相反地，倒发觉这裸体女人的内力竟出奇的浑厚。

高战猛地警觉，遂不敢稍存轻视之心，全力展开戟法，铁戟化作层层戟影，跟无情谷主力战起来。

十余招过去，高战越来越惊，因为他发现那无情谷主的奇形兵刃，竟然诡诈飘忽，招式极端古怪，往往虚实互异，分明是虚招，突然变实，有时又明明将一招实招，轻巧的一变，竟化成了虚招。

再加上高战既要照顾金英，又被对面那摆荡的双峰，晶莹的肉体，妖艳的笑容，古怪的兵器……弄得头昏眼花，打起来吃力非常。

缠斗了将近六十招时，那无情谷主突然发出一声凄厉的怪叫，手上招式忽地全变，金盾专门格拒高战的铁就，右手的长剪刀却时时不离金英左右！

那群蓬头怪人本在四周观战，听了裸女怪叫之后，突然呐喊一声，纷纷奔回火堆边，每人取了一支火炬，围绕着高战团团飞转起来，一面转动，一面不时用一种极细的粉末，向火炬上飞洒！

那粉末成洁白之色，近火即燃，化作一阵浓烟，似与于松香有些相似，但是那种燃化的烟尘竟比松香还要浓和香，凝在空中，很久都不散去！

人影转动越快，空中香味越浓，高战心知这种香味必然不是无的放矢，怎奈被那无情谷主死死缠住，无法脱身，只得闭住呼吸，挥戟力战。

过了片刻，金英在身后低声叫道：“高大哥，我有些头昏高战道：“你赶快闭住呼吸，用一条手巾掩住鼻子。”

又过了片刻，金英又道：“高大哥，我……我站不住了高战忙道：“那么，你赶快用手抱住我颈项，我……。”

说到这儿，自己脑中也觉一阵昏眩，连忙住口！

无情谷主格格笑道：“高战，你们已中了本谷主的毒烟，我就让你逃走，相信你也逃不出十丈以外了！”

高战闻言大惊，闭气急攻数招，急转身，把业已陷入半昏迷状态的金英抱起，右手挥动铁戟，向谷口便冲！

那无情谷主果然不再拦阻，怪人们叫啸着让开一条大路，袖手望着高战逃走。

高战心里狐疑，但仗着本身“先天气功”已达极峰，自信便是服进了少许迷魄烟，也不致真的奔不出十丈以外去！

他一手抱着金英，一手提着铁戟，迈开大步，向外便奔！“转眼间，已

经奔出十丈外。

高战不期然回过头来，却见那浑身赤精条条的无情谷主和手下蓬头怪人们果真立在原地，并未追赶，他心情一松，不禁长长吐了一口气……。

那知就在他戒备略松，吐换真气的这一刹那，猛觉脑海中一声“轰”然雷鸣，眼中金星乱闪，踉跄几步，竟有支持不住的感觉！

忽然，耳中响起怪人们一阵哄笑：“倒了！倒了！”

笑声中，高战浑身酸软，果然一跤跌倒地上。

他自觉朦朦胧胧，似睡非睡，听见纷纷的脚步声向这边奔来，又听见无情谷主的娇叱声，命令把自己抬回去……。

但这些他已经无法分辨是真是假了，一种极度的困意袭上心头，长吁一声，终于昏了过去———。

不知过了多久，像是一刹那，又像是一月一年。

高战缓缓睁开眼来，觉得耀眼光芒刺得两眼有些昏花。

他想举起手来揉揉眼睛，却发觉自己穴道已被制住。

于是，才猛然记起自己是在“无情谷”中，被那不要脸的谷主使用毒烟迷昏，业已被擒了。

停了片刻，他仿佛听到一阵“叮当”的铁链声响，就在身旁不远，夹着几声鹤鸣！

高战一惊张开两眼，见自己竟被横放在一个小小的石屋中，屋里一无陈设，只有正中空地上，置着一根极粗的铁桩，靠壁有一个小小窗孔。

这时，一缕强烈的阳光，正从窗孔中照射进来，恰巧投落在他的脸上。

他微微侧转了一下头部，避开阳光，才看见那铁桩上系着根粗链，铁链的一端，却是无为上人借给自己使用的通灵巨鹤。

那巨鹤不耐地在空地上急急转动着，是以屋中充满“当当”声响，巨鹤两只红色眼珠，不时凝望高战，又发出几声低低的哀鸣声。

高战第一件事便是寻找金英，但屋中除了巨鹤和自己，并未看到第三个生物，石屋的门，也是紧紧关闭着的，门外静悄悄绝无声音。

他登时明白了这时怎么一回事，只恨穴道被制，身子无法转 1562 动，便低声向巨鹤说道：“大鹤，你怎么也被他们捉住了？”

巨鹤长鸣一声，好像因高战的醒来，感到份外高兴，拖着铁链转了过来，停在高战身边，用长嘴柔合的擦着他的身子。

高战叹道：“可怜咱们都被他们捉住了，连个救援的人也没有，大鹤，你看见金姑娘吗？”

巨鹤摇摇头，表示不知道。

高战又问：“我被送到这儿有多久了呢？有一天了么？”

巨鹤瞪着两只红眼，可惜有口难言，无法回答这句话，高战叹了一声，说道：“我猜总该有一夜时间了，不知英弟被他们带到什么地方，遭到什么恶运？唉！”

正说着，忽听门外传来一阵脚步声。

高战向巨鹤使个眼色，忙又闭上眼睛假装未醒，巨鹤拖着铁链，又急急的绕着铁桩转圈子！

过了片刻，石门缓缓打开了，当先进来两名壮汉，无情谷主仍用虎皮裹着身子，低着头踱进屋来。

她冷冷地向地上的高战看了一会，眉头微皱，问身边一个壮汉道：“叫

你们给他解药吃，吃了没有？”

那壮汉立即应声答道：“已遵谷主之命，喂给他吃过了。”

无情谷主道：“这就怪了，若是吃过解药，现在应该醒过来才对，何俊，你去替他解开穴道。”

高战心里暗喜，忖道：只要你解开我的穴道，臭女人，高战就要你的好看了。

一名壮汉答应着走过来，但才要动手，那谷主忽然大声道：“且慢，还是让我亲自来吧！”

她缓步踱到高战身边，骈起右手中食二指，先点了高战“肩井”，“天井”二处次要穴道，然后才轻轻举掌拍活了左胸“将台”大穴。

高战心骂这女人好奸滑，故意装作死人一般，不言不动，紧紧闭着眼睛。

无情谷主等了一会，见高战仍旧未醒，不禁诧道：“怪啦，难道中毒这样深，竟醒不过来。”

一面说着，一面疾探手臂，一把捏住高战大腿上的软筋，用力一扭！

高战忍不住，“啊”地叫出声来。

无情谷主格格娇笑起来：“好呀！看你样儿很老成，不想竞跟本谷主装死，喂！高战，本谷主问你，现在你服了没有？”

高战睁开眼来，悻悻地说道：“你趁早死了这条心，高某是顶天立地汉子，怎会服你这无耻的妖妇。”

无情谷主笑道：“你开口闭口骂我妖妇，我倒要问问你，我那里妖了？那里坏了？”

高战用力阵了一口，道：“呸！你当着众人赤身露体，不以为羞，这还不算妖妇算什么？”

无情谷主格格笑道：“啊！原来你是指这一点，那也没有什么，这是无情谷的习俗，就跟你们常常要穿衣服一样，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呢！”

高战厌恶的闭眼上睛，道：“我没有功夫跟你这种无耻之人谈话，既被你暗算擒住，要杀要割，请早些动手。”

不想那无情谷主却笑道：“要死么，恐怕没有那么简单哩，老实对你说吧！本谷主看你武功不俗，模样儿又好，有心将你收在身边，做一个永久的侍徒……。”

高战听了这话，不由勃然大怒，厉声叱道：“快闭了你的臭嘴，高战头可断，决不会被你这花言荡语所动，你不要自讨没趣。”

无情谷主名为“无情”，这时却极似一个深情款款的女人，被高战一顿臭骂，竟毫无不生气，仍旧笑着道：“好了，你不愿听，我也不说了，但你要仔细想想，被我擒住的人，可从来没有一个能活着离开无情谷，除非他做了本谷主裙下不贰之臣，这一点，你看看何俊他们就明白了，当年他们又何尝不是桀敖不驯的纠纠武夫呢，何俊，你说对不对？”

那个叫做“何俊”的壮汉立刻应道：“谷主说得极对。”

高战险些被她们这种无耻言行气炸了肺，紧紧闭着眼睛，给她一个不理不睬。

无情谷主笑着道：“我给你半个时辰考虑，有一件事你别忘了，那就是你那位女伴也在本谷主手中，她的死活全毁，都在你一句话决定的！”

说完，扭身向屋外行去。

高战听她以金英生命相胁，心里顿觉紧张，忙叫道：“你把她怎样了？”

无情谷主已经行到石门边，闻声回过头来，得意地向高战笑道：“她现在另关在一间石室中，旁边有两名本谷来的手下陪伴着，生命暂时是不会有危险，但你要知道，无情谷只有我一个女人，我那些手下男人，个个是久经饥渴的莽夫，短时间以内，本谷主还能控制他们，时间久了，也许他们会放不过你那可爱的女伴儿呢！”说着，又哈哈大笑了起来。

高战虽知她乃是恐吓之词，但忽然想起夜间在火堆边时，这无情谷主曾经当面命令一个蓬头怪汉要凌辱金英，因此，她所说的，又似乎有绝对的发生可能。但这时无情谷主带着两名壮汉已经走出石屋，他空自着急，已无法再从她口中，探听金英的遭遇。

“蓬”地一声响，石门重又关闭，空屋中只剩下高战和那只通灵巨鹤。

他忽然生了一个奇想，于是低声说道：“大鹤，你能分辨人身的穴道吗？”

巨鹤两眼翻了翻，却摇了摇头。

高战废然道：“那就糟了，要是你能辨认出人身穴道，便可用的长嘴，替我解开穴道，我再解你的铁链，咱们同去救金姑娘，可惜，你竟认不出来……。”

那巨鹤歉意地踱近来，用长嘴在他身上挨挨擦擦，高战忽又心中一动，急道：“来，大鹤，用你的长嘴，啄啄我左肩横锁骨上，就是肩窝这儿，你试试看能不能解开！”

巨鹤尚有些不解，高战又连声催促了几次，巨鹤果然伸出长嘴，在他肩头上轻轻啄了一口。

高战急道：“唉！不是这儿，再向前一些，要用力大一点。”

巨鹤一探长嘴，“杜”地一口，啄在高战胸腔之上，痛得高战大叫起来，道：“大鹤，你认错地方了，应该向上一些儿，这里是我的骨头啊。”

那巨鹤用嘴疾起疾落，一连啄了五六次，竟没有一次啄对地位，高战身上反添了几个创孔，无奈只得叫它停止了帮忙。

但他终不死心，兀自苦苦思索着脱身之法，又自行运气冲穴，无奈也没有成功，正愁之际，石门忽然又开，从外面进来两名蓬头怪人，一个抬头，一个抬脚，将高战举起抬出了石室。

高战不明白他们要把自己如何处置，两眼左右张望，见两侧尽是寒森森的石壁，形如甬道，转了两个弯，忽然眼前一亮，竟到了一间极为精致的卧室中。这间卧室也是大石嵌成的，但阳光十分充足，地上铺着厚厚的虎皮，左边一个壁边生着熊熊的柴火，右边一列交椅，却放置着一张巨大柔软、华丽无双的大床，这时，屋中空无一人，只有大床上横卧着一个用锦被掩盖着的女人。不用说，她自然就是那妖艳无耻的无情谷主了。高战一到，她便掀被坐了起来，锦被滑落，可以看见她身上竟然半丝不挂。但她却笑着掀起锦被的一角，向那两名蓬头怪人说道：“来！把他放到床上来。”

高战急得满脸通红，被两名蓬头人抬着向床上一掼，躬身又退了出去。

无情谷主厚颜地用锦被将自己和高战一齐掩住，笑问道：“半个时辰已经到了，你的决定怎样呢？”

高战身不能动，只觉一个热烘烘的身子紧紧贴着自己，窘得双颊飞红，急叫道：“妖妇，你要做什么？”

无情谷主探手勾着他的脖子，笑道：“我想你八成儿是归顺的多，所以特叫人把你接到这里来，只要你能如了本谷主的意，自有许多好处。”

高战大怒叱道：“快些把我关回那间石屋去吧，我宁可一死，也决不肯

答应这无耻的事情。”

无情谷主笑道：“这有什么无耻？我知道你不习惯当众交合，已经把手下都遣出去了，你瞧，你还用锦被掩盖住身子呢。”

一面说着，就想动手来解高战的衣钮。

高战大急，一张口，“呸”地吐了她一脸浓痰，厉声叫道：“放手，你这不要脸的东西，高战宁可凌迟而死，也决不作这苟且之事。”

无情谷主脸上笑容突然一敛，也怒道：“原来你竟是这般不受抬举？本谷主不过要你心甘自愿，才有趣味，你要是再不识趣，当我没有制服你的方法吗？”

高战厉声骂道：“除非你杀了我，否则，休想高战会屈服在你淫威之下。”

无情谷主冷冷一笑，道：“好！我就试试你究竟能倔强到什么程度。”

说罢，掀被跃下床去，举掌拍了两声，叱道：“来人呀！”

门外两名壮汉应声而入，她用手一指高战，道：“把他的衣服剥了。”

两名壮汉躬身答应，一左一右跨上床来，不问情由，便解高战的衣钮。

高战身不能动，虽是羞急，终于无法抗拒，不多一会，也被脱了个赤精光条。

他一时愧恨交集，眼中泪水盈眶，长叹一声，道：“唉！不想我一生清白，竟会葬送在这妖妇手中。”

无情谷主嘿嘿笑道：“进我无情谷来，便再没有清白的人，本谷主还要叫你亲自做出一桩恨事呢。”又向那两名壮汉叱道，“你们去把那女的也抬到这里来。”

两人去不心时，果然将金英也抬进房来。

金英一见高战身上寸缕俱无躺在床上，惊得失声叫起来，急忙闭上了眼睛，道：“高大哥，你已经……？”

高战热泪夺眶而出，既急又愧地道：“英弟……高大哥太……太没有用了，不但救不了你，连你也毁在此地……。”

金英哭道：“不，不，是我连累了你，是我害了你……。”

无情谷主狞笑道：“何俊，你们把这女的也脱光了衣服，本谷主要好好赏谢你们哩。”

高战一听这话，心如刀割，突然厉声道：“且慢动手。”

无情谷主得意地道：“你服了吗？”

高战痛苦的微微颔首，道：”我答应你，但有一个条件，你要先放她出谷去。”

金英大声哭道：“啊！不！高大哥，我宁可跟你死在一起高战叹声道：“英弟，你去吧！高大哥对不起你，这一生，再无面见你了，希望你好好回到天竺，把我忘掉了吧……”

金英放声大哭，再也说不出一句话来。

无情谷主点点头，道：“无情谷从来不许有第二个女人留下来，只要你归顺，我答应放她出谷就是，但必须等一会才能实行。”她向两名壮汉挥挥手，又道：“你们出去吧，不得呼唤，不要进来。”

二人离去之后，无情谷主扭动着身体，掩上石门，然后向金英笑着道：“我虽然答应放你，但为了怕他出言反悔，现在留下你做个见证人，事完之后，自会送你出去。”

说着，荡笑了两声，便跨登床上……

二四

无情谷主带着满怀胜利的欣喜，跨上大床，毫不迟疑的将高战搂了起来，安放在床正中央。

这时候，高战自认难免，含泪闭目，任由她摆布，但他心里却是怒火熊熊的暗忖道：淫妇，淫妇，你纵然污了我的身子，怎能污我圣洁无暇的心灵，高战注定一死，但我也要你遍尝临死的苦况。

他一生性格忠厚，从未这般怨毒的恨过一个人，但现在这无情谷主当着金英凌辱于他，竟使他忠厚的心田上，也初次绽发出仇恨的种子。

无情谷主只贪婪的香着高战英俊的面庞，不时暴发出无限畅意的笑声，方要更进大步，有所行动……。

蓦地里，不防金英突然奋不顾身，腾身疾冲过来，两手死命一推，出其不意地将无情谷主推跌在床里！

金英也不知是那里来的力气，一掌推倒无情谷主，不管高战身上有没有衣服，抱着便想夺门逃去。但她终是个不会武功的弱女子，这一抱，非但未能将高战抱起，反被高战的重量压得一跤摔倒地上！

高战吃惊的睁开眼睛，失声叫道：“英弟，你……？”

这时无情谷主已翻身下床，金英突然福至心灵，搂着高战就势一滚，双双滚进大床之下。

金英急问道：“高大哥，你怎么不能动……？”

高战也顾不得羞耻，忙道：“我被他们制住了穴道，你快在我左右肩窝上用力拍一掌……”一句话未完，那无情谷主已经摘了壁上金剪，向床下刺了进来，喝道：“鬼丫头，休想逃得过本谷主的掌心。”原来这床十分宽大，她一时无法掀开，才用金剪向下探刺。

高战背向床外，这一刺，正好刺在他左肩侧面“肩井”穴上，痛得高战机伶伶打下寒战，但忽然发觉肩上穴道竟然解了。

他心中大喜，连肩上血液迸流和疼全都忘了，抡起右臂，“篷”地一掌，将大床一掀而起，腾身跳了起来……。

但他身子既已恢复了自由，却陡地注意自己赤精光条，浑身寸缕俱无，不禁又惊呼一声，急急扯起被子，掩裹身体。

无情谷主见高战穴道已解，自忖难是他对手，早已闪身跃门出外，将石门紧紧闭住，待高战匆匆裹好身子，用力推那石门，却已推它不开。

高战这才有时间寻一条薄被单撕破缠在身上，将金英从床下拉出来，两人环顾这房间，除了石门，虽有两个小窗孔，却无法从窗孔中脱身出去。

金英道：“怎么办？咱们被她困在这儿，只怕永远也出不去了。”

高战想到方才自己浑身精光的情形，脸上犹在火烧，忙道：“放心，凭这一间石屋，大约还困不住我们，英弟，你被她另关在什么地方，可曾被他们欺侮吗？”

金英摇摇头，道：“他们把我关在一个笼子里，有两个怪人守着，倒没有欺侮我，只是那两个怪人四个贼眼一直瞪着我看，叫人在好呕啊！”

高战叹口气道：“都怪我一时大意，才上了那妖妇的大当，险些将一生清白，毁在这荒山野谷之中……”

金英不安的问：“高大哥，你……已经被她……被她……那个了没有……”

高战脸上一阵红，忙摇摇头叹道：“英弟，你别胡思乱想……唉！若不是你推她一掌，那就难说了。”

金英也长长吐了口气，笑道：“说起来真好玩，我一生从没有打过架，但刚才不知道从那里来的力气，竟会一下子便把那不要脸的女人推了一个跟头呢。”

他们说着话，忽听无情谷主的声音从窗孔中传进来说道：“高战，你且慢得意，如今你在本谷主石屋中，仍如笼中之鸟，本谷主要擒你易如反掌，不信你就等着瞧吧！”

话声才完，那窗孔中“滋”地一声轻响，射进一股浓烟高战大惊，忙叫金英：“快用被子堵住窗孔，那妖妇又要用迷药毒烟了。”

他们都是吃过“毒烟”的大亏的，金英不怠慢，两人分用上锦被，死命去堵那窗孔。

但无情谷主一面施放“毒烟”，一面却用金剪向孔中飞刺，二人不能靠近窗孔，终是堵塞不住，片刻后，屋中已充满了许多烟雾。

高战闭住呼吸，不敢出声，却用一条手巾，浸湿了清水，替金英掩塞鼻孔，自己寻了一根木棍，用力拗那石门……。

但是，那石门少说也有一尺厚，从外闩死，岂是一根木棍所能拗得开。

高战已将“先天真气”提足十成，始终无法将石门弄开，而窗孔中射进来的烟雾，却已充满了全屋，他仗着精纯内力，一时半刻闭住呼吸虽然无碍，但金英仅靠一条湿巾，渐渐已显得支撑不住了。

高战眼看无望，想到她如果被无情谷主擒住，不知后果将要多么悲惨，他暗中一横心，忖：与其被她捉住遭受凌辱，毁了名声，倒不如举掌自戕，临死之时，也落得个清白！

可是，当他看看金英，又不禁心酸意摇，无法下手，因为他纵能一死免去羞辱，但留下金英在这如狼似虎的无情谷中，更不知遭受许多倍的羞辱和委曲，他能也将金英毙在掌下，然后举掌自尽么？

不能！那自然是他永远无法下手的。然而，事迫至此，他又想不到一个两全的方法。

烟雾在屋里迷漫，窗孔外不时传进来“无情谷主”得意的笑声，高战的心早就乱了。

正在彷徨，金英忽然拉拉他的手，伸过头来，在他耳边轻声而急促的说道：“高大哥，我……我很难过，好像要……昏……”

高战急忙摇手示意她不可开口说话，因为这时候，他忽然发觉窗孔中已经停止了灌送毒烟，而且那无情谷主讨厌的笑声，也忽地消失了。

事情显得有些蹊跷，但此时整个房间里仍充满烟雾，高战不敢开口，以免吸进烟毒，身形微晃，却掠到窗孔下壁角边。

他将耳朵贴在墙上，细细分辨，屋外竟然并没有一点人声，同时，＝有阵阵呼呼奔跑声响，渐渐远离了石屋，好像在往谷中赶去……。

高战大喜，贴地一跃而起，两手搭着窗沿，探起头，向窗外张望——

屋外空场上空无人影，远远地，却见许多蓬头怪人，擎着长矛兵器，向谷中狂奔。

高战欣喜地靠在窗孔上深深换了一口气，然后向金英叫道：“英弟，快来，看这情形，这儿一定又碰上厉害的对头了，咱们有救了……。

但他唤了两声，却不闻金英回答，扭头看时，金英摇摇晃晃，好像喝了

酒，随时都会跌倒昏去。

高战忙掠身落地，扶住金英，将她举到窗口换气，才半刻，陡地又听见外面脚步纷坛，呼叫连天……。

他连忙将金英放下来，自己寻着衣裤三把两把穿上，二次爬到窗口张望，却见那浑身一丝不挂的“无情谷主”正伴着一个身着儒衫的中年人，并肩向石屋行来，四周尽是蓬头怪人簇拥。

高战看见，心里顿时感到绝望，喃喃道：“糟糕，原来竟是她的帮手，这一来，恐怕更难脱身了。”

那中年书生背着长剑，步履轻逸稳健，显见是个身负武学的江湖高手。

他和无情谷主并肩走到空场上，抱拳向那身上精光的妖妇一礼，笑道：“请谷主穿了衣服，咱们好讲话。”

无情谷主格格笑道：“我这谷中向来不拘礼的，白山主又不是不知道。”

中年书生笑道：“话虽如此，但白某此来，目的在邀约欧阳谷主并肩共御强敌，谷主这种装扮，在谷中虽然无妨，若要出谷外，却是大大不雅。”

原来这“无情谷主”本姓欧阳，名叫玉琴，幼年丧父，随母亲隐居深谷。欧阳玉琴的母亲乃是个淫荡女子，不耐深山独居生活，便在附近招诱“柯罗”族土人，杀尽土人妇女，由自己充作谷主，族中壮男，尽供驱策，并且订了一条严厉的规章，谷中除了谷主一个女人，生下的孩子，只准留一个女孩备作继承谷主之位，但她淫荡一生，再未生育，欧阳玉琴接掌谷主大位以后，比她母亲更荡十倍，是以至今还未生下一男半女来。

但欧阳玉琴却不怪自己杂交乱配，影响了生育，反怪“柯罗”族土人无用，近不久又在谷中发现一种野草，吃后功能轻身注颜，她一面将手下土人训练得飞腾矫捷，一面却四出网罗一些江湖武林中人，返谷供其淫欲，并选出四名俊美侍从，便是何俊等四人。

无情谷的东面五十里，另有一处绝峰，名叫“绝义山”，这“无情”，“绝义”一谷一山，情形恰巧相反，“绝义山”山主白云天本是好色成性的黑道人物，多年前被强敌追迫，无法在江湖中立足，便携带数十名妇人，匿居深山，自称“万妙山君”，他那山上，除了他自己一个男人，其他尽是妇女，刚巧和“无情谷”成了不同的对比。

“绝义山”主白云天早对欧阳玉琴有了并吞强霸的心念，但欧阳玉琴也同样有将“绝义山”并在部下的企图，白云天要想温存一会，自是欣然同意，但如想有政治上的野心，却是绝不肯同意，弄得白云天也无可奈何。

这时，“绝义山”主白云天亲到无情谷，正当欧阳玉琴想尽方法要捉住高战之际，无情谷主一听又有强敌出现，暗地微微一惊，忙问道：“是什么了不起的人物，竟连白云山主也称他一声强敌，想要跟咱们无情谷联手呢？”

白云天苦笑一声，道：“唉！说来话长，谷主不是外人，否则，我真不好意思对你详述了，这一回，白某算栽了大大的筋头。”

欧阳玉琴笑道：“这倒新鲜事儿，小妹洗耳恭听，只是有一点要请山主见谅，这时候小妹屋里也困住一个对头，无法让山主到室内坐。

白云天诧道：“真的么？这人是谁？会不会便是白某所说的对头呢？”

欧阳玉琴道：“这人姓高名战，带着一个绝色妞儿，小妹原意能将他擒住，咱们二家各得一人，分享其乐，不想姓高的不识抬举，竟然到口的肥肉也不肯吃一口……。

白云天一听有“绝色女子”，心里早笑了起来，道：“有这等事？白某

不才，极愿替谷主相助一臂之力，将那一对小辈早些擒捉。”
　　欧阳玉琴笑道：“瞧你急色模样，听说女人，连强敌也忘得一干二净了，你且先把你的事说一说，等一会咱们再动手捉这一对，你放心，小妹现在已用毒烟将他们困在房中，等一会只须笼中捉鸡，手到擒来，不劳白山主费心了。”
　　白云天笑道：“这样最好不过，白某倒要看看这一对小辈，都是个怎么模样？能得谷主如此青睐。”
　　欧阳玉琴道：“你不用吃醋，我可以先告诉你，那妞儿年纪又轻，人儿又俊，才是个千娇百媚的货色哩，你如想到手，须得先想想拿什么来谢谢我？”
　　白云天心痒难抓，笑着便向石屋走来，“这还用说吗？谷主要什么，只要白某人有的，敢不如命送来！”
　　欧阳玉琴忽然一把将他拉住，道：“且慢一些，你不是说有要紧事来约我同御强敌吗？何不把这件事先说一说呢？”
　　白云天：“啊！被你提到妞儿，险些把这件重要的事忘了，白某今天亲来，正是要知会谷主，咱们这无情谷和绝义山只怕存身不久，必须及早搬家……。”
　　欧阳玉琴脸色一沉，道：“这是为什么？”
　　白云天道：“你终日不出谷外，还不知道咱们安居之处，近日已来了强敌……。”
　　欧阳玉琴不耐地道：“是怎么一回事，你快些说出来吧！”
　　“谷主你是知道，正北笔尖峰上，向来无人居住，但半月之前，白某偶经峰下，却无意间发现峰顶有人在月光下习练一种极上乘的内家吐纳之术，是我一时好奇，便掩上峰头，想看看究竟是什么大胆的人，不料才上峰顶，却栽了个大大的筋头……。”
　　欧阳玉琴笑道：“想必那人一定是个绝色女子，被你这色鬼撞见，癞哈蟆想吃天鹅肉，因此吃了亏？”
　　白云天双手乱摇，道：“错了！错了！那人非但不是女人，却是个头上光光老年贼秃！”
　　欧阳玉琴笑容一敛，道：“竟是个和尚？”
　　白云天道：“正是，那和尚年纪甚大，一身僧衣既秽又破，独自坐在峰顶，面对一株奇大的巨松，仅用口了真气，正对树身练习着惊人的内功吐纳法，口里不住吹气吸气，一人合抱不过来的巨树，竟被吹得前仰后合，堪堪没有折断，你说惊人不惊人？”
　　欧阳玉琴不由自主点点头道：“说来果然骇人听闻的。”
　　白云天又道：“我也是在峰下被他那呼吸之声所引，循声望上去，见巨树无风自动，夹着虎虎之声，这才好奇地上了山顶，一见是个老和尚，当下正要开口问问他是什么来历？不想他竟然耳目极灵，忽然转回头来，对准我猛吹了一口大气……。”
　　欧阳玉琴惊问道：“你怎么样了呢？”
　　白云天黯然说道：“我那时虽然暗中已有戒备，但却不想那和尚不用出手，单用呼吸之力，便能百步外伤人，当下匆忙中推出一掌，想将他那一吹之势挡得一挡，唉！你猜怎么了……？”
　　欧阳王琴忙问：“怎么样了呢？”

白云天长叹一声，道：”说来惭愧，我掌上功夫自信不弱，孰料竟挡他一吹之力不住，被他震得拿桩不稳，一连退了七八步，终于跌坐在地上，这倒不用说了，可恨的是那贼秃见我不敌，竟笑着说了几句话，那才叫人气炸了肚皮呢！”

欧阳玉琴显然被他激动，急问：”他说些什么？”

白云天道：“他笑着对我说‘老衲早知你和那无情谷里的女人，乃是当今世上的一对人妖，但和尚体上天好生之德，不立刻要你们性命，你回去可即知会那妖妇，限期二旬，解散无情绝义一谷一山，纵放受害的门人，从此改过向善罢了，否则……’”

欧阳玉琴怒目道：“他说否则怎么样？”

白云天做了个无可奈何的表情，道：“这还用问吗？他说只要我们敢违命不从，限期一过，便要将你和我一齐缚在笔尖峰上，让天雷劈打，受七天七夜煎熬之苦，然后处死。”

欧阳玉琴柳眉倒竖，冷哼两声，道：“好大的口气，我倒不信他有这种通天本事，这件事，你怎不早跟我商量？”

白云天道：“不瞒你说，我早有心来寻你共商一个对策，只是那夜被那贼秃一口气竟将内腑震伤，直到今日方好，一刻未停，便匆匆到你这儿来，依我看，那老贼秃功力非你我能敌，咱们必须事先想个妙策，方能出得心头这口怨气。”

欧阳玉琴沉思半晌，没有说话。

但石屋中，却使高战听得心中大喜，他伏在窗口听得“绝义山”主白云天述说笔尖峰上老僧练功情形，便猜他必是自己奉命寻找的当年少林三老之首的“灵云大师”了。

他正愁苍茫乱山之中，无法探寻灵云大师修隐之所，却不想在无情谷中，轻而易举的就得到他的下落。

不过，当他环顾这间牢不可破的石室，不禁又皱起了眉头。他如今正像笼中之鸟，随时都有被擒捉的可能，假如无法脱身离开“无情谷”，就算知道了灵云大师的下落又有什么用处呢？

欧阳玉琴沉吟半晌，忽然说道：“我倒想到一条可行的妙计。”

白云天忙问：“是何妙计，你快说出来，大家商量。”

欧阳玉琴冷冷一笑道：“他不是要你自动解散绝义山中妇女吗？今天夜晚，你便假做存心悔改，亲自带了你那山中数十名妇女，同往笔尖山，就说是要听候发落，我却扮作你们绝义山的人，隐在妇女群中，趁那贼秃不注意时，你用你的五毒金针，我用我的迷魂毒烟，打他一个措手不及，那贼秃武功再高，怎料得咱们会暗下毒手？”

白云天鼓掌笑道：“好计！好计，真亏你想得出来……。”

欧阳玉琴又道：“这还不算，我另命本谷手下，事先在笔尖峰下，四处堆置柴火油类，假如你我下手不逞，立刻抽身，放起火来，烧也得把那贼秃烧死在山头上。”高战听了暗骂道：“好奸诈的妖妇，除非高战不能脱身，否则你休想奸计得逞……。”

忽听白云天道：“欧阳谷主，你这计虽是绝妙，但有二点空隙，不知你想到了没有？”

欧阳玉琴问：“什么空隙，你出来说说看！”

白云天道：“第一，咱们这样劳师动众，倾全力以赴，我们绝义山是为

了掩护，自然无甚空隙，但你们无情谷数十人往峰下去布置柴草油类引火之物，怎不被那贼秃发觉？”

欧阳玉琴笑道：“亏你自号万妙山君，原来蠢得连猪也不如，笔尖峰总共才多大，只要准备硝磺火类轻便引火东西，等咱们已经上了山，再将峰头围住，怎会被他发觉。”

白云天笑道：“就算这一点能够办到，但火一起，你我固然脱身下山，我那绝义山中数十美人，岂不都要葬送在火堆里，替老贼秃殉了葬吗？”

欧阳玉琴也笑起来，道：“那也不要紧，你就在咱们无情谷安身，你姑奶奶总少不了你一口饭吃就是。”

白云天冷笑道：“你这计划不但毁了那贼秃，连我绝义山也一并毁了，恕白某人难以同意。”

欧阳玉琴笑道：“你这人真死心眼，你姑奶奶能毁了你，也能成全你，眼前正有个娇滴滴的妞儿胜你那些俗脂庸粉不知多少倍，你如能听我的话放弃了绝义山，我就把这一个送给你如何？”

白云天道：“果然，咱们一直谈话，竟忘了看看货色，你快带我去望一望。”

欧阳玉琴盈盈点了点头，当先领路，迳向石屋而来。

高战看见，忽然心生一计，急忙将金英横放门边，自己假做昏迷，也倒卧在床前地上，闭目静待。

一会儿，欧阳玉琴领着白义天都到了窗孔中张望进去，见屋中毒烟虽然已消失得差不多了，但高战和金英都已昏迷过去，均各大喜。

白云天细细看了金英一阵，不住地咽唾沫，道：“果然，好个标致的妞儿。”

欧阳玉琴心里似有些不是滋味，冷笑道：“妞儿虽然标致，但是咱们无情谷手中的人，你要是不愿归附顺从，只恐还不能到手呢？”

白云天哈哈笑道：“你是说只要我能放弃绝义山，你便将这妞儿相赠吗？”

欧阳玉琴道：“正是，换句话说，你如不肯放弃自立门派，这妞儿便休想到手。”

白云天想了想：“好，冲着谷主这份盛札，白某人同意放弃绝义山，归并无情谷，反正你和我一个无情，一个绝义，也相差不多。”

欧阳玉琴大喜，道：“君子一言，快马一鞭，你可不能骗人到手，事后又反悔。”

白云天拍着胸脯道：“放一百二十个心，白某人旁的没有，这信之一字，倒是终身不渝的。”

欧阳玉琴向身后手下吩咐道：“你们进去，把那两人捉了。”

白云天忙道：“且慢，这件事怎能假手他人，白某与谷主同往一遭，你要男的，我要女人。”

欧阳玉琴格格笑着，果然带着白云天，绕离窗口，直向卧房门来。

过了片刻，石门外“卡”地传来轻响！

紧跟着，石门缓缓推开，首先探进头来的，是“绝义山”主白云天！

他探头向地上一望，不见金英，正微诧道：“咦！人呢……！”

这话未完，门后“呼”地一声闪出高战，一言未发，当胸一掌，疾劈了过来……”

白云天急切间骇然一惊，本能挥掌急迎，“蓬”地一声巨响，直被震得倒退出屋外。

欧阳玉琴在他身后，也被震得立脚不住，大吃一惊，忙叫道：“快关上石门！”

但高战决时那容他如愿，身形一个快转，早已抢出屋外，木棍飞起，搂头向欧阳玉琴猛劈了下去。

他这一出石屋，宛如猛虎出押，勇不可当，欧阳玉琴和白云天虽都有一身武功，无奈措手不及之下，越发不是高战的对手，两人连滚带爬，退出石屋。

高战也不追赶，急急到甬道后先将巨鹤的铁链解开，又寻到自己的铁戟，紧紧将金英缚在巨鹤背上，低声吩咐道：“大鹤，快随我冲出去，你带着金英先飞出谷外等我，记住只能在天上盘旋，不得我啸音通知，千万别大意落地。”

吩咐妥当，扬着铁戟，当先冲出石屋大门。

高战一出石屋，近面密密层层已站了许多蓬头怪人，欧阳玉琴左手执盾，右手执剪，领先堵住大门，白云天手提长剑，瞪目站在欧阳玉琴身边。

欧阳玉琴大声喝道：“高战，你不要以为躲过毒烟便能逃得活命，无情谷早布下天罗地网，谅你插翅也难飞得出谷去！”

高战笑道：“我虽不会飞，但有会飞的在后面，你瞧吧！”

说着，铁戟一挥，抢身出屋，分心一戟，向欧阳玉琴刺到。

欧阳玉琴自知不敌，金盾猛地一格，闪身疾退。

但她身形才动，白云天长剑疾闪，从侧面一剑挑来，高战也想试试他功力如何？戟尖一个快旋，“叮”然一声响，硬接一招。

两人一合即分，高战脚下未动，白云天也仅只退后了一步。

高战心忖道：这家伙内力倒不弱，须要防他一些。

心念才动，振腕一抖，铁戟弹起斗大一朵戟花，迳奔白云天罩了过去。

白云天也暗惊高战浑厚的功力，不敢怠慢，挥剑相迎，一眨眼间互换了六七招，高战着着抢攻，将白云天迫得退到四五尺外，突然大喝，左掌一圈疾吐，猛向他当胸推出。

白云天冷笑一声，并不硬接，纵身侧避，蓦然间金光一幌，欧阳玉琴已挥剪迎了上来。

原来二人早有计谋，你进我退，轮流出手，想将高战缠住，再用毒烟下手，是以欧阳玉琴战不数招，闪身又退，白云天又挺剑而上。

高战见他们车轮般纠缠，心里暗暗警惕，左手拔出戟杆，“嚓”地一声合在戟身上，迎风一圈，那铁戟顿时长了一倍有余。

高战展开祖传“无敌戟法”，夹着几招“天竺杖法”绝招，但见那长戟化作一团乌溜溜的光芒，步步进迫，丝毫容不得人进招还手。

不到半刻，白云天和欧阳玉琴连退，已返到空场之上。

高战回头大喝道：“大鹤，还不快走！”

喝声中，一声鹤唳，大鹤背着金英，从屋中疾射而出，长翅展动，掠过众人头顶，昂首向天冲云。

蓬头怪人们齐声大叫：“那鹤儿逃了。”

白云天瞥见大鹤带走了金英，心中大怒，左手忙向怀里抓了一把“五毒金针”，一抖健腕，向巨鹤射去。

那巨鹤两翼猛扇，将其中大半金针拍落，但白云天的“五毒金针”细若牛毛，有十馀支竟穿过了巨鹤的铁翼，向鹤腹下电般射到。

巨鹤背上羽翎坚硬如铁，但腹下却无法硬挡这些细而尖锐的毒针，亏得它乃是通灵之物，双爪一阵狂扫，总算又扫落了十来支，终于仍被三支毒针射中下腹。

白云天恨得牙痒痒的，提剑舍了高战，急向谷口追了过去。

欧阳玉琴喝道：“你到那里去？”

白云天道：“谷主请暂时截住这姓高的，白某去追那妞儿回来。”

欧阳玉琴怒道：“你快先帮我擒住这小子，那妞儿不会武，谅她也逃不多远。”

但白云天全心只在金英身上，如何肯舍命跟高战作那无益的拼斗，对欧阳玉琴的喝声只作没听见，竟自飞一般追向谷外而去。

高战见机不可失，同时也担心巨鹤受了毒针之伤，怕它飞不多远，被白云天追上掳走了金英，于是奋力鼓运长戟，荡开欧阳玉琴的金盾和金剪，大步也追出谷口。

欧阳玉琴恨得不跺脚，向手下怪人们挥手道：“追！一个也不许放走，连白云天也在内。”

怪人回应一声，纷纷追奔出谷，这群怪人武功虽然不通，脚程却快捷无匹，那消片刻，已渐渐追近高战。

高战回顾一见，不由着了急，深深吸了一口气，一连三个起落，掠出谷口，抬头向天上张望，却不见了巨鹤的踪影，只有白云天倒提长剑，匆匆向一片林中奔去。

高战情知不妙，也狂奔追入林中，那知一入密林，竟那白云天的去向也看不见了。他心急如焚，长戟排开草丛，急急向密林深处寻找，这时候，欧阳玉琴也率领怪人们追到林外。

她见高战等都进了密林，越发怒不可遏，沉声向手下怪人们喝道：“放火，烧这林子！”

欧阳玉琴看着那熊熊大火，方才满意地阴阴一笑，道：“我看你们现在都逃到那里去？”又指挥手下，绕林四处都放起火来。

高战急急在林中左冲右突，寻了一会，未见巨鹤与金英的影子，这时烈火已狂烧起来，他一急之下，纵身上了树梢，极力展开轻身之术，踏树而行，一面大声高叫道：“大鹤……英弟忽地，远处大火边缘一株大树上，似有白影一闪。

高战急忙纵身过去，果然望见大鹤正驼着金英栖息在一根横枝上，巨鹤神情萎顿，虽然连连张嘴，竟叫不出一点声音来，双爪抱着树干，好像摇摇欲坠的样子。

看这情形，它一定是受了重伤，正拼着最后一点余力，护着金英，不敢落地。

高战飞身上了大树，匆匆将金英解下来负在自己背上，同时两手贯力抱住巨鹤，猛提一口真气，跃下了大树。

烈火腾腾，已经快要烧到树边，高战略一番审视，见北方没有火，当下迈步就向北奔去。

谁知才走不到十余丈，暮地一条人影从树丛中一闪而出，横身拦在前面，沉声喝道：“姓高的，想往哪里走？”

高战一惊停步，见那人横剑而立，正是“绝义山”主白云天。他知这淫贼必不肯放过自己，忙将巨鹤放在地上，擎出短戟，喝道：“大火转眼便要合围，你接住高某纠缠，等一会连自己也不能脱身了。”

白云天两只色眼不离金英，冷冷笑道：“你如畏死，快将这妞儿交与本主，否则休想出这树林子，大不了一起烧死，谁也别想脱身。”高战忽然心中一动，忖道：眼下巨鹤受他毒针打伤，正没解药，说不得只好手段辣一些，将他身上的解药抢过来再走。

当下一横心，不再多说，铁戟猛的一提，暴点向白云天的咽喉。

白云天横剑一格，斜退两步，怒道：“好个不知死活的小辈，当真是活得嫌腻了。”挥剑也扑了上来。

高战这时杀机已动，手上自然毫不容情，一出手便是凌厉无匹的“虬枝剑法”，一连三招快攻，白云天登时被迫退了三四步，高战突然一声大喝，“先天真气”早已凝注左臂，脚下微微一滑，上身斜倾，一式“丢蟒脱鼍”，掌沿按向白云天右胸“天池”穴相距尚有尺许，一股灼人热力，已压迫到白云天胸腑。

白云大心头大骇，身躯顺热向右一旋，手中剑蓦地横扫了过来，他也不愧隐修多年，这一招攻敌自救，均都使得恰到好处，若是换了别人，势非撤招收掌不可。

但高战这时早存了速战速决了心，冷冷一笑，左掌竟原势不变，戟身忽然一竖，“插柳成荫”，“砰”地一声，震开了剑尖。

“先天气功”无坚不摧，何况高战又在盛怒情急之下出手，掌过处，只听白云天一声闷哼，登登连退五步，“卟”地跌坐在地上。

高战原是忠厚之人，见他吃了一掌，跌坐倒地，脸上泛出紫金之色，一缕鲜红的血液，从嘴角上缓缓渗流下来，足见伤得极重，心里又有些不忍起来，收掌说道：“我不是有心要你性命，只要你肯把解毒的药拿出来，医好灵鹤的毒伤，我答应带你一齐逃出这被火围困的林子好吗？”

白云天勉强的想支撑着站起身来，但才站了一半，心中一阵剧痛，反而“哇”地喷出一大口鲜血。他自知这时候高战如要杀他，不过举手之劳而已，何况他就算不愿亲手杀死他，只要将他弃在林中，自己也难免被活活烧死的危运。

烈火已经蔓延过来，一阵阵浓烟，渐渐在四周凝成一片烟墙，焦木之味，冲鼻欲昏。

白云天心念转动，终于从怀里取出一个小瓶，喘息着说道：“我把解药给了你，要是你不肯带我走，那时又当如何？”

高战道：“你这个人怎样疑心病重，丈夫一言，驷马难追，何况我若不肯带你走，大可迳自夺了解药去，让你生死听命，不必跟你多费口舌。”

白云天道：“但你也别小看了白某，你如出手强夺，难道我不能毁了药瓶，让你这大鹤跟白某同归于尽吗？”

高战道：“好吧！我不愿跟你多扯，现在大火就要烧过来了，快把解药拿来，医好了大鹤，它才能驼咱们离开险境。”

白云天将药瓶递给高战，但兀自吟声说道：“咱们就算合作这一次，但错过今天，白某仍不甘心你带走了这妞儿。”

高战无心中跟他辨论，拔开瓶塞，倒出一些粉末，替巨鹤起出毒针，敷上了药。

过了片刻，巨鹤已能自己站立了，高战仍将药瓶还给白云天，说道：“ 大鹤毒伤初好，一次恐怕无法携带三人飞行，你略候上一会，我先送她出了林子，再来接你…… ”

白云天一听，顿时怒道：“ 不行，你答应我一同离开，这时又想藉词弃我在这儿不成？好歹咱们要同走，不走就大家全留在这里。 ”说着，又从怀里掏出一把“ 五毒针 ”，作势戒备，那样子只要高战跨鹤想走，他就要再度出手。

高战见他不肯相信自己，一时又无法带了他和金英一同乘鹤脱身，沉吟片刻，大火已越来越近，燃烧到近身四、五丈以内。

他见时间已经无法再拖延，于是毅然道：“ 这样吧，为了让你安心，我叫巨鹤先送你出林子去，待送你去后，再来接我们……

但这话还未说完，那灵鹤忽地长鸣一声，好像极端不愿的样子。

高战忙柔声劝它道：“ 大鹤，快不要这样，他虽是咱们对头，但方才用药救你的毒伤，何况我已经答应了他，言出不可无情

他一面说着，一面将白云天扶起，让他伏在鹤背上，轻轻一拍巨鹤，白影电射冲天而起。

这时候，烈火已经烧到近处，高战抱起金英，急急退后十余丈远，昂头叫道：“ 大鹤，你快去快来…… ”

白云天伏在鹤背上，耳傍但听虎虎风声，人随巨鹤腾空升起，偷偷睁开一只眼睛向下望望，见那树林四处都已经陷在大火之中，不少焦木槁灰随风飞扬，偌大一片茂林，竟变成了一只火炉似的。

巨鹤展翅掠过林空，远远将火场丢在后面，白云天游目四顾，白云清风，拂身而过，他这一辈子何曾享受过这种境界，心里暗忖道：想不到这鹤儿竟这等有用，假如我能将它制服，今后用来乘骑，一日千里，大可不必再困守在这乱山之中了。

他虽然身上伤势未愈，但贪婪之心，却未稍减，趁那巨鹤正挺颈飞翔之际，暗暗吸了一口气，暂时压抑住内腑伤势，左手一探，便扣住了巨鹤的颈脖子，沉声道：“ 鹤儿，你降了我吧，若是不降，我今天…… ”

那知话未说完，忽觉巨鹤身子一侧一翻，在空中急剧地打了下滚！

白云天未曾防备，登时坐不稳鹤背，被它掀落下来，幸好他死命握着鹤颈未放，身子悬在空中又牵动伤势，痛呼不已。

巨鹤恨透他用毒针打伤过它，铁爪探出，抓住白云天的手臂，用力一扯……。

白云天大叫一声，五指齐松，从数十丈高的空中，翻翻滚滚，直落下去，他虽有一身武功，怎奈内腑受伤，无法调提真气，眼看这一下跌落地面，势非跌个粉身碎骨不可……。

×××再说高战候在林中，眼睁睁望着大火越烧越近，不片刻，又烧到他立身之处。而巨鹤仍然未见返来。

不得已，他只好又向后移退，两只眼睛不瞬不息在空中扫视，但除了满目熊熊的大火，再也见不到什么。

退了数次，忽然背后一阵灼热！

高战骇然返顾，见身后丈余外已是大火，原来竟已退到了大火边缘，环视左右，均无了退路。

这一惊，当真是非同小可，他急忙又将金英反负在背上，引吭发出一声

凄厉的长啸！

啸声在熊熊大火中显得是那么低弱，高战想到在华山被火困在茅屋中的心情，那时虽然也在险地，但身边没有金英，却显得远比此时镇静。

现在多了一个金英，竟使他有些惊惶失措起来，这不知道是什么原因，难道一个女孩子的生命，会比自己的性命还要来得重要么？

这种奇妙的感触，若在平时，断然不会这般敏锐，如今身在险地，便体味到感情上的变化了。

他不住地四处张望，满心焦急，一面声声长啸想召灵鹤来协助，可是，隔了许久，却使他大失所望。

一见情势已经危急万分，高战只得脱下衣衫，将金英头脸一起蒙住，缚在背上，取出铁戟“嚓”地合上戟杆，奋力舞动，挑飞那些向身边倒塌下来的红红焦木。

“蓬”地一声，一棵燃烧着的大树被长戟挑倒过去，火花四射，更引燃了地上野草。

一阵风过，那熊熊大火，登时又迫近了数尺。

高战立身之处已经被大火紧紧围住，距离脚边不足五尺，便是烈火的边缘。

他眼见脱身无望，不禁长叹一声，道：“英弟，高大哥害了你，让你也连累送掉一条性命……。”

正当这千钧一发之际，忽听一声鹤唳，来自空中。

高战仰头看时，果见有一团白影，在火场上不停的盘旋着，不用猜，准是那头灵巨鹤了。

他心里又喜又惊，因为看这情形，巨鹤准是迷失了高战的所在，但见下面一片火海，似乎无处可以落地！

高战又长啸几声，但终于无法使巨鹤看见自己置身处……。

火！已经快要燃到身上。

高战横了心，喃喃祝祷道：“老天，我和英弟如果命不该绝，这次我冒险纵起，希望大鹤能发现我们的位置，及时接住我们，假如我们命该死在这里，就让它视而不见，那时我们堕落下来，就只有烧死这一条路了。”

说罢，深深吸口真气，两手握着戟尖，将杆身一点地面，低喝一声：“起！”

他可说用了平生之力，腾身而起，少说也有五丈以上……。

果然——

那巨鹤听到啸音在低下头下望，忽然看见从火丛中跃起一个黑影，巨鹤当真通灵，双翅一收，箭一般向下飞落下来……

高战看看力尽，将长戟交在左手，空出右手试了试背后的金英，觉得她依然无恙伏在背上，沉沉昏睡，气息均匀！

他暗叹道：“英弟，让我们死在一块儿吗，可惜的是，临死了，你还不知道咱们是怎样死了的呢……。”

思念中，身形已开始向下堕落。

蓦地里，一条快速绝伦的白影，从侧疾掠而到。

“呱”地长鸣！

高战一震，“咦！”这不是大鹤？

他猛地睁开眼来，果见大鹤从侧斜飞过来，高战心里一喜，好像从大海中忽然发现绿岛，慌忙一探手，恰巧抓住巨鹤的长爪！

那通灵巨鹤带着高战和金英，振翅直升九霄，它终于在这危机一瞬之际，脱离了熊熊烈火。

不久之后，他们歇落在一个尖峰之上，高战千劫余生，身心都显得疲惫，放下金英，便盘膝坐在地上调息。

从金英被“无情谷”怪人掳去开始，这些日来，高战粒米未进，但因情绪一直均在紧张状态，倒也忘了饥饿，这时万劫之后，调息完毕，顿觉饥火中烧，难以压抑，他看看金英被毒烟迷昏仍未醒转，便独自循着岭侧，想寻一处清水，取些泉水，一来救醒金英，二来解解渴意。

行了数步，蓦然间，似乎听到一阵低沉的“呼呼”声音。

那声音有些似狂风怒卷，又有些像飞瀑激流，高战心中一动，拔脚向那异声传来的方向疾奔过去。

他越走到近处，那怪异的声音便越觉沉重，高战忽然记起一件事来，一惊之下，急忙停步……。

但说来也怪，他这里刚停下步子，那怪声也陡地消敛，两者几乎就在同一刹那，生像那怪声便是高战的脚步声一般。

高战立在当地，缓缓抬起两眼，猛可里，他觉得自己的眼光正与两道阴冷的目光触碰在一起，那两道目光是从一株大树上射下来的，冷冷的好似两支冰棍，仿佛从高战两眼，一直冷到心底。

他生平不知畏怯，但一触到那两道目光，却不自禁向后倒退了一步。

树上响起一阵冷冷的语声：“小娃儿，走过来！”

高战不由自主地向前走了两步，对面树上一阵悉率声响，枝叶分处，露出一张枯槁无比的面孔来。

这面孔宛若一具干枯的尸首，层层皱纹中，闪露着两道摄人的冰冷目光，眉发萎顿焦枯，直如败草，假如不动的话，真叫人看不出是人的脸部，还当只是树上的枯叶。

高战曾在山海关见到黄木翠木二人，后来又曾见到过翠木老人变成了黄木老人，黄木老人变成了枯木老人，那两张枯槁的面孔已经够使人吃惊了，但如与这张枯萎的面孔比较起来，又似年青了许多。

他心里有八成猜到了他是谁！然而，却有一种难以名状的畏怯之意，使他不期然的却步不敢再向前进。

那怪异的面孔牵动了一下，不知是笑是怒？接着，又冷冷的说道：“你再走过来一些。”

高战举了举脚，便觉不敢再移动步子，于是说道：“晚辈途经此间，无意间冲撞了前辈，自觉……。”

那冷冷的声音突然打断了他的话，抢着道：“我叫你再走近一步。”

高战无奈，只好怯生生地向前踏了半步……。

那知他脚才落地，那怪异的面孔蓦然鼓气“呼”地一口，直向他迎头吹了一口气。

高战暗叫不好，本能的一抬左臂，奋力推出一掌，脚下倒踩迷踪，一连向后倒退了四五步……。

他的“先天真气”已能收发由心，但掌力才和那口气一触之下，顿时反震之力直迫胸口，虽然退得快，胸口也是一阵气闷，险些喘不过气来。

这一来，高战越发证实了自己的想像，慌忙抱拳当胸，高声说道：“晚辈情非得已，决不敢存心和前辈抗衡。”

对面树上传来一阵哈哈大笑，枝叶一阵抖动，现出一个身着破褴的老年和尚。

老和尚身不见动，已从树上飘身落下来，嘿嘿笑道：“来得正好，来得正好，你可说是我野和尚多年见到的第二位高人，不用怕，咱们正好谈谈哩。”

高战急道：“晚辈自知才疏识浅，万不敢当高人二字……”老和尚笑道：“不必客气，野和尚许多年来，少见外人，前些时遇见一个姓张的，能用“蜻蜓踏波”内家身法，硬接了野和尚一口混元真气，但他看起来年轻，实际已有百岁高龄，这也罢也，不想今天你也是个身怀绝学的小伙子，你实对我说，今年几岁了？”高战知他所说的姓张的，必是指的“无极岛主”无恨生，忙拱手答道：“晚辈今年已经二十岁了。”那老和尚登时面现惊容，讶道：“果真么？你叫什么名字？”

“晚辈高战。”老和尚沉吟着道：“高战？这名字倒未听说过，你是哪一门派的人？”

高战答道：“晚辈先师乃关外天池派，姓风，上柏下扬。”

老和尚又沉吟起来：“唔！风柏扬？这名字怎的也未听说过，我再问你，方才你所用先天气功，分明是昔年全真教的功夫，难道你也是从天池派学来的？”

高战点点头，道：“正是传自师门。”

老和尚道：“这就怪了，这就怪了，野和尚倒有些不信，我还要问你，以你的武功，现今可算得天下无敌了吗？”

高战见他问得古怪，一时不答覆。

那老和尚忽然脸色一沉，厉声道：“我问你的，难道你没有听见？”

高战只得含笑道：“晚辈这点艺业，武林中不足沧海一粟，怎敢冀望那天下无敌四个字呢？”

老和尚一听这话，怒容更盛，叱道：“你骗我！你当我是瞎子不是？”

高战道：“晚辈全是实言，万不敢欺瞒老前辈。”

老和尚又喝道：“好吧，你一定要这样说，那么你把当今天下胜得过你的人，一个一个向野和尚说来听听。”

高战素性诚实，果然答道：“当今世上，青年一辈的英雄，如像梅香神剑辛捷叔叔，吴凌风吴叔叔，这两位便远比晚辈技艺高强，武功性品，胜晚辈百倍不止。”

老和尚霎霎眼，道：“奇怪，我怎的都未听说过？唔！是了，或者他们出道的时候，我早已……。”

说到这里，忽然一顿，接着又道：“你且再把老一辈的说出来听听。”

高战心里想道：你数十年遁迹深山，与尘世隔绝，我便再多背诵几位，大约你也不会知道。

但他微微笑了笑，仍恭敬地答道：“再老一辈，譬如海外三仙，恒河三佛，普陀无为上人，关外天煞星君字文彤，勾漏二怪枯木黄木，东岳书生云冰若老爷子，毒君金一鹏……这些高人个个都有一身出类拔萃的绝世武功，晚辈这点微薄艺业，怎与相比？”

老和尚闭目沉吟，半响才道：“真是太奇怪了，这些人，我怎的一个也不认识呢？难道我认识的人，他们……他们都死光了……？”

他那枯干的脸上充满了迷惘之情，凝神向高战看了半年，忽然神情激动的说道：“我想问你一个人，不知有没有听人说起过？”

高战道：“老前辈请问，只要晚辈知道，一定详细奉告。”

老和尚道：“这人多年不至中原，你也许不会知道的，唉！若沦起武功，他方算得是天下第一高人，我曾在许多年以前，亲见过他一次……。”

高战乃是爽直之人，听了这话，忍不住冲口叫道：“老前辈，你是说那矮叟仇……？”

老和尚神色蓦在一震，眼中精光暴射，一晃身欺了上来，沉声道：“你认识他？你认识他……？”

高战知道失言，连忙疾退数步，但他又不惯说谎，一时间怔在那儿无法回答。

老和尚显然激动万分，又厉声喝道：“快说，你认识仇虎吗？”

高战只得呐呐答道：“那仇虎曾在最近莅临中原，晚辈在大戢岛上亲眼看见过他一次。”

老和尚叱问道：“他到中原来干什么？大戢岛是什么所在？”

高战道：“他到中原来，据说是寻找一个衣钵传人，晚辈不久以前在大戢岛曾见他和海外三仙较功比武，所以……。”

老和尚又喝道：“海外三仙是谁？他们比武，谁胜谁败？”

高战道：“海外三仙便是大戢岛主平凡上人，无极岛主无恨生，和小戢岛主慧大师。”

老和尚混身一震，惊道：“啊，平凡上人？是他么？他胜了仇虎没有呢？”

高战诚恳地答道：“比赛结果。大戢岛主和无极岛主自认技差一筹，不能胜得仇虎！”

那老和尚长叹一声，神情显然丧万分，垂着头，口里喃喃说道：“唉！多年遗恨，又添新仇，想他苦练多年，仍旧败在仇虎手中……。”

高战从他言语神情中，已看出这位遁世高僧虽多年不履红尘，但争强之心却未稍减，想了想，便笑道：“老前辈以为这事可恨，但平凡上人和无极岛主却都笑置之，并未把胜负之事放在心上呢！”

老和尚怒目道：“他怎会不放在心上？咱们隐姓埋名，遁世藏踪，几十年为的是什么？”

高战朗声说道：“武术百派，源于一家，咱们练武的人，为的是强身健国，锄恶扬善，最终目的，不过仍是替国家做一番伟大的事业，岂能斤斤计较于赌技斗狠，争强称胜呢？彼此观摩学

习那是有益的事，假如太把胜败得失之念放在心上，就变成量窄气小的人了，所以平凡上人败而不馁，并不耿耿于怀，这种容度大量的气魄，晚辈正衷心佩服哩！”

他只顾越说越兴奋，却未注意面前这老和尚的脸色渐渐难看，待他一口气把心里的话讲毕，那老和尚才冷冷地问道：“你讲完了没有？”

高战尚未发觉异状，兀自朗然笑道：“晚辈言尽于止，还望老前辈多多指教。”

老和尚鼻孔里哼了一声，道：“你懂得这么多，连前辈也要教训，我还配教你吗？”

高战这才暗吃一惊，忙道：“啊！晚辈一时狂妄，不慎失言“闭口！”那老和尚厉叱一声，冷冷说道，“你年纪轻轻，口气恁般不小，我倒有心试试你凭什么这等大言不惭，当面顶撞前辈。”

说着话，身形陡地一矮，大袖轻轻一抖，从袖中露出两只剩下皮包骨头

的手掌，拧腕一圈，喝道：“ 你接我三招，看看你到底有多少本事，竟敢教训前辈来。 ”

高战急得向后连退，摇手道：“ 老前辈请别误会，晚辈纵有天胆，也不敢跟前辈动手。 ”

和尚冷冷道：“ 为何前倨后恭如此呢？ ”

话落时，左掌一收，右掌翻处，竟是一掌当胸推出。

高战万想不到这位少林前辈高僧心地会是这么窄小，自己错出一句，便不能释然，但他既然是受平凡上人之托，千里寻他踪迹，怎敢跟他动手起来。

可是，那老和尚却手上不留余地，掌心才现，陡地一错腕，登时一般无形强猛的劲力向高战迎面迫过来。

高战不肯接招，仅将师门“ 先天气功 ”运布在身前，脚下疾换，向后飘身便退。

但他却不料这老和尚功力竟大异常人，才退下尺许，老和尚左掌忽然闪电般向怀里一收，高战顿觉有一种极大的牵引之力，使他后退的身子蓦然停止，好像是有根绳子，将他缚在和尚手上。

高战骇然大惊，就在这刹那之间，老和尚的左掌，已按到肩头。

这种奇妙难测的手法，使他简直没有想到在该如何始能化解，只有挥招硬接，别无他途，但这一方法，又是他不愿做的。

他把心一横，索性闭上眼睛，拼着肩头上挨他一掌不再闪避。

那老和尚的手掌堪堪已经拍到肩上，见他闭目不动，反倒一怔，霍然收回手掌，沉声喝问道：“ 你怎么不肯接招？ ”

高战道：“ 晚辈说过，天大的胆也不敢跟老前辈动手。 ”

和尚道：“ 你是看不起我野和尚，不屑跟我动手是不是？ ”

高战道：“ 晚辈万万不敢。 ”

那和尚仰天笑道：“ 既然是这样，我定要你接下三招，你如不肯接招，我就硬打你三掌。 ”

笑声中，果然手起掌落，“ 蓬 ”然一声，拍在高战肩头上。

高战不意他会突然下手，仓促间的连气也没来得及运，这一掌，竟打了个结结实实，痛得他呲牙裂嘴，哼出声来。

但他仍不愿在和尚面前，露出慑懦之态，强自运气护住内腑，依旧含笑道：“ 老前辈教训得是，但晚辈宁可承受老前辈三掌，他万不敢跟老前辈动手。 ”

和尚怒目一瞪，脸上又现出愤懑之色，冷笑道：“ 好呀，你是仗着先天气护身，竟敢不把野和尚的掌力放在眼中？我就叫你如愿以偿吗。 ”

说着，左脚向前跨近一步，右掌二次抬起，猛然又是一掌，拍向高战胸口。

高战哼了一声，被那一掌之力打得倒退六七步，虽仗着“ 先天真气 ”护身，但和尚这一掌似震破了他的护身罡气，震得他内腑一阵剧烈翻腾，热血上冲，险些喷出口来。

但他坚毅地一伸颈子，“ 国 ”地一声响，又把鲜血咽了回去，垂首而立，却再也说出不话来。

老和尚两眼凝神注视着高战，心里却也暗自骇异不己，惊忖道：此子年纪这般轻，竟已将师门“ 先天气功 ”炼到这等地步，我苦修多年，难道又是白费功夫了么？

他肩头微晃，掠身又到了高战之前，三次举掌，大声叱道：“你若是再不出手，我这一掌，足可将你小命毁掉，难道你真是不怕死吗？”

高战只摇头，并未开口。

因为他此时正觉内腑在剧烈的翻动，只怕一开口泄了真气，伤势将无法压制。

老和尚忽然长叹一声，垂下来，道：“你可算是我野和尚平生仅遇的倔强之人，这一掌就暂且寄下吧。”

他换了一副和蔼的神态，招手又道：“来，你且坐下，咱们要好好谈一谈。”

这老和尚和高战对面而坐，默然片刻，从怀里取出一粒红色丸药，递给高战道：“你把这个吃下去吧，对你伤势，会有些好处。”

高战接过丸药，见那药丸约有核桃般大小，通体血红，散发着一股浓郁的香气，不禁奇问道：“前辈这药丸，很似少林三宝之一‘大檀丹’，不知晚辈可曾认错？”

老和尚笑道：“你眼力倒很不错，正是那东西。”

高战心中一动，便道：“晚辈有一句话，不知该不该说？”

老和尚简直和先前变了一个人，笑道道：“有什么话等一会再说不迟，你硬挨了两掌，伤势也许不轻，先吃下这药丸吧。”

高战忙将“大檀丹”吞下肚，顿觉有股热流，从胸口发出，刹时透达四肢，略一运功调息，伤势竟霍然而愈，高战便要起身拜谢。

老和尚一把按住他说道：“别来这一套，伤是我打出来的，由我替你治好，咱们互不相欠，值不得谢什么。方才你不是有话要说吗？那么你现在就说吧！”

高战道：“晚辈忽然想到一个人，那人竟与老前辈有甚多相似之处，想说出来，又怕老前辈不悦。”

和尚笑道：“你说你的，别管我高不高兴，这些年，我独处深山，性情有些变得不由自己管制，你不要放在心上就是。”

高战见他和蔼异常，胆子壮了不少，于是说道：“听人说，七八十年以前，少林寺三老突然一齐离寺失踪，从此再没有见过他们在江湖上现身。后来渐渐有人发现现在的大戢岛主平凡上人，便是当年少林三老之一的灵空大师，又后来，灵镜大师，也被人发现隐居在南海普陀，这两位前辈高人不但在人间，而且还常常替武林主持正义，锄强扶弱，一如从前在少林寺一般，这件事，武林中人赞不绝口，尊他们为当今的泰山北斗……。”

他一面说着，一面暗暗注意对面这老和尚的表情，但一直说到这里，那和尚却似乎绝不关心，脸上一片木然，就像在听一个与自己毫不相干的故事。

高战心里有些不忿，接着又道：“少林三老都是德高望重的老前辈，而少林寺又一向是中原武林领袖，于是很多人猜想，既然三老中二老都已经有了下落，那么，当年三老之首的灵云大师，一定也在世上，但却怎的不知道他老人家的避世隐居之处呢……。”

老和尚忽然接口道：“或许他早就死了，也不一定。”

高战一愕，逐也笑道：“依晚辈愚见，他老人家若果已仙逝，那倒罢了，若是尚在人间，似这样幽居遁世，晚辈却有些为他老人家不以为然……。”

和尚淡淡笑道：“你一定又要搬弄方才的大道理了，对吗？”

高战道：“晚辈总觉一个人如果学了一身武功，却将之弃置在荒山野岭

中，置有用之身于无用之地，这的确是件可惜的事。”

和尚笑道：“你且暂别谈这些，刚才你不是说这事与我有很多相关之处，难道你以为那少林三老之一的灵云大师，就是我野和尚么？”

高战倒想不到他自己一语点破了谜团，怔了一下含笑道：“不敢相瞒老前辈，晚辈正是如此猜想。”

老和尚笑道：“你从什么地方看我跟他很多相似呢？”

高战道：“单只老前辈适才相赠的大檀丹，正是少林至珍之物，假如老前辈不是灵云大师，从何得来大檀丹？”

那老和尚听了，忽然仰天哈哈大笑起来，道：“大檀丹虽是少林至宝，但也不是绝无可能流入他人手中，你凭此论定，未免有些武断。”

高战又道：“还有一点，也使晚辈揣测老前辈正是灵云大师。”

和尚笑道：“是吗？那你再说说看。”

高战道：“昔年少林三老因为不慎失手败于南荒高人仇虎，一时羞愤，才脱离少林，刚才晚辈提到大戢岛平凡上人与仇虎较技比武时，老前辈便极露关切，频频垂询胜负，这难道还不能证明晚辈的猜想么？”

那和尚听了，半晌无语，许久才废然叹道：“痴儿，痴儿，你定要苦苦逼我重入尘寰，究竟有什么好处？”

这句话，无异已经承认他果然便是灵云大师，高战欣喜若狂，忙不迭站立起来，便要膜拜。灵云大师探手将他拉住，笑道：“我遁世多年，早忘礼数，原只说终生将不再见外人，谁知菩萨却不肯叫我如愿，前些时无恨生和我巧遇，我立即迁来此地，不想又被你撞上。”

高战道：“晚辈实非无意与老前辈相遇，乃是奉了大戢岛主平凡上人之嘱，又承普陀无为上人慨借灵鹤，系专诚来寻访老前辈的呢！”

灵云大师无可奈何的摇摇头，道：“你们定要寻我，为了什么？”

高战便把平凡上人思念之情，以及无为上人付托之意，一一向灵云大师详细回明，灵云大师叹道：“他们虽然一番盛情，但奈我心如槁灰，实不愿再入尘寰，你回去对他们说，佛心皆同，将来自有相见的一天，不必再苦苦寻我了。”

高战忙道：“晚辈受人之托，好容易见到大师，好歹须烦你老人家往南海一行，否则就叫晚辈无脸回见平凡上人了。”

灵云大师笑道：“你倒很会缠人，我就算去一趟，又有什么益处？”高战道：“少林门下，因三位大师一句箴言，七十年固步自封，从无弟子再到江湖行走。如今天下正乱，清人虎视关外，大师就算不为一己之情，也请替武林设想，亲颁解令，让少林武技，也能替国家多出一分力量。”

灵云大师沉吟片刻，正容道：“当年我们离封之时，曾设重誓，如不能胜得那仇虎，决不再返少林，我意早决，你不必再多唠叨。”

高战再不便说什么，只得把一肚子话暂时闷在心里。

二人相对良久，灵云大师忽然喃喃自语道：“除非咱们远去南荒，合力再与仇虎较一较胜负，应了誓言，那时方有重返少林的可能。”

高战心里虽不以为然，但他知道像“少林三老”这种成名多年的人，平生把声誉实看得远比性命重要，当年仇虎独闯少林寺，一人独败三老，这件恨事，欲叫他慨然释怀，那是极少可能的。

他忽地心中一动，忖道：“我何不先答应替他去约会平凡上人和无为上人，再邀了辛叔叔他们同往南荒走一趟，设法化解了这段仇恨，同时又可让

辛叔叔父子重会一面，岂不是两全其美吗？
想到这里，连忙道：“老前辈如有意要赴南荒一行，晚辈当立即赶回普陀，代为传讯无为上人，请他们即到川境沙龙坪约梅香神剑辛叔叔等，同去南荒走一遭。”
灵云大师脸色顿霁，笑道：“能这样方不负咱们当年重誓，但辛某与我素不相识，冒然前往不便。”
高战忙道：“这一点大师不必挂怀，辛叔叔年纪虽轻，一向慷慨好义，又与平凡上人久识，从他那儿到南荒，路途也近了许多。”
灵云大师点点头道：“好吧，那么就定五月端午，大伙俱在沙龙坪见面就是。”
高战不意一言说动了这位遁世多年的老和尚，心里也欣喜无比，匆匆向灵云大师拜辞，寻了泉水，将金英救醒，一刻也未多耽误，急急离了吕梁山。
途中风光，不待细述。
第三天，高战和金英已经赶回普陀，便把寻灵云大师的经过，向无为上人详述一遍。
无为上人听了又惊又喜，道：“师兄果然尚在人间，那么你快把这好消息送到大戢岛去吧，老衲准定在端午以前，赶往川境沙龙坪相会。”
高战又叫金英谢了无为上人解救之恩，上人仍要他们以灵鹤代步，略未稍停，又赶到大戢岛。
但他们到了大戢岛，平凡上人却不在岛上，高战只当他必在无极岛盘恒，一时未停马上又赶往无极岛。这无极岛却远比平凡上人的大戢岛风光瑰丽，高战拜见了张菁的母亲“九天玄女”缪七娘，七娘道：“你们来得恰不凑巧，昨日上人还在，忽得小戢岛慧大师传讯，说什么有两个高人，上次在小戢岛和慧大师比武落败而去，约定近日里又要再来向海外三仙讨教。上人一听了这消息，当时便拖着你张爷爷一同到小戢岛去。”
高战思忖一会，便对金英道：“英弟，你在这儿等我，让我一人赶到小戢岛去一趟，好么？”
金英还未开口，缪七娘早笑着将她拉到怀里，道：“这有什么不好？乖孩子，你就在岛上陪我两日，他们那争强斗狠的地方，女孩子家最好别去。”
金英只好笑着答应了，叮嘱高战道：“你快去快来，寻着岛主和平凡上人，也请他们早些回来，能让人家一步，就让让人家多好。”
高战一面跨上鹤背，他心里虽然也和金英想法相同，不喜争强斗胜，但他却又不住暗中想着：那两个高人是谁？凭两个人敢向海外三仙挑战，必然也是不凡的人，但他们会是谁啊？
巨鹤掠淘淘海面，不时发出一声清澈的鸣声，那消半日，小戢岛那些光秃秃的石笋已经在望。
高战也是初次到小戢岛来，同时在心里，又不期想起在岛上习武的林玉来。
想到林玉，他又不禁联想到慧大师那冷漠严肃的口吻来——
慧大师曾经警告过他，说小戢岛不是男人去的地方，要他不许擅自到岛上去寻林玉。
高战在想，我这样冒昧的赶了去，不知会不会引起她的不快，久闻慧大师是海外三仙中性格最孤僻的人，任何人不得她允许，擅入岛上一步，都会使她大大的不悦，连平凡上人也是一样，从前辛捷初到小戢岛，便受过她的

叱责，现在我一人赶去， 又不知会惹起她多不快呢！

但，此时高战已无法顾忌这许多，轻拍鹤颈，那巨鹤鸣一声，双翅一收，向岛上射落而下，轻逸地停止在一根石笋尖上。

高战一跃下了鹤背，尚未站稳，就听见海滩上扬起一阵响亮的大笑，分明正是平凡上人。

他身形一长，掠过两根石笋，远远望见海边泊着两艘帆船，沙滩上分立着五个人，左边一列三人，自然是“ 海外三仙 ”，当他一看右边的两人，却不由惊呼出声：“ 呀！竟会是他们？ ”

这时候，黄木老人正和慧大师相对而立，彼此四掌遥抵，脸上神情凝望，显然是在全力拼试赌赛，无恨生和平凡上人都紧张地注视着场中，而枯木老人却似胸有成竹，昂然侧立，面上一面冷漠。

从这些情形看起来，难道慧大师竟然拼不过黄木老怪，已经落在下风了么？

高战心中焦急，腾身飞掠过两根石笋，正想抢奔过去，蓦然石笋下传来一声轻呼：“ 高大哥…… ”

一条纤小人影从地上一闪而至，飘然落在前面一根石笋尖端。

海风飘动她的衣角，秀发拂面，神态娇憨可人，那不是林玉还有准？高战微感一怔，停身注视林玉半晌，似觉有许许多多的话拥塞在心头，一时竟不知该从何说起才好。

他与林玉分别并无多久，但此时一见之下，却觉得彼此都已经成熟了很多，当初林玉初来小戢岛，还是那么稚气和纤弱，怎么数月之间，已变得这么英姿飒飒，婷婷玉立了呢。

自然，他没有想到，从上次来过小戢岛，这段日子里，他自己也是历经凶险，万里去来，心理上尤形中也老练成熟了许多。

林玉双眸含愁，痴痴凝视了高战一会儿，几次嘴角牵动，欲言又止，最后却羞怯似的垂下目光，低低喃喃说道：“ 高大哥，这些日子你好吗？ ”

高战焦急地望望沙滩上一眼，急急答道：“ 承你关心，还不错…… ”

林玉笑笑，又道：“ 你回沙龙坪去没有呢？ ”

高战摇头道：“ 尚未得回去，玉妹难道有什么事？ ”

林玉道：“ 也没有什么事，只不过我一人在这儿，心里常常想念辛叔叔辛婶婶，还有汶姊，……不知她们都好不好？ ”

高战笑道：“ 辛叔叔已经赶回沙龙坪，想来不会有什么事的，倒是如今海外三仙和勾漏二怪正在拼命，咱们快些过去，助他们一臂之力才是！ ”

林玉又回头望了沙滩上一眼，点点头道：“ 是的，但勾漏二怪武功真是奇怪高深，那黄木老怪已经和师父拼了一天一夜，凭师父那么精湛的修为，竟像不能击败他，咱们去，能有用么？ ”

高战道：“ 不妨，咱们且过去瞧瞧！ ”

话落时，向林玉微一点头，耸身拔起，又掠过了三支石笋，回头见林玉却没有跟来，仅只独立在石笋尖上，似在痴痴地默想着什么？

高战此时已无暇推测她心中之事，振臂又是一个飞纵，从石笋上掠落在沙滩上！

沙滩上突然爆起一声吆喝，枯木老人的声音叫道：“ 堂堂海外三仙，原来不过以多为胜的小人！ ”

高战一惊之下举目望去，只见慧大师额上已隐现汗珠，显然在拼斗之上

敌不住黄木，无恨生正要上前相助，被枯木出声喝破，气得冷哼一声，道：“笑话，对付你们这种跳梁小丑，何用三仙联手，单只张某一人，就未把阁下放在眼中。”

枯木冷笑道：“我们兄弟乃是仰慕三仙盛名，特来在功力上见高下，并不想跟谁斗那口舌的。”

无恨生道：“那敢情不错，阁下既来了，何不出手赐教，却作壁上观呢？张某倒愿奉陪阁下较量一番。”

这话才出，高战立刻接口说道：“杀鸡焉用牛刀，晚辈不才，愿代三位老人家斗斗勾漏高人。”

枯木闻声回头，一见是高战，登时脸上微微变色，低声向黄木喝道：“师弟，高战那小子又赶来了。”

黄木这时正和慧大师相拼在紧张关头，陡听这句话，心里一动，顿觉慧大师内力如泉涌一般直逼过来！

他猛地吸了一口真气，脚下斜退半步，嘿地吐气开声，双掌尽力一推，趁机撤手倒退了三步。

慧大师眼看不能支持，忽觉黄木心神微分，连忙全力推出一掌，本也是以进为退的意思，两人一合即分，黄木倒退三步，意大师也连退三四步，肩间晃了两晃，亏得她仗持数十年苦修，总算没有出丑。大家不约而同举目望去，却见高战已昂然立在场边，大声说道：“晚辈奉普陀无为上人之命，邀约平凡上人和两位老前辈同往沙龙坪。”

平凡上人听了一惊，急问：“高战，你已经找到他了……？”

高战点点头，道：“正是——。”

黄木插口道：“胜负未分，各位难道又要藉词食言，要想抽身？”

慧大师冷哼道：“你不要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今日不分高下，你们也休想离开小戢岛。”

平凡上人恨不得拉了高战问问仔细，怎奈慧大师又是秉性好强的人，她既然话已出口，假如就此罢休，“海外三仙”的名声岂不丧尽了么？心念一动，便向高战招招手儿，把他叫到一边，悄声说道：“高战，你自信能打得过这两个怪物不能？”

高战被他问得糊涂，茫然答道：“大师放心，晚辈曾跟他们在关外动过手，自信虽未必胜得他们，却也不至落败。”

平凡上人摇头道：“那不行，我是问你能不能在数招之内，将他们两个一齐打败？”

高战为难地道：“这个……晚辈只怕尚难办到。”

平凡上人道：“可是咱们另有要紧事，非立刻解决了他们两个厌物不可，如果不能打败他们，缠下去，何时才能了结？”

高战道：“论功力晚辈自信还不惧，但他们都炼就枯木神功了，任何掌力都伤不了他们，要想数招之内取胜，实是万难。”

平凡上人略一沉思，道：“我倒有些不信，据我看，他们那枯木功还没有炼到十足火候，其中破绽仍然是有的。”

高战道：“黄木老怪也许如此，那枯木老怪确己将枯木神功练到第三层，天下已无人能伤他了……。”

平凡上人道：“我有个法儿，大可去试它一试，你敢吗？”

高战豪气干云地道：“晚辈决不畏怯。”

“好！”平凡上人翘起大拇指，又附在他耳边低声说道，“依我看，他们功夫虽然都很不错了，但目光却隐现黄色，这分明是体内藏着毒素的象征……。”

高战突然记起一件事来，不等他说完，便抢着道：“对！他们当初得到枯木秘笈之时，毒君金一鹏已在书本上暗下了巨毒，必是这个原因，才会从他们眼中看出来，但是毒君现在不在，咱们怎知道使那毒性发作的方法呢？”

平凡上人笑道：“这个不难，我从一本书上，刚巧发现有个办法，能将人体内的毒素引得发作起来，现在我就把这个方法告诉你，由你去跟他们比一比。”

接着，便附在高战耳边“如此如此”诉说了一遍。

高战听了大惊，问道：“这办法灵吗？您老人家从什么地方看见的？”

平凡上人脸上一阵红，笑道：“不瞒你说，这是从那本‘风火凝气功’里见到的，但是，这可不是我存心偷学，你想，我要把它从梵文译为汉文，又怎能一个字不记下来呢。”

高战也不禁笑道：“既然恒河三佛记载在书上，大约是不会错的，晚辈就去试试。”

说着，大步走到黄木和枯木前面，笑着说道：“你们自以为枯木功夫下无敌，但依我看来，也算不得什么，现在我一个人跟你们两人硬拼五掌，假如你们能胜得了我，海外三仙也不想再跟你们动手了，一定承认你们武功天下无敌就是，但如果你们反败在我手中，你们从此不许再出江湖，也不可再到这儿来无礼取闹。”

枯木黄木互望一眼，他们虽知高战年轻功深，但若说以一敌二，未见得是他们的敌手，何况言明五掌，高战就算再强，也断乎不能将他二人一起击败的，黄木冷笑道：“你这方法虽然不错，但你的话怎能代表海外三仙？须得他们也当面承应才行。”

平凡上人忙高声道：“请放心，他是我们委托出面的，就算是我们三人的代表。”

枯木黄木又看看无恨生和慧大师，无恨生心知平凡上人必有妙策不由也微微颔首，表示同意，慧大师心里虽然不愿，但想到他们两个都答应了，自己不便坚持，何况高战前曾力接仇虎一掌，功力上说，并不在自己之下，遂也低头无言。

枯木老怪倒有些不安起来，挺身上前道：“既这么说，咱们也犯不上以二敌一，就由翁某来和高少侠较量几招。”

高战笑道：“你们一齐来，只怕未必是我对手，假如你一个人，更是准败无疑，这一仗虽不一定关系生死，却对你们名声大有影响，你不要太过冒险才好。”

枯木大怒，道：“胡说，你如胜我一人，咱们兄弟从此不再在江湖上行走，与二人同时出手何异？”

高战心里暗喜，故作思忖一番，笑道：“这样也好，但我们拼比时，不能像平常一般方式动手，必得换个方法，才能分出高

枯木叱道：“那么你赶快划出道来，翁某定当奉陪。”

高战又是一喜，便道：“方法很简单，咱们两人不用脚落地，各人头朝下，脚向上，仅用两手支持身体，互相对绕三匝，然后出手，这样可是省得使用千斤坠的方法取巧护胜，大家都用一只手撑地，一只手对敌，岂不公平，

但不知你敢不敢呢？”

枯木听了这番话，不由暗吃一惊，分明他这方法中必有阴谋，但自己既已硬话出口怎好示弱，便道：“只要你能办到，老夫绝无畏惧之理。”

高战道：“这样最好，咱们立刻就开始。”

话才说完，悬空一个筋斗，果然用双手倒撑着地面，把个身子倒了起来。

枯木虽然怀着鬼胎，究竟顾及身份，只好也学他模样，倒立在沙滩上。

黄木老怪见了，心里大感奇怪，但却无法阻止，只好暗蓄功力，在侧注视掠阵。

高战叫道：“现在开始绕三匝，请你特别注意了。”

枯木应了一声，将一口真气闭住，照着高战的姿态，双手交换，向左移动，一面却目光灼灼注视着高战，怕他会突起发难，趁己不备。

要知大凡一个人平时均习惯直立，一旦倒转过来，自是处处不很习惯，此时枯木既要防备高战弄甚玄虚，又要闭气行功，眼中人物，都是反倒过来的，自然而然心里便有些发慌，一个圈子绕下来，已觉得吃力异常，那口真气竟有些浮动，似要把持不住的样子。

高战虽也有同样感觉，但他胸有成竹，并不过份紧张戒备，也不行功闭气，只将百骸尽量放松，使双手习惯交换移动，熟练动作。

第二匝绕完，枯木顿觉胸腹中有一股热流，似乎控制不住，跃跃欲动，要向脑门坠落，心里更惊。

待绕过第三匝，枯木老怪正全力压抑胸腹之间那股难以名状的热流，突听高战大声喝道：“好啦，现在可以出手了，看掌吧！”

话声落时，左掌一收一扬，果然猛推过来。重逾千斤，掌风挟着沙粒，扑面卷来。

枯木老怪仗着“枯木功”掌力难伤，枯木双手那能习惯进退趋让，一时被那一掌打得向后疾移了半丈多远，险些倒翻地上。

总算他多年苦修，功力实在非小可，双掌用力一伸，一齐插进沙中，湛湛将身子倒退之势定住，但体内那股热流却再也把持不住，突然像黄河堤崩一样，直冲到颈喉之间……。

枯木老怪急忙又吸了一口气，拼命将那股热流阻挡在喉间，然而，高战喝声起处，第二掌又挟着一蓬细沙，飞卷过来。

他又急又怒，奋力抽回右臂，吐气开声，竟也挥出一掌。

两掌相触，高战也被震动后移了三四尺，但枯木老怪一怒还手，真力略散，喉间那股热流，竟透过颈部，直入脑门。

顿时，脑海中一阵雷也似的轰鸣，眼中金星乱闪，枯木老人又急又怕，心忖道：我向来练功对敌，从没有这种感觉，那股讨厌的热流，难道是什么致命的弱点……？

他心念及此，更后悔不该答应和高战倒立对敌，然而，当他刚有一丝悔意，高战又已挥出了第三掌。

枯木老人欲要力拼，但真力才收，竟觉无法汇聚，眼中一阵花，未等高战掌力卷到，突然大叫一声，“哇”地喷出一口鲜血，两手俱软，昏倒在沙滩上。

黄木老人大吃一惊，慌忙一蹲身子，振臂劈出一掌，将高战的掌力震退，探手一把，抱起了枯木。

高战人是倒立着，怎禁得起黄木那雄浑的力道，直被震得连翻了两翻，

方才跃立起来，但当他凝目望去，却见枯木老人七窍出血，僵卧不动，竟已昏死在黄木怀中。

无恨生和慧大师愕然相顾，惊疑万分，平凡上人连自己也料不到会如此后果，合十低声喧道：“阿弥陀佛，善哉！善哉！”

黄木急迫地替枯木推拿，一面低声惶恐地叫道：“师兄！你怎么了？快醒一醒！”

平凡上人摇头叹道：“你不用白费力气了，他体内剧毒已发，并不是一时气厥所生，要救他，只有快些去寻那解毒的东西要紧。”

黄木双眼尽赤，抬起头来，怨毒地望了高战和平凡上人一眼，恨恨说道：“你们好毒辣的手段？竟用这可鄙的方法，引发他体内毒性，咱们这笔血仇，今生今世难了！”

平凡上人合掌道：“罪过！罪过！二位难道忘了七妙神君梅山民一条性命吗？万事自有天意，你若是知事的，趁他血毒未及攻心，赶快点了他心脉重穴，散去他的武功，虽有余毒，就不至丧了性命了……。”

黄木暗地一震，伸手握住师兄肩窝“泉极”穴，果然有一阵灼热的感觉，心知平凡上人的话绝非虚言恫吓，这时候枯木生死，只在自己一念之间，假如不及时散去他的武功，余毒攻心，枯木便只有死路一条。

但是，师兄一身非凡武功得来不易，他又怎忍心在举手投足之间，将他变成了废人呢？

高战缓缓走过来，轻声说道：“上人的话不错，为了救他性命，你应该赶快点断他心脉要穴，他虽然失去武功，却不致因为强运行功力，又丢掉了性命。”

黄木怒声吼道：“住口！假如我师兄死了，你们也别想活着此时，枯木老人忽然缓缓睁开眼来，黯然四望一眼，废然叹息，向黄木点点头，又用手无力的指指自己心窝，状甚凄惨。

黄木哀声道：“师兄，师兄，你难道……？”

枯木张了张嘴，用尽力气拼出一句话来：“师弟……上人的……话……不……不错……。”

黄木举起手来，作势几次，但终于下不了手，忍不住眼中落泪，哀声长叹！

枯木突然浑身抖动，脸上那焦急的颜色忽然渐渐变成血红色，眼神也渐渐散失。

高战急道：“黄木老前辈，还不快些动手……。”

黄木狠狠一挫牙，骈指疾落，猛点了枯木心脉五处大穴。

枯木老人大叫一声，张口喷出一大口鲜血，眼一闭，脸色忽然变得腊黄干涩，直如病夫，沉沉睡去。

黄木将他抱起，向海外三仙躬身一礼，缓缓道：“敝兄弟技术不如人，甘认失败，多承上人点示迷津，得全敝师兄性命，此恩此德，且容他日再作图报。”

说完，转身三处起落，纵登船上，立即扬帆飞驰而去。

海外三仙都怔怔望着二怪远去的背影，各人感既不已，高战嘘了一口气，喃喃道:“争强斗胜，不过如此下场，梅公公在九泉之下，也该瞑目安息了。”

那语声幽幽深远，一半是自己感慨，一半又侧替辛捷说的。

无恨生忽问平凡上人：“你从哪里想到这个缺德方法，竟将老怪弄得这

般下场？”

平凡上人答道：“这也是无意，假如不是恒河三佛的风火凝气功中有一段迫使血脉反行的方法，我也想不到制他的方法，他体内蕴着剧毒，平时仗着内功压抑毒素，一旦使它血脉倒行，自然会失去控制能力，激发体内毒性了。”

三仙不约而同感叹一阵，尤其慧大师心中雪亮，如果不是高战冒险击败枯木，今日小戢岛上，还不知胜负谁属呢！

她满腔雄心又冷了许多，环顾这光秃秃的小俄岛，海潮澎湃，卷着流沙，不禁忆起前人的一句词句来！

“……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

小屋，梅林，山道，苍松……。

沙龙坪上，那栋“七妙神君”梅山民建的小屋里，围坐着许多人，或许这屋子自从建造至今，从来没有如此热闹过，何况，这些客人和主人，又是当今武林中原顶尖高人，英雄中的翘楚。

正厅中排着两桌酒席，张菁和林汶在厨中忙碌着；捧盘送酒的，是林玉和金英。左边一桌，是主人，“梅香神剑”辛捷，高战，慧大师，九天玄女缪七娘，“无极岛主”无恨生；右边一桌，则是平凡上人陪着无为上人，和另外一个瘦削干瘪的老僧，以及三个相貌奇异的番僧。

那瘦削老者自然便是当年少林三老之首，深山苦修的灵云大师，而出人意料的，乃是那三名番僧，竟是赫赫有名的“恒河三佛”。

原来那“恒河三佛”自与高战和平凡上人叙交，寻思重履中原，恰巧金鲁厄劫走金英远遁中原，金伯胜佛得悉侄女被劫，一怒之下，邀同三佛赶到中原，入川之后，与辛捷相遇，不想竟跟中原高人们齐聚一堂，金英之事已了，少不得也要同往南荒斗斗那威名远震的“矮叟”仇虎。

这小小的茅屋中，尽是天下顶尖高手，可说聚海内外武林高人于一堂，当真是百年难逢的盛会。

辛捷怀着欣喜之色，频频为各位高人敬酒致意，张菁也高兴得奔出奔进，虽然劳苦些，毕竟心里是快乐的。

平凡上人和无为上人更是欣庆莫名，少林三老分手将近百年，心里实有许许多多话，不知该从何说起，但灵云大师却冷漠的垂目而坐，既不饮食也甚少开口说话，倒像是一尊泥塑的神像一般。

平凡上人斜眼向无为上人递个眼色，端起酒杯，含笑说道：“大师兄，这些年真是想煞了师弟们了，今日幸晤慈颜，大师兄能赏脸干这一杯水酒么？”

灵云大师冷冷抬起目光来，仅只淡然摇头道：“奇耻未雪，何喜之有？酒自然要喝的，但得等败了仇虎，洗雪了少林百年大耻之后再饮不迟。”

平凡上人碰了个橡皮钉子，讪讪地坐下，无为上人忙站起身，合十说道：“百年久疏拜候，天幸大师兄慈颜依旧，足慰渴急，少林虽蒙奇辱，有大师兄在，这次南荒之行，少不得尽雪前耻，小弟敬大师兄一杯，愿大师兄永得佛佑，南荒返来，还要再光大咱们少林一门……。”

灵云大师不待他说完，冷冷一笑，道：“看着罢了，胜负之事，谁能逆料。”

无为上人也只好腼腆而坐，正感尴尬之际，忽见灵云大师浓眉一扬，缓缓说道：“又有人到了，请主人去门外迎接吧！”

屋中之人，个个均是当今第一流高人，但此时众人俱未察觉，陡听了这句话，大家都暗吃一惊，不觉各自潜心窥听，果然发现有一阵极轻微的脚步声，由远而近，似向小屋而来。

辛捷和高战互望一眼，都忖道：该来的都来已经来了，这人是谁？推测他轻身之术，竟是不俗。……

辛捷是主人，只得离席而起，刚走到门边，突听门外响起一声暴喝：“姓辛的，拐骗良女，你知道该什么罪名吗？还不滚出来见我！”

屋中众人都吃一惊，辛捷抢步拉开屋门，见门外伟然立着一个满头银发的灰袍老人，薄唇鹰鼻，神情十分阴鸷。

辛捷并不识得这老人是谁，忘拱手道：“在下便是辛捷，不知何处开罪于老丈？”

那人怒目向辛捷打量一眼，显见也认不得辛捷，但仍然盛怒未熄，厉声道：“你只把你那不成材的儿子交给老夫，万事全休，否则，别怪老夫要对你不客气了。”

辛捷听了一怔，道：“小犬离家甚久，至今尚无音讯，但不知在何处得罪了老人家？”

那人身影一晃，忽的向前欺近了一大步，叱道：“笑话，你儿子拐骗妇女，窃盗宝物，你这做父亲的难道会不知道？你要不赶快将他交出来，少不得要问你一个纵子为恶的罪名。”

辛捷不由有些怒意，冷冷道：“阁下何人？怎会与小犬结下仇怨的？辛某倒要请教……。”

这时众人都已听到他们争执之语，无恨生高声叫道：“捷儿，是什么高人，敢这样强横，请他到屋里来讲话。”

辛捷侧身让路，那人竟然不惧，大踏步便进了小屋。

他先用一双冷峻的眼神扫了众人一眼，接着冷哼了两声，道：“想不到，想不到，老朽何幸，今日竟会在此面见各位绝顶高人？”

屋中众人无一们认识这银发老人，无恨生因是辛捷岳父，也算得半个主人，含笑起身，道：“小可张戈，权代小婿辛捷奉敬一杯水酒，咱们有话坐下再谈。”

一面说着，一面操起酒壶，暗运内力一逼，那壶中酒液“刷”地激射而出，宛如一条酒箭，迳向那人面门射来。

那人不慌不忙，道：“多承盛意，老夫就先扰一杯也使得。”

一张口，对准那酒箭轻轻吹了一口气，酒液似被一种无形之力微微一阻，在空中略作停顿，化作一蓬酒雨，纷纷下落，但眼看将要落地之际，那人忽然深深吸了一口气，相隔一尺以外，竟被他将一蓬酒雨全都吸进口中。

无恨生骇然大惊，转瞬间，一壶酒已被那人喝完，平凡上人见那人的内力竟这样惊人，忙也站了起来，端起一杯酒，迎向那人飞掷过去，叫道：“来来来，好事成双，也请吃我和尚一杯。”

他存心要试试那人应变机智，酒杯连酒飞出，半途中突然抽手向怀里一带，只听“嚓”的轻响，那酒杯和酒液忽地分开，酒杯仍旧飞回平凡上人手中，那一杯酒液，却凝而不散，好像一粒冰丸，疾射那人右颊。

那人一转头，露出两排白森森的牙齿，“咔”地一声响，居然将酒丸咬住，囫囵吞入肚里，脸上毫不变色。他自从露出这一手功夫，高战等人尽都骇然，正不知如何应付，那人忽从衣袖中抖出一件东西，顺手端了一壶酒，

阴声说道：“来而不往非礼也，老朽不才，也借姓辛的美酒，回敬各位一杯。”

说着，掀开壶盖，用手中那件东西向壶中滴了三滴汁液，“叶”地又将酒壶盖了。

众人见那东西，全都矍然变色，原来那竟是一条碧绿色的蜈蚣。

那人冷然道：“在座都是当今高人，老朽不妨明言，我这绿色蜈蚣，乃是天下绝毒之物，酒中渗了毒汁，喝下肚去，立时裂肚穿肠，不知哪一位有胆敢喝下一杯？”

大家眼见他在酒中下毒，谁敢挺身出来喝下这种毒酒，不由彼此面面相觑，做声不得。

那人环顾一眼，嘴角泛起一丝冷笑，说道：“看来所谓高人，亦不过如此而已。”

辛捷是此地主人，同时这银发老人又是因他而来，见无人敢应，正要拼着性命饮他一杯毒酒，但当他刚伸手去取酒壶，却不防一只手闪电般一招，早将那酒壶抢了过去，缓缓说道：“区区一壶毒酒，谅也算不得什么，就让老衲独饮了吧！”

辛捷看时，竟是灵云大师。

那灵云大师提起酒壶，毫不迟疑地一仰脖子，登时饮了个干净，依然声色不动坐着。

银发老人心里暗惊，忙拱手道：“敢问尊驾法号上下？”

灵云大师笑道：“老衲山野村夫，名称早失，倒是施主身怀毒绝天下的碧鳞五毒，想必你便是那专养毒物的何宗森了。”

那人脸色大脸，疾退一步，厉声道：“你怎知老朽名号？”

灵云大师笑道：“久闻你浑身是毒，但老衲山居多年，也常与毒物为伍，勉强能抑制一些毒性，不信你看看。”

他伸出左掌，用掌心按在酒壶口上，略一闭目行动，手上但见热气腾腾，刹那间收回手掌，那壶中仍满满盛着一壶毒酒，涓滴未少。

何宗森看得汗流挟背，先前倨傲之态，去得一干二净，冷笑道：“尊驾果是高人，请教法号称呼，老朽异日定当登门候教。”

灵云大师笑道：“你一定要问，记住老衲便是昔年少林寺灵云和尚，只管前来寻我！”

何宗森又是一惊，但并未再说什么，转身向门外走去。

无为上人见大师兄竟然报出名号，并且提及少林二字，足见在他心中，已有重返少林的意思，不禁现出无比欣喜之色，回头望望平凡上人，恰巧平凡上人也对他颔首而笑，两人不禁会心一笑。

何宗森出门而去，众人都暗暗松了一口气，转眼看灵云大师，却见他已经闭目趺坐，好像并没有发生过什么事情似的，安静地默然无语。

于是，屋中又泛起笑声，语声，大家更多了一番话题，都窃窃私议着这位少林三老之首的高僧，究竟有多高的武功？深山百年，练成了些什么绝世之学！

自然，这些揣测，暂时是无法得到结果的。

南荒——

不毛之地上，遍布着杀人的瘴气毒雾，一丛山接着一丛山，绝顶紧挨着绝顶，鸦雀罕见，人踪更缈。

这儿，在人们心中早已是死亡的代名词，连当地土族都裹足不前，如今，

却来了一群身怀绝技的武林高人。
慧大师是熟悉南荒地势风俗的，因此平凡上人特地请她权充向导，少林二老，海外三仙，恒河三佛，加上辛捷高战，足有十人，他们早知途中艰险不亚于和仇虎的晤面，所以由“九天玄女”缪九娘领着张菁，林汶，林玉和金英，都在沙龙坪候信，这一行人，包括了中原和天竺武林领袖，但是，他们却一样不知此去南荒，是否能活着再回来。
尽管大家都是有一身超凡人圣武功，但沿途行行止止，已经走了七天，依然在乱山荒岭中盘旋徘徊。
不过，他们的心情沉重，总算多少减低了一些对艰困旅程的烦恼。
日子一天天逝去，心情更加沉重，连平时诙谐风趣的平凡上人，也紧绷着脸，默默行着。他一面默默行路，一面不免盘算此去吉凶成败。仇虎武功，他是深深知道的，虽然说两位师兄和自己百年苦修，武功当亦精进不少，但能否一举洗雪前耻，他委实不能有多大把握。
如果胜了，固然一切难题迎刃而解，但假如当着天下高人面前，少林三老仍旧失手败于仇虎，那后果必是可悲的了，他自己早将胜败之念忘尽，但大师兄那刚烈的个性，却不免会令人担心。
他走着想着，越想越觉得可畏，看看同行诸人，似乎都感染了沉默的气氛，谁也没有开口，慧大师当先领路，不时驻足观察路径，也显得深沉异常。
十人中，只有高战精神奕奕，不住地四下张望，似乎心中了无忧虑。
平凡上人故意将脚步放慢一些，轻轻扯了高战一下，两人落在后面，高战忍不住低声问道：“上人有什么吩咐吗？”
平凡上人轻叹一声，悄声说道：“依你看，咱们这次远来南荒，会不会乘兴而来，败兴而归呢？”
高战想了一会，笑道：“晚辈猜想，此行或者有一个出人意外的结果……。”
平凡上人问道：“是吗？你怎会有这个猜想？”
高战道：“晚辈看来，那仇虎虽然功力精湛，如今却收了辛叔叔的独生爱子为徒，上人你想，他既和辛叔叔有这层关系，难道还会跟从前一样意气用事，斗胜争强吗？”
平凡上人听了，半晌无语，许久许久才摇摇头，轻声说道：“依我说恰巧相反，练武之人，最重名声，宁折不弯，今天若没有你辛叔叔一起，或许他真会像在大戢岛时手上留情半分，尤其因为你辛叔叔同行，你想，他怎能在徒儿的父亲面前认败服输，折了盛名呢？”
高战心头一震，忖道：“呀，这话果然不错，要是他们各不相让，认真起来，还不知鹿死谁手呢，然而，二虎相争，必有一伤，我总得想细办法，怎生消弥了这场无益的拼斗才好……。”他方在默然苦思，忽然听见慧大师紧张的声音叫道：“各位请看，那边山头上一栋茅屋，便是仇虎的隐居之所了。”
众人俱各一惊，不约而同都停了步，各自运目望去，果见对面一座山峰顶上，万绿丛中，闪出一角枯黄色的屋顶，此时轻烟袅袅，当真是有人居住的。
他们之中，有人见过仇虎，有人仅闻其名，但大家都知道那仇虎乃是当今天下第一位奇人，纵然没有亲自见过他的绝妙武功，但连中原最负盛名的“少林三老”都曾在他手中落败，也不难推测到他的功力有多深厚了。

“恒河三佛”全未和仇虎见过面，他们对“海外三仙”的武功却早已钦佩无已，金伯胜佛偷眼看见平凡上人，见他神情凝重，脸上看不到丝毫笑容，心里大感诧异，毅然开口道：“敝师兄弟远自天竺前来，正有意向这位南荒第一高人领教，由我们三人抢先一步，不知各位可肯同意？”

无恨生接口向无为上人和灵云大师笑道：“大家何必对那姓仇的过于重视，我想他也不过苦修多年，内力较为深厚些而已，小弟不敏，倒有意先挑挑他的头阵。”

灵云大师既不回答，也无表情，双眼凝望着对山瞬也不瞬。

无为上人忙道：“各位盛情感人，但咱们此来，主要为少林百年奇辱，必得等这件事解决之后，各位有兴，那时再出面方好，而且，那仇虎亦非邪道中人，倒是大家一同前去，依礼拜会，方算恰当……。”

话尚未完，灵云大师忽然哈哈笑道：“你们不必再争谁先谁后啦，人家已经知道我们行踪了。”

“恒河三佛”和无恨生一齐回头望去，却未见有任何异动或人影，辛捷和高战也都游目四顾，亦未见有什么动静，不禁相顾愕然。

灵云大师笑道：“各位怎未注意轻烟呢？”

大家抬目望那茅望顶上，果然发现那一股看似炊烟的黑色烟柱，竟在空中凝而不散，可不是整整齐齐凝成“失迎”两个字。

“恒河三佛”面上变色，无恨生审视良久，冷笑说道：“雕虫小技，也来卖弄。”

回头向辛捷道：“捷儿，你去寻些枯枝，生一堆火起来。”

辛捷初不知他生火干什么？但细一思索，便也会过意来，急忙在四周找来一堆枯树长草，用火石引着。

无恨生深深吸了一口气，缓缓向边那火堆行去……。

平凡上人笑着拦住他，道：“老弟台，此事最耗内力，何苦与他作这无益之争。”

无恨生笑道：“这正是以下驷对上驷的妙法，小弟愿试一试。”

平凡上人无法，苦笑道摇摇头，退过一边。

无恨生立刻收敛笑容，神色凝重的跨到火堆边，缓缓举起两袖，向那火堆突地挥抽扇出两股强劲的袖风。

火堆一闪而灭，顿时浓烟冒起。

无恨生两腿一曲，上身纹风也不动，盘膝坐在火堆旁边，两只手平张一圈，挽了个“太极乍开”之势。

原来他已将平生功力都贯注在两掌之上，掌心遥对虚合，却有一股内力互相递流，激起一圈看不见的旋涡。

那虚空流动的暗劲，将初冒起的浓烟一逼，约莫过了片刻之久，也滩凝成了一根乌黑烟柱，笔直从无恨生虚合的两掌之间，传透而上。

烟柱腾升丈余高，无恨生微微一震，也未见他手掌和身体有什么移动，而半空中的浓烟，却自动弯曲扭摆，顷刻，现出两个字——

“久仰”。

高战看得暗暗咋舌，忖道：“这些世外高人，果然不是浪得虚名之辈，似这等以力逼烟，空中划字的赌赛办法，别说是看见，便听也未听人说起过，我自以为苦炼本门先天气功少有成就，但如以气凝烟或许还有可能，若要想像无极岛主这样运气驭烟，在空中划字，只怕还没有这份经验和功力

呢……。”

方在思忖，蓦然间，对面山头上那股浓烟突地笔直冲霄而起，直升到五丈以外，烟柱一阵飞舞，又现在四个字，是：“ 何兴乎来 ”？

金伯胜佛看了眉头微绉，低声向两个师兄用梵语说道：“ 那人凝字升降，随心所欲，这种骇人之学，只怕比咱们的风火凝气功还要难上百倍，岛主也许……。”

这句话还没说完，只见无恨生两手猛的一合，仅留下数寸大一点圆形空隙，那烟柱被他全力一催，也陡然升高到五丈左右。

无恨生额角上已经隐现汗珠，显然内力已经有些不继了，但他毫不犹豫，奋力催动那半空中的黑烟，划出：“ 自当讨……。”

他原意是要划出“ 自当讨教 ”四个字，可是那烟柱既然升到五丈高，要运气驭转，自然远为费力，无恨生已施出了平生劲道，只划到第三个字，头上已汗如雨下，那个“ 教 ”字才划成两三笔，已经烟淡字乱，眼见不能完成了。

金伯胜佛代他暗急，有心要加注自己的内力助他一臂，又怕他顾忌身份，怪自己冒昧折辱了他的名声，因此有些难决。

辛捷见岳父力尽，也顾不得许多，猛然跨前一步，举起右掌，抵住无恨生的后背心。无恨生身子微一震动，两眼一闭，默然未作反对，但是，高战却看见他眼角上噙着两颗晶莹的泪珠。

合辛捷无极岛主两人之力，烟柱幸而未散，勉强把“ 教 ”字也划成了。

那知就在这时候，对面空中那根烟柱忽然摆了三次，将“ 何兴乎来 ”四个字扫去，重新凝划成了六个字，竟是：“ 岛主果然高明 ”。

无恨生一见，大声一叫“ 哇 ”地张口喷出一口鲜血，仰身昏倒，那黄烟被山风一拂，荡了几荡，眼看将要散去。

辛捷大急，但又不敢收回右掌，怕无恨生一口真气继接不上，内腑伤势难免加剧，但是，若任由那空中的字迹散去，不单损了无极岛主和海外三仙的名头，更觉愧对灵云大师……。

当他正无法两全之际蓦地，人影一闪，飞掠而至，两只手掌一合，恰巧接替了无恨生的空挡，空中将要散去的字迹，忽然更加清晰起来。

辛捷只当是少林三老亲自出手，那知回头一看，那人竟是高战。

高战这种突如其来的举动，以及身法的机警快捷，不但辛捷，连恒河三佛和少林三老，慧大师均都吃了一惊，可是出乎他们意料之外的，高战闭目趺坐，依照方才无恨生的样子，竟将那些烟柱凝结得稳如泰山，看起来，竟不在无恨生之下。

原来高战本不敢冒然尝试接替无恨生的，但方才一见无恨生吐血昏去，辛捷茫然无主，突然下意识的生出一种冲动来，想也没有想，便飞身抢了过来。

这时候他虽然也用内力将字迹稳住，可是却无法以意驭气，使烟柱另外换凝其他字句，仅只一心一意催力行功，不让已有的字句消失。

平凡上人嘴唇动了几动，用“ 传音入密 ”之法，在高战耳边说道：“ 你大着胆子试试看，用意志去指挥内力劲流的转动，便不难随心所欲了。”

高战睁开眼来，向平凡上人点点头，暗地催动左掌力道，右掌却缓缓扭动，心里想道：“ 我先试试，能不能让这些字在天上转一个方向……。”

他抢来接替无恨生的时候，根本没有考虑到自己是否力能胜任，现在已

经接过手来，只得勉为其难，专心贯注，以图一试。

试了两次，那烟柱却没有转动。

平凡上人忙又用传音之法对他说道：“手掌不要移动，你只管以气驭烟，使内力由少商穴出，中冲穴入，气柱必然向右，如从右手中指“二间”穴出，左手少冲穴入，烟柱便会向左移转了。”

高战依着这个方法一试，果然便将空中的字迹移动，心里一喜，忖道：“原来这事并不困难呀！”

他一鼓作气，竟将空中字迹换成了“高战拜候”四个大字。

其实，他自己尚不知道，此时他的内功修为，已远在其师风柏扬之上，千年参王世上珍品，“先天气功”更是当年全真教称雄天下的绝学，若非他得天独厚，打通练功最难的九层难关，将“先天气功”练到了十二成，他又怎能在大地岛上硬接仇虎一掌在吕粱山承受灵云大师一吹之力。

这时候，对山空中的烟柱也重新换了一行字迹，写的是：“少侠别来无恙”六个字。

高战心中一喜，内力源源而出，转眼间，又在空中写道：“有扰清修，请原谅。”

他不知不觉，一口气竟划成了七个字，众人见了，一齐变色动容，惊讶不止。

对山显然也有些吃惊，隔了约有盏茶之久，空中字迹又换成：“荒山礼疏，少侠勿怪”八字。

高战一阵激动，又写道：“千里故人，百年旧恨。”

那边又写道：“久所深知，谨候教益。”

灵云大师看了，冷冷一哼，缓缓道：“原来他也没忘记，那就更好了。”

高战略一思忖，行功敛神，奋起全力，写道：“冤仇宜解，前辈三思。”

写完这几个字，他似觉内力将竭，心跳加剧，然而又不敢松懈，运足目力，想看看对面还有什么言语反应？

可是，那边空中黑烟竟在这时候突然消失，久久没有再看见另外的字迹出现，空山寂寂，连一丝反应也没有了。

枯枝熄尽，烟也淡了。

高战无可奈何的散去功力，长叹一声，浑身骨骼都像松开了一般，他在调息精力之前，满怀心事的望望灵云大师，见他脸上一片木然，也好像沉迷在一片深思之中。

茫然不知经过了多久，灵云大师默默无语的掏出两粒“大檀丸”，一粒递给无恨生，一粒给了高战。

高战得灵丹之助，迅速地调息完毕站起身来，无恨生也恰巧从昏迷中悠悠醒转，顾四周一眼，愧然叹道：”小生无能，替大师堕了锐气，实觉汗颜。”

灵云大师淡淡笑道：“当年老衲师兄弟三人合力，尚且败在仇某手中，岛主独力支撑许久，老衲已铭感无涯了。”

无恨生苦笑道：“那仇虎果然不愧称雄南荒第一位高人，小生今日才知天外有天，人外有人，以往的好胜争强，殊为幼稚可笑……。”说到这里，忽然觉得这句话有些不妥，连忙改口又道：“咱们且如前约，同往对山一趟吧。小生体力已复，不碍事了。”

但灵云大师却忽然摇手拦住他，道：“不必太急，方才你们各以内力较量，彼此亏耗均巨，咱们如立刻过去，姓仇的反认我等趁人之危，不如再等

一会，让他调息一番再说！”

话音才落，蓦闻数丈外传来一阵大笑，道：“ 大师佛心仁厚，仇某先行谢过了。

众人闻声俱惊，纷纷转身，果见一株大树之下，立着一个高不足三尺的矮子，含笑缓步走来。

“ 恒河三佛 ” 和辛捷木未见过仇虎，但这时不用介绍，他们已知前面这个矮子，便是当今世上绝世高人——“ 矮叟 ” 仇虎了。

辛捷只见仇虎不见爱子，心里难免恐慌，于是也忘了戒备护身，竟抢前一步，急声问道：“ 姓仇的，我的儿子呢？ ” 仇虎望望他，笑道：“ 什么时候你把儿子交给我了！ ”

高战忙道：“ 这位便是我辛叔叔，你的徒弟辛平，便是他的…… ”

仇虎嘿嘿笑道：“ 我岂有不知道他的道理，在蛇山上，白发婆婆险些要了你们的命，那时仇某就见到过二位了，放心吧，令郎这时正在炼功，没能跟来，少停自会使你们父子相会的。 ”

辛捷脸上一红，未再开口。

仇虎又笑嘻嘻向灵云大师等拱手为礼道：“ 故人远来，未能早迎，恕罪！恕罪！ ”

灵云大师究竟是多年有道高僧，虽是满腔怨怒而来，此时相见，忙也合十笑道：“ 仇施主健朗如昔，殊堪告慰，贫僧等当年承蒙教诲，至今未敢稍忘。 ”

仇虎道：“ 大师取笑了，昔年旧事，仇某早已不在意中，如今年华老逝，更淡了争名斗胜之心，有时细想起来，也深觉当初孟浪…… ”

灵云大师不待他说完，冷笑一声，抢着道：“ 仇施主说得好轻松，你可知百年以来，少林闭关自守，时时不敢忘记这件奇耻大辱，少林数百年声威，老衲看得比自己生命还重，可笑仇施主竟以年华老逝四个字，便消磨得干干净净了不成？ ”

他这番话火药味极浓，大有邀斗决战之意，无为上人心念一动，飘身而出，合掌说道：“ 家师兄的意思，自从百年之败，曾设重誓，永禁少林门人行走江湖，是以较技之事虽微，少林成千弟子命运实在重大，仇施主胸罗万机，才究天人，想必总该还少林一个公道？ ”

仇虎默然片刻，忽然笑道：“ 这还有什么公道可还，少不得咱们再比一次，这次却叫我输在三位手中，天下就无事了……。 ”

无为上人忙道：“ 阿弥陀佛，老衲等焉敢作如是妄想。 ”

仇虎瞿然变色，道：“ 练武之人，重名轻命，你我俱是一般，三位大师如果是想履践当年誓约，仇某人理无推避的道理。 ”

灵云大师道：“ 那敢情再好不过了，老衲愿先讨教仇施主的绝世武学。 ”

他们没有多久便已说翻，眼见便要动手，忽地，金伯胜佛一抖大袖，掠身上前，含笑向灵云大师道：“ 敝师兄弟也是久仰仇兄，老菩萨愿不愿将这首先讨教的良机让赐敝兄弟呢！ ”

仇虎不等灵云大师回答，已自敞声大笑道：“ 这有什么愿不愿呢，仇某就先与三位印证一番，也好请大师指教。 ”

“ 恒河三佛 ” 并肩缓步走到山边一块数丈方圆的空地前，陡 地一齐旋身，背向着千丈悬崖，蓄势而等。平凡上人见了，暗暗摇头，向身侧的高战低声说道：“ 三佛功力仅与我等相若，但这样背临绝地，前对强敌，只怕不好。 ”

高战道：“也许他们是存了置之死地而后生的主意，要与仇虎硬拼硬接……。”

平凡上人道：“不！他们必定另有打算。”

才说到这里，仇虎已经快步移到三佛前面，有意无意间，脚踏在乾宫主位上，实则已将“恒河三佛”进路全部截断。

平凡上人心头一震，高声叫道：“仇施主，咱们印证武功，请点到为止。”

仇虎侧头微笑道：“上人只管放心，仇某还不是那种小人。”

原来“恒河三佛”因为知道仇虎当年独败“少林三老”时，最厉害的武功是“移花接木”手法，所以途中私行商议，才定出这条妙计，一来便于合力御敌，二来不让仇虎有机会借力打力，取巧占便宜。

仇虎是何等人物，“恒河三佛”的心意他岂有看不出来的道理，是以一上来便抢占主位，准备硬挑，不料这心意竟被平凡上人一相识破，反倒有讪讪地了。

“恒河三佛”六臂并举，同时出手，道：“仇兄请。”

仇虎心念一阵转动，暗忖：此番所来的均是天下一等高手，我功力再深，也觉孤掌难鸣，若不速战速决，等一会何来余力对付“少林三老”。

主意打定，不觉凶念微动，大袖一抖，笑道：“三位远来是客，仇某怎敢居先？”

金伯胜佛向两位师兄弟暗递了一个眼色，道：“既这么说，咱们就放肆了。”

“了”字方落，三佛心意互通，各自翻腕出手，几乎在同一个时候，三道劲风，业已当胸推了出来。

他们本身功力均已不弱，又在风火洞中潜修许久，这时三人联合出手，三股掌力，汇成一股强流，威势端的非同小可。仇虎毫不怠慢，左掌疾探，迎着那股强猛的掌力，突然翻腕向侧一拨。

“恒河三佛”都觉自己的力道，似被一种极富弹性的吸力所引，不知不觉，向侧一倾，那股掌力“呼”地一声响，直撞到三丈外一颗大树树干上，只听“蓬”然一声，一人合抱不过来的大树，竟吃“恒河三佛”一掌击成了粉末，随着山风，漫空四散。

在场众人全都骇然一震，既惊“恒河三佛”内力的雄浑，更叹仇虎拨力的巧妙，那么沉重的一掌飞击过来，他脚下半步未移，居然分毫未伤。

高战心惊暗想道：“这真是百世难见的绝学，如果练就这种神妙功力，任他敌手如何高强，也足可防身自保了。

他一面惊诧，一面便聚精会神注视这百年难逢的拼斗，非但消逝掉恐惧之意，更暗地沾沾自喜起来。

“恒河三佛”一掌无功，立刻改变方法，三人各伸左手，彼此按搭在第二人的肩头上，突然一齐跨步，欺进五尺。

这种方法，乃三佛在风火洞中参悟出来的“借体合力”之法，举止一致，互传内力，等于三个人变成一个人，功力也无形中加上了三倍。非但如此，“恒河三佛”更施展独门心得“风火凝气功”，伯罗各答飞出一掌劈向左方，盘灯孚尔立即出掌攻右，金伯胜佛居中，却不出手，只是两臂平伸，分别搭在伯罗各答和盘灯孚尔肩上，将己力导引至师兄和师弟体内。

这一招，名叫“双龙盘珠”，攻出的掌力，不是直接硬冲，却作左右回旋之势，令人仓促之间，不知该如何应付才好。

饶是仇虎武功再高，面对天竺怪异之学，也不禁心里有些着忙。他敏捷的一探双臂，尚未出手，已感觉到伯罗各答这一方面力量比较雄浑，盘灯孚尔这一面略为显得稍弱。

这感觉和分别虽然仅只那么微乎其微，但却逃不出仇虎的准确判断，但见他双手不合，两臂突伸，陡地掌心虚空绕了一个小圈，紧跟着左右手猛然合抱……。

场中响起震天动地一声巨响，劲风回荡之中，一个人已蹬蹬蹬一连退了三四步……。

“恒河三佛”明知仇虎乃平生第一强敌，第二掌便施展全力，施出“盘珠抱柱”绝世之学，仇虎虽然识破两股掌力之中，隐着强弱之分，迅速地导引对方劲力，使其互直激撞，但自己抽身避让之际，却被那剧烈的回旋之力，震得一连退后三四步，方才拿桩站稳。

但是对面的“恒河三佛”却吃自己的掌力相互撞击，反震回荡，各各轻哼一声，内腑已心血翻涌，受了内伤。

可惜他们空有骇世功力，用之不当，一连两次强攻，不但没有伤到仇虎，反使自己被自己的力量震伤，那虽然只是极轻微的伤势，三佛已知不可能击败仇虎了。

伯罗各答和盘灯孚尔黯然退开，金伯胜佛合十说道：“仇兄绝世高人，我等不自量力，徒取其辱，从此别过，愿他日再能就教于仇兄。”

说罢，转身又向灵云大师和平凡，无为，慧大师，无恨生等人躬作一揖，又向辛捷和高战点点头，一挥手，转身如飞一般消失在山下丛林之中。

三佛一走，无恨生已经首先落败，平凡上人和慧大师都深悉仇虎功力远在自己之上，从前在大戢岛上已经口服心服，只有灵云大师和无为上人，尚未与仇虎较量过。

无为上人心如止水，早已不把当年恨事再放在心上，剩下灵云大师，却最是刚烈激动，一声不响，大步走了过去。

仇虎自“恒河三佛”去后，神情一直木然呆怔，此时见灵云大师亲自出来，这才一震，疾退两步，道：“大师决心要亲自指教吗？”

灵云大师微笑道：“你我之事，非自今日而始，适才目睹施主神功奏效，足见这些年来，彼此都没有将功夫搁下，自然是你我二人作个了断才对。”

仇虎道：“在下理当奉陪，就请大师划出道来。”

灵云大师淡淡笑道：“仇施主业已连拼四五人，老初不愿落入口实，愿坐待施主调息之后，再作比试。”

说着，自己先盘膝席地而坐，闭目不再言语。

仇虎微微一笑，也在对面席地坐下，垂目趺坐，行起功来。

两人直距不过五六尺远，彼此呼吸均可听到，但却安祥泰然，毫未戒备，一些也不像即将拼命的百年仇家。

平凡上人和无为上人也在灵云大师身后趺坐而待，无恨生与小戢岛主慧大师亦远远坐下，山顶上静静坐着六位绝世高人，谁也没有动一动。

只有辛捷和高战辈份太低，仅离开三丈外静立而待，辛捷心中全是爱子的影子，高战却思潮起伏，无法平静。

他一会想到这场护名之争，不知谁胜谁负？一会儿又想到师父风柏杨的谢世，运途的坎坷，林汶和金英的情愫，老父临终的遗言……

这一刹那，他好像已将平生的经历一一回忆了一遍，再看看眼前这些武

林异人，不觉替他们有些惋惜之意，心想：一个人苦苦练成绝世武功，难道就是为了彼此争强赌胜吗？他们各擅所长，实际说来，谁也不比谁高出多少，但是，为什么偏偏要分出个胜败强弱来？胜了如何？败了又如何？

这些复杂的思想，在他脑海中掀腾不已，好几次跃跃欲出，很想极力化解开这些无益的拼斗，但自己辈小言微，又怕不能说动这些固执的老前辈们。

忽然——

他似觉远处林边，好像有一个人影一闪而逝！

高战猛的惊觉，正扬目而望，辛捷已低声问道："战儿，你看见那个人影了吗？"

高战点头道："不错，我好像看见有人向这边偷望了一眼，又缩回草丛里去了。"

辛捷道："我看那人影似乎不止一个人，咱们不要惊动他们，过去查一查。"

才说着，果然远处草丛微微一动，探出一个光秃秃的头来。

高战轻讶道："咦，是个和尚。"

话声落处，身形一闪，悄没声息地贴地飞掠而上。

辛捷回头见仇虎等人都似没有查觉，忙也跟踪跃起，扑了过去。两三个起落，便已扑近草丛，忽然，草尖一荡，一条黄色人影，"刷"地飞掠而出。

辛捷和高战俱都吃了一惊，不约而同停步，一见那人竟是个身看黄色袈裟的僧人。那僧飘身落在一株树下，迅速地旋过身来，低声叫道："捷弟，是我！"

辛捷凝目一看，不禁惊喜交集，叫道："原来是吴大哥，你怎会也到了这儿？"

敢情那僧人，竟是吴凌风。高战也大感欣喜，笑着拱手施礼，道："战儿眼拙，方才却没有看出是吴大叔。"

吴凌风微笑道："岂止我一人，你们看看那边是谁？"

辛捷等扭头看去，见另一株树下，也正含笑立着一人，竟是"武林之秀"孙倚重。

辛捷一见他们二人都赶来了，顿时毫念大炽，笑道："你们来得正好，灵云大师马上要和仇虎动手，咱们……。"

吴凌风笑容忽敛，道："我们正是为了这事而来，只是在他们未分败胜之前，不便现身罢了。唉！那仇虎果真武功惊人，不知道祖师爷能不能一举将他击败。"这时吴凌风已是少林憎人，故称灵云大师为"师祖"。

辛捷道："大哥，你还记得咱们三人和天魔金欹，联手合斗波罗五奇的事了吗？"

吴凌风感慨地道："自然记得，但波罗五奇跟仇虎相比，何啻天壤之别，连他们的师父恒河三佛，也一并败在了仇虎手中。"

辛捷又道："但我们也曾联剑跟南荒三魔动过手，并未弱于他们。"

吴凌风摇头道："南荒三魔也难和仇虎相比，你们没有跟他正面较量过，还不知道他那无形神拳的威力，我曾经全力接过他一招，连开山三式破玉拳也难以跟他抗衡。"

孙倚重插口道："但我们也不能袖手旁观，师祖能胜固然好，万一失手在仇虎手中，少林声名，岂不是永难再振，倒不如由咱们晚辈出手，纵败了也算不得什么。"

辛捷欣然道：”对！吴大哥，咱们再联手一次，拼拼这天下第一奇人。”

孙倚重道：“可惜天魔金欹不在，要不然……。”

辛捷道：“那有什么关系，战儿足可抵两个金欹，走！咱们去！”

“高战见辛捷豪念如此，不觉也跃身欲试，吴凌风深深望了高战一眼，笑道：“依我看，战儿倒可独自出面，未必见得就会败在仇虎手中。”

高战听了这话，忙道：“吴大叔不要开玩笑，战儿的武功，怎能跟他们老前辈相比？”

吴凌风正色道：“你不要小看了自己，方才我亲自看你以内力跟仇虎隔山直拼，并不弱于他什么，只管放大胆子去找他们较量，即使败了，你是晚辈，仇虎能将你怎样？但能不败，仇虎必然无脸再跟师祖动手，岂不正是个两全妙策。”孙倚重想想，果然很对，也一力怂恿，道：“正是这个道理，那么何不快去？”高战苦笑道：“各位叔叔，只怕我这点微末之技，上去也只徒取羞辱，反折了锐气。吴凌风道：“不妨，你要知道若能一举成功，不啻为少林化解百年大辱，难道叔叔还会害你？”辛捷也道：“战儿，你就勉力一试吧，据我看，你虽未必一定能胜，但防身自保，无恙而退，那是毫无疑问的，只是别硬拼硬架，圆滑一些便不怕了。”吴凌风又道：“此举不但关系少林声名，也将影响天下武林命运，战儿，你难道还不愿去试一试吗？”

高战默然半刻，方始笑道：“既然叔叔们都这样说，我就去试试看。”

这时候，仇虎调息完毕，缓缓起身，灵云大师也从地上一跃而起，其余平凡上人，无为上人，无恨生，慧大师均纷纷起身。

辛捷拍拍高战的肩头，道：“战儿，武林命运，全在你肩上了。”

高战突然觉得一阵心怯，回头望望，却见吴凌风和孙倚重都含笑向自己点头示意，跟着又躲进草丛中去了。

他无奈转身奔到灵云大师跟前，躬身施礼道：“大师，晚辈想斗胆先向仇老前辈讨教几招绝学。”

灵云大师眉头一皱，说道：“你自信能接得住仇施主的无形神功？”

高战道：“晚辈愿尽力一试，若不能济事，那时大师再亲自出手。”

灵云大师犹豫难决，他虽然明知高战功力极深，但总担心他临敌经验不足，假如出手无功，反被仇虎讥笑自己使用“车轮战法”，意图破损他的内力。

平凡上人忽然笑道：“大师兄，你就让他去试试吧，这孩子一向老成，想必无碍。”

无为上人颔首笑道：“不错，大师兄大可放心让他去领教仇施主几招，也叫他多一分阅历。”

灵云大师便向仇虎道：“仇施主意下如何？还是由你我先行了断？还是不吝赐教这孩子几招？”

仇虎笑道：“高少侠既然有兴，仇某自该奉陪，但不是仇某说句自大的话，仇某痴长几岁，不便跟高少侠动手过招，纵然要比，也得另想他法。”

平凡上人听了这话，心中一动，忙道：“老衲倒有个主意，不知恰当不恰当？”

仇虎道：“上人只管直说，仇某无不听命。”

平凡上人笑道：“我想仇兄绝世高人，敝师兄也添为少林尊长，你们如果彼此出手印证，终是牵涉大多，何不就由高战居中，跟你们两人各对三掌，假如他能接得住家师兄三掌，却败于仇兄，也就是说家师兄技不如仇兄，如

果恰好相反,足见仇兄已略逊一筹,这样岂不比你们直接印证要平和得多吗？

仇虎想了想，笑道：“果然是个绝妙方法，只是，高少侠内力实已不在仇某之下，要是三掌之后，咱们都无法胜得了高少侠，这却不好结论。”

平凡上人道：“这也容易，要是高战能够同时接下二位三掌，便证明他的确已算得当今第一高手了，那时可由他秉公说一句，倒底你们二位之中，谁的掌力略胜一些，据此便可作为胜负定论。”

仇虎暗想道：好秃头，你这办法岂不是明明占我便宜么？高战是你们同来的人，只要他一句偏心话，仇某就无话可说了。

但是，他大话已经说出口，一时不便反对，便笑道：“仇某倒能信任得过高少侠，不知大师之意如何？”

灵云大师何尝不想到这一点，但他还没开口，平凡上人早又抢着道：“家师兄自然更无话说，老衲也素知高战生性忠厚本份，向不偏颇，这件事大可信得过他。”

灵云大师只好笑道：“但他只得一个人，究竟与谁先印证，也得个公平的办法才好。”

无为上人突然插口道：“他既与我同来，为公平起见，自然先全力接师兄三掌，再与仇兄印证。”

高战却不禁为难起来。

他原意是要找仇虎较量，不想平凡上人一番话，却使他同时也要跟灵云大师对掌硬拼三招。试想仇虎和灵云大师都是何等人物，自己纵或能接下三掌，内力必已大受损耗，那儿还有余力，可以跟第二位再拼？

当然，如果他能在和灵云大师对招之时，不出全力，虚应故事，自信尚不难再接仇虎三掌，但是，这种分明作弊的行径，高战岂愿实行？

事到如今，他已无法可想，只好行功准备。

那灵云大师曾和高战有过动手的经验，知他年纪虽轻，武功造诣，决不在自己之下，忙认真的退后一步，敛神而待。

高战不知该不该出手，无奈用眼睛望望平凡上人。

平凡上人笑道：“你是晚辈，从无长辈打晚辈的道理，只管大胆攻出三掌，他们自会招架。”

高战点点头道：“那么晚辈放肆了。”

话一说完，果然振腕一掌，向灵云大师当胸推去。

灵云大师大袖猛拂，发出一股强劲，丝毫不让，硬接了一掌。

两人掌力虚空一触，发出“蓬”地一声胞响，居然各自晃了两晃，谁也没有胜了谁。

仇虎骇然暗惊，私忖道：这小家伙果真不凡，看他这一掌，普通武林中人，也没有几人禁受得起了……。

念头未已，陡听高战轻呼一声，单掌再扬，向灵云大师迎面又是一掌劈去。

灵云大师挥掌硬接，掌力过处，高战向后退了一步，手臂上隐隐有些酸麻，反观灵云大师，却仍立在原地未动。

吴凌风和孙倚重远远望见，都暗地松了一口气，忖道：“这样足见高战已比师祖输了一筹，只要他能争口气，和仇虎拉成平手，也算是仇虎输了。”那知才想到这里，猛地里，又听见震天价一声爆响，高战又全力拍出一掌。两人定睛看时，却大感骇然，原来这一次高战已施出全力，硬接之下，竟将

灵云大师也震退了一步之遥。灵云大师脸色一阵黯然，苦笑道：“高少侠功力惊人，老衲佩服得很。”高战腼腆一笑，道：“大师谬奖，晚辈无礼放肆，大师休怪。”说着，躬身一礼，转身走到仇虎面前。仇虎笑道：“高少侠请先调息一会，待精力复原之后，再比不迟。高战挥了挥手臂，诚实地笑道：“承灵云大师相让，晚辈倒不觉得太疲累，想来只对三掌，大约是不妨的。”仇虎道：“那么，你就用双掌出手，老夫单掌相迎！”高战笑道：“不必，这事有关二位令誉，老前辈还是别客气的好。”说罢，缓缓提起右臂，在空中虚虚划了一个圈子，突然“呼”地一掌，猛挥过来。

仇虎也不敢小觑，双腿一错，左袖疾抖，“蓬”然一声，两人都觉心头震撼，不约而同，一齐退了半步。

仇虎骇然，急忙提气而待，早将“无意神功”，提足到十成以上。

高战却觉得体内真力，竟然充沛异常，内力源源而生，不但不觉吃力，反觉得热血奔腾，难以压抑，忽地大喝一声，奋力又挥出一掌。

二次掌力相交，出人意料的竟不闻一些声响，空中暗劲横流，风力激荡，竟将仇虎和高战一齐震退了三四步，方才各自拿桩站好。

在场众人全都是绝顶高人，一见这情形，个个脸上变色，因为掌力达于极限时，方能相触无声，却最易伤人内腑，这种功夫，有个名称叫做“否极泰来”，正是物极必反的道理，仇虎数百年苦修，有此功力本不足奇，但高战才多大年纪，不想他竟身负此种惊世骇俗的内家至高功力，这却叫人不解，连平凡上人和辛捷，素来知道高战最深，也均难想像他会拥有这等武功。

但是，他们自然不知高战师门“先天气功”，当年全真教仗以威摄武林，几达百余年之久，后来全真没落，这种武功失传，方有少林武当等派兴起，算起来，先天气功正是武学之源，何况高战童身修练，幼时又得“千年参王”之助，将“先天气功”最高境界冲破，功力已达昔年“全真七子”的程度，只是他并不自知，必须多次历练，方能一次比一次发挥出威力而已。

众人看得目瞪口呆，甚至灵云大师也暗称侥幸，心想：方才高战如果全力使出这种功夫，老衲能否应付了三掌，只怕还难说得很呢！

仇虎连退三步，气纳丹田，自然也是惊诧不已，高战虽然也被震退，但却丝毫不觉气馁，体内精力反倒旺盛无匹，向仇虎笑道：“还有一掌，老前辈可以不必藏力了。”

仇虎道：“正是，少侠请先动手吧！”

高战说声：“好！”登向前跨了两步，左掌一收，右掌疾出，遥击过来。

仇虎奋起全力，猛地反拍一掌，两股劲流一错，但听得空中“波”地一声轻响，高战和仇虎二人竟遥遥举掌相抵，许久未能把掌势收回来，而彼此额上，却已隐隐现出汗珠。

众人目不转睛的看着他们，直过了足有半盏热茶光景，仇虎的汗珠已经滴落到衣襟上，高战也汗如雨下……。

平凡上人惊道：“不好，这样下去，也许会两败俱伤……。”

蓦地——

两人忽然同时发出一声大喝，一齐撤掌，高战踉跄后退了三四步，仇虎却一连退了五步，拿桩站稳，肩头兀自连晃了几晃。

辛捷大大松了一口气，掠身上前，急声问：“战儿，你觉得怎么样？”

高战摇摇头，脸上却闪出一丝无可奈何的苦笑，喘息道：“还好，不碍事的……。”

辛捷回顾平凡上人，问道：“ 上人，他们已各拼了三掌，不知倒底谁胜谁败了？ ”

平凡上人耸耸肩，道：“ 看起来，谁也未能将高战击败，那么，由他从公品评，究竟谁强谁弱吧？ ”

辛捷急忙又问高战：“ 你公平的说一句，灵云大师和仇前辈，谁的功力要深一些？ ”

高战喘了几声，似在沉思不决。

这时候，所有的人全都焦急地等候他的回答，因为他这一句话，便是以决定少林今后去从命运，也间接地影响武林兴衰荣辱。

尤其是吴凌风和孙倚重藏身在草丛中，更全神贯注着高战的回答，假如他说是灵云大师胜了，则“ 少林三老 ”同返蒿山，将是少林派百年来何等渴望的一件大事啊？

高战嘴唇牵动了几下，方才低声说道：“ 看起来，仇前辈和灵云大师功力只在仲伯之间，相差极少的……。 ”

辛捷追问一句：“ 倒底谁差了一些，是谁比谁略强一些呢？ ”

他自然渴望高战的回答，是灵云大师略胜半筹，那知高战忍了又忍，终于爽然说道：“ 若依晚辈看来，仇老前辈实在比较要略强一些……。 ”

这话一出，“ 少林三老 ”和辛捷，无恨生，慧大师等都废然轻叹一声，垂下头去，吴凌风和孙倚重更是怅然若失，一言不发，悄然转身隐入乱林中去了。

高战见他们这般模样，急忙道：“ 我说的可是公平的话啊？ ”

平凡上人拍拍他的肩胛，叹道：“ 好一个实心眼的孩子，你没有说错，那是最公平的话……。 ”

又是雪落梅放的时节，沙龙坪一片赤红，如海梅花，争妍怒放，一座小而精巧的亭子里，面对面坐着两个少女，二人年龄相仿，也都一般雅静纤娇，其中一个安静地低头做着针绣，另一个却显得比较活泼，正捧着一本书，朗朗念道：

“ 妾发初覆额，折花门前戏。郎骑竹马来，绕林弄青梅。

同居长干里，两小无嫌猜。十四为君妇，羞颜未尝开。

低头向暗壁，千唤不一回。十五始眉展，愿同尘与灰。

常存抱柱信，岂上望夫台。十六君远行，瞿塘滟荷堆。

五日不可触，猿声天上哀。门前送行迹，一一生绿苔。

苔深不能扫，落叶秋风草。八日蝴蝶黄，双飞西园早。

感此伤妾心，坐愁红颜老。早晚下三巴，预将家书报，

相返不道远，直至长风沙。

念声中充满了柔意和感情，对面那少女一时听得痴了，意忘了手中的针线，呆呆地陶醉在诗句之中，翘首云天，似有说不出的怅惘。

念诗的忽然深深叹了一口气，“ 拍 ”地合上书本，笑道：“ 汶姊姊，你在想什么呀？ ”

那少女一惊而觉，也忍不住笑道 :“ 英妹，你念得真好听，那是什么诗？ ”

“ 是李白的长干行，唉！汶姊姊，我想问你一句话，高大哥究竟要什么时候才能回来呢？ ”

“ 这个……我也不知道，他既说要去从军卫国，想必一时半时是不会回来的。 ”

“唉！那要叫我等多久呢？我真恨不得也去从军才好。”

这个少女仅只微微一笑，低头仍绣着花，忽然一针刺在手指上，痛得‘啊”地轻呼出声来。

远处又飞奔来一个髻发少女，一身疾服，背上插着一柄剑，老远就大声叫道：“汶姐，英姐，辛婶婶叫你们回来吃饭啦！”

林汶笑骂道：“玉妹真淘气，大呼小叫的，把人吓了一跳，连手指也扎破了。”

念书的少女忙道：“真的！快用红布包起来，在咱们天竺，绣花刺破了手指，一定要用红布包起来，不久便有大喜的喜讯了吧！”

林汶轻啐道：“胡说，你才有喜讯了，必是你想高大哥想疯啦，成天都是喜字。”那一个不依，两人便笑戏着闹成了一团，连吃饭也忘了……。小道上，急急奔来三蹄快马，一忽儿便转过了山坡，直向小屋奔来。

梅花随雪花，一片片落在雪地上。

笑闹的女郎听见马蹄声，一齐住了笑声，扭头望去，林汶忽然大声叫起来。“可不是有喜讯了，你瞧，那不是仇公公和辛平弟弟回来了？”

“他们许久没有回家来了吧？”

“唔！大约总有三四年了。”

“你瞧，还有一个小姑娘是谁啊？”

“你不知道么，她就是向辛平兄弟下蛊的何琪妹妹，这次跟他们一起回来！必是已经找到解蛊的药，替辛平兄弟解了蛊毒了。”

“走！咱们快去迎他们去！”两人手牵着手，急急奔下亭子，向来路上迎了上去。雪在飘，一片片，像风儿吹舞着柳絮，洁白的雪地上，留着两行清晰的足印，是那么纤小，那么整齐……。一阵雪过，足印没有了，只是雪上似乎仍留着淡淡的余香。正是：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以飞鸿踏雪泥。

雪上偶尔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

（全书完）